

乌石山志 清 郭柏苍

目录

乌石山志

《续修乌石山志》序

凡 例

《乌石山志》卷之首

宸 翰

《乌石山志》卷之一

名 胜

《乌石山志》卷之二

古 迹

《乌石山志》卷之三

寺 观

《乌石山志》卷之四

祠 庙

《乌石山志》卷之五

第宅园亭

《乌石山志》卷之六

石 刻唐、后 唐、后 晋、后 周、宋、元、明、国 朝、 疑刻

《乌石山志》卷之七

人 物

《乌石山志》卷之八

仙 释

《乌石山志》卷之九

志 余

乌石山志

乌石山之支曰闽山，东折数十武，余家在焉，故余游于此山为多，又得蒹秋同游，游益乐。忆昔年冬，北风甚，大雪，两人以裘蒙首，攀萝葛而上，遥见江天一色，黯然而墨，帆樯灭没于波涛之间，则拍掌大叫欲绝，林鸦惊而起，白发僧启门出视之，不顾也。返，各随所见闻疏之，积久遂成帙。庚子，蒹秋北行，余时独登山，望蓊门烟树不见，慨然于聚散之无常，而一时兴趣之不可没也。及其还，亟出旧帙互订焉，逾年志成，爰纪其由如此，若夫山之源委，志之义例，蒹秋序中已言之，余不赘。

道光壬寅秋日，筠川刘永松书于小墨庄之西偏。

闽山水之富，甲于东南。武夷、太姥、石竹、霍童，皆称奇绝，实神仙之洞府而贤流之壑宅也，会城尤山水之汇，周朴诗曰：“万里重山绕福州。”福州受脉于延建。其山岑崒多怪石，盘迤而之海。近郡二镇山：曰旗，曰鼓，亘百余里，左右拱卫，为会城门户。会城之内有九山。九山，乌石为最大，会城之地称“三山”，三山，乌石为最奇，郡中人士与客子有憚其游观之远者，辄寄兴斯区。予虽性好登览，不畏阻隔，然闲步多上乌石，月凡屡至，恒与刘子永松共。山之胜迹，可指数者，熟于寤寐。时或寻觅荒圯，探讨纪载，条笔而荟萃之，将成帙矣，忽废然曰：“斯山在会城人文辏集之地，其大且奇又如此。古无志者，是有数，未可骤也。”越数年，戊戌，附黄肖岩假弥陀寺之僧室，遂得亲至碣下，摩挲钞录。高险陡峭，则挟匠人就拓。匠人所不能，则雨后蹑观焉。在闾閻者，丐亲故历其地。终岁，石刻殆尽。遍游寺观，入祠庙，叩依山第宅、园亭，无日不为老妪、小儿所苦；狡狴之徒，甚或许以财而始纳。采访既备，爰求考订，僮仆借书，奔走于路，凡屡易稿而就。噫！是山自汉九仙射鸟、梁王霸坐石而迹以著。唐李阳冰篆《般若台记》、薛逢题“薛老峰”书而石以文。五代王氏大建像，铸黄金作佛，殿宇辉煌，佛、老子之宫，以数十百计，而景以胜。宋郡守程师孟改名“道山”，建“道山亭”，曾巩作记，山之名日益彰矣。湛仲谟、朱晦翁、游鲁望诸公先后归隐讲学，山之地日益灵矣。元、明以来，贤人逸士，占胜结宅，释子羽流，创寺建庵，虽其间互有兴废，而存者已什不得一也。什不得一始志之，晚矣，亦幸也。冬夏登涉，不为寒暑所虐，幸也，亦劳矣。今成矣，勒山石，识岁月焉，更愿有好事者起，予所欲为而未逮者。

道光二十二年，岁次壬寅七月朔日，邑人郭柏苍自叙于麓之古天开图画楼。

《续修乌石山志》序

《乌石山志》成未五十年，而山之可供游履者又不及半。甲辰以后夷人入居，夷人去而地归官。祠宇占及山脊，祠宇废而地归私。粤匪乱后，避地入闽者众，居宅漫于山趾，取沙土为生者，官绅不禁，气脉日受侵削。宋时三山佛、老子之宫，以数十百计。谢泌诗：“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是也。今三山皆促矣，前刻事迹、艺文稍有抉择。五十年来未见有好事者传述闽

中掌故，恐日久山愈促，而山之事迹、艺文愈不可得，故又以广收为是，且旁及他事，亦恐其日亡也。数百年后，山仅一阜，而志或有存者前刻拘于体例，今则无所谓体例，故仍存前刻之体例如彼，而自述续修之意见如此云。

光绪九年中秋邑人郭柏苍序于闽山之沁泉山馆。

凡 例

一是山始记于宋僧神解，共三十三目。今志中注出，存其旧也。

一是山相传有三十六奇，省志、府志诸书所载各异，数又不备，今从《道山纪略》。

一闽山、钟山为是山之支，其依山诸胜迹，例得志。

一私祠、淫祀不志。

一名胜古迹，年代有考者，先后条列之，无考则从其见名之始。名见于《唐志》，在唐后，名见于《宋志》，在宋后，其未尝见名者，志于卷末。

一寺观定以创建之年代，其无考者列于末；祠庙则从神之先后。神生于唐，志在唐，神生于宋，志在宋，不以立庙早晚论；若恒宿天神则首列之。

一石刻先碑后碣，无考者为“疑刻”。

一碑刻已没，无文可录者，存其名于“石刻”志下，注“今亡”。碑刻已没，有文可录者，下注“今亡，文见某志”。

一是志从宋倪守约《赤松山志》例，志人物。

一有第宅园亭在山麓，其人可传者，入《人物》，“流寓”附。

一宸翰谨录卷首。

一是山艺文甚多，今约存之。

一艺文从府志例，夹注于诸志之下，不另卷，以便览者。

一志中遇宦闽者，俱注明字某、某地人。入《名宦》，则注“入府志名宦传”，使游其地不忘其人。

一志中遇“闽产”，俱注爵里，著述于下，已入《人物》者，旁注“详人物”。

一志中有旁注“见石刻”三字者，互见《石刻》。

一石刻有阉勒姓名、僧颂功德者，概不志。

一山前山后略绘二图，余不悉具。

一红雨山房为纂志之所，《志》成志之，不忘其朔。

一纂志人刻石，例得自志，艺文例得自收。

一志中引用诸书，或采其文，或存其事，不能备载书名。

一是志分十卷，卷首志宸翰，次名胜，次古迹，次寺观，次祠庙，次第宅园亭，次石刻，次人物，次仙释，终志余。

《乌石山志》卷之首

宸翰

谕祭文：第一道

维康熙二十年七月十五日，皇帝遣礼部左侍郎杨正中谕祭原任福建总督加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贞”范承谟之灵曰：“朕惟国家勳励臣工，凡扬历中外，克著名绩者，必被以厚终之典，矧处艰危而孤忠罔替，守义分而九死不渝，非示旌扬，曷彰悯恤？尔范承谟褻躬恪慎，奉职勤劳，膺简任于北扉，俾旬宣于南服，惩贪厘弊，风裁可观；起瘠振贫，惠爱斯在。比闽疆之移镇，值逆孽之陆梁，筹略未施，变乱旋及。矢丹心于不屈，三载幽囚；蹈白刃以同归，阖门屠戮。惨酷斯极。奖慰宜优，是用赠以崇阶，锡之美谥。呜呼！捐躯受命，树臣节于一时，厚恤隆褒，昭国恩于奕祀。式将芬苾，尚克歆承。”

谕祭文：第二道

维康熙二十年七月十七日，皇帝遣礼部左侍郎杨正中谕祭原任福建总督加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贞”范承谟之灵曰：“惟尔矢志报国，殉义忘身，甫莅岩疆，遽罹狂噬，疾风劲草，视一死以如归；烈焰纯钢，经百折而不挫。特加优恤，以慰忠魂。再涤牲牢，式陈窀穸，灵而不昧，其歆承之”。

御制原任福建总督加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贞”范承谟碑文：

“朕惟朝廷简畀重臣，授以封疆之任，平时则竭诚殚力，以靖厥职；猝逢事变，则有凛乎不可犯，确然不可夺之节，舍生取义，流光天壤，古所谓不二心之臣，如此而已。尔范承谟，名臣之子，奋迹甲科，入侍禁林，出典节钺，咸有声绩，著于当官。洎闽疆莅镇之年，值狂竖盗兵之日，寇起门庭，祸生肘腋。智未及施，勇不暇展，而尔志耻倖生，义无苟免，奋身骂贼，誓不共天，遂致阖室幽囚。三年拘系，阻斂其衣食，迫协以甲兵。凶焰弥张，贞操愈劲，卒蹈白刃，以作完人，慷慨从容，兼有其美。兹者底定疆陲，申明命讨，罪人斯得，臣节益昭。倍深軫悼之情，特厚饰终之礼。宠以隆秩，谥曰“忠贞”。呜呼！褒忠显善，帝王治世之大权，恩命叠颁，朕曷有私于尔。以培正气，以植人伦，庶使选懦之士，睹盛典而知兴；慕义之夫，闻休风而加劝。勒诸贞石，其永有誉于无穷哉。”

康熙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立。

御书“忠贞炳日”匾

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四日，赐原任福建总督加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贞”范承谟。

谕祭文：

维康熙丁巳年闰三月十六日，皇帝遣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署司事、按察使司按察使吴兴祚谕祭原任浙江分巡温处道，殉难赠通政使司通政使陈丹赤之灵曰：“烈士成仁，赍志而歿；忠臣报国，捐躯以从。尔陈丹赤矢志忠贞，居官敬慎，值逆贼之煽乱，励臣节以弥坚，临难不屈，甘心殒命。朕用悼然，特颁祭葬，以慰幽魂。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其有知，尚克歆享。”

御书“名垂青史”匾

康熙二十二年赐原任浙江分巡温处道赠通政使司通政使谥“忠毅”陈丹赤。

御制饯浙闽总督范时崇诗

“翼唐九佐开天命，论道三光识国桢。握管表章文学馆，持忠能贯岁寒铭。栋梁祖干家声重，琴瑟孙枝孝友清。浙闽封疆再抚育，勿烦生事勉精神。”

康熙四十九年御书“凛训堂”匾

康熙四十九年赐浙闽总督范时崇。

谕祭文：第一道

“维光绪六年，岁次庚辰，八月丁酉朔。越翼日，戊戌，皇帝遣福建盐法道翁学本谕祭于晋赠太子太保原任两江总督沈葆楨之灵曰：“朕惟励翼庶明，从政懋兼圻之绩；鞠躬尽瘁，饰终加一等之荣。未扬圭卣之休，式陈雕篋之赉。原任两江总督沈葆楨，秉性刚方，运思深密，初升秘省之华，肃清班于鹓鹭；继奉谏垣之职，逐无礼如鹰鹯。爰屈耳目之臣，俾治股肱之郡。昔襦今袴，烝黎载道以讴歌；右粥左餐，父老迎门而笑语。百堵集安于鸿雁，四郊封筑夫鲸鲵。荐牍累腾，崇阶迭畀，萧鄴侯之转饷，功轶韩王；李临淮之治军，威高郭令。修其刑政，用之国人皆曰贤；眷念庭闈，勉以忠臣之移孝。临豫章而开幕府；镇建业而总戎麾。草木威名，淮右悉知万福；山河风景，江左喜得夷吾。胡稟命之不融，遽降年其未永，遗章载览，悼惜殊深。晋宫秩而入祀贤良；延世赏而长承恩眷。于戏！太常有纪，仅留成绩之遗徽；耆德云亡，无复嘉谟之入告。用奠醢以锡恩，庶馨香其潜感。尔灵不昧，尚克钦承。”

谕祭文：第二道

“维光绪六年，岁次庚辰，八月丁酉朔。越翼日，癸卯，皇帝遣福建盐法道翁学本谕祭于晋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原任两江总督沈葆楨之灵曰：“朕惟建牙江介，鞠躬念劳臣；釐卣功宗，积典宜歆元祀，桂祠载肃，栗主修绥

，尔原任两江总督沈葆楨，砥操清严，秉资沈毅，初簪毫于鸾掖，旋衣绣于乌台，当信州出守之年，正粤寇披猖之会。缮濒危之楼堞，丸蜡乞师；出内助之钗环，煮糜饷士。靴刀自纳，关牡不飞。守城之录既成，监郡之章特锡。乃复陈情解组，养志循陔。先帝念汝南之借寇恂，就东山而起安石。鏖兵天塹，任以军咨；开府洪都，畀以疆寄，犄角捕走原之鹿，周陆阑漏网之鱼。余孽卒歼，大功斯蒞，爰敷世赏，兼贲崇衔。洎闻母病而乞归寻许里居以终制，治戈船于左海，象译输心，通筭路于东瀛，鲲身革面。朕初膺大宝，图任老成，以两江雕劫之余，实资镇抚；属四裔会同之日，宜示羁縻。尔则威信远宣，猛宽交济，馭黠马而众无馱法，悬生鱼而吏尽励廉。方倚世勩为长城，冀淮阳之卧治，何图积勩，遽遘沉疴，江水无情，大星竟陨。元龄易箒，犹闻忧国之言；宗泽筹边，不瞑渡河之目。览其遗疏，恻我中怀。赠宫秩以追褒，诏祠官而肆祀，定谥符其穆行，推恩偏于后昆。祔食有期，明禋式举，于戏！东南半壁，长留羊傅之碑；俎豆千秋，俨立葛侯之庙。灵其未沫，享此惟馨。”

御制晋赠太子太保两江总督沈葆楨碑文

“朕闻炳信誓于丹书，帝王所以彰美，报镌勋庸于翠琬，国家所以重劳臣。况复星钺牙旗，久作东南之镇，岂但金刀玉树，感深俊杰之亡。尔原任两江总督沈葆楨，冶峰擢秀，歧海溯源，龙泉配其渊深，鹄印佩其忠孝。珥彤鹤籙廷中，惊辨颯之才，削简乌台，闾左起避骢之谚。洎剖虎符而领郡，适蛾寇之围城，婴土山地道之危，极负汲悬炊之险。出钗环而犒士，饮血登陴；执羽扇以挥兵，扬风走敌。运奇谋则九攻九拒，荡重围而再合再开。翼翼雉城，燕飞不度；峨峨黑冢，貉过安从。浙闽之襟带依然，吴楚之烟尘以靖。用擢监司于赣石，俄超开府于豫章。卻马悬鱼，杜属吏苞苴之馈；左餐右鬻，苏疲甿锋镝之余。而且张密网以捉奔鲸，设周陆而罗逸兽。劳稽勋簿，冠九品而特晋头衔；爵计武功，继五等而同延世赏。属国有造舟之政，咨汝为作楫之臣。技献远夷，赖重译者七万里；功高横海，资利涉者亿万年。斗舰初装，已埽鲲身之妖雾；戈船才试，坐清鹿耳之腥涎。鸱鸢怀我好音，鸾骝贡其新乐。朕诞膺宝籙，嗣守丕图。念维扬为都会之雄，起安石慰苍生之望。寇准掌北门之管，异域倾心；严武拥西蜀之旄，属城惴息。幸逐还鸿而述职，方识真卿；何承锡马而归藩，遽歌桑户，眷怀已逝，实軫予心。赠以少海之崇衔，赐以太常之嘉谥。饷馨香于俎豆，爰酬柱石之勋；列嗣续于冠绅，庸作箕裘之劝。俾光黄壤，略慰丹诚。于戏！矢鞠躬之素愿，尔惟知尽瘁，弗遑顾继任之乏才，朕深叹用贤未竟。抚兹丽石，重贲褒纶，无替钦承，永昭恩宠。光绪七年。”

《乌石山志》卷之一

邑人 郭柏苍兼秋 刘永松筠川 纂辑

邑人 黄宗彝肖岩 郭柏芎合亭 参订

名 胜

是山古在荒服，故高密作《贡隳鼓陈经》，阙如也。然石胡为而天；峰胡为而梦？盖孕育灵怪，邃初已然。生其地者，择幽选胜，足资登览之雄，又何必近觅九曲，远寻五老乎？志名胜。

乌石山

在福州府城西南隅，属侯官县，高一千一百余步，周三千三百余步，中有三十六奇。是山始记于宋僧神解，仅三十三目。淳熙《三山志》云：“山有三十六奇，然计之实四十有九，盖因神解原记而增十六名于下，厥后省志、府志、《闽都记》、《名胜志》皆言山有三十六奇，乃其目参差离合于三十六之数，均属未协。至《道山纪略》始定其目，虽中多元、明新迹，然不失为奇也，今从之。”前拱海门，旁俯城市，与闽县九仙山东西对峙，越王山在其后。闽称“三山”，乌石其一也。乌石山、九仙山、越王山为“三山”，合闽山、钟山、罗山、嵩山、芝山、灵山为“九山”。谚云：“三山藏，三山现，三山寻不见。”山有二麓，曰豹头山，曰第一山。山有二支，曰闽山，曰钟山。唐天宝八载，敕改乌石山为“闽山”，人遂呼山支为闽山，而乌石山之名仍旧。山初在城外，梁开平二年，筑夹城，始围入。至宋皇祐三年，大筑，距山为城，而豹头山、宿猿洞隔在城外。《闽都记》记“宿猿洞”云：“宋景福三年，大筑城，洞隔城外。”按：宋无景福年号。又按：太平兴国三年，钱氏归土，诏“堕其城”。皇祐三年，诏“知州事曹颖叔以渐开修，城堕复筑，谓之大筑。当即此时。景福三年乃皇祐三年之误。熙宁初，光禄卿程师孟，字公辟，吴人，入府志《名宦传》。知福州，谓此山登览之胜，可比道家蓬莱、方丈、瀛洲，改名道山。明杨应诏《游乌石山记》：“余性癖山水，自乙酉来三山，迄今凡五到乌石，三十余年矣。每游必摅旷怀、肆遐探，所以求快口观者，尚歉未得其详。余每语于余同年双山陈子，约与同游，不果。岁辛酉秋，余乃偕傅子丁戊、二谢子天湖、梧溪往，丁戊导余自南涧、石塔、神光三寺流观，至勉斋书修三礼处，已莫辨矣。余乃入书院内，见上有古大梁将堕，因迤书院东而去，过胡芦城，丁戊指王氏所填金蟒穴，还憩灵鹫庵，喜藤竹荒古，伫

睇，去复迤东石砧上，石级斗绝。稍顷，乃至华严岩畔。观唐李阳冰所书《般若台》篆刻于崖石上，世称此刻与处州《新驿记》、缙云《城隍记》、《忘归堂铭》天下为四绝。览罢，又循岩侧石磴上转，西至五通祠，少憩，见前石峦间有岩幄，小祠灯火荧荧。丁戊曰：“此神女祠也。俗谓能眩惑人。”余笑曰：“痴汉为色鬼，么麽惑者真英雄然耶？”稍顷，折祠上，览旧所见人面竹，蓊然森立如人者，今无一存矣。迤竹坪下瞰，石观音像嵬立岩侧，世传唐天宝八载五月日，山中雷雨大震，涌出者载欧阳詹《记》中。余因询：“伪闽时，王氏敛民膏铸铜像此山中，在何处？”丁戊谓：“不知。但遥见东峰石顶上，传有金刚巨迹存焉。”顷下石坡，迤东瞰老佛庵故址构，其下有霹雳岩、天擘石室尚存。又东下南望，见石帽山在前，中有宿猿洞。复东下，遥覩海云自天际来。余与二谢子攀云上，观杜庠石壁所鐫“天地一声钟”句，欢然去，又稍西，迤两石门进，行不数十步，见岩窍中乱崖聳立，矧石扇斗开，丁戊曰：“此薛老峰也。”崖上有倒书“薛老峰”三字，或谓薛老古仙，不知何代人，或曰乃唐侯官薛令逢，与神光僧灵观游，创亭于此。稍顷，又越小客寮，下至鸦浴池。池有石坛，上可一掬池中水，泠泠彻人心骨。下有石床，余倦甚，因倒卧其上。丁戊云：“此海山佳处”。复旋西上，至一小庵，丁戊曰：“此唐周朴刚显祠也。”朴善诗，介特士。当黄巢破闽城，引朴逼官之，朴曰：“余尚不仕天子，而肯仕贼乎？”竟遇害。后宋张浚请于朝，祠焉。复招二谢子过寒翠亭，览石上题咏，旋瞥至邻霄堂，台宇旷然，新醒人目。东望海上渔舟，樵木声隐隐。又西下平沙，透岸来遑，应接不暇。余划然叹曰：“此三山奇观也。”丁戊曰：“吁！子知吾三山之奇，而不知吾三山之苦。余老于此者，缅昔兵兴以来，自萧梁迄唐、宋、元、五代中，巢贼、王、陈父子割据纷纷，余不暇枚举。即曩者正德己卯进贵兵乱，寻己未倭夷犯海上，来寇吾城，此山岩穴石孔间，稜稜皆兵甲猬立，宫宇殄于回禄，所遗者不过数拳荒石，狐丘鸟道，独在目中。子视今之势，将来者又何如前？小石嶂上不知何代纪兵变寇乱语，石刻犹模糊可见。”余闻而酸然不能听，乃自亭畔迤石砧环观，中有大石屏面东峙，不数步，转石梯西折，登乌石绝顶。丁戊四顾苍莽，指无诸城郭与余剧谈，直见越王台起城背北下，九仙之观东翥，与此乌石对蹲，俨如龙虎相盘踞，环三山，直若瀛海中浮三青螺然。旗、鼓二峰左右鼎列，咸环拱内向。丁戊复指西大王山下，曰：“此五代王审知郊天处也。”由大王山下莲华峰，一带挺挺起，民居鳞碎荒莽中。矧又有石磐斜出，名曰：“横山楼”，楼下覆仁王寺，循楼西上，至大石坪，又有宋社稷遗坛在，石崖背镌三大字。余览古今王图霸业，瞬息目睫下，为一慨。俯睇台侧有蒋之奇颖叔所刻，石壁顶古松枝干扶疏，半颓落。曰：“此何人所树，满山童然，犹不意有

此老龙骨者存？”丁戊述旧有讹言，‘乌石青，起刀兵’之故”。余辄然而下，沿山麓去，见石峦上有晦庵题名在焉。已复指南涧寺旁有晦翁大书“石室”清隐奇玮，甚邃。又迤东，见一大石块横峭悬崖，若云幄盖于上，其中有谢宜相所书“石天”二字。旁由小曲径出，至东峰，遥望前神女祠，直西上，有秀峦嶙峋，两崖壁夹耸，内微露一线天，磔磔在烟霭中可吸，直若飞鸾舞于穹杪。更西下，有历代所封惠安王祠。又东去，至一岩阁曰“天章台”，复迤初阳顶北望，与丁戊欲访唐阎济美观稼之所，邈不知何处。而昔时所谓“崔公井”、“谢公浴堂”、“古跨鳌亭”与蔡端明所题“幽幽亭”俱落落埋没荒荆中，虽欲探而无所于考也。丁戊复与余佞伪闽王氏时，此山观刹之盛，宋谢泌有诗云：“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今十弗一存。乃过瞰曾巩所记道山亭，《道书》谓“蓬莱洞天”者。余犹欲寻昔仙翁任放炼丹井，并头陀岩，莽蔓中凡前所瞰不危亭、睡摇石，回视俱冥冥半空烟际矣。又东下，转小径上，见两大石腾鬃如二墙堵然，中倘敞可台榭以游。乌石除邻霄，此为最。两石东西相去不盈数丈，前东面海门，遥睇五虎山自海上奔驰南来，势若六鳌在掌上然。江潮、岛淑、汀烟、岚紫，日夕不知几千万状。又循石栈下行数十步，见有石梁横介于绝壑，若天台石桥状，巉巉倒跨空畔，桥侧有冲天台，昔传此崔公干放鹤处。冲天台昔有蟠桃坞、石盘陀，魄不省何所云。余曰：“乌石旧传三十六奇，尽于此乎？”丁戊曰：“还有未尽者。”余兴剧，益不能已，更往复尽饱所观，竟日始旋。丁戊曰：“三山之行踪故事尽于子矣。”国朝萧震《道山议》：“闽会城风水久破坏，官民多不利。今春王督抚台议建鼓楼为全城屏障，所以为吾闽人功德甚盛。但以时拙举赢，不得不少有待。然闽风水非一，其当渐次补救者，道山其一也。道山在城之西，于山在城之东，屹然对峙，为左右顶，旧各设浮图以镇之。又于于山建玉皇阁，道山建斗姥宫。当闽之盛，山林相望，钟鼓时闻，更有芝山寺、鼓楼、灵源阁、龙腰、西湖，城河、城屋为之倚伏，以压制诸煞，资城中生旺之气，居人赖之。其后，龙腰凿，城屋折，湖河淤塞，芝山寺、鼓楼、灵源阁连遭祝融之变，全城风景日益萧索，无复向时所称安土乐生者。今于山之玉皇阁已经重建，而道山胜概阙尔无闻，且郡治各培塿接脉，九峰山由西北穿城入屏山，而道山见见而伏伏，而于山再见，是闽城之有二山，犹人之有左右二臂也。道山之斗姥宫，向以假弁张国威妄拓旧址，凿山腰建他坟屋，为郡人告逐，寺随废。夫山不可凿也，凿山以建屋，屋建而凿者尚隐，及屋拆而凿者益见，更大不利。邻霄之上，故有亭可望新罗诸岛。今基址久废，复有游僧筑墙屋其中。又营兵、胥隶之属，常常入山汗秽，伐松柏，或索饭食，少不应，辄嗔目詈厉。予闻之，不胜感叹，凡有事闽土者，询道山亦滋惻然也。予既慨于中，兼得长者言，适戴宸

纶封翁肯毅然任出入，凡诸工程，视物力为盈缩，毋铢锱冒破，以告仁人君子，冀闽人之得安全也，其有同心耶？至于芝山寺、鼓楼之当重建，西湖之当清浚，城河之当疏通，龙腰之当修补，灵源阁之当焚扫，城屋之当相度，视其难易缓急，为之次第经营，是惟长民者，念我残疆，造我室家，颂功德且将世世矣。故因道山而并及之”。元萨都刺《立秋日登乌石山》诗：“海国山四围，繁华坐消歇。楼观沉夕阳，鸿雁下秋色。水边无丽人，石上多古刻。感此暮归迟，秋露满山白。”明林鸿《首春游道山有述》诗：“易象忻逢泰，王春正建寅。梅寒将腊去，椒暖荐时新。地敛收藏义，天开发育仁。百生逢鼓舞，万类荷陶钧。晓沐初弹帙，春衣始振尘。登山游宝所，掷地礼金身。谷饷歌林鸟，川游在藻鳞。青舒门柳眼，红破苑桃唇。坐啸风生籁，行休草荐裯。浊醪嗟中圣，清茗爱怡神。纓冕休劳梦，云山愿卜邻。慧灯如可续，永矣照迷津。”王恭《暮春游乌石山》诗：“子规啼断欲春归，乌石苍茫人翠微。鸟道阴阴人语绝，禅房寂寂磬声稀。桄榔叶覆经冬雪，掷躅花残未夕晖。回首驿程西上路，朝朝离别漫沾衣。”陈辉《游乌石山》诗：“高人栖遁处，僻近远公禅。霜叶落山径，风松杂涧泉。开樽钩露幔，扫石拂冰弦。暂结东林社，何须赋白莲。”王佐《游乌石山》诗：“百尺峰头碧树齐，肩舆遥上白云梯。一林淑景山如画，满地藤花路欲迷。风引磬声入寺近，雾连岩石觉天低。清游自有无穷趣，挂杖松阴听鸟啼。”郑善夫《游乌石》诗：“道山秀盘石，春半更婵媛。海水双江入，岩花三月繁。衰容妨草味，故老问桃源。怜尔南游思，风烟数断魂。”又《五月五日道山登高》诗“仲夏五日箫鼓竞，薛老峰前舟可怜。水下九龙江意远，山回五虎地维偏。故情幸不遗高适，豪论能无屈傅元。万事纠纷人代里，聊为酩酊答风烟。”高濂《九日登乌石》诗：“南州风物动秋哀，九日携朋乌石台。白眼殊非违世意，黄花原不逐时开。兴酬佳节还诗句，笑引青山落酒杯。痛饮狂歌聊自适，倒施巾帻令人猜。”傅汝舟《中秋登乌石》诗：“良夜孤峰顶，天秋阴复晴。大江烟下灭，低月雨边明。雁过声犹湿，云收意未平。狂歌谁独和，渔笛隔寒城。”张时彻《游乌石山》诗：“渐与尘凡隔，俄将霄汉邻。虚岩通日月，疏牖错星辰。野水秋含璧，鸣禽晚向人。荒苔时拂拭，得见旧题真。”张子文《游乌石》诗：“远地开乌石，层台接紫霄。霞光标日观，云气绕星桥。并坐林间暝，言观海上潮。更怜尘外迹，来往似王乔。”林彦弼《九日集乌石山》诗：“几年作客负黄花，今日登临兴转赊。才得乞休归白社，不妨沉醉落乌纱。千山飘叶催寒杵，双塔埋云隐暮鸦。佳节况逢猿鹤侣，好将诗酒答年华。”王应钟《登乌石》诗：“寥廓澄初霁，江光湛可怜。言从清啸侣，来听碧山泉。逸兴多违俗，闲情欲问禅。上方归路晚，愿借佛灯眠。”又“九日茱萸会，先期作胜游。川原

逢霁景，寥廓属深秋。山晚摇红叶，江空散白鸥。沧溟兵未洗，翻此思悠悠。

” 林嫌《早春集乌石》诗：“邻霄亭子乌石巅，岩洞峻嶒飞云烟。直攀北斗持酌酒，遥指南山当张筵。春色目极千里外，旧游心惊十年前。幸陪群公挹胜绝，恍惚轻举风泠然。” 黄用中《游乌石山》诗：“何处足幽寻，芳林映碧岑。伤春聊纵饮，怅望动遐心。灵境传清磬，孤城起夕阴。燕游兹最惬，晴日更携琴。” 陈勋《登乌石山》诗：“南国鸿飞天雨霜，登台云木俯苍苍。江声东去过螺女，山色西来绕越王。浊酒尚留萸菊意，秋衣新换芰荷裳。更须峰顶邀明月，遮莫山前下夕阳。” 又《游乌石山》诗：“莽苍开锦岫，突兀冠朱堂。万象凭轩尽，双流绕郡长。天风悲急管，海雨促飞觞。为问同游侣，何如晋葛强。” 王乾章《乌山燕集》诗：“览胜跻攀百尺巅，凭栏极目思茫然。杖藜几处归春社，城郭千家起暮烟。共羨疏篱堪习静，还依老衲听谈禅。丽谯鼓角催寒漏，犹自流连小洞天。” 林世璧《乌石燕集》诗：“山洞幽深倚碧岑，仙台面面映珠林。行穿石窦防苔滑，坐俯云阶藉草深。隔竹风来闻梵响，前峰月出散花阴。霏谈不觉淹留久，松际时鸣警露禽。” 陈朝锭《登乌石》诗：“三年未到蟠桃坞，此日重经度鹊桥。壮志宁随丹树老，乡心已共白云遥。为寻古迹扞萝石，更上高原看海潮。烟磴不穷登览意，振衣犹自陟邻霄。” 王世懋《人日登乌石山》诗：“春山独上自支颐，满目晴光转荔枝。人是百年强半日，身疑三岛梦游时。清江倒海成襟带，紫障排空建鼓旗。莫把归心当远望，草堂梅柳费相思。” 陈文烛《九日登乌石》诗：“群公登览意从容，一上邻霄听暮钟。鳌顶峻嶒堪戏马，虎山苍翠欲成龙。紫萸佩处恩方沃，黄菊呼来酒正浓。莫怪家乡无只字，衡阳原有雁回峰。” 陈学乐《九日登乌石》诗：“九日乌山宿霭收，凭高一望思悠悠。来鸿影没遥空碧，落水声分众壑秋。蓬海未穷千里目，竹林长并七贤游。钓龙跃马俱陈迹，绿醕黄花递劝酬。” 曾仕鉴《游乌石山》诗：“道山千尺俯招提，天畔临风路不迷。素女浦空云漠漠，白龙台古草凄凄。高峰半挂城头树，积藓全封石上题。更陟邻霄台一望，暮云遥起九仙西。” 方攸跻《秋日登乌石》诗：“把酒三峰顶上看，平郊远屿更漫漫。松杉忽送秋声至，殿阁高临海气寒。石势云千叠下，村烟抱郭几家残。远公倘有莲花约，欲乞青山老鹞冠。” 舒芬《九日游乌石》诗：“转壁回峦一径深，直穷乌石最高岑。为将佳节酬孤兴，应被旁人识壮心。山势北来云万叠，潮头东望雪千寻。挥毫欲扫烟岚净，风雨今朝未许侵。壮怀宁解赋悲秋，得伴还为汗漫游。酒债又因佳节重，诗篇常为好山留。遥怜宫阙中天隔，不信烟霞此地幽。翘首东溟风未定，万沓随浪若生浮。” 邓迁《乌石燕集》诗：“燕集芝兰宇，晤言嘉树林。暮云行不止，尊酒意何深。石上凉飈满，山间落照阴。绸缪莲社友，松竹寄遐心。” 陈宏已《春日游乌石》诗

：“乌山桃坞春日明，千树万树黄鸟鸣。江光晃漾欲浮塔，石势嵯峨愁压城。许掾济胜恰有具，伯舆痛哭何须情。我来但挹北斗饮，醉驾白鹤归瑶京。”

林纪《游乌石山》诗：“长藤古木绕岩扉，满郭山光照客衣。蹑屐几登磐石上，寒鸦遥带夕阳归。”

余翔《乌石燕集》诗：“望里青山一片孤，登临长啸共吾徒。万家烟树还明灭，九月江鸿乍有无。沧海微茫虚蜃气，白云摇曳隐浮屠。尊前俱是悲秋者，憔悴何如楚大夫。”

郭子章《乌石山》诗：“灵蟠乌石耸崔嵬，南斗光连北斗回。近馆九仙当睥睨，遥临大海抗蓬莱。晴云半压无诸国，暑日全消般若台。信是奇观三十六，胜游不尽望天台。”

徐燧《登乌石山》诗：“绝巘分青霭，高台接绛霄。钟声多近寺，墨迹半前朝。径小疑藏洞，山穷忽遇桥。凭栏时纵目，沧海望中遥。”

又《雨中登乌石山》诗：“选胜坐危岑，山高紫翠深。受潮千涧满，翳雨半峰阴。衣中春寒薄，钟过暮霭沉。使君行役近，犹不废登临。”

屠本峻《九日乌石山集诸郡公》诗：“九日三山会，登高亦爽然。萸囊将杂佩，菊醕荐嘉筵。台榭全凭巘，灵空逼接天。幸从大夫后，归骑夕阳边。”

丁继嗣《乌石山》诗：“危峦西峙独孤蹲，蹑磴攀崖到已昏。一抹烟光通海市，万层云影叠江村。天空落照衔杯紫，山暝轻寒下榻温。桃坞竹林方丈憩，携来春色尽君恩。”

谢汝韶《游乌石山》诗：“不到乌山二十年，重来景物倍凄然。翠微台榭皆新主，苍藓碑文只断篇。六六奇踪成异代，三三凡种亦参禅。松门日落人归尽，茶灶烟中一鹤眠。”

曹学佺《乌石山》诗：“一片芙蓉零落余，秋风怀古独愁予。天台桥上行人绝，薛老峰头过雁疏。已见女墙当路起，稀闻僧舍此中居。白云似亦愁关锁，不敢飞来傍草庐。”

郑邦祥《九日登乌石》诗：“薛老峰前烟树幽，况逢佳节倍淹留。老僧定入松边寺，骚客樽空竹外楼。菊叶冷含江露润，雁声寒带瘴云秋。茱萸酒熟空山晚，高卧枫林看月流。”

喻应益《登乌石山》诗：“邻霄台倚白云平，日日看山不出城。礼塔已迷前代寺，摩岩半记古人名。几家占胜为园就，一径通幽傍石行。满目烟花非旧国，登临漫道客愁轻。”

安国贤《九日乌石山》诗：“振衣选胜陟崔嵬，山阁凌虚绮席开。乌帽落残空吊古，黄花香在可衔杯。江边帆影雁归去，天际秋声树带来。满座登临能作赋，宾朋原是大夫才。”

孙学稼《郑中虚炼师招登道山》诗：“细雨春城晓，丹崖蹑屐登。定香侵绛节，宿雾绕觚稜。岁月虚今古，山河感废兴。坐来灵景杳，天际白云凝。层霄开丽瞩，浩劫选云房。白日龙髯下，青松鹤影长。定中关橐籥，人外阅沧桑。未就丹砂术，多惭鬓已霜。”

释海盈《乌峰冬至夜看月》诗：“寥寥冬夜永，灰管动寒阿。竹径云根浅，松梢雪浪多。拒霜篱有菊，落月水无波。一啸江村杳，轻烟散碧萝。”

国朝申绎芳《乌石山》诗：“名山突兀掖雄藩，登陟昭峣日影寒。游徧每怀陵谷想，坐深翻作水云看。”

苔侵古石岩犹嵌，露滴高碑字未残。感慨长篇谈往事，烟峦夜月数千端。”

张鹤年《乌石山》诗：“极目危峰远，孤城俯绿湾。江光初淡树，月色欲浮山。鸿雁为谁去，风花长自闲。中华多胜地，却忆武陵还。”

林正青《早秋登道山》诗：“登临不在远，随意入松关。众港皆趋海，孤帆自出山。蝉鸣深树静，鸟啄古苔间。寂寞人无得，行吟独往还。”

林在峨《同泾云弟道山》诗：“又来高兴出，直上道山颠。古石明残刻，青松耐冷烟。目穷沧海色，心寄白云边。予季亦同癖，诗成擘彩笺。”

黄任《九日登乌石山》诗：“高台宜旷壑宜幽，尽把遥天爽气收。万井远烟松外暝，千冈平照雁边秋。衰容绿酒还酩酊，短发黄花不插头。齐把茱萸香满手，海风吹啸上林邱。”

林中芝《九日燕集道山》诗：“着屐招邀到竹篱，道山秋色老松枝。千峰雨过云归疾，九日天寒菊放迟。落帽岂缘双鬓短，登台犹忆去年时。乾坤聚首原非易，把酒临风寄远思。”

林从直《秋夜宿乌石山》诗：“石磴斜栏兴转幽，青山如洗翠烟收。半床润月寒生水，一枕松风梦带秋。云里钟声黄叶寺，溪边渔火白苹洲。今宵尚负邻霄约，咫尺瑶台未许游。”

梁上泰《游乌石山》诗：“天放新晴野趣宽，清游时复到林间。泉声百尺飞天雨，树色千重拥石关。沙鸟不啼青嶂静，洞门无锁白云闲。寻真未遍幽奇处，说法堂前问懒残。”

叶观国《乌石山》诗：“登高九日尽追攀，画榼银笺买醉还。老去未宜歌吹队，乌山不上上屏山。”

林树藩《九日登乌石山》诗：“险窄城南路，攀跻惊客心。眼中空夕照，衣上带秋阴。鸟道杉松逼，人烟桔柚深。邻霄台最古，振策一披寻。九点知何处，苍茫俯六枢。石崩云势急，山断树烟孤。野色高秋尽，凉风病骨苏。兴酣长啸咏，不为避催租。”

杭世骏《道山写望》诗：“层台高压古城坳，画出苍疏远近郊。云脚乍分山郭补，林腰将断水亭交。晴光漾藻鱼侵菼，秋气穿榕鹭减巢。白袷期君同徙倚，莫将幽兴等闲抛。”

邹贻诗《九日登乌石山》诗：“秋云肩处觅荒台，怀抱今随望眼开。芒屨分将山色去，纸鸢都傍野风来。四围鳞瓦低如艇，一勺沧溟小似杯。所叹登临嗟寂寞，更无黄菊趁人栽。”

豹头山

又名石帽山，山之麓也。有石昂然似豹头，因名。宋皇祐三年，一作四年。大筑城，别于城外。元、明以来，废为丛冢。宿猿洞，见《古迹》。湛公祠、紫阳祠俱见祠庙。在焉。郭柏苍《豹头山收骸记》：豹头山者，城南之丛冢也。道通宿猿洞，予与肖岩数造焉。每岁三月约为收骸之会，骸收乃可游也，皆就地瘞之，恐其男女溷杂，肢节离散，且有掩此暴彼之虑，故畚锸不易施，身瘁于宿莽，梦繁于残灯，城根积枢相望，洞之左右瓦棺重叠，助葬则财不足，劝葬则力不逮。呜乎，是皑皑者，不知其为老死耶？为夭折耶？生胡所为

，死于何日。藤緘槽楮，莽掩虞棺，曾几何时而至此乎。目之所见，心乃惻然。噫！人之所恃者，气矣。气存，吞江海、排山嶽而有余。气丧，御狐狸、蝼蚁而不足。英雄身后事，强半在人。吾与肖岩岂眩于报施者乎。旁有进其不可瘞之说者曰：“屡掩必屡发，是以枯骨市也，子何愚。”

第一山

山之麓也，古“天王岭”后摹宋米芾“第一山”见石刻。三字于石，因名。“黄状元朴宅”、“双榕书屋”，俱见《第宅园亭》。“鳞次台”见下。在焉，今地入民居。

闽山

山之支也，在今侯官县右三坊之光禄坊。唐天宝八载，勅赐乌石山为闽山，因名。有篆书“闽山”二字。见《石刻》：按“闽山”二字篆法与程师孟所书“光禄吟台”相类，当亦师孟书。中有玉尺山，一石长二丈，曲起如尽。光禄吟台、方井、法祥院石盆、鹤磴、石泉、沁泉、沁园、俱见《古迹》。追昔亭、漾月池、俱见《名胜》。闽山保福寺、法祥院、俱见《寺观》。闽山庙、道南祠、怀悯祠、俱见《祠庙》。玉尺山房、沁泉山馆、俱见《第宅园亭》。明曹学佺《闽山》诗：“眼里闽山客，悠悠阅物华。吟台悲宰木，古寺落人家。玉尺仙岩曲，金绳觉路赊。惟应萝薜月，几度照袈裟。”

钟山

山之支也。宋属怀安县。《三山志》：“钟山在敦业乡钟山里。”周广顺二年，林嗣宗《钟山记》：“螺涌一峦，奇木秀耸，老竹毛松，高凸倚天。”即《钟山肃安王庙记》，惜全文不载。明乃属怀安县，今属侯官县。左二坊中有大中寺、见《寺观》。钟山肃安王庙、见《祠庙》。钟蒂井、详《大中寺》条下。钟邱园见《第宅园亭》。

初阳顶

见神解记三十六奇之一。唐观察使阎济美，入府志《名宦传》。酷爱此峰，谓从事，每旦群山犹暝，独此峰太阳先升，因名。

落景平

一作坪，见神解记，三十六奇之一。在初阳顶之西。

向阳峰

三十六奇之一。《三山志》：向阳峰，旧附薛老峰，今折焉。按：诸书及周朴诗，“向阳峰”见《石刻》。三字，似是苔纹成字。

长乐台

三十六奇之一。后梁乾化三年建，在山西南千福院。程师孟楷书“长乐台”见《石刻》。三字。宋湛俞《长乐台》句：“茉莉晓迷琼径白，荔枝秋映绮

筵红。”陈襄《同曹颖叔游长乐台》诗：“云暗鸣驺出谷时，一方生齿庇余辉。知君才业非张翰，莫为鲈鱼有意归。”曹颖叔《同述古游长乐台》诗：“兰姿冰骨与秋辉，疑作危岑磴翠微。向晚山僧苦留我，层层寒看乱云归。”国朝陈轼《长乐台观灯》诗：“只听四隅鸣社鼓，不知百里动霜鼙。漫夸殿上长春曲，欲取怀中明月梯。远烧疑从天外落，危峰似向塔前低。凭高极目浮云净，千炬光芒照杖藜。”

横山阁

在仁王寺。天福二年，闽连重遇建。《三山志》：通判马益有诗。宋郑侠《横山阁》诗：“案俯横山跨海来，拂云高阁为谁开。荒溪古木闲猿洞，明月白沙空钓台。晓日东峰龙天矫，秋风西峡凤徘徊。居然静卧江南岸，天堑波涛亦壮哉。”李弥逊《横山阁对月》词：“清夜月当午，轩户踏层冰。楼高百尺缥缈，天阙敞云扃。万里风摇玉树，吹我衣裾零乱，寒入毛骨轻。径欲乘之去，高兴绕青冥，神仙说，功名事，两难成。苇汀筠岫深处，端可寄余龄。身外营营，姑置对景，掀髯一笑，引手接飞萤，且尽杯中物，日出事还生。”元萨都刺《登横山阁》诗：“千尺青莲座，烟霞拥地灵。山川几履，日月两浮萍。鸟没天垂海，龙归水在瓶。深堂说法夜，应有石头听。”明林嫌《横山阁》诗：“禅室倚层巅，逶迤石迳悬。居然在城市，迥自隔人烟。百雉窗中出，群山户外连。微茫辨海岛，缥缈接云天。谷静应清响，林香袭梵筵。布金知往日，卓锡间他年。暂息尘寰扰，聊依净土偏。无生心已悟，不住法谁传。嘉遁遗朱绂，冥搜结白莲。追陪曾谬忝，高论一怀贤。”

幽幽亭

在山东北。宋明道初，沈邈字子山，弋阳人。为侯官令，得释迦院东北隅地作台，曰：“峻青”，后十年为郡守，寺僧请以台作亭，名曰“幽幽”，蔡襄书之，旋圯，景定末，建海滨四先生会馆于此。宋蔡襄《题福州释迦院幽幽亭》诗并序：东阳沈子山前此十年为侯官县，政简，颇自娱于登临之适，得之东北隅地，方数丈，诛草茅而列树石，时游哦于其所，因命曰“峻青台”，今复为郡太守，其僧曰：“吾使君倘一来，执事者可暴露乎，”并台作亭，以除风雨。子山至其下，又名之曰“幽幽亭”，邀予题榜以揭之，遂作诗以赋山川之美，而序以纪其始焉。路尽得佳赏，川原何净明。周围地象壮，洒落世尘清。背郭千峰起，涵虚一水横。风帆人共远，潮屿岁重耕。晓市炊烟合，孤庵汲道萦。俯窥岩鸟过，微认野云生。香气林端出，秋容物外呈。表间幡弄影，觉静磬传声。官舍今稀讼，輶车此驻行。唱篇知寡和，君世负诗名。”按：蔡襄题“幽幽境”三字于石，嘉靖辛酉杨应诏游记即云：埋没荒烟中，而无所于考也。

道山亭

见神解记三十六奇之一。在天章台左。宋熙宁初，郡守程师孟建。前际海门，回览城市，可比道家蓬莱、方丈、瀛洲，因篆书镌“道山亭”见《石刻》。三字，曾巩作记，林希书而勒诸碑。后亭圯碑没。明万历初，提学副使胡定字正叔，崇阳人，入府志《名宦传》。复作道山亭，诸士于亭侧竖感知碑，林爓为记。道光二十年，神光僧镜妙重建。宋曾巩《道山亭》记：“闽故隶周者也。至秦开其地，列于中国，始并为闽中郡，自粤之大末与吴之豫章为其通路。其路在闽者，陆出则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蹶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立，林如士骑，满野千里，下上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缪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汉尝处其众江淮之间而虚其地，盖以其狭多阻，岂虚也哉。福州治侯官，于闽为土中，所谓闽中也。其地于闽为最平以广，四出之山皆远，而长江在其南，大海在其东，其城之内外皆涂，旁有沟，沟通潮汐，舟载者昼夜属于门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钜丽相矜，虽下贫必丰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宫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闽山，东曰九仙山，北曰越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盖佛老子之宫，以数十百，其瑰诡殊绝之状，盖已尽人力。光禄卿直招文馆程公为是州，得闽山嵌崱之际，为亭于其处。其山川之胜，城邑之大，宫室之荣，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程公以谓在江海之上，为登览之观，可比于道家所谓蓬莱、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闽以险且远，故仕者常惮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乐，非独忘其远且险，又将抗其思于埃壘之外，其志壮哉。程公于是州以治行闻，既新其城，又新其学，而其余功又及于此。盖其岁满，就更广州，拜谏议大夫，又拜给事中集贤殿修撰，今为越州，字公辟，名师孟云。刘克庄《道山亭》诗：“绝顶烟开霁色新，万家台榭密如鳞。城中楚楚银袍子，来读曾碑有几人。”元黄镇成《道山亭晚憩》诗：“平池饮美酒，更霁春风前。各将登览志，怀古兴悠然。世远道山静，亭台肆幽蹇。平原传凤驾，横集临修筵。青云弥高界，白石盘虚烟。江河带巍巘，缘野纾平田。藤梢篆溜蚀，洞口遗文悬。飞鸟掠层霭，繁花散锦笺。良晖此清倚，斜日酣林边。觞尽不知数，迢递汎流泉。元咏通道素，列席抚鸣弦。昔闻程光禄，胜集资群贤。凌霄抱九日，文采尚翩翩。珍重使君意。醪醴暮推迁。三君更高举，八及纷吟鞭。掇词空曩迹，举酒酬高天。廓廓空

亭上，春来多杜鹃。” 许鼎《道山亭怀古》诗：“山亭无复傍层岑，太守遗踪不可寻。断碣岁深苔自长，荒台日落鸟孤吟。江光回抱千峦迥，树色遥连万井阴。我喜片椽山下结，闲携琴卷独登临。” 郭柏芎《道山亭晚憩》诗：“斜照明山径，纡回喜见林。衣随蝶舞，移步听蝉吟。景物闲中静，楼台到处深。晚来云雾起，消息更沉沉。”

冲天台

三十六奇之一。即放鹤亭。宋程师孟改篆书镌“冲天台”见石刻。三字。

明林鸿《首春同周大登冲天台》诗：“云物苍凉拂暑开，望春吟倚最高台。烟和绿野宜歌鸟，云散青林尚吐梅。酒伴分携龙剑去，山人招隐鹤书来。升沉荣辱何须问，且纵芳樽坐石苔。” 周元《登冲天台》诗：“东风吹雨过晴川，独坐高楼望海天。江路燕归知过客，春山花发是流年。浮云世事皆身外，明月心期向酒前。可是远公忘物累，不应离思共潸然。” 国朝刘家谋《登冲天台》诗：“鹤去竟不返，白云空复空。高台千载后，寂寂忆崔公。我亦思冲举，飘然万里风。蓬莱杳何处，矫首望天东。”

跨鳌亭

即木雁亭，宋孙觉《木雁亭》诗，文亡。今遗其址。

道山坊，在侯官县治前，官贤坊之南。宋时登乌石山径也，后废。明万历中更洞天坊，亦旋废。《八闽通志》道山坊以道山亭名。

福字坪

在双峰梦下，宋朱文公楷书“福”字丈余，镌石见石刻。因名。

东峰岩

在冲天台前，天台桥驾其上，俗称降魔石。见《石刻》。

邻霄台

三十六奇之一。一名清虚台，俗称进香台，在山之顶，楷书镌“邻霄台”见石刻。三字。宋蔡襄《登邻霄台》诗：“峭拔几千仞，孤高无四邻。低回倾北斗，突兀起东闽。缔结青云上，登临沧海滨。溪山来面势，歌吹彻穹旻。子夜看先日，阴崖得后春。三山空锁碎，万落自埃尘。使者风流在，诗人格调新。骊珠忽投我，神笔动惊人。平昔持州契，于今识路津。去天知不远，咫尺仰威神。” 明僧惠□《登邻霄台》诗：“平台屹峰巅，去天不盈尺。云来隐巉岩，云散露形迹。长笑观大荒，尘襟尽冰释。不知身世远，但觉乾坤窄。一勺沧溟浮，万家烟树隔。解衣恣磅礴，谢我山水癖。极目送斜晖，遥遥海天碧。” 陈亮《登邻霄台》诗：“飞磴薄云霄，崇台远市器。山川掌底见，世界望中超。清磬随风度，名香隔竹飘。芳期亦难屡，永日且逍遥。” 陈辉《重九登邻霄台》诗：“西风吟眺最高台，云物苍苍入望来。秋兴不随黄叶尽，晚

尊偏向菊花开，岩前古木蝉声急，天际澄江雁影回。归去若逢重九日，还从此地送陶杯。” 林鸿《秋日同韩元登邻霄台》诗：“故人多逸兴，携手上高台。赋为闲居作，怀因远眺开。秋阴将日去，雁影带寒来。归路瞻衡宇，松门掩绿苔。” 又《中秋邻霄台玩月》诗：“福地邻三岛，朋簪盍二难。逢秋能作赋，见月即同看。地迥青天近，波澄碧海宽。流辉初熠熠，载魄正团团。桂影浮山殿，珠光射石栏。风来金气肃，河泻玉津寒。捣药深凭兔，吹箫或驾鸾。沾衣垂露叶，散步倚云峦。醉饮徒倾倒，神游极汗漫。自然超世累，何必上天坛。” 周元孟《春游邻霄台》诗：“松门媚烟景，探玩掇轻策。林谷谐宿欢，川云返初迹。鸣弦希叔夜，蹑屐同安石。妙赏心寓元，芳游发惊白。讵耽缙锡流，幸接金张籍。俯仰百年身，能为几时客。晨风应序至，好鸟欣春及。物候俱有情，人生岂无适。余花映尊俎，落日散巾舄。笑语淡忘归，重期迥超隔。” 刘凤《登邻霄台》诗：“葳蕤高岫薄云天，影入寒空百仞悬。霞构旋台华露冷，星垂绮井玉波连。飞晖尽绕岩前桂，凝黛初开石上烟。日暮城闉车骑合，芳尘十里气澄鲜。” 汪文盛《登邻霄台》诗：“曲盘萝石思全飞，高入烟霞迹更稀。沧海望穷梅尉岛，西园愁对汉阴机。文移紫极星辰上，兴在青山歌咏归。有道羨君新句好，无才愧我故吾非。” 陈勋《登邻霄台》诗：“层台缥缈俯青霞，春尽相将问落花。酒榼夤缘丹嶂外，巾袍潇洒白云涯。中天楼阁三千界，扑地闾阎十万家。览胜赏心倾倒极，浩歌惊起暮栖鸦。” 王文旭《邻霄台月夜》诗：“巾舄风尘外，高台傍月行。星辰连海峤，渔火隔江城。未觉丹砂迥，无劳白发明。终然脱屣去，不负紫芝盟。” 王廷对《登邻霄台》诗：“乌山突兀亢层霄，望入苍茫鹏海遥。一派浴鸦池似鉴，半空度鹊石为桥。诗催微雨尊前落，笑引轻风席上飘。老至登临多感慨，何须歌舞送妖娇。” 郑节《登邻霄台》诗：“晓上高台爽气生，薰风低拂鬓毛轻。樽前树色连江色，席上歌声杂鸟声。醉倚石天同啸咏，坐惊云壑转阴晴。攀跻竟日浑无暑，况是同袍旧弟兄。” 邵傅《邻霄台晓望》诗：“雨霁山犹湿，亭空酒共携。层台临水峻，遥岛接烟低。作赋才何有，凭高望不迷。春风如会意，处处送莺啼。” 王应山《登邻霄台》诗：“试上层台望，清虚不可论。峰峦回地轴，楼阁接天阍。历览周城邑，微茫识海村。临风发孤兴，作赋欲高骞。” 吴一澜《登邻霄台》诗：“孤亭高接乱云飞，结驷临风共振衣。万井半含烟雨暝，于峰遥送海天微。黄花霜鬓惊秋色，白雁江门忆钓矶。自是将军能爱客，城鸦栖尽坐忘归。” 林世吉《登邻霄台》诗：“孤峰跨碧落，飞磴入烟萝。地接丹青近，亭连翠霭多。窗中小宇宙，槛外俯星河。无限悲秋思，凭高一浩歌。共结烟霞想，来寻水石间。披轩万井上，对酒一江环。落照明平野，归云度远山。百年几游此，待月未须还。” 赵世显《集邻霄台》诗：“层台突兀倚青

霄，载酒攀跻慰寂寥。近市烟生千户簇，隔江云拥万峰遥。天空落照衔杯紫，山暝薰风逼座飘。世事纷纭君莫问，闲身久已混渔樵。”徐燧《集邻霄台送客》诗：“三叠离歌绕翠微，凉风初动叶初飞。樽倾大将葡萄酒，泪湿穷交薜荔衣。自信青山盟尚在，空怜白社客全稀。清冷台上频回首，目断燕云一雁归。”陈椿《春日登邻霄台》诗：“丹岩翠壁郁几层，抱病经春才一登。行寻竹径往年路，坐拥蒲团何处僧。石池水满鸭双浴，灌木烟销猿乱腾。披襟望远兴不极，奋翮乘风愁未能。”邓原岳《邓将军招饮邻霄台》诗：“泽国风烟清可怜，高台突兀隐诸天。白云映带青山小，紫海苍茫碧汉连。此日旌旗闲部曲，一时冠盖集神仙。凭栏极目生愁思，薄暮寒砧何处边。”又《新秋饮邻霄台留别社中诸子》诗：“秋烟晓霁散芙蓉，柴戟遥临薛老峰。芳草频年空惜别，青山何处复相逢。千家日落愁砧杵，古寺风来送梵钟。便道出山还远志，故人莫笑宦情浓。”陈荐夫《秋日大会邻霄台》诗：“天道运不积，四禅相回环。凉风肃秋节，白露戒微寒。主人感物候，置酒高台端。齐优为我舞，秦箏为我弹。念兹千古会，中坐起长叹。征词纪盛集，抽思摧心肝。鹑奔溷草虫，雅音良独难。所虑贤否志，岂必皆琅玕。台下有高祠，风人祀其间。愿君秉元照，采彼龙与鸾。登高荐芳俎，庶可代幽兰。勉旃不朽事，勿谓饰浮观。”又《雨中登邻霄台》诗：“仄径蹋香泥，薜萝一望齐。台登疏雨背，塔拄乱云西。却盖依松色，停驂让鸟啼。山公新理咏，不唱白铜鞮。”郑邦祥《登邻霄台》诗：“飞阁岩崑俯碧山，隔峰钟磬下云间。松烟绕户僧初定，竹影摇风鹤未还。古洞飞泉时作雨，断碑凝露尽成斑。凭栏便欲骖鸾去，极目青霄似可攀。”屠本峻《邻霄台别诸社友》诗：“可怪兰时集，纷飞雨映空。盍簪难藉草，张幕乱依丛。云积遥吞海，台高易受风。兹游兴不惬，归醉暝烟中。”释海涛《邻霄台晚眺》诗：“春色落香台，寻芳晚自来。峰奇全倚石，篆古半封苔。鸦去池常满，桃留洞几开。江声潮已远，云外数钟催。”韩锡《邻霄台吊周太朴》诗：“唐氏兮逸民，遁厥土兮旋闽，卜居兮道山，叶绛霄兮与邻，斫怪石兮受楹，藉碧草兮为茵，卧古榕兮弹素琴，陟嵌岩兮弄烟，入古洞兮听泉，搜句兮枯吟，赓岁月兮坐深，歌声薄兮苍旻，颯万象兮戎戎，朝夕兮山僧，返息兮征心，尚友兮孙登，诟贼兮陨身，托白刃兮还真，眷畴昔兮伊人，爰讴诵兮遗文，访遐踪兮就湮，长太息兮拊膺。”国朝陈轼《九日登邻霄台》诗：“萧辰日色薄，逶迤策山椒。秋峦贮空翠，傲睨青穹高。霜气衿袖间，红叶满庭皋。沙际断雁翔，疏林寒蝉号。凉飈出松阴，激响如弦匏。丹萸尚带露，嫩菊更含娇。虽无鹤林花，道情自清劬。日暮岸帻归，幽谷信参寥。”萧震《雨后登邻霄台》诗：“万峰春雨后，突出一枝山。野烧无朝暮，山禽自往还。碑随年代古，石与水云间。更有桃源路，从兹庶可攀。”

杨贞《邻霄台》诗：“兴废凌虚转似波，登台聊作太平歌。飞涛天外来笙管，入座岚光映绮罗。白海南浮青嶂少，乌山西望碧云多。诸君固有干霄气。为属携觞不断过。”薛傅《九日登邻霄台》诗：“邻霄台畔独盘桓，佳节难逢强自欢。树暗暮随鸿雁远，潮生愁见海天宽。百年白发催诗屐，九日黄花老石坛。何必参军高落帽，此身早已脱儒冠。”夏尚忠《九日登邻霄台有感》诗：“数载心经战伐哀，菊花犹傍破篱开。怀人畏听三秋雁，作赋愁登九日台。岸舫将沉支碧荔，海亭无倚卧苍苔。一尊慨感兴亡事，矫首江流去不回。”陈梦雷《丙辰春日登邻霄台》诗：“独立高冈上，苍茫眺远天。江山非故物，花鸟入新年。衰垄余荒草，空江冷暮烟。春光浑不觉，惆怅自伤怜。”陈鏞《九日邻霄台怀古》诗：“共逢九日酒须赊，极目邻霄感岁华。风过台空吹败草，日含山色落孤霞。江边红叶萧萧下，渚外轻鸥点点斜。为问数朝兴废事，城头啼杀暮归鸦。”谢道承《秋日登邻霄台吊萧蛰庵》诗：“秋风秋草越王城，缓步登楼吊古情。天为斯文留后死，山分片石待先生。西台鹤鹭存遗草，南土鲸鲵累盛名。魂倘归来天水黑，乱峰风木助悲鸣。碑传百字擅才雄，幕府当年纪厥功。能与名山开面目，独无奇计出樊笼。荒台草木千年恨，乐土桑麻一梦中。惆怅功名成往事，可怜文献泣西风。”孟超然《登邻霄台》诗：“人生天下名山须游遍，直使铲峭峻绝之奇无不见。何况名山近在咫尺间，牵萝扞薜尚可相跻攀，探奇历胜能着几两屐。愿与三十六重兜率接，此皆一时意兴所遄生，何知林林央央山灵惊。我闽有山曰乌石，百丈参天耸青壁。盘石当中起作峰，五丁所辟留仙踪，十二层台平如屺，上矗晴霄插云里。我来欲醉不醉登其巅，天风翊翊吹我衣裳翩。银河走空没西去，北斗横斜如列炬，俯首一气接混茫，已无高山大麓在其旁。海水界天当前画，大地一痕如长帛。其余一切之洼隆，都在茫茫烟雾中。振衣被发忽大叫。天关为我鸣激窍。此时胸中奇气坌然来，直可上摩日月驱风雷。日月风雷左右于吾侧，光明变动之功思不得。君不闻古来文章之有奇，多在名山大河所驱驰。”谢震《会集邻霄台》诗：“中夜清兴发，探幽散尘悃。本与青山邻，况兹良朋缱。褰裳蹑危梯，侧身陟层巘。苔滑露下深，天高云去远。俯首眺南溟，浪阔鱼鳞偃。万古长鸿濛，凭谁问混沌。松风飒然至，众窍相远返。平野驱波涛，群山奔蜿蜒。震眩不可留，爽籁吹下坂。携手歌归来，柴门月已晚。”黄紫华《同郭兼秋登邻霄台》诗：“断崖含影日沉西，暮霭横空入望齐。乌岫平连烟树晚，虎门寒逼远天低。荒台古道无人问，石壁残碑有客题。从此名山留胜迹，撩人归思冷鸦啼。”郭柏苍《登邻霄台》诗：“秋风散发石台西，绕郭烟尘入望低。坐对海门无一事，半空斜日听鸡啼。”

不危亭

三十六奇之一。在邻霄台后，创时木瓦土垩皆秤而后建，约损则勿修，修必坏，后人每修辄坏。明正德八年，改建，名“清虚亭”。国朝康熙十一年，邑人萧震字蛰庵，顺治壬辰进士。由顺德推官擢御史，丁父艰归，为逆耿所害。著有《蛰庵存稿》、《道山纪略》、《理刑末议》诸书。雍正六年奉谕旨入忠臣庙，谕祭建坊。重建，名“邻霄亭”，旋废。乾隆六年，闽浙总督德沛重建，今废。国朝萧震《邻霄亭记》：“道山之顶曰邻霄，向有亭，废兴者数矣，今扩旧址而大之，曰邻霄亭，从旧也。记者，记道山者也。道山一培塿耳，何取乎尔？曰：‘以其在郡治之内也。虽然，杭城内亦有山，非闽之道山，独殊异也。’然震常以足测两山之高下，大较吴山得二，道山得五。道山石自下至顶，各拔地起，岸然特立，吴山无有也。吴山观潮及江，道山可望海之近岛。夫水至海而止，观至海而大矣。虽然，何以纪山曰文，昔曾子固巩有文矣，曰，记自有道山以来文多矣，何有乎子固？然亦有说，他人文言山。子固文记全闽山川，而后记道山，又记道山之城郭、人民，后之人知文并知当日之道山也。震后子固六百年矣。震初有文曰‘议’，议道山并议全郡之利害。子固称其盛，震慨其衰。夫物之盛衰，数也。物之所以盛衰，人也。能见盛衰，以传于后世，文也。前之盛者衰，后之衰者，可衰可盛。不在数与邦之人，而在扰民之人也。子固言，城内外皆涂，旁有沟通潮汐，舟载者昼夜属于门庭。今之潮汐果尽通乎？子固言，人以屋室钜丽相矜，虽下贫必丰其居，今之民居能钜丽乎？下贫无论矣。子固言附山盖佛老子之宫，以数十百，其瑰诡殊绝之状，已尽人力，今尚有存一二于什百者乎？瑰诡之与殊绝勿论矣。由子固与宋之闽人观所谓山川之胜、城邑之大、宫室之荣，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由震与今之闽人观所谓山川之胜、城邑之大、井里之凋残，亦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也。倘登山而因今日以求向日之盛，厝全闽于簟席之上，岂非震与闽人之所大愿也哉。是亭也成，吾知贤者必忧民之忧，而乐其乐，非哆然游观而已也。震与子固相去六百年，文有相须不必相同者，合观之，道山之盛衰可考而知矣。若徒从耳目之好也，闽山川多矣，何取乎培塿。”布政使乔学尹《重建邻霄亭记》：“福州城西南隅有乌石山，突起层峦，松杉蓊郁，其绝顶危石森立，大可数丈，昔人作亭于其上，曰邻霄亭，御史萧长源为文以记之，载在通志。厥后，风雨飘摇，木瓦湮没，人知其为亭所而亭，盖泯然无存也。半山之阳，士民建有宁海将军惠献贝子，祠，抚军西蜀王公备撰其事，勒诸石，祠去亭基最近，制府德公身陟高巅，流连周览，令重建一亭，月余工竣。呜乎，意盖深远矣哉。当耿逆之乱也，妖氛横起，直抵东浙，不有贝子，温台等处且不保，若闽中十府二州者早经蹂躏已然，则登斯亭也，西望延、建，北瞻邵、汀、漳、泉、迤邐于东南，接连厦门，其中崇山大海沃野溪河衍衍漫漫袤延数千里

，荔柑满树，稻蔗盈畴。战舰靖鲸鲵之波，溪艇享鱼虾之利。耕食凿饮，物阜民康，皆前人之披荆斩棘，宿露冲风，鞠躬尽瘁所留焉者也。莅是邦者，睪然思高远望，志其所以保兹疆土，抚兹人民者，不知当何以深且周，而邦之人环顾远眺睹斯亭者，以为贝子祠在焉。父老传故事，子弟服先畴，山巔水涯，渔歌樵唱，所以思守其家室，而不忘元功之缔造者，亦于斯亭乎系之也，此建亭意也。亭又乌可少哉？或曰，‘山峻风高，亭殆不可久存。’噫后之人有心于城社人民，嗣而葺之，其有功于此邦益复不浅已，是为记。” 明高濂《夏日李监察邀观李阳冰篆酌清虚亭》诗：“超怀寄霄外，览迹瞰城隅。阴洞回朱光，岩亭抗清虚。草木何恢台，江海旷以纾。使节行时令，骢马野踟蹰。欢觴行丹荔，刈薜译韭书。初零烈遥峦，骤雨忽然濡。改席变迅雷，言归待望舒。不恨阻清燕，三农慰焦苏。载咏君子政，神化固须臾。乐哉邱园子，击壤明代斯。” 国朝萧震《题邻霄亭》句：“但望桑麻成乐土，不妨诗酒上邻霄。” 又《邻霄亭初成》诗：“不是邻霄客，重来见道山。百年犹遗迹，廿载始知还。可惜虚名累，空余此地间。草亭初载酒，喜有老人攀。” 叶矫然《饮邻霄亭寄萧长源侍御》句“天低横海浪，沙涌大江洲。金碧旃檀阁，参差睥睨楼。”

大章台

三十六奇之一。在石天东，今废，有篆书“天章台”见《石刻》。三字镌石。元萨都刺《天章台石上晚酌》诗：“晚凉上乌石，置酒天章台。日夕下山去，海风吹月来。豪气吐千丈，朗吟动三台。白露洒仙掌，银河泻金杯。谁识芙蓉仙，飞身在蓬莱。” 又诗：“高台在层霄，肩舆上绝壁。露下酒尊凉，月出海门白。坐拂衣上云，醉卧林下石。西风吹鬓毛，南斗在肘腋。题诗向天阁，奎光射瑶石。” 明傅汝舟《游天章台》诗：“良夜孤峰顶，天秋阴复晴。大江烟下灭，低月雨边明。雁过声犹湿，云收意未平。狂歌谁独和，渔笛隔寒城。”

天秀岩

三十六奇之一。在双峰梦下，岩石森立。元至正二十四年，行省平章燕赤不华楷书镌“天秀岩”见《石刻》。三字。 明陈枬《饮天秀岩》诗：“十年客里乡山梦，此日山前驻飞鞚。高步无论磴道危，芳游最喜簪纓众。老僧淪茗出寺门，广文饮客开银瓮。台上天香作雨飘，花间好鸟知时弄。半空宝塔入烟云，十里登湖横蝼蛄。风光入眼尘虑销，觴酌催人语声哄。扞萝更陟邻霄巔，访古还探宿猿洞。摩岩细辨旧题名，苔封篆古难成讽。酒阑起舞兴转酣，懊恨夕阳飞鸟送。归来城市已昏钟，明日尘踪又惚控。” 曹学佺《天秀岩》诗：“孤岩本天秀，登顶似攀枝。江海皎然吐，峥嵘无已时。风凄宿猿洞，日暝

浴鸦池。欲度危桥里，邻僧归照迟。” 林蕙《集天秀岩避暑》诗：“葛衫何处辟炎煎，兰若高悬别有天。百丈苍岩寒烈日，万竿翠竹绕青泉。卧听隔浦棹声急，坐见群山郭外连。况得远公真解脱，不禁陶令醉花边。” 国朝叶矫然《天秀岩登高》诗：“满怀愁绪不关秋，满目秋光不解愁。愁里衔杯多酩酊，秋来作赋少风流。黄花避客开深谷，白雁惊人度远洲。画角城南催落日，碧天无尽思悠悠。” 陈作楫《饮天秀岩》诗：“落叶下高枝，深秋九日期。微云空碧汉，淡月满疏篱。工部传杯际，参军落帽时。钟声催晚课，兴尽漫题诗。上方何寂净，一室傍岩栖。花雨晴能落，桐阴昼欲迷。客筵聊置酒，僧饭试分芥。拟作逃禅偈，留为石上题。” 刘永松《天秀岩》诗：“片石嵯峨耸九霄，石梁如带绕山腰。剽来秀骨三分妙，涌出奇峰百尺标。地接乌楼间日月，庄连薛老半茆。当年胜迹今何在，且唱新诗破寂寥。”

东壁亭

在天秀岩侧。元至正二十四年，行省平章燕赤不华建，久废。元揭法《东壁亭记》见《石刻》。

望海亭

在天秀岩上。元至正二十四年，行省平章燕赤不华建，久废。

东升亭

在望海亭西。元至正二十四年，行省平章燕赤不华建，久废。

清冷台

三十六奇之一。在霹雳岩右。元至正二十四年，行省平章燕赤不华建，久废。旁楷书镌“清冷台”见《石刻》。三字。 明陈辉《秋日同诸君登清冷台》诗：“灵峰起千仞，高台郁岑寂。烟萝穷攀登，林谷恣探历。凭高一长啸，顿觉万缘息。长江天际来，茫茫去无极。黄花点醉衣，叶落满行迹。万籁送天声，连山起秋色。更听白猿啼，东林淡将夕。” 林鸿《梦清冷台》诗：“群山际海上，道山独苍苍。上有清冷台，碧萝蟠石床。伊昔盛冠盖，琴樽此翱翔。暮色海天冷，秋声松涧凉。今来阻登临，独有梦飞扬。题寄同心侣，愿因南雁口。” 又《登清冷台》诗：“吟秋宿桂月，际晓登清冷。挥手援碧萝，腾身栖翠屏。长风吹雨来，不见群山青。鸟度白云湿，龙归沧海腥。真僧此岩栖，观空净襟灵。竹坞见曝衣，花台闻演经。沃以甘露言。迷途觉而醒。愿言割慈爱，永也投禅扃。” 又《登清冷台玩月》诗：“山川收晚霁，暝色上高台。共是吟秋客，还同看月来。衣冠林薮逸，词赋柏梁才。山鬼惊联句，沙禽避洗杯。河低全拂树，露重稍滋苔。海上鲛人出，云中桂子开。乐游良夜剧，高兴昔人谐。归去金陵上，看云首重回。” 王恭《登清冷台》诗：“端居在人境，久没尘壤中。探奇不惮远，于然得佳逢。石怪互森列，台高

絳虚空。林端宿云去，竹外微径通。岩壑深杳霭，天花雨蒙茸。洽师禅门秀，戒腊同古松。说法超上乘，苦心归妙宗。予惭善根浅，迷方莫能从。暂此松下石，聊疏浮世踪。” 郑阎《登清泠台》诗：“高台临绝顶，我辈此时过。落景空山满，秋声晚树多。宿云依涧集，野鸟向人歌。薄暮归城市，尘氛奈若何。” 周元《清泠台送赵尉》诗：“谢君为别地，风雨坐南楼。琴忆雍门奏，诗传咏社游。树含青嶂夕，山倒玉屏秋。便把长缨濯，归因越水流。” 国朝许鼎《清泠台》诗：“石台望无际，台背列翠屏。到此万籁寂，心地为清泠。” 陈学良和：“平台高且旷，长啸复微吟。东山上明月，呼童携素琴。” 徐家恒《清泠台》诗：“秋风何泠泠，落叶满山径。扫石趺跏坐，微吟聊遣兴。不觉日已斜，禅林度晚磬。” 郑洛英和：“列子去不回，松风悄空径。淡虑坐与俱，静缘杳作兴。飒然触物鸣，老夫一虚磬。”

鳞次台

三十六奇之一。在天王岭东，有小阜，多奇石。登其巅，望城中屋次鳞鳞。明黄审理济作台，因取柴桑翁诗语名之。建文元年，沈沂篆书镌“鳞次台”见《石刻》。三字。其地唐时三山黄氏居之，后人刻《祖居山下自唐迁》诗二十八字见《石刻》。于石。宋时为黄状元朴字诚父，侯官人，绍定己丑状元。宅。明万历间魏观察文焮、详《人物》。国朝康熙间陈观察轼字静机，侯官人，崇祯庚辰进士，长于诗。国朝授苍梧道，著有《道山堂前后集》。俱为别墅。明林誌《鳞次台记》：“公门之胜，古谓侯官，闽之中者也。平山拥其北方，峽蔽其阳，偃旗卧鼓，严卫左右。而并城之内，三山鼎峙，其南为乌石，三十六奇之胜独占，名道山，凡惮其游观之远者，即是而得其胜。道山之麓，民居环之若带，而其胜抵黄氏居，有石垒上蟠，其平可坐十数人，而清池绕迤其下，可泳以游。去舍虽近，而得喧中之寂，盖今赵府审理黄子济先生尝为台焉，以绝氛埃而纳清泠，经以瓮级之登，纬以皮栏之凭，嘉树纵而蔚荣，繁卉横以交加，前望三十六奇之胜，隐显变幻于霏阴晴翠间。而梵钟塔影时时交映，几席之近，俯而窥之，则缘城万瓦，浮螺叠蚌，栉剔梳爬，秩秩虡类鱼鳞之相次然，备矣。乃摭柴桑翁诗中语镌曰“鳞次台”，以方驾三十六奇之一。其意壮哉。曩予读书泮上，属先生，由前文华殿纪事归养于家。予暇必过焉。先生即邀与登台，促席而谈，酌酒赋诗，慷慨吊古，而景慕从之。予时虽未领也，而亦为欣焉忘陋，比先生振衣而起，出贰邑帅，入为王士，声华日焯以驰。予不得见者十七年矣，而荒蹇无似，日就颓靡，然犹愿闻风而追焉。既窃名科第，代匱词垣，赴召行在，北上旦夕，朝获道，与先生寻旧好，追论往游，海天万里，披图神为飒然。先生正言介行，皇皇焉攀古人与之齐。乃若泉石烟霞之真，文章兴致之远，固其余事尔。若予也历览著述，既后于古人，而酸

咸土炭，偶同其癖，向尝不鄙辱命记之，顾沧羸残馥，已剥弃无存矣。夫言之陋而不足以传也如此，而先生且嘱更记之，俯仰迅速，逝者弗返，能无弥宕高山景行之思云。” 郭柏苍《登鳞次台》诗：“飒飒秋风下夕曛，披襟长啸四山闻。羞将故我看明月，幸有新诗寄白云。望远多情徒洒泪，爱才无计况离群。当年名迹蒙苔藓，愁读荒台石上文。”

天香台

三十六奇之一。在山南，石壁高耸，有楷书“天香台”见《石刻》。三字镌石。明周元《登天香台》诗：“佛国孤城际，仙山三岛前。关河飞朔雁，物候变凉蝉。阴涧双峰入，阳崖众壑连。凭高凌楚越，跻险出人天。飒沓昙花雨，深沉祇树烟。白云闲近酒，木客醉同眠。看月曾频上，餐霞未有缘。暂寻陶令兴，还愧柏梁篇。” 赵迪《游天香台》诗：“梵宇掩清景，炉香夜沉沉。松窗寒夜月，桂栋宜幽岑。蓄以兰蕙气，抱兹冰雪心。久闻乃俱化，静挹徒盈襟。芬芳如可即，吾当携玉琴。” 郭柏苍《登天香台》诗：“把酒虚台上，青天此爽然。拂衣闻草露，坐石看村烟。风过一声磬，日高万树蝉。何须凌绝顶，自在众峰前。”

横山馆

在山之南。明嘉靖时僧作庵，今废。

养正书院

在山之北，旧为法禅寺。附见《寺观》。明嘉靖七年，按察副使何乔新字廷秀，广昌人，见府志《名宦传》。改建为讲学之所，督学金贲亨择尤异之士聚于院中，相与推明洛闽微旨。

崇正书院

在神光寺东。明嘉靖间提学道姜宝建，久废。

双峰梦

在石天南。两峰相卧，一径旁通，上楷书镌“双峰梦”见《石刻》。三字。国朝刘家谋《双峰梦》诗：“横擘巨灵掌，中凿浑沌窍。万象敛空明，一梦通粤窆。仙鹤响远音，老松发高啸。萧然群籁交，似奏钧天调。空山无人来，明月夜深照。”

寒翠亭

在邻霄台侧，今废。

望潮峰

三十六奇之一。在天香台南，可望台江潮汐，故名。楷书镌“望潮峰”见《石刻》。三字。国朝徐家恒《望潮峰》诗：“高峰插云中，大江都在目。秋月照孤帆，晚潮涨山麓。旷观不可久，天风撼丛木。” 郑洛英和：“长江环平

湾，大海盱遥目。鬻啮冒长波，溃濩漂大麓。天风涌涛来，响此山中木。”

薛老庄

亦名薛老村，在天秀岩左，以近薛老峰，因名。明季诗人结社于此，今庄废。明叶向高《薛老庄》诗见《石刻》。林材《薛老村》诗见《石刻》。陈衍《薛老庄秋社》诗：“经时不到此山中，楝叶纷飞枫叶红。令节重阳宜引眺，游情诸子幸相同。寒岩云散晴宜雨，远浦潮来晚更风。缥缈危楼难独上，樽垒姑置石桥东。”又《薛老庄看梅》诗：“城郭藏幽胜，频来不用期。江光浮野阔，月色入林迟。万壑寒阴薄，一山香雾吹。高谈谐夙契，相对辄经时。重来梅更盛，月色有微云。题壁搜岩石。烧茶坏薛文。花从高处望，香入静中闻。岁暮能行乐，幽情此数君。”曾异撰《宿薛老峰梅庄》诗：“山半春探未，愁眠傍古城。寒僧远梵寺，哀柝近郊营。树动香如有，心悬梦易成。帐深从月透，窗静觉风平。衰意腾高足，夜心畏大名。听鸿思马齿，扞虱待鸡声。旧话三更密，霜钟独榻明。杳然醒寐半，推枕起相迎。”王宇《薛老庄诗》：“卜地幽栖迥，临城远眺新。石桥悬翠巘，栈道绝红尘。谷静传清籁，松阴散近邻。坐迟凉月上，花气满衣巾。”

清尘岩

在山南麓。明万历年，龙国祿行书“清尘岩”见《石刻》。三字镌石。

绝尘岩

在山南麓。明林蕙《过仁皇寺随登绝尘岩》诗：“乍晴发清兴，芒屨道山隈。曲径僧闲扫，斜门客自推。禅心明似雪，尘想冷如灰。十载劳魂梦，今朝话茗杯。邻开新宝刹，雨散旧花台。松磴因山转，江光带日来。澄心通悟后，凿井唤泉回。城绕深山隐，岩孤劈汉开。夕阳淡白发，瘦杖破青苔。予亦忘归去，风传暮角催。”又《集灵鹫寺登绝尘岩》诗：“萧寺凌云接玉楼，逢僧种菊客惊秋。莺过曲坞花能语，猿啸空廊山更幽。百卉总随平野去，千峰齐赴大江流。尘心到此都销尽，挥洒天风物外游。”

香炉峰

在邻霄台东，山之绝顶也。二石对峙，俗称桃石、李石，皆象形云。

仰止亭

在香炉峰侧。国朝康熙十一年，邑人萧震即宋赵子直、朱仲晦记游处见《石刻》。建亭，名曰“仰止”，今废。萧震《仰止亭论》：“仰止亭何为而作也，曰为仲晦朱子作也，道山之崖有文曰：“赵子直朱仲晦淳熙癸卯仲冬丙子同登，”凡十六字，朱子笔也，四百九十年矣，无人亭焉者，今作亭曰‘仰止’，取诗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是也。子直者，故宋丞相赵公汝愚也。仲晦者，大儒朱子熹，字元晦，一字仲晦者也。当是时，孝宗即位二十一

载，凡三改元，岁癸卯为淳熙之十年。子直以修撰帅福州。其年朱子辞江西提刑，由台州归，适相遇合，与相优游于道山，以磨斯石也。厥后，子直以立宁宗朝，有安社稷功，握丞相柄，召朱子为焕章阁待制，一时喁喁向风。朱子亦屡白丞相，当以厚赏酬韩侂胄之劳，勿使预政。惜哉，子直之疏于计而不能用也。议者谓儒者读古人书，不切事情。假使子直用其言，则君子可进，小人可退，宋室可兴，何至以伪党累四十八人，而使其身不能在朝廷，而卒贬窜窘辱以死也。呜乎，宋徽宗朝用一蔡京，而三百九人以党人去，而后北宋亡。宁宗朝用一韩侂胄，而五十九人以党人去，而后南宋亡。是天之巧于亡宋，托于二人以亡也。然宋之人主自不肯有其国，必使之亡而后已，于天人何尤哉。且开代以来，何世无君子小人在乎？人主审所用舍而已。故朱子每奏对，倦倦以正心为言，世儒辄病其说，震未闻有君心不正而能使政事一出于正者，推之千百世，其道何以易此，悲夫，汉、唐、宋、明之亡也，皆以党人。从来小人之祸君子，惟有指为朋党，可以尽去一世之为君子者，而人主卒堕其术而不悟，以至于亡国败家相随属。宋惟不杀士大夫，故党人之祸较汉、唐、明少轻，其及于亡也，尚得养士之报，如文文山，陆君实、张范阳在颠沛流离中，尚从容就死，不肯少挫其志，其亦可哀也夫，然卒由此以亡其国，其与汉、唐、明一也。至于朱子通籍五十年，在朝仅四十六日，虽有孔孟之学，侂侂焉何所用之，是不足为朱子惜，而深可为宋惜也。震阅朱子字，因考其事而论其世，以自托于甘棠之怀人者，此仰止亭之所由作也，故其属文也，不以记而以论。”

观海亭

在邻霄台东。国朝康熙十一年，邑人萧震建，今废。萧震《游观海亭》诗：“微茫一气外，不识海中山。劫土剥将复，哀鸿去未还。王公不自醉，草野可能闲。磨石难名德，千秋与共攀。”

德泉亭

在斗姥宫东。国朝康熙十一年，邑人萧震建，今废。萧震《德泉亭颂》：“元默之岁其阴困敦维，夏六月，帝轩辕之所司神也。道山之阳，邻霄亭之下，厥有演土，剖穴以导之，而洸泉出，其水清淳，其流常濡于不涸之原。惟闽离兵火且二十年，久不识有斯泉矣。夫万物皆困于火，而水独胜之，制火之厄以水。康熙之乙巳，震客长安，闻星家胡景田言，自兹以往，闽得岁星当大稔。次年丙午，又次年丁未，其太岁在天之中，属火，火旺，自秦至明，多以火困，惟我皇帝，承天之休，德洽上下，沾濡泛布，无生不育。闽，南纪也。为火之极，为越门之终，而以二干支得岁，岁果大稔，今兹之水，其德泉乎？且国依山川者也，水土演，则民不乏，是不可以不颂。颂曰：节彼岩石，维闽之望，瞻彼大泽，其水洋洋，我孔熯矣，力我农桑，既见斯泉，乐且穰穰

，一；酌彼泉水，在山之阿，有怀于闽，以游以眺，沃此焦土，庆无不宜。圣人之泽，既寿且多，二；穆穆我后，克明其德。上及太清，惠我南国，海水不扬，川原以宅。于万斯年，挹之不竭。三。”

瓣香堂

在神光寺后。国朝康熙间邑人林佶详《人物》。建，祀宋曾巩，今兼祀郡人曹学佺、字能始，侯官人，万历乙未进士，官南京礼部尚书。丙戌秋殉节于西峰里第。著有《十二代诗选》、《名胜志》、《石仓集》诸书。陈一元、详《人物》。徐。字兴公，闽县人，万历间布衣。著有《鳌峰集》、《红雨楼集》、《徐氏笔精》、《榕阴新检》诸书。道光二十年修。林佶《瓣香堂别馆记》：“福州城中三山，乌石最大；乌石三十六奇，道山亭最著。然自南丰作记，至今六七百年，灭没烟蔓间，无有踵其事而增胜者，盖亭之废久矣。其遗址为寺观所割裂，垣墙所屏蔽，好事者无从问之。予家去山麓半里许，面势正直道山亭，顾自少至今，未尝过其址，则因其迹之隐而亦不之求也。今春，偶与儿辈谈山北诸胜，青儿盛称蟠桃坞之奇。予往寻之，见众石崢立，多宋元人题刻，为粪壤秽蚀几尽。眺览循北隅南，面墙而已，因废然返。及夏五，有崧上人者从武夷归，予偶询之，上人指桃坞南墙即道山亭址，有磨崖石存焉。因谓予：“君欲复之，当为君割片石矣。”遂亟登访焉，果得篆书三大字如上人言。缘其址，则冲天台在其左，天章台在其右，历落嵌崿之胜及城内外，山川、井邑、宫室、田庐、江航海舶，果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矣。予遂缮垣以蟠桃坞，洗剔前人题刻，择其旁地，取陈后山语作瓣香堂以奉南丰，盖道山以此亭而名，而亭以公文而重也。然刘后村去公时未远，其题道山亭时，乃谓“能读曾碑有几人”者，何哉？岂公之文章流行如江河，昭揭如日星，而人犹有所未知也耶。毋亦其湛深经术之气，在寻常行墨之外，其真知而笃好之者，果未易得其人耶。然吾观后山“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之句，其郑重推挹如此，则当时能读公文者，已不可谓无人。及百年而紫阳文公喜读公文而慕效之，最后而晋江有遵岩王子者出，为文一稟于公，瓣香之传于是益远，特在今日未见其人耳。然予以为公之文具在，而公所尝游览之迹常存。今者，幸属于予以显于世，则乌知其不与予平日私淑于公者，有默相感应者耶。他日堂成，携公文与遵岩子之作，从容讽诵于泉石间，自署其名曰‘道山亭长’，未敢谓能读公文，庶比于瓣香于公之人之后，或不为后村之所重慨也，是堂与亭，将争奇于道山麓矣。”汪士鋐《题瓣香堂图记》诗：“瓣香在何处，千古曾南丰。南丰有遗碑，道山亭之中。碑亦不可见，亭亦为一空。鹿原好古士，家在道山东。幽寻访遗迹，褰衣苍莽丛。断岩多题名，嵌崿字画工。手摩再三读，感慨情何穷。乃为辟故址，乃为考新宫。暗诵道山记，一日书一通。上言水陆险，下言

光禄功。谓此像仙山，开天凿鸿蒙。登台恣眺望，城郭云朦胧。亭荒山亦废，斯文无两雄。谁知数百年，胜事重相逢。前贤畏后生，出语羞雷同。当年第一手，岂让六一翁。请君镌新文，双碑待磨砢。更署道山长，私论亦至公。披图当卧游，仙裾引天风。” 查慎行《瓣香堂》诗：“宋时道山亭，创自程太守。南丰与作记，脍炙人在口。从此此亭名，遂为曾氏有。历年经八百，颓废来已久。鹿原嗜古人，寻碑攘榛藪。擘窠三大字，云出林希手。其字今幸存，其人无足取。大哉复古义，义取别贤否。筑堂名瓣香，欲以妍蔽丑。在昔陈与曾，同时实师友，子今生末世，独立嗟无偶。私淑夫岂徒，行将奉箕帚。庸非学问力，即事期不朽。我昨游三山，探奇意多负。银袍者谁子，曾解读书否。” 翁嵩年《瓣香堂》诗：“瓣香何日拜南丰，朴学新编感慨同。片石残碑已零落，漫劳图画敢言工。道山亭上忆曾游，满地榕阴六月秋。二十年前如隔世，依稀想像此林邱。”

道山书院

在山麓。国朝乾隆十七年，总督喀尔吉善、满洲正黄旗人。盐法道吴谦誌建德人。令闽商公建，前为讲堂，中为六子祠，礼宋儒濂溪周子、明道程子、伊川程子、康节邵子、横渠张子、紫阳朱子，后为王公祠，祀前巡抚王恕，字中安，安居人，入府志《名宦传》。右有池，池上有亭曰“瀛洲亭”，亭之西为文昌阁，前后书舍五十楹，嵯商子弟肄业焉。按：道山书院在沟墘，旋圯，久入民居，废为祠堂。

望耕台

在山上，俯瞰南郊，田畴秀错。国朝乾隆二十七年，福州郡守李拔建。剑南人，乾隆二十六七年任，有善政，善擘窠大字，鼓山、乌石山、九仙山、西禅各寺皆有题石，互见卷二《常丰仓条》下。楷书镌“望耕台”见《石刻》。三字，今台圯，台基尚存。 国朝许赓皞《望耕台》诗：（号秋史，瓯宁人，以修《武夷山志》，坠岩死，著有《平远堂诗》。）“云低苍海深，寸碧没遥岑。日抱鱼龙气，天清钟磬音。原荒盘俊鹘，村远辨归禽。亦有田家兴，难为孤客情。”

江城如画楼

在山南积翠寺前。国朝道光十四年，福建按察司凤来创，近背城市，远见江海。楼前双松拱立，涛声绕檐，一时题咏满于僧壁。二十四年冬，夷人入福州，首居是楼，官不能禁，游人绝迹。 国朝何冠英《江城如画楼》诗：“楼外画图日日新，野田村树净无尘。海天欲曙江天暮，着墨无多倍有神。” 郭柏心《同李子枝青、周子瑞图、林子仰东、谢子宗本、宗善，宿江城如画楼》诗：“梁燕未醒已卷簾，初阳犹带月纤纤，十分野趣归高阁，不断松声落画檐

。双鬓每因薄宦改，微名休被一诗淹。乡间评语寻常耳，几见弟兄似子瞻。

” 张际亮《江城如画楼别刘子建庚、何子冠英》诗：“如此江山醉更豪，青天可问首谁骚。即看风色横空满，始信诗人得地高。千叶轻帆向江海，万家夕照小秋毫。他时南北如相忆，莫使潘郎感鬓毛。” 谢宗善《江城如画楼》诗：

“十分野趣在楼头，碧海沧江眼底收。间着七城背面景，斜阳万里怅深秋。

” 林星海《江城如画楼》诗：“荔阴竹迳自回环，独上僧楼夕鸟还。天远山痕浮水面，日斜帆影出云间，有时把酒肠犹热，到处题诗鬓已斑。眼底闻人沦落尽，可知富贵逊安闲。” 李剑谭《秋日江城如画楼》诗：“江城如画里，日暮起群愁。良友在天末，夕阳当马头。一身正多难，万树共深秋。不见世途坦，乘槎问女牛。” 蔡元祈《积翠寺看梅题江城如画楼》诗：“老树腹穿皮若剜，旁枝忽作虬龙蟠。残雪满山噤不吐，春初万蕊向天攒。寺僧日受游屐苦，扑尽梅花避官府。官府施僧先施楼，楼成题咏纷如雨。寺僧日得点茶钱，逢人叉手垂两肩。龙蛇满壁许乱疥，今日新诗明日传。独恨笔端少画意，狂语仿佛图云烟。梅花若向楼头植，应伴诸君醉绮筵。” 林寿图《江城如画楼怀张亨甫》诗：“萧萧风转松，冥冥花入雾。岧峣青莲界，春霭敛将暮。城堞雨初晴，原野烟相赴。兹楼最高旷，远见临水渡。川光合岚气，日落净吞吐。举酒送飞鸿，沓与归云度。眷言海岳欢，忽忆蓟门路。登览岂无俦，聚散倏今故。草绿又天涯，莺啼不能住。明月识君心，留挂挈罗树。” 戴成芬《望江城如画楼》诗：“空有黄岐险，须防乌石青。蛮夷争市利，楼阁变山形。地僻城狐恶，时艰社鬼灵。老梅香不吐，腥秽闭柴扃。” 郭柏苍《甲午登江城如画楼》诗：“翠竹招游屐，青山爱我曹。酒肠对海大，诗兴到楼高。梅月闲如画，云松静作涛。今人宁可薄，晚近有风骚。” 又《壬寅上江城如画楼》诗：“城市烟初动，僧楼日已迟。暖风看柳变，宿雨有花知。海动蛟龙喜，烽传燕雀悲。(道光庚子四月，夷人首陷定海县，县令姚公怀祥与典史全福赴万公潭死。辛丑七月，陷厦门。本年陷镇江、青州驻防全军列难。)又安今已久，防患可无辞。”

致用书院

在山南麓五通行祠右，光绪四年度。妙香庵见《寺观》。地建为诸生治经之所，依山背郭，远瞩江海，近俯郊坰。先时，巡抚王文勤公凯泰于西湖书院中创致用堂，延经师使诸生肄业其中。光绪二年五月十九，溪涨四昼夜，西湖书院与致用堂并圯，移建今所。诸生犹呼致用书院为致用堂。 郭柏苍《致用书院》诗：“一径辞人静，长年背郭幽。野风经舍晚，江月讲堂秋。儒行期邹鲁，文光近女牛。门墙倚遗庙，(左即王文勤公祠。)终古共山陬。”

漾月池

在闽山光禄吟台右。光绪七年，邑人郭柏苍穿郭柏苍《漾月池记》：“闽山一小壑，通于方池，周三丈许，光绪辛巳于池北作闸，随意穿凿约三十丈，得九仙塔，威武军各古砖磁字古钱，年号至嘉定而止。柱础广三尺，两础相去者七丈，古甃重叠于潭石之上，非保福寺即法祥院殿宇，其毁于嘉定之后可知。凹池之隅，使水绕屋，独西北限于方井，不得快意，盖毁沁园之半，以其士为山也，高者种树竹为多，低者种花柳为多。北向连亘四丈，六楹俯水，为柳湄水榭。迤东三曲曰“蕉雨宦”，又三曲曰“偃月寮”，作桥于东曰“东杠巡栏”。南行一亭截然，颜为“勿履”，游踪到此而止。春夏嫩柳拂堤，莺声在座，丛箐压岸，竹色侵衣。秋冬则水光浮日，林影荡漾于窗户之间。闽山百楹之室，得水者止此。老不出户，目之所至限于足，足之所至限于地。穿池以悦目，众以为侈，吾以为约，敛嗜好于丘壑，聚亲故于岁时，约乎？侈乎？老不出户，是以致之，独怪龟鱼水中物，何以亦争此区区之新异。若忘身外之有宏流巨涨，而求食于一勺之地，吾恐龟鱼之性不在是。幸吾作闸，水之蓄泄，吾得而主之，龟鱼将以此一勺者，相处于无尽之际矣，吾又为龟鱼慰焉。有时蝉声在树，徐而蛙声在水，笛声在楼，或微风淡月，致群动作态，万象澄影，使吾心怀千里，或悲来，或笑止。以吾之涉江蹈海凌犯风涛，何以亦争此区区之新异。是岂吾之性耶？老不出户，是以致之，又谁为吾慰乎？保福寺废而为法祥院，法祥院毁而居人增高为屋，今高者下之，下者高之，欲求保福寺、法祥院于沁园漾月池之中，其可得乎？独惜方井迫池，气泄于外，呜呼，井耶，济人不足，自处有余，知天顺人，井其寂然与池相倚，小大忘形乎？”又《漾月池》诗：“少年好游弄舟楫，渺渺江湖双足蹶。老来尺幅寓千里，阅遍世途意转怯。一区那足生云烟，三亩仍然展步履。镜中变态倏万殊，化工娱人才一霎。雨过丛苇作寒声，风来小柳落繁叶。夜月明楼清梦魂，春涨平堤映眉睫。鳧鹭相对心何闲，鱼鳖群游情亦惬。近有台榭相逶迤，远与林泉争妥帖。深秋结想高于云，更看墙头山万叠。”又《柳湄小榭》诗：“小柳无行间杂花，花前柳外足烹茶。不招自至有双蝶，未晚先归独暮鸦。终古园林皆传舍，偶然觞咏即生涯。楼头众壑朝朝见，应笑闲人鬓亦华。”又《蕉雨宦诗并叙》：蕉雨宦新蕉卓翠，未旬日成为败叶，欹侧檐楹，感而赋之。“侍儿曾见貌如霞，转盼新交鬓亦华。酒以独斟为自得，诗无专业不名家。雨多败叶寒犹翠，风定残镫晓尚花。此亦座铭君不悟，乌丝自写护窗纱。”又《偃月寮四言》：“地如偃月，寮如飞蝠。分张作弓，交互成轴。动静盈亏，虚实倚伏。藏山面楼，前渊后渌。日近潜鳞，不剪杂木。风清月白，庄骚可读。镫炮酒阑，老叟是宿。寂然无为，四序皆谷。”又《偃月寮雨夜》诗：“寒生窗竹雨纤纤，睡醒残壶酒已廉。短梦每从虚幌得，新愁又向夜镫添。闲知尘俗蹉跎久

，老恐乡闾责备严。潭水长年不深浅，龟鱼何事但幽潜。” 又《题东杠》诗：“一瞬黄粱梦未成，主人游客荡无名。匆匆富贵场中老，何以桥头独听莺。” 又《东杠》诗：“老人日课在桥边，早晚从无放胆眠。倦婢浇花容扑蝶，饥猫穿树压衔蝉。地闲鸡犬自相得，心旷阴晴别有天。欲订完书遗后死，流光浩浩送残年。” 又《勿履亭四言》：“履足之舟，登高临流。天涯一辆，不折不休。乾坤莽莽，山海悠悠。象外胥得，定中可游。有津不问，有路弗由。往者思复，来者何求。惟水与鱼，于人无尤。惟风与月，易至难留。一亭可息，双鬓多愁。勿履勿履，吾意乃幽。” 《女子王珪如秋夜漾月池》诗：“参差楼阁映银河，万象分明倒影过。圆相不随流水去，栏干四面护嫦娥。” 又《柳湄小榭》诗：“近水亭台结构奇，沿堤栽偏绿杨枝。更无俗客经青眼，尚有佳人断翠眉。投饵饼香鱼出骤，煮茶烟重鹤归迟。分明一幅江南景，看取东风二月时。” 又《五阅月不雨，适蕉雨约成，因题长句》：“小桥种蕉差可喜，风声雨声恍相似。枯荷乱喧何足比，寒芦萧瑟难入耳。今年无雨蛰龙死，墙东卓然翠且美。何当挽河呼壮士，倒卷潇湘半江水。浪花洒空润千里，早麦晚禾拔地起。老人之意定在是，小诗数言得其旨。” 郭柏苍《上巳日集漾月池外孙女陈闰瑜王珪如负病，诗以促之》诗：“年年上冢过桑溪，上巳重观上巳题。（予有桑溪上巳题刻。）霜雪盈巾艰衅浴，池塘在屋易扶藜。参差燕羽桥三面，睨睨莺声柳一隄。正是汝曹行乐处，传杯那惜醉如泥。”

追昔亭

在闽山光禄吟台西。光绪八年，邑人郭柏苍建，祀宋光禄卿知州事程师孟，录刻《八闽通志》三节于木柱之背。《八闽通志》：“闽山在府治西南隅，自宋时铲削已尽，惟余巨石岿然，有大篆“闽山”二字刻于石北，（苍按：应作石东。）熙宁间程师孟尝游于此，寺僧为刻“光禄吟台”四字于石之西，（应作北。）师孟诗：‘永日清阴喜独来，野僧题石作吟台。’今为居人所有。” 又：程师孟，字公辟，吴人，熙宁初知州事，先是郡守章岷奏修筑子城，郡人皆以为费多役广，恐不可成，师孟至，谓转运使曰：“第得钱二千万，半载可就。” 乃拓旧基西南隅修筑，浚隍为桥，半载讫工，一时治行为东南最。师孟累领剧镇，为政简而严，发隐摘伏如神，所部萧然，历洪、福、广、越，民皆为立生祠。又《宋史本传》谓其在福尝建学舍，考之旧志，盖郡人韩昌国等白师孟出已钱以建。 郭柏苍《追昔亭》诗：“读遍名山石上文，（鼓山、石山、宿猿洞、于山任放飞升台皆有程公题石，升山公辟及刘蒙伯数石刻，新旧《通志》、《郡志》皆未收入，附记于此。）吟台清兴更凌云。万株手植无人忆，我独瓣香忆使君。”

小洞天

在弥陀寺“仙休”顶，凿巨石为之，曲径盘纡，傍多梧竹。以下年代无考。

避俗岩

在小洞天左，圆通庵右。篆书镌“避俗岩”见《石刻》。三字，道光间为郡人邓氏别业。国朝徐知非《避俗岩落成》记：“客有处深山绝涧，避俗其中，其静若僧，其动若鱼，十年而得尘外之谤，告余曰：异哉，余何心于世，世何心于余。□□□□□曰：‘否否，子处深山绝涧，朝夕著书，不名而名至，□□□□□古无无谤而得名者，谤乃名之兆也。’昔柳子厚云：‘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子若希夷，岩壑无□□之气，警□之声，邑犬得而吠之乎。’陆务观云：‘俗仔议文章，子若顽然耕耨与老农人，此目不事篇简，没世无所表见，俗仔得而议之乎。夫谤之来若影响，□□□□子以文字招之，吾为子庆，奚怏怏为。’客□□□后十年，得乌石避俗岩□□落成。’（告余曰：‘谤□矣，见怪不怪矣。□吾留其可议者，使后人议之，何如。□□□于此地乎。’余曰：‘善’，□□石。”

舒啸岩

在弥陀寺红雨山房侧，隶书镌“舒啸岩”见《石刻》。三字。国朝谢宗申访郭兼秋不遇，题《舒啸岩》诗：“满架琴书古佛前，数声鸡犬夕阳天。主人不解耽幽趣，闲却山门一带烟。”郭柏苍《舒啸岩》诗：“怀抱久不展，深思鸾鹤群。偶来发清啸，余音和白云。”

双松梦

在石天旁。相传有古松二株，交枝如梦，今枯。

《乌石山志》卷之一终 于麓古天开图画楼，开镌匠吴大擗
《乌石山志》卷之二

古 迹

周秦之时，是山无考。自汉九仙射乌、梁王霸坐石以后，灵境日辟。迨李唐来，贤人、逸士、释子、羽流托迹于此者，代不绝矣。今虽访求，故址半没在闾巷榛莽中。而按图臆举，犹足动凭眺之幽情焉，志《古迹》。

射乌山

见《神解记》三十六奇一。一名九日山，相传汉何氏九仙详《仙释》。九日登高，引弓落乌于此，故名。

道士井

三十六奇之一。在天王岭下。晋时林氏入闽，有华阳道士谓之曰：“可凿井南山下，遇磐石则止。”林如言，果得磐石，白豕跃出，泉亦随涌。《八闽通志》：“井在县前，出作入”。

仙井

见《神解记》三十六奇之一。一名“任公井”，在山之巔。梁西峰仙人任放详《仙释》。炼丹于此，凿井得泉，故名。今遗其处。

霸石

三十六奇之一。在尼帽石左，高丈余，广倍之。梁仙人王霸详《仙释》。坐此，因名。旁楷书镌“霸石”见《石刻》二字。

华严岩

见《神解记》三十六奇之一。在山之阳。一石耸立，长可三丈许。唐嗣圣十八年，有僧持《华严经》于此，一夕雷雨大作，劈石为巨室，僧遂宴坐其间。国朝徐家恒《华严岩》诗：“峭壁立山隈，一朝分霹雳。老僧诵经处，千古留遗迹。想见鹤飞时，麓前闻卓锡。”郑洛英和：“小钻锐如锥，云得自霹雳。如何劈巨岩，留此云雷迹。不称霹雳岩，华岩谁尔锡。”

盘陀塔

见《神解记》。府志：“山有古砖塔，一日塔门忽裂，有一真身。”郡人陈公云为儿时见石桥上有盘陀和尚真身。塔记末云。大足元年建于此，塔久圯。

石像

在南涧寺。唐天宝八载五月六日，骤雨雷震，须臾晴霁，石心涌出佛像三十二相。贞元间，欧阳詹为之记。唐欧阳詹《福州南涧寺上方石像记》：“万物阗阗，各由袭，无袭无，而忽以然，苟非妖怪，实为珍庆。斯石像者，其珍庆欤，始孕灵韞质，兆朕未见，则峨峨巨石，岩峭山立，镇郡城之前阜，压莲宫之上界，海若鞭而莫动，天时泐而终固。皇唐天宝八年五月六日清昼，忽腾云旁涌，骤雨来集，惊飙环骇，轩訇杳冥，雄雄者雷，割然中震，迸火喷野，大声殷空，岑岭踉跄，潭洞簸荡。须臾，风雨散，云雷收，项劈轮困，斩然中辟，南委地以秭落，北干霄而碣树，不上不下，不西不东，亭亭厥心，隐出真像三十二相，具八十种好备，列侍环卫，品觉有序，庄严供养，文物咸秩，端然慈面，俨矣仪形，似倚雪山而授法，如开月殿以趺坐，异矣哉。不曰博闻乎，未聆于既往，不曰多智乎，罔测其所来，且物之坚，莫坚于石，况高厚广衰，又群石之杰，一朝瓜剖，中有雕琢。其为造石之初，致有相以外封乎，其为有石之后入无间以内攻乎。噫，不可以人事征，请试以神化。察巍巍，释氏发挥道精，其身既倾，其神不生，等二仪以通变，齐四大而有力。教于

时有所頽靡，人于教有所忸怩则。为不可思议，以煦以吹，故示此无迹之迹，难然之然，俾知我石，存我之门，经曰千百亿化身，盖随感而应，兹身者则。百亿之一焉。昔诸佛报见，皆托于有命，有命则有生，有生则有灭，曷若因其不朽之物，凭乎不动之基，形既长存，法亦随是。与夫为童男而出世，假长者以来化，元元之徼，则虽一永永之利则不侔，可以礼足而悔罪，寄影以安乐。予则求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从释子之后，故于巉巉之余，仞聊书其所由来。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记。”

般若台

见《神解记》三十六奇之一。在华严岩侧。昔有沙门持《般若经》于此不释手，因名。唐大历七年，李贡造台，李阳冰篆记见《神解记》，见《石刻》。镌岩上。后台废，即其地营“金粟庵”，亦旋废。国朝黄任《李阳冰般若台篆字歌》：“海山夜黑风雨吼，鲸吞鳌掷蛟螭走。快剑斫断生擎擎，挂上神峰字如斗。陈仓石鼓多差讹，岫嶙磨岩难晰剖。史颉销沉史籀死，六国破体纷刍狗。上蔡丞相变简易，峯山之罟小蝌蚪。永元诸儒竞祖述，说文独推许祭酒。后来歇绝六百年，纷纷作者谁其偶。有唐大历李少监，千秋擅名挂人口。斯翁之后直小生，此言不恠亦不苟。君家侍郎三坟记，片石人间重鼎卣。外此落落难购求，传者十遗其八九。我邦薛老峰头石，虬龙二十四缠纠。围以径尺深径寸，量度不实见者狃。骨屈肉强无折波，长戈短刃屹相受。玉筋双垂折钗脚，金鼎半沉露铁钮。何年飘忽巉高青，牛鬼蛇神脱跟肘。天教斑驳南山阿，不作敦盘狎座右。我来揆眼苦画肚，翻恨摩挲不及手。敲火砺角敢向迳，鬼物呵之野孤守。华岩勒以增宝光，香台销歇亦何有。山川终护虫鱼文，雨淋日炙不得朽。文字千年面壁青，此是西来无量寿。”陈寿祺《李阳冰般若台篆歌》：“海邦文献肇永嘉，嬴刘金石遗荒遐。石室仙书既茫昧，魁崎古籀空尘沙。贞元石塔下邳墓，寥寥唐迹初萌芽。焉知华岩几千仞，天半风雨腾龙蛇。此山作镇越城键，李贡造台少温篆。古人作事垂万龄，字大如样挂危巘。架梯百丈苦难攀，神物搗呵敲砺免。钗头鼎足力万夫，至今玉筋留型典。忽思薛老彼何人，敢持瓦釜邻胡槌。风雷黑夜倒鑱峰，无乃山灵谪违舛。吾闻李监究许书，欲镌六经刊鲁鱼。丞相中郎丈人行。丰丰束束讥犹疏。城隍谦卦三坟记，妙迹翻摹开凿异。世人不见金滕图，熟辨差讹参俗字。岂如兹刻真雄奇，华嵩岌岌龙泉披。惜哉天下宝四绝，配此惟有轩辕祠。君家家世传文学，杞梓碧璇皆卓荦。仓颉后身更不疑，延陵遗法应从朔。曾稽书谱冠宣和，诂屑隶徒斗程邈。上天何止瑞唐家，但与平原擅连珏。可怜冰去后千年，谁使元舆归掌握。治南天未丧斯文，留重名山匹乔岳。”

净光塔

俗呼“石塔”，在南涧寺东。唐贞元十五年，德宗诞节，观察使柳冕字敬叔，河东人。以石建，赐名“贞元无垢净光塔。”庾承宣记之。五代晋天福六年，伪闽永隆三年。王延曦重建，名“崇妙保圣坚牢塔”，林同颖记之。第一层中为南无金轮王佛，第二层中为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第三层中为南无无量寿佛，第四层中为南无多宝佛，第五层中为南无药师琉璃光佛，第六层中为南无龙自在王佛，第七层中为南无释迦牟尼佛，七层俱有石刻。见《石刻》。道光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大风，塔石飞坠，近更倾圮。唐庾承宣《无垢净光塔铭并序》：“昔如来以善恶习无所劝，为之说因果，修因果者无所从，为之存像，教像教设而功德爰立，因果著而报应彰明。至于聚沙，亦获多福。矧由旬纵，广之高大，其功德曷可思量哉，惟唐贞元己卯岁孟夏四月旬有九日，圣君降诞之辰也。煌煌乎普天之大庆，率土之盛事，穷祥绝瑞，略而不谈，人神幽赞，品类欢乐，迩自京邑，达于海隅，各献珍宝，以贺昌运。先是观察使柳公、监军使鱼公相与言，曰：“闻夫西方之圣者，□崇福之本，至仁之教，故报君莫大于崇福，崇福莫大于树善，树善莫大于佛教。教之本，其在浮图欤。伏以今皇帝道迈往初，泽渐无垠，天下之人登寿域、乐太平者，二十有一年于兹矣。含气之类尚犹知感，矧臣子之心当于兹辰焉。于是会释徒、谋建置，作为浮图，以塔名之。夫塔者，上参诸天，下镇三界，影之所荫，如日月之照，破昏为明。铃之所响，如金石之奏，闻声生善。如是诸福，尽归今上。谋之既臧，相顾踊跃，愿力□果，事无不谐，斋心至诚，三卜皆吉。相地面势，依山冯高，揆胜概于南方，跨上游于福地。食王禄者，乐于擅施；荷帝力者，悦而献工。役无告劳，功用斯毕。皇帝嘉焉，御札题额锡名，贞元无垢净光之塔，屹然峻然，高立云外，露盘而星象可接，金榜而鸾凤交驰，从何处生？如踊诸地，比金刚而难坏。与劫石而齐坚，取舍利以置其中，□本□以表其外，俾夫观览者名号斯识，瞻礼者利益居多。异夫！经营之初，垦凿之始，周其基址，下现盘石，五色□□□□□意将灵祇，先有所待，盘石之上又生异表，莹澈冰净，淋漓玉颜，如物之牙，粲然攒植，讯诸博识，得未曾有，非□□孝之感，动神只之协赞，则何以有斯灵异乎？况河东公以仁德镇抚海隅安，鱼公以忠贞□□□□师□辑睦，二臣协心，一方康宁，建彼崇塔，赫然丕绩，上以资大君无疆之福，下以遂苍生□□□□□□□□亦至矣。盖刊诸贞石，以示于将来。小子备从事之末，奉铭叙之命，岂知竺乾之道，空为□□□□□□□□□□铭：瞻彼灵塔，巍巍崇崇，疑自地踊，若将天通，作镇海隅，高揆闽中，影护下界，形仪太空，金盘纳景，□□□□□□□□赞兹盛功，侯其建之，臣子之忠，□□福之，圣寿无穷。”后晋林同颖《崇妙保圣坚牢塔记》：“夫古之塔者，儿童聚沙授记，闻诸金仙子，鬼神碎宝成功，归

彼铁轮王。今之塔也，非宝非沙，弥坚弥大，凿鞭来之巨石，状涌出之浮图。是故人但有心，物亦无体，心以不贪为戒，宝即同沙；体以不磷为名，石还胜宝。我当今睿明文广武圣光德隆道大孝皇帝君临域内，佛在王中，虽日总万机，且躬行十善，尝曰：植福靡因乎地，赋命弗自乎天。犹吾基构之宜承，亦我梯梁之夙设。而今而后，念兹在兹。永隆三年，岁次辛丑冬十一月，上视朔之暇，顾谓，南面城中，西来山左，林繁檐卜，熏满国以馨香，草偃苾匹，占度年之苍翠。可安之宰堵，镇此高岗。是月八日峻址环开，贞姿片合，层一至九，样独无双，暨□年□月，良工告成。凡一十六门七十二角，并随层隐出诸佛形像，共六十二躯。繇是影笼千室，犹趋润础之隅；势入重霄，已戴补天之色，壮矣哉。寿岳因之永固，他山为之一空。设使王曰：毗沙擎应不动，台称垒土，比则非牢，作之者莫与争功，目之者自然生善。臣叨承出綍，俾属受辛。瞻八面之贞明，相高圣德；举一隅之磨琢，略类微才。将何确论，宏规虚忝。坚令善志，却于文罢，特地魂惊。盖不容揖让洪儒，雕镌翠琰，唯深幸矣，敢直言之。”

明林恕《登石塔》诗：“晴霄高耸笔锋铍，海月江烟挂碧檐。地控诸天连北极，窗虚八面敞云帘。瑶池日照金莲净，碣石春摇竹笋尖。欲借乌山磨作砚，兴来书破彩霞缣。”

洪士英《登石塔》诗：“寺废塔犹存，经年不启门。邻梯闲借上，石磴始能扪。鸡犬烟中市，桑麻雨外村。残碑虽剥蚀，仿佛辨贞元。”

曹学佺《石塔点灯》诗：“浮图初建自贞元，埋没人间废址存。石室尚镌朱仲晦，碑文曾读庾承宣。百枝灯火悬空界，四顾河山绕郭门。漫属老僧勤课诵，向来兴复若谁论。”

国朝龚景瀚《观伪闽石塔碑刻》诗：“光州铁骑如豕突，节度开门领闽越。凭依山海虎一隅，左右泉漳兔三窟。钩鹏嗣位稍凌夷，纪纲毁裂自延曦。拜官乃勒皇后贡，报怨犹裂王倓尸。七层叠起嵯峨石，大小君臣纪勋绩。五州民力曾几何，括尽膏脂作功德。狗尾羊头无处著，鱼游釜中燕巢幕。小男爱女保平安，自谓千年永欢乐。岂知咫尺生风波，佛力不奈朱连何。夫妻子母骈首死，富贵瞥若浮云过。骑马来时骑马去，对此茫茫感今古。小西湖上水晶宫，芙蓉岭下胭脂上。”

又《考伪闽永隆石塔碑记》诗：“咫尺人心悔已迟，鸟飞绕树竟无枝。九原长痛宣陵誓，千载犹传石塔碑。当日堂廉如厝火，盈庭傀儡尽牵丝。空怜强谏陈光逸，不向烟波学子皮。”

观稼亭

见《神解记》。唐贞元中，观察使阎济美出守是郡。陛辞之日，德宗谕以农事，且言南方山水之富。济美到官，首创是亭，以茂帝宠。久废。《八闽通志》：“观稼亭在乌石山之东。”

宿猿洞

见《神解记》三十六奇之一。在山之阳，宋大筑城，详《山总》。隔在城外，其地怪石森耸，藤萝幽翳，昔有隐者洞名见元和碑中，隐者似在唐以前。畜一猿于洞，故名。宋宝元中，屯田郎中湛俞详《人物》。五十弃官隐此，三召不起。熙宁中运使张徽字伯常、知州事程师孟时往访之。师孟篆书“宿猿洞”三字，并所倡和诸诗勒之石上。俱见《石刻》。仲谟复于洞之前后辟二十五景，自著二十五咏。洞前旧有荔枝名树洞中红，久萎。明谢肇淛《游宿猿洞记》：“出宁越门，西折不里许，小阜半截城中，巨石昂然虎顾，俗所谓豹头山也。其地在仁王寺之趾，有洞焉。《三山志》称其怪石森耸，藤萝幽翳，昔隐者畜一猿其中，故名宿猿洞云。宋熙宁中湛郎中仲谟辞官归隐于此，有二十五咏。罗源林迥诗所谓，‘荔枝影里安吟榻，菡萏香中系钓舟’者是也。是时郡守程公辟、运使张伯常等重其高尚，往还无间，赓和诸什，勒之石上。石三面俱有题刻，南面篆“宿猿洞”三大字及‘会宿’四绝句。西面刻‘公辟赠湛’一绝句及‘正旦酬倡’三律，而末者姓名与诗半刊不可辨。北面刻‘钱仲谟’及‘功德院’二绝句，皆程笔也，字势飞动，刻手精工，先辈文采风流，宛然如见。自熙宁至今不五百载，而洞壑形胜，零落殆尽，乃今养高泚瀚之场，鞠为荒丘丛冢之所，沧桑变易亦可伤也。余以壬子正月四日，拉徐兴公、陈永奉、吴元化及季弟肇潼道髑髅棹榔间，摩挲藤藓，踞坐竟日，吊地下之高踪，悲胜事之不复，盖流赏之欢少而陈迹之感多矣。时永奉具饬，至酒不成御，乃入城之仁王寺共酌久之，日晏出门、望郭外危石隆然，犹为之扼腕短气也。”宋程师孟《会宿宿猿洞》诗见《石刻》。张徽和，见《石刻》。张徽《宿猿洞》诗，见《石刻》。程师孟和，见《石刻》。程师孟《书湛仲谟宿猿洞》诗见《石刻》。程师孟《正旦会宿猿洞》诗，见《石刻》。张徽和，见《石刻》。沈绅和，见《石刻》。程师孟《宿猿洞钱仲谟》诗，见《石刻》。张徽《书湛仲谟宿猿洞》诗，见《石刻》。程师孟《书仲谟先莹功德院》诗，见《石刻》。陈襄《和程大卿题仲谟先莹功德院》诗：“闻说山元是旧山，衣冠家此百年间。自嗟应有同来祖，两处松楸得往还。”又《和程公辟游宿猿洞》诗：“几年营此草堂栖，旋饰名园百卉齐。曾学子真耕谷口，今容摩什老山西。龙台日午千峰出，雁塔云生一径迷。知有岭猿犹在否，使君高卧莫教啼。老来归鞅海边村，犹喜诸亲聚里门。汉守朱幡临祖帐，韩侯清酒满离樽。猿惊出洞时三啸，梅送行人早一番。此去蓬莱峰顶月，梦魂应到荔枝园。”林迥《宿猿洞》诗：“几年形胜晦南州，一旦声名蔼湛侯，夜色进来三岛月，水光分破五湖秋。荔支影里安吟榻，菡萏香中系钓舟。金印解还天子后，诏书重起不回头。”明周元《赋得宿猿洞》诗：“怪石如云起天上，枯藤蟠根垂百丈。萝阿苔滑鸟不栖，索漠寒猿卧相向。两两三三往复还，衔花映水皆奇状。清

秋倒树风涧号，初日排云雪崖壮。醉客应为巫峡吟，行人厌作巴山望。洞里愁声谁忍闻，别时对此堪惆怅。” 高澂《九日宿猿洞》诗：“城上乌山祠殿荒，洞门松石郁相望。极知胜地销忧得，未结真缘卧病妨。猜客短舄何事去，经秋野菊不辞香。风烟独立酬佳节，北望苍茫意转长。” 陈勋《宿猿洞》诗：“言寻宿猿洞，洞古白云迷。谷口传秋籁，如闻天上啼。” 徐燧《宿猿洞》诗：“岷山奇境饶，古洞藏幽谷。云深不可寻，但借元猿宿。” 徐《寻宿猿洞》：“怪石高于雉堞齐，昔人曾此卜幽栖。白杨满地髑髅出，苍藓上崖名姓迷。夜雨徒闻山鬼哭，秋风不见野猿啼。荔枝树死洞门塞，行到此中生惨悽。” 谢肇淛《宿猿洞》诗：“城南怪石高虎踞，春草累累长新墓。薜萝无主洞门扃，曾是先朝宿猿处。湛侯当日拂衣归，卜筑喜就城南陲。菡萏春风垂钓处，荔枝寒影对僧时。千旌动枉刺史驾，苔壁尽勒词人诗。苍苔满目空延眺，荒骨游鳞夜相照。一片孤城有乌啼，千年古洞无猿啸。我来剔藓辨遗文，正值春初山吐云。风流文采知何处，白杨萧萧那忍闻。” 国朝徐家恒《宿猿洞》诗：“摄屐穿乱松，午枝犹滴露。一径蹄迹繁，往来惟狡兔。安知猿归时，洞口迷风雨。” 郑洛英和：“何年老僧猿，听经坐清露。僧去猿希来，松根走狐兔。偶闻松间声，啸落千峰雨。” 叶观国《宿猿洞》诗：“洞里青猿去不回，荔枝空向野园开。钓舟吟榻风流地，付与平人筑夜台。” 黄汉章《寻宿猿洞》诗：“南城峽起界乌石，截断名山如斧劈。不知古洞有宿猿，谁记湛侯旧胜迹。湛侯湛侯志逍遥，弃官不仕熙宁朝。三岛月明待避迹，五湖水满飞归橈。入山不必入深邃，怪石森罗荔丹翠。湛侯绝俗闭洞门，日高峰顶同猿睡。吁嗟及今五百年，昔之陵谷皆不然。悬崖曲磴埋芳草，断碑残碣犁为田。天阴但闻山鬼哭，池枯不见寒鸦浴。萧萧松柏日西斜，不知寒猿何处宿。道旁丛冢何累累，髑髅裊裊生悲哀，呜呼，古人已去今人来，谁能复古辟草莱。落红寂寂啼山鹧，欷歔独上邻霄台。” 刘家谋《同肖岩筠川弟游宿猿洞》诗：“饭余出南郭，暑雨飞微濛。兴来不自止，矧复游侣同。逶迤望层麓，宛在苍烟中。路回稍不见，旋已跻其峰。垂藤抱危石，重叠寒翠封。却循绝壁下，忽睹棧扉通。湛侯栖隐处，荔子无余红。寂寂猿啸声，长松鸣半空。林峦信奇绝，坐对消尘胸。尚恨隔江山，盲漫云气蒙。沾濡更为患，未许还停踪。回身谢灵窟，幽趣何时穷。” 郭柏蔚《宿猿洞》句：“垄草迷乌柏，松声在翠微。” 郭柏苍《宿猿洞》诗：“裊裊侵杖屨，游踪自昔稀。乔松存古庙，野水没苔矶。月白猿声断，山荒鬼火微。世人殷进取，那肯老岩扉。” 无名氏《宿猿洞》诗：“芒鞋踏遍豹头山，不见当年仲子还。猿鸟已非夜月冷，留将野鹤守松关。”

放鹤亭

见《神解记》。在东峰岩侧。唐大中初，刺史崔干创亭，初名“四向”，后因携青田鹤于此，忽冲天而去，改名放鹤亭。久废。

崔公井

见《神解记》三十六奇之一。在尊胜真堂。唐观察使崔干赏其甘美，故名。

尊胜真堂

见《神解记》三十六奇之一。像祀唐知州崔干、孟彪，“崔公井”见上。在焉。

神光塔

在南涧寺南故报恩院。唐大中十一年，观察使杨发字至之，冯翊人，入府志《名宦传》。命僧鉴空造塔七层。咸通九年，敕号神光塔。乾符五年，黄巢入闽，毁。梁开平中，闽王审知复建。明季毁。唐周朴《神光寺塔》诗：“良匠用材为塔了，神光寺更得高名。风云会处千寻出，日月中时八面明。海水旋流倭国野，天文方戴福州城。相轮顶上望浮世，尘里人心应总平。”明陈亮《登神光寺塔》诗：“宝塔层层见，天灯面面红。玉毫光不夜，火树迥当空。七级高标壮，千门属望同。朱栏清映月，金铎远鸣风。弛禁逢元夕，焚修溢梵宫。游观多士庶，登陟有文雄。共喜超同品，应知仰六通。迷津如可照，于此息微躬。”徐燧《登神光寺塔》诗：“良夜高台露气清，遥空灵籁送秋声。桂枝先自林中满，莲炬还从镜里生。隐隐七层标舍利，双双八宝放光明。龙膏烛与蟾蜍影，同向人天照化城。”

社稷坛

三十六奇之一。在南涧寺东，旧在城西南七里，唐大中十年，观察使杨发迁于此，命摄巡官濮阳宁为记，以防改易。伪闽时以其地为佛祠，迁邻霄台之西。宋元祐六年，左朝散大夫柯述字仲常，南安人，元祐、元符中两知福州，入府志《名宦传》。广而新之，勒铭坛后。元初，迁法海寺北，地遂废唐濮阳宁《迁新社》记：“大中十年夏六月，公命迁社于州坤，凡筑四坛。坛社稷，其广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坛风师，其广丈有五尺，其高尺有五寸。坛雨师，广丈而高尺。自初献迄终献专一室，有厦横附，二室，皆南向，备牺牲，西乡三楹凡二室，龟砖脊道凡十有三条，其萦折则三百九十有七尺，缭垣凡百堵，其高逾寻。苞巨榕凡二十本，南北行，延崇薨展阶，揭双扉以东向，具扃钥焉。其外，比东辟二室有厦，其南立双表，及建功，以十七日戊子起，冬十一月庚子毕。谨按：闽故坛坵，南邪西隙，蛙蟹污踳，负蒲苇之豪，家禽野牧，触践无禁，至祈报时，率戒闽候官责办，輿胥譁庀权事，其晴也，虽重荣不免于濡焉；其雨也，必撑篷以护。渎神劳人，未尝有寤者。元

侯关西公既莅闽，其春由郡仪即社，喟然顾曰：“吾曩理苏，厥坛惟更，仍岁穰穰，苏人宜之。今闽饶讹，期将丕革，首在兹乎。”由是择谨事者，行故坛西，躬取其地，受之节饩，严帑非隐者除，鳩工以插畚，断材以陶坏，肩有欢讴，杵无怨筑。故擘钱垂十万，不徭一丁，不敛一户，而爽洁开拓，四坛镂焉。夫迁社于州坤，右位也，不书稷风雨，尊社也。礼称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而厉山氏之农，弃緇隆焉。共工氏之后土，勾龙兼飨焉。风秩雨班，光昭旧典，盖先圣王尊以示本，均以行政，未之改也。惟我元侯，敬恭乎上，抚临于下，戢苛荆慢，显晦咸宁，繁条阴森，如肃其飨、自然克灵克序，德致元侯而施于一方也。是月，牙将翁行全牒其绩，归成于公。公曰：“坛迹浮屠，祠争出眉睫，吾患将来有醉浮屠。或易于迁徙焉。苟非镌琢，则本末无所彰，遂以记征百僚宁，宁不得辞，且拜命之辱，谨用二十九日戊辰献记云。”宋柯述《社稷坛序并铭》见《石刻》。

薛老峰

见《神解记》三十六奇之一。旧为向阳峰。唐咸通中，侯官令薛逢详《人物》。尝与神光寺僧灵观游此，创亭其侧，人书“薛老峰”见《石刻》。三字镌石。府志云：“伪闽癸卯岁，一夕风雨，闻山上数千人喧噪，旦则三字侧立。其年闽亡。”无名氏《寻薛老峰记》：“志云，向阳峰旧附，薛老峰，今折焉，谓之向阳，其为西南之峰明矣。朱豹寻薛老峰诗，扞萝直上第三盘，薛老之为西南高峰又明矣。西南之峰，香炉最高峰，二石形分神合，折而为二，理或然欤。但旧志云：‘伪闽癸卯岁，一夕风雨，闻山上数千人喧噪，旦则三字侧立。’香炉峰下广上锐，非侧立也。或曰，宋王逵《薛老峰》诗在观音岩，其迹于观音岩欤？或曰明薛梦雷《寻薛老峰》诗在天秀岩，其迹于天秀岩欤？俗又有以薛老庄为薛老峰名者，此皆不足据。以意度之，非为居民所凿，即磨于假弁之手。余俯仰荒烟蔓草间，经岁不得遇，叹息曰：薛老未入闽，吾勿为古人所诳。遂下山，遗墨石上，以告来者。”唐周朴《薛老峰》诗：“薛老峰头三个字，须知此与石齐生。直教截断苍苔色，浮世人侪眼始明。”宋王逵《薛老峰》诗见《石刻》。明朱豹《登薛老峰》诗：“竹杖青鞋寻薛老，扞萝直上第三盘。云中长啸谢安石，松下狂歌陆务观。独鹤飞鸣霞结绮，千峰回合树成团。高标羨尔尘凡外，洒洒清风入表寒。”薛梦雷《寻薛老峰》诗见《石刻》。国朝徐家恒《薛老峰》诗：“微云起半峰，疏雨洒山脚，片石篆字奇，时窥千载鹤。坐久竟忘归，此间殊不恶。”郑洛英和：“一夕字倒书，寒风吹雨脚。珠玉走中原，华表归旧鹤。尚有趯走 憲痕，盘结蛟螭恶。”

慈氏阁

见《神解记》。唐巡官钟杲或作钟泉，后弃官出家，以身喂虎。建，久废。

笺香台

唐巡官钟杲建，久废。

击壤亭

唐巡官钟杲建，久废。

芙蓉洞

唐巡官钟杲凿，久没。相传在山麓白水井后，中有石刻，今入民居。

天王岭

即“天王崎”。闽王称南涧护国天王，时名岭下。西行上山径曰“花封别径”。

五台山

见《神解记》。王审知始创“文殊台”，并东中南北四台，名曰“五台山”。

王氏像设

见《神解记》。府志：“唐景福二年，王氏开国，至乾宁四年，大建院宇，设像铸以资福田。又“铜像”，王氏用铜六万斤黄金三百两铸弥勒佛像，方三丈六尺，今俱不见。”

天王崎巷

在宫贤坊。《八闽通志》：“天王崎巷，直街之南，抵怀德坊，即今花封别径。”

百道阶

见《神解记》。在薛老峰西。五代闽王鳞筑。每岁中元，郡人盛游于此。宋时，上建“百丈小楼”。宋郡守王逵《中元宴百丈小楼》诗：“薛老峰前更近西，小楼高阁与云齐。中元酒熟中元节，归去从他醉似泥。”

石塔

在神光塔旁。五代时王延曦造，久毁。

金蟒穴

三十六奇之一。在宿猿洞东。后唐天成间，大石穴中有巨蟒，鳞甲如黄金，蟠屈六七丈。王氏运土塞之，建大殿以奉佛，即今“葫芦城”。明陈勋《金蟒穴》诗：“巨蟒黄金鳞，人传此螭屈。何不去为龙，泥蟠岂神物。”陈衍《同村老寻金蟒穴》诗：“毒蛇岂可狎，年深毒性死。盘踞百丈宽，谷口气黄紫。清斋抱铅汞，变化脱肤理。有道事天公，待时作龙子。身经艰楚多，成龙宁委靡。行雨布休泽，不旱亦不水。詎令下民忧，每受上帝祉。我闻樵老言

，心惊欲往视。策杖探蛇穴，言者多失旨。昨夜吸山鹿，今朝吞邻豕。窜足万木倾，昂舌众壑徙。毒性尚如斯，轰雷醢其髓。方知龙与蛇，俗人轻比拟。”

放生池

三十六奇之一。在邻霄台东李石下，旁有泉脉，四时不涸。宋天禧、绍兴间每圣寿，郡守率缁流放生于此，俗传下与海通。郭柏蓂《放生池》诗：“香炉峰下洼，阴深岂可测。幽草注暗泉，水气腥且黑。传是宋室臣，放生作功德。祝鳌岩壑间，无乃太迫仄。大鱼不入江，感叹欲何极。小鱼泼泼游，未解造化力。纲罟到山巅，群生谁处匿。纵获老死徵，此事亦粉饰。寄语世间人，长生本难得。”

光禄吟台

在闽山。宋熙宁三年，知州事程师孟以光禄卿游于“法祥院”，见《寺观》寺僧为建光禄吟台，师孟篆书“光禄吟台”见《石刻》。四字镌于石上，又题诗曰：“永日清阴喜独来，野僧题石作吟台。无诗可比颜光禄，每忆登临却自回。”后人改名“光禄坊”。宋末法祥院地渐入民居，今之“道南祠”、“育婴堂”皆其旧址。按：法祥院地自后街英达铺至光禄坊、早题巷之廐埕里。宣和六年，僧了然所造大石盆得于英达铺破屋之土中，此一证也。陶舫左畔，每月明有韦驮影立墙下，此二证也。廐埕里相传为僧寺收晒之所，后人误为许玉史收晒之所，此三证也。元明以后吟台亦没于闾阖。《八闽通志》：“闽山在府治西南隅，其山自宋时铲削已尽，惟余巨石岿然，有大篆‘闽山’二字刻于石之东。熙宁间程师孟尝游于此，寺僧为刻‘光禄吟台’四字于石之北。”师孟诗：“永日清阴喜独来，野僧题石作吟台。”今为居人所有。按：吟台一巨石，横阔一丈八尺，右侧泐仆于壑者尚有四尺许，去‘光禄吟台’大篆三尺，有‘熙宁三年口知州事程’楷书十字，每字径五寸，‘知州事程’四字，字最完美，知字之上六字，虽久经剥削，字犹可辨。程字之下，仆于壑者，以尺寸计之尚应三字，必师孟书三字也。二石中断之处犹宛然吻合，惜掩入壑底，无从探索。《八闽通志》万历《府志》、《福建通志》皆作“熙宁间程师孟以光禄卿游法祥院寺，僧为镌‘光禄吟台’四字于石，”不敢决其年分、断为程笔者，乃未曾摩岩详绎之故。独《闽都记》作“熙宁三年，王应山又未见知州事程”等字，故知其为熙宁三年，不知其为公辟篆书。《榕阴新检》所云林员外伪刻十九字，官爵年分皆误者，乃在公辟大篆与此刻十字之间，兴公亦未见公辟楷书，且不知右石之仆于壑也。苍光绪七年入居闽山，去《乌石山志》之成已四十年，镇日审视知其原委，不可不辨。又按：“乌石山宿猿洞、冲天台、道山亭皆公辟篆书，各径二尺，笔法与光禄吟台四字相同。又宿猿洞，熙宁元年公辟题石楷书，其笔意亦与此十字一律，光禄吟台篆书与

此行行款楷书均为程笔无疑。明万历间属林郎中有台字南山，闽县人，嘉靖乙卯举人，能诗工画著有《南山集》。崇祯间为孙提学昌裔详《人物》。宅，子诸生学稼附《昌裔传》读书其中。国朝顺治戊子，地经兵燹，金提学镜入居之。康熙间镜流口外，仕闽藩流口外。宅属何提督傅。乾隆时居人杂遯，毁石伐树，亭台其间。明陈朝锭《登光禄吟台》诗：“薛老峰前返照深，名山高绝敞云岑。偶过光禄吟诗处，聊与高人说道心。花影满庭香气散，凉飈吹树月华新。王猷最有探奇癖，何日重邀过竹林。”陈衍《光禄吟台》诗：“城市出山骨，嵯峨花竹中。昔贤有遗迹，托趣乃相同。石色冷清翠，岚光湿晚空。持杯行采胜，月上半岩东。”徐延寿《九日集光禄吟台》诗：“选胜宜于近处攀，石崖藏在户庭间。茶声沸雪初生眼，枫叶含霜乍改颜。种树不余三尺地，下楼犹剩半帘山。义熙风景依稀似，送酒无人叩竹关。”国朝郭雍《何氏园林》诗：（何氏、即何傅。）“光禄旧吟台，烟消鸟迹开。浩歌思天末，急雨自东来。杨柳千丝断，葡萄半架摧。风流总尘迹，勿抱昔人哀。”路慎庄《重九后游光禄吟台》诗：“棘闱初罢试，重九又登山。秋雨江城外，孤云海若间。石高松自仰，鸟下径长闲。贤守清吟地，庸才愧独攀。”祁之鈺《陪小洲侍御李生春阑游光禄吟台》诗：“当年贤太守，公暇偶来游。废寺残碑少，吟台古篆留。宅因易主胜，石为傍池幽。（芸卿观察始购斯宅。）烟树团团外，沧江向海流。”石鼓僧凤超《同羽客吉永游光禄吟台》诗：“野僧不知诗，顽然解题石。风雨八百春，留此名贤迹。我来秋正高，江海浮天白。一筇指虚空，万籁归履舄。眼中无去来，石鼓在咫尺。”女子郭拾珠《己未游叶琴姐所居闽山光禄吟台》诗：“台前堪望海，屋里独藏山。老树曲承露，丛菁密掩关。雨多潭影净，苔古篆文斑。贤守高吟地，祇余夕鸟还。”江湜《光禄吟台》诗：“吾乡贤郡守，公暇日来游。愧我不得志，一身行九州。闽山向海去，江水在天流。尚有高人伴，犹深烟树愁。”羽人吉永《登光禄吟台》诗：“栽木筑城勤未休，清闲尚得日来游。微名乌足传千古，遗爱方能剩一丘。无数乱山烟树外，一钩纤月海天头。明朝试向台前望，始解新愁是旧愁。”郭柏苍《光禄吟台》诗：“使君下车先筑城，使君临去复栽树。公暇遗墨遍名山，闲情犹作登高赋。我在公后八百年，唐宋院宇沉云烟。台石铲凿亦过半，独有古篆仍苍然。闽都一记实可采，熙宁三年宛然在。好古无据漫流连，江山万古空相待。台前数石日摩挲，临风追想泣且歌。歌声未彻寒月落，终古人事归蹉跎。”又《光禄吟台》诗：“景物推迁未足凭，吟台又待我曹登。疏狂到老还多事，游眺今年渐未能。青眼不随杯酒耗，微名犹被俗人憎。乱离羁旅疏投赠，手订遗篇忆到僧（续修《乌石山志》采及方外）。”陈懋侯《登光禄吟台》诗：“闽山首受乌山脉，山气回旋结岩石。广开院宇僧何饒，火醋燔

燎石为赤。商贾那知丘壑奇，壁立当门坏玉尺。独有吟台神鬼呵，刀斧不伐前贤迹。巍然八百二十秋，敢与籀斯论点划。居人寥寥不闻名，阿翁今日有斯宅。良辰把酒及英媛，愧我舌强眼空白。梨花乱落柳絮飞，细雨微风埽游迹。百年来登者何人，大声疾呼动魂魄。” 陈建侯《人日游光禄吟台》诗：“结构爱与城市背，题诗终古无凡辈。山仍荒服冠七闽，台抱吟魂落闾闾。高人头白穷搜罗，眼中簇簇程笔多。诸书但载僧题石，泐石翻壑谁摩挲。笑我日追籀斯迹，未能下笔除白科。独坐台石领古意，山水文字相婆婆。七城烟景春更足，明朝载酒还经过。” 女子王珪如《游光禄吟台》诗：“由来磊落奇杰士，往往豪情寄山水。前人迹藉今人修，今人名附前人纪。一丘一壑本寻常，品题便作千秋美。闻道汾阳世胄家，清华直继亲仁里。林泉绕屋屋藏山，中有吟台峙旧址。光禄风流韵事多，南来五马穷岩阿。法祥院里曾游处，篆文勒石犹嵯峨。君不见钓龙台戏马台，英雄割据空崔嵬。又不见姑苏台铜雀台，薰销艳歇谁复来。片石摩挲长不朽，天公终与文人厚。”

霹雳岩

三十六奇之一。在清泠台左，楷书镌“霹雳岩”见《石刻》。三字。相传宋熙宁初，郡守程师孟笔也。岩下有老榕二株，垂须入地，拱立如门，近为大风所拔，一干无存。明林延玉《游霹雳岩》诗见《石刻》。 王文旭《霹雳岩待月》诗：“茗椀蔬盘访上方，聊从岩户借新凉。儒冠自照烟霞色，石壁犹含霹电光。琼海月明分岛屿，珠林风入奏笙簧。他时共著荷衣去，弱水蓬丘笑语长。” 国朝邱振芳《饮霹雳岩》诗：“岩劈自何代，年年度白云。几人曾选胜，有鸟自求群。跣足凌危观，呼杯到夕曛。山灵留一诺，丹鼎欲从君。” 郭柏苍《饮霹雳岩》诗：“东风吹愁入两目，有酒登山当万斛。少年濡迹遍湖湘，垂老归伴白云宿。故乡景物最离奇，百二峰峦向天簇。霹雳岩头一举杯，苍烟四散海门开。松花拂地苔色古，前朝遗墨今尘埃。尘埃瞬息催人老，到处夜台长青草。指点世事作浮沤，应恨买山归不早。君看岩头一树花，今日灿烂明如霞。朝风暮雨随泥沙，后生莫为头未白。不借西江作酒家。”

致养亭

在邻霄台西。宋元祐六年，左朝散大夫柯述建，久废。

三笑岩

在清尘岩旁。宋宣和间邑人郑昂字尚明，穆孙，政和五年进士，著有《春秋诸臣传》。与羽人试茶于此。

头陀岩

三十六奇之一。在南涧寺，宋时有安文头陀游南涧寺，于榛莽中得岩石，侧足以入，燕坐其中，有摩岩诗见《石刻》，互见普眼庵。

石 龟

见《神解记》。在山上。府志云：“父老恐其轻举，乃于左肋凿一窍”，今不见。

坐禅石

见《神解记》三十六奇之一。一名降睡石。在山之东，一峰耸出，峙于磐石，指触即动，故又称“指动石”。国朝徐家恒《坐禅石》诗：“耽幽喜谈禅，邀僧坐片石。微云滃欲上，落叶何岑寂。静趣妙中生，爱此日之夕。”郑洛英和：“山僧出定去，空岩留磐石。十八人打坐，严难始空寂。贝多迦陵声，话坠向秋夕。”

天台桥

见《神解记》三十六奇之一。一名“雀舌桥”。在东峰岩上，一石长可六七尺，广三尺余，如天台石桥状，故名。明陈勋《天台桥》诗：“天台在何许，石梁不可度。愿扶九节筇，去采三花树。”

金刚迹

见《神解记》三十六奇之一。在鸦浴池东，以石上有巨人迹，故名。旁楷书镌“金刚迹”见《石刻》。三字。旧创亭其上，今废。明陈勋《金刚迹》诗：“至人无所往，安得有遗迹。真幻竟谁论，莓苔闭幽石。”

鸦浴池

见《神解记》三十六奇之一。在邻霄台东。古记云：“雷震石坛，成巨穴丈余，不知泉脉所出。”磴上破裂如阔斧，深仅尺余，苍在乌石。往往将积水酌干，次早渐涌，一二日即半注矣。遇雨则盈而难涸，乃山气上泄、雾露下注所致。夕阳萧疏，群鸦乱浴于此。旁楷书镌“鸦浴池”见《石刻》。三字。宋李弥逊《饮鸦浴池》诗：“老怀不知春，但爱远峰碧。乘高恣遐观，未快双目击。稍为松根坐，遂与参井逼。女娲补天余，坠此百炼石。摩挲苍藓痕，上有鸦浴迹。引觞起自斟，盞面不容滴。举头挽飞云，颇觉天半窄。追随二三子，顾我独衰白。向来舞雩春，胜践同今昔。偶忘千岁忧，共此一笑适。”元萨都刺《鸦浴池》诗：“天池霹雳斧斤余，天风万劫吹不枯。白云石面化青雨，落日海眼翻赤乌。银河灵鹊夜渡影，月窟老兔时濡须。太平海上锦袍客，跨鹤来看浴凤雏。”明许天锡《春日偕谢邦实、邵仁溥游乌石山浮觞鸦浴池》诗：“好春无胜游，烟景难再续。眷我同心人，游衍绍芳躅。南寻乌石奇，萝径穷委曲。攀跻初阳峰，悠然豁遐瞩。千山收雨云，四泽涨春绿。天地净空明，乌兔互出没。落花轻且闲，点点浮红玉。流莺纵娇音，细草展繁縟。连袂俯天光，洗觞泛醺醑。四事偶相宜，一醉万分足。昔人哀须臾，夜游秉长烛。此意谁则知，啸歌山水绿。”陈勋《鸦浴池》诗：“石池镇长在，群鸦自来去

。欲问昔游人，苍茫但烟树。” 国朝孟超然《鸦浴池》诗：“百丈崖前片石悬，浴鸦池上水溅溅。不须陆羽茶经记，也算人间第一泉。”

薛老亭

不知其处。宋熙初知州事曾巩《饮薛老亭晚归》诗曰：“终日行山不出城，城中山势与云平。万家市井鱼盐合，千里川原彩错明。座上潮风醒酒力，晚来岩雾盖钟声。归时休得燃官烛，在处林灯夹道迎。”宋时七塔万枝灯，故云林灯。所云“终日行山不出城”，则亭之在乌石，明矣。因薛老而创亭，亭当近薛老峰。按：山上之薛老庄在双峰梦下天秀岩之左。明万历间福清薛梦雷有山居之暇，寻倒书《薛老峰感赋》诗，诗曰：“居人何处寻遗墨，薛老当年此寄踪。” 又福清叶向高《薛老庄》诗：“峰传薛老人何在，尊入平泉酒不空。” 又闽县林材，有集薛老庄诗，俱见《石刻》。据此则薛老亭亦当在天秀岩左。旧志记薛老峰云：“侯官令薛逢与神光寺僧灵观游此，创亭。曾巩去唐末未远，或即薛老所建之亭。”

谢公浴堂

见《神解记》三十六奇之一。所云谢公不知何代。旧志云：“凿井引泉为之。” 今遗其址。

高僧行道处

见《神解记》。今遗其处。旧志相传有僧创一砖室于西峰，白日宴坐，清宵经行，一日端坐而逝。是夕，人闻爆裂之声，诘旦见一石塞行道处。

迦毗罗神

见《神解记》。释氏护法之神，久废。

石观音

见《神解记》。僧广惠于尊胜真堂后得异石琢成，今不见。

涅槃佛

见《神解记》。卧佛也，久废。

蟠桃坞

三十六奇之一。在山之阴，楷书镌“蟠桃坞”见《石刻》。三字。 明周元《蟠桃坞送陈孟敷之三衢》诗：“春色不可扫，春晖正溶溶。两崖夹阳濼，杳霭瑶道通。桃实大如瓜，千年花一红。自非东方朔，谁复知其踪。王母昔采掇，献之甘泉宫。天颜启玉齿，懿彼丹砂功。青鸟灭去影，芬芳播无穷。我来迹佳境，寂历寒芜中。对此怅为别，莫使金尊空。” 陈勋《蟠桃坞见小鬟》六言诗：“仙路十洲三岛，蟠桃一熟千龄。未见瑶池阿母，先迷小玉双成。” 国朝徐家恒《蟠桃坞》诗：“遥闻蟠桃坞，中有避世者。问年忘甲子，饮水无冬夏。欲寻幽径入，惟见云飞下。” 郑洛英和：“蟠桃千岁华，植于此

谁者。东皇太一神，孙子在虞夏，惆怅此回车，纷纷而来下。”

宿云台

一作庵。即“瑞云台”久废。云道，人名。明林鸿《宿云台燕集》诗：“海雨净炎歊，昏星换斗杓。天开青杏霭，帝返赤嫫摇。历览龙宫迥，攀跻鸟道遥。碧筒通露饮，白雪度云谣。列岫疑看画，泠风讶奏箫。竹深凉气早，苔密露痕饶。祇树栖驯鸟，禅枝咽暝蛩。园红将下叶，海白欲归潮。北阙休通籍，东林喜见招。栖迟心石古，衰飒鬓蓬凋。失路孤生感。观空万虑消。漫游聊取醉，何必蹶洪乔。”又《夏日登宿云台寄霜月上人》诗：“投簪返初服，蹶屣谢纷扰。永言卧丘壑，庶以狎鱼鸟。兹台昔所憩，磴石出烟篠。况逢朋簪盍，燠景共临眺。前瞻极空阔，下看洞深窅。地古云木残，天长海山小。真僧此冥栖，宴坐阅昏晓。喻心青莲净，说法天花绕。愿闻微妙音，意泯万缘了。岂必东林人，相逢可同调。”又《重游宿云台忆肃上人》诗：“昔日谈经处，今来独上慵。古台黄叶积，斜磴紫苔封。片月疑禅观，孤云想化踪。夜灯无续火，秋院有鸣蛩。人倚题诗竹，谁栽出世松。夕阳无限思，几杵莫天钟。”周元《宿云台宴集》诗：“山川迎白帝，风雨度青宵。曙气孤城出，商声一叶飘。宿云行处起，絺月望中遥。湖水舒长苒，坡原藉绿苗。赋思平子作，兴逐阮公邀。鸟去南天尽，江随楚岸饶。猎行围草泽，渔唱散枫桥。远眺嗟成癖，清吟詎作谣。客心澄桂子，禅性静芭蕉。竹逞贤人节，花回舞女腰。蹁跹凌霁爽，潇洒轶余歊。赐韵题银谱，賒壶解玉貂。□栖应有托，元想独难招。弱水同蓬岛，长歧怅寂寥。”宿云台今遗其处。按：《三山志》所载乌石山三十六奇，有宿云庵。注：云道，人名。

观音岩

明嘉靖初，华严岩雷震巨石成观音像，名曰“雷劈观音”，万历年建为“大士阁”。又山之阴有“赖壁观音”极灵，俗亦呼“雷壁观音”。

便民桥

在大中寺东，见《三山志》。

幞头石

在神光寺碧云禅壑上，高二丈余，色黑，又名“黎公崖”。明嘉靖初，万安指挥佥事黎鹏举以御倭有功，郡人勒“乌石在，黎公在”见《石刻》。六字于石，以颂其德，因名。明陈衍《黎公崖记》“乌石神光寺大殿后有峭壁，高广将十寻，嵌空而俯，翠色黯然。嘉靖初年，郡中士民铭其腰曰，‘乌石在，黎公在’，遂名为黎公崖。游者望崖读铭，永怀往哲，未之暂忘也。黎公者，名鹏举，字冲霄，先世合肥人，移袭泉州卫千户，军中称忠勇将军者也。岁戊午，倭夷跳梁海上，将军守备汀漳，夷聚舟树帜，屯漳浦后江土城。将军部

署合围，夷守御严，将军设伏于郊，取牛车载草蒙以抵城，夷开门突战，既而入伏中，将军双鞬、左右射，率亲兵夹击，人人摧锋，十当百，遂斩其渠魁及首功二百余级。夷素怙官军，是役出不意，惊阻崩溃。因乘胜蹶草车登城，破其巢穴，尽歼之。幕府上功，赐金币，官指挥僉事。已奉檄镇万安，夷从宁波随风至者，轴辘崖立。五虎门失守，烽燧接郡城，士女框忧震叠，大夫但坐视，郡城危甚，将军逆潮鼓棹，尾而牵之，器战移时，焚其舟，夷遁，追及梅花大金，八战八克，皆身先士卒，夷复崩溃散去。晋爵参将，守福宁。而崙山沙澳诸夷万余，势张甚。将军昼夜兼程，别令一军从焰岭捣其后，劲呼，声动地，江水为立，斩首千五百六十余，焚溺无算。夷之巨舰利器皆尽，复崩溃散去。时福宁无赖年少受夷啖，许为内应，设福宁为夷所据，则郡复危矣。于是士民食始甘味，眠始帖席，仕于官者，出于涂者，耕于野者，商于市者，诵读于序者，咸为将军颂祝，曰：“微将军，其如吾之父母何，其如吾之妻孥何，海枯石烂，惟将军寿无疆。乌石，郡之护山也，嵯峨磊落，与将军名俱永矣。故铭而勒之。然将军武功不止于闽，在吴有上海之捷，在浙有烈港之捷，有临山平湖突石啖浦之捷。凡复二城，解八围，手斩夷酋之雄长，为中国患苦者潘若海、江一峰，故名将如戚公继光、俞公大猷皆与将军先后建树相推服。而将军之复五虎、全福宁，则戚、俞二公尚未至，其绩尤峻烈云。事闻，世宗皇帝嘉其忠勇，赐敕书褒奖，因称忠勇将军，今倭不敢入犯矣。东奴之桀骜未息，中国之萑苻四起，望崖而止者，安得起将军于九京哉。山高水长，白云在远，予将枕藉于斯崖。

碧云禅壑

在神光寺幞头石下。

新庵

在山之阳。明嘉靖间建，南俯白龙江，西据横山之胜，游人接踵及。三十八年，倭寇逼郡城，御史阮鶚桐城人。以闽中有“乌石青，动刀兵”之谣，命毁之。明龚用卿《晚步新庵》诗：“盛夏草木长，元游愜予意。良朋夙招寻，清谈怀古谊。高楼与山齐，薰风倏然至。好鸟鸣前楹，山光会予趣。遵径陟石麓，披榛入古寺。层林出幽渺，悬崖转空翠。对此不觉暝，偶然成一醉。

”邓迁《冬日同陈敷谷州太守产游新庵》诗：“祇树空香合，珠林胜果稠。背临丹凤壑，面对白龙湫。百二江关会，三千世界遒。岧峣兰若径，迢递太虚楼。杯渡于焉至，云游故自投。而今神圣地，在昔帝王州。大士缘天竺，高人住沃洲。芳华森郁郁，云水共悠悠。法侣时来往，名卿互唱酬。城闉连宝刹，岛屿接芳丘。此日追文旆，元冬慊壮游。有怀双鹤下，无念一鸥浮。作偈青莲界，题诗白石头。冥心何住著，浩荡海天秋。”又《新庵》诗：“谁道新

庵僻，山僧大晤居。城闉秋日暮，岩壑夕岚虚。谈道祇园树，移觞清草庐。烨然簪组会，放旷复何如。秋日过兰若，轩车坐竹林。香花临石上，宝刹俯城阴。共说无生话，长存不住心。寂然空世界，一径白云深。” 又《游新庵》句：“云影一川龙卧久，松声万壑鹤归迟。” 王应钟《游新庵》诗：“汤休邀我听三车，坐向山亭览物华。春服喜随童冠乐，清尊疑到野人家。沧江一棹看如叶，桃李千村遍著花。白眼步兵多放达，竹林元自傲烟霞。” 林嫌《游新庵》诗：“兰若山城迥，登临谒梵筵。群峰浮户外，万室俯阶前。胜地仍扶病，迷津欲问禅。幸陪谈妙义，愿谢域中缘。”

摹刻禹碑

在山之南。明嘉靖中，御史李元阳摹《岫嵎碑》见《石刻》。于郡儒学，又摹其一于此。 明王应山《邻霄台览禹碑》诗：“高台独与白云齐，览胜乘秋有杖藜。绮席叨陪惟旧侣，采毫属和总新题。苔封蝌蚪文谁识，气作虹霓望不迷。千载禹功长可颂，岫嵎还忆楚天西。” 郭文涓《禹碑》句：“丹岩幼出岫嵎字，玉检探来蝌蚪文。”

石 天

三十六奇之一。在山之南邻霄台东，三石撑架，外广内狭，中可宴坐数十人，上行书镌“石天”见《石刻》。二字。 明陈勋《石天》诗：“片石如倚盖，罡风吹其间。我来发清啸，泠泠非人寰。”

白 塔

见《闽书》，地未详。

石 团

在观音岩西，有一巨石，形圆而平，旁楷书镌“石团”见《石刻》。二字。

射乌楼

在山之南，前临城濠，今为“滴楼”。国朝顺治十三年，布政使周亮工字元亮，祥符人，入府志《名宦传》。御甘、蓝、郝三姓海寇于此。后人刻石以纪其功。 国朝周亮工《射乌楼纪事》诗：“红云满限万家凋，文石舟翻车样翻。畏使渔矶鸣羽箭，愁闻雁渚击金鐃。鲸声渐息兵堪洗，鹰眼犹存衅未销。惭愧十年父老泪，重来不敢怨狂飚。城南城北鼓声寒，城上乌啼夜入阑。雁外天高烽燧阔，弓前月冷阵云残。桑麻忍下穷檐泪，刀翦空余谴吏瘢。亦有空言羞曲突，王师无日解征鞍。秋风尽夜响弓鞘，候水争看乱舞蛟。大将自能光壁垒，羈臣但学谨葛茭。十年舍筑书空上，一夕潮乘事尽消。谁使登陴徒应卒，创余惟愿听金铙。岩城逐吏学趋跄，乌石楼前万弩张。三匝几如华不注，独存私幸鲁灵光。阴森夏木号山鬼，幼渺青燐照野伥。闻道捷书朝夕达，宝刀锈

尽未堪藏。” 王子彪《登射乌楼》诗：“天吴波涌海云愁，万里烽烟逼戍楼。壮士寒披金鏊甲，将军醉拥锦貂裘。刀环色冷城头月，杨柳声残笛里秋。忽报上公分节钺，一时谈笑扫福州。” 施闰章《射乌楼》诗：“越王城边鸟哑哑，射乌楼头鸟不下。周侯破寇此城头，到今杀气城乌愁。先皇丙申岁七月，寇来海畔成山丘。疾如长鲸吞巨舟，城中号哭声啾啾。侯方解官听吏议，争推要害守乌楼。抗言立功须宿将，使贪使过皆保障。中有健手王老虎，陷阵摧锋气偏壮。群凶争踞豹头山，咫尺乌楼正相向。蚁附蜂屯顷刻间，何人敢立女墙上。周侯清啸决戎机，誓师慷慨裹铁衣。指顾中坚发大炮，须臾万骨黄尘飞。紫袍戎首正糜烂，一军气尽舆尸归。总戎援兵适继至，三山是日解重围。当途方略固多有，功成乃出闲官手。烽烟既息乌楼空，乌楼壮绩在人口。他年再集头白乌，射乌还有周侯无。”

杏 台

以山南麓，前有杏树，大可十围，参天蔽日，后萎。人遂呼其地为“杏台里”，中有井曰：“杏井”。

蒙 泉

在榕庵后，形如覆盂，大旱不竭，旁楷书镌“蒙泉”见《石刻》。二字。

明林蕙《汲蒙泉》诗：“别去蒙泉三十霜，今朝来汲沸茶铛。山翁面相都非旧，一勺何曾改冷香。” 国朝林曦《汲蒙泉》诗：“身世原同不系舟，于今我复傍林丘。乌峰阅历游人老，独有流泉不肯休。”

邻霄石

在山之顶，环视群峰，岸然耸立，上即邻霄台。 国朝萧震《邻霄石赋》：“康熙十有一年，壬子之夏五月六日，予游道山，登邻霄石，俯视四虚，广漭无际。少顷，云雷作，风雨窅冥，嗒然丧其心目焉。因感阴阳万物之变，作《邻霄石赋》。其辞曰：“夫何一卷石兮，连云山之岌岌。渺四极以无垠兮，若违世而独立。势蜿蜒以南下兮，貌嵒嶙以不移。浑沌其犹未剖兮，岂知生人之劬劳。聊偃蹇于兹土兮，见阴阳之回薄。在鸿濛而固然兮，詎慌慌之非昨。惟六气之推移兮，春与秋其纷错。伊郁华之按辔兮，忽折丹兮吾将御。袭土囊而暴起兮，驱云雷其来去。羌冥冥其昼晦兮，纵波臣之赍怒。翻渤澥以澜泮兮，曾不辨鷗鹏之与斥鷃。及随复之已解兮，安白日之晏晏。彼陵谷之易所兮，随大化之飘摇。何况群生之纷糅兮，曾不能以崇朝。期汗漫于罔兮，无羽翼以踟躇。望蓬莱之已浅兮，揽千岁之须臾。渺星辰之剌剌兮，乍参差其有无。倘太初之不分兮，虽搏伏其焉如。错之以日月山川兮，任上下之纠缠。彼二仪之寥廓兮，尚不能以一息。嗟五运之相嬗兮，千变万化其未有极。乱曰天之行兮，地之载物兮，庶类之怫怫兮，维兹石兮。火兮不焦。云雷兮不蚀。倏忽兮

无耳目之视听。惆怅兮抱神以灭。眇眇兮无闷。填填兮入于窅冥之门。邴邴兮义而不朋。离离乎游于物之遁而无不存。扩四虚之洞兮，绝前后之毗邻。任质性之自然兮，岂霄汉之可因。髣髴乎，开辟之初兮，崩圯于闽海之滨。横地轴之有三千六百兮，历岁年之何故何新。奈何一男子兮，与我说无生兮，缓罗婆之无死。超苍莽以弥六合兮，窥浑元之大始。悲沃焦之扰扰兮，问归墟之何骇。安有至道兮因人以起。安有神人兮久立于姑射之鄙。理穷则变兮，物极则否。劳劳者如斯兮，芒芒者其已矣。问天兮何辞，视地兮如舟，流之莫知所倚，留清言之诩诩兮，一卷石兮终古。”

法祥院石盆

在闽山方井东，宋宣和六年，僧了然造。其地属今南门后街英达铺，为唐闽山保福寺大殿旧址。柱础殿砖俱没土中。光绪七年，邑人郭柏苍穿漾月池，得于土中，旁镌“宣和六年甲辰季冬造盆，了然建置”。楷书漫灭，光绪辛巳，郭柏苍摹刻其字于左。又保福寺、法祥院各石盆。俱见《石刻》。

亳州翼哈刺鲁千户所

在今洋尾园。元时建，久废。《八闽通志》：“亳州翼哈刺鲁千户所在驿馆之西南隅右三厢罗汉洋。”

养济院

元时置，今遗其处。《八闽通志》：“元时置养济院五，一在乌石山。”万历《府志》：“侯官县养济院五所，在乌石山文儒坊，北禅三合社坛俱府城西南隅。”

常丰仓

在山北麓。《八闽通志》：“常丰仓在府治西南，旧为雪峰寺廨院，见《寺观》。五代王审知改为罗汉寺，见《寺观》。后废。国朝洪武十七年，遂以其址建常丰仓按：米仓，旧定远桥北，今西门直街渡鸡里之前，地名旧米仓，即洪武十七年以前之米仓。万历《府志》：“常丰仓大使、副使各一员，攒典一人。”正统五年火，八年重建为廨，凡二十有六。《府志》作“洪武七年建廨三十有六”皆误。弘治十一年镇守太监邓原倡增三廨。明洪钟《福州府常丰仓新建却金廨记》：“经国安民之道在忧其有备而已。夫有其备而后可以济其事，先其忧而后可以享其乐。书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中庸》论为天下国家之常道曰：‘凡事豫则立，’此经国安民者。所以必先忧其有备而后可以乐其有济也。弘治丁巳岁，福建镇守员阙，事闻于上，特命镇守江西御马监太监西瓯邓公移镇之。盖公贤声素著，简自帝衷也。公甫下车，首以兵食未备为忧，适巡按侍御新安张公、临海郭公皆甫至，相与协谋共议，谓闽地阻山负海，舟楫不通他省，谷粟之聚悉出土产，使积之无备，岂能免于仓

卒意外之虞乎？乃命有司治仓廩、务陈积。福州府常丰仓旧有廩二十有奇，历岁既久，风雨侵袭，倾圮者过半。厅事后旧有正廩，颓败特甚，中惟支木，余皆荆榛瓦砾而已。公曰：‘事岂容缓，宜彻而新之。’有司以财力无备为虑，适琉球国修职贡陪臣至，循故事馈公黄金番布。公以非义，坚却不受，或者谓‘夷道远阻，返无所稽。’公因命檄送藩司下福州府，购得白金为两者四百有奇，以为市材、鳩工之资，有未足者，有司给官钱助之。其费也。廩每一为间者三，总三廩为间者九。前盖长廊，虚其楹以为出纳之所，上建小楼，空其旁以通郁蒸之气，皆如间之数。廊则广与间同，而楼则半之。其制也。间之入，每架广八尺，通九架，总七十二尺，其深也。间之延，每间二十尺，通九间，总一百八十尺。其广也。自下之脊，凡三十六尺，其高也。廩之週回，缭以砖石，基广八尺有奇，高与檐齐。廩之下列以长石，而用方木为面，以承所积，其坚厚也。终始于是岁之季冬，迄工于戊午之孟夏，其岁月也。提调则福州府知府蒋澐、督工则通判刘玺等也。呜呼，世一蘧庐，官一传舍，若可以苟延也，惟有志于事功者则不然，盖有官守者修其职，有言责者尽其忠，吏斯土则当念斯民，当其事则当思其备。昔公刘有足民之政，而诗人歌之曰：‘乃积乃仓’，鲁僖复周公之宇。而国人颂之曰：‘鲁侯之功’，皆所以美之也，今公能却己所有以为民，而使一方有乃积乃仓之盛。自兹以往，救荒有备，馈饷无乏，则闽之人感公之惠而美其功德，亦人情之所不能忘也。夫却馈遗以新谷藏，一身之廉也；务积聚以备凶荒，八闽之利也；慨废坠而聿新其事，百世之功也；采輿颂而勒之金石，千载之传也。公名原，字彦高，西瓯宜阳人。世以资力雄一乡，今全州学生绍永顺、长官纓皆其犹子也。噫，公之丰功善行遍于江右，而其清声远识重于士林，众矣，此特公一事之善云尔。因并记之。”明时镇守各太监荼毒吾闽，累经巡抚奏撤。洪钟历官江西、福建，微有宦绩，卒赠少保，谥襄惠。乃媚阉并叙其犹子，实属鲜耻。惟记中有足为营造仓廩呈式者，因姑存之。《闽书》：“邓原，弘治中以太监镇守江西，爱恤小民，劝率州县，长吏、小吏有非法酷虐者，辄以其刑刑之。尝过郡邑，学官诸生请谒文庙，辞不往，曰：‘我等名教罪人，何面目见先圣哉。’久之，移任福建，民遮道乞留。河南宣府抚按各奏，镇守太监蓝忠镇守宣府太监刘清，洁己爱民，宜赐敕奖励。下兵部议，可，并言福建太监邓原、浙江太监麦秀二人为舆论所与，请亦敕旌，仍遍谕他镇，使知感发。从之。”国朝仍其地而修葺之。康熙间累增，共设廩十七座，为屋一百七十三间，内福州府常平仓五十八间、福粮厅常平仓三十九间、闽县常平仓四十间、侯官县常平仓三十六间。先时社仓亦在常平仓内，仅贮谷百余石。乾隆十六年，福州府李拔重修，立“天庾常丰碑”于仓门外，立“国计民天碑”于厅左，镌“金猫永镇”四字于金猫石，又于

金猫石之背镌行书记“金猫沿袭”一百六十字。按：金猫石，状如伏虎，在今常丰仓西北隅。其石仆地深入，乃乌石之透山龙。俗以迫近仓廩，传为金猫捕鼠，亦迎猫为其食田鼠之意也。又立巨碑于厅右。国朝李拔《常丰仓碑记》：“福州常丰仓在会城西南隅乌石山麓，逼近运河，鼓枻乘潮可达仓前，相传为古罗汉禅寺地。明洪武初始建三十六廩(应作二十六廩)。弘治间增置者三。至我朝熙雍以来屡次增修，共设廩五十七座，为屋一百七十三间，分隶府仓五十有八，厅仓三十有九。闽县四十，侯官三十有六，共贮谷二十六万八千五百余石，规模宏厂，煌煌乎巨观也。乾隆庚辰初夏，予来守郡，见檐瓦剥落，棟宇倾颓，怪而问之，吏曰：“地势叶、洿下，湿气薰蒸，往往外强而中腐，修补者数矣。阅年已多，宜其坏也。”予曰：‘盍早为之所，亟议当修状，申于上官。’咸报曰：‘可’。厅县亦先后请得帑金如所需，数召匠鸠工，缺者补之。腐者易之，墙之倾者筑之，沟之塞者通之，其他气楼、游廊、晒场、仓厅之属无不秩然具举，金谓大役也，不可以无记。予惟古称‘兵以食为先，民无食则死，’故积储者天下之大命也。闽省负山临海，为东南奥区，山多田少，商贾辐辏，人民杂遝，年谷顺成，蜃蛤薯蕷之类皆堪果腹。一遇旱潦不齐，富室闭粿，米价腾涌，海运纡回，难以即致，呼庚癸而叹化离，所在多有，非得常平谷数十万调剂其间，安能恃以无恐哉。不宁惟是，旗营健卒、父母妻子嗷嗷待哺，不下数万，岁挽延、建、邵、台等郡粟米，以供其乏，出纳支放，源源不绝。脱有红朽，骄兵悍卒，嚣然不靖，其谓之何，予尝刻石于仓，曰：‘天庾常丰，言备之不可不多也。’又曰：‘国计民天，言筹之不可不早也，’后之观者可以顾名思义矣。抑予闻之，谷贵伤民，谷贱伤农，故贱则增价而余，贵则减价而粿，号为常平。我皇上慎重仓储，存七粿三，悬之令甲，所谓法良而意美也。闽省近年以来艰于出粿，陈陈相因，蚀蠹堪虞。若云吏胥为奸，不且因噎而废食乎？量其丰凶、权其多寡而出入之，定其经制、严其程限而稽核之，无累于官，有益于民，亦在持筹者之善计而已。工始于乾隆辛巳冬，毕于壬午夏，经年而始成，共费帑金二千八百有奇。经其事者，本府通判郎昭、闽、侯两县李浚原、宋应麟也。例得备书。嘉庆间，因督粮厅国初置常丰仓大使一员，后裁。雍正十一年，将兴化府仓大使移设。不堪旗丁侮辱，改归福建督粮道支放。每月初三日放城内旗丁粮米，初四日放洋屿旗丁粮米。同治年间闽浙总督左宗棠增建大廩一十一座，又增建小廩六座。光绪七年，由善后局司道修建仓廩六座，并将前闽浙总督左宗棠所建六座小廩重修，统共大小仓廩三十八座，内粮道仓六座，又嘉庆间借府仓三座，统计道仓九座，其余二十九廩均名“增广义仓”，即府仓也。先时社仓亦在常丰仓内，仅贮谷百余石。道光间通省绅富捐资，另建义仓于庆城铺忠懿王庙之左。闽县、侯

官县常平仓不知何时均已移归本署。按：《闽书》常丰仓条下载预备仓。宋有常平仓、义仓，常平之权总于监司，而敛散于郡。义仓隶提举，常平司之，掌于通判司法，县以命丞。皇朝初命天下郡县设预备仓于府治于村落，或劝分或和余，丰敛凶散，有司掌出纳，宪臣提纲领，各设大户守视，虽非常平、义仓之旧，实其遗意也。其后，劝分和余之法罢止，以赃罚谷充之。国朝顺治十一年诏：“各府、州、县常平仓及义仓、社仓积贮备荒，责成该道员稽查旧积、料理新储，每年二次造册报部。察积谷多寡，分别议奏，以定功罪。”自后法制递详。凡新旧交代、存七巢三及奖励捐输诸例，载于《大清会典》。雍正以来，常平亏空之处分益严。

方井

在闽山，下广上隘，俗呼“丰井”，大旱不涸。《八闽通志》：“甘液坊，地名方井，北通文儒坊巷”。按《三山志》：“甘液坊，地名方井，即苏公井也。或又指后街东民居内、予所题者为苏公井，大旱俱不涸。”“方”、“丰”，闽音略同，故误“方”为“丰”。今闽山北有曲巷，俗呼“丰井营”，即以此井得名。三十年前，方井在后街曲巷中，五家共汲。后宅统归一姓，井始拦入。光绪七年，邑人郭柏苍篆书镌“古丰井”见《石刻》。三字。郭柏苍《方井铭》：“山下出泉，日润百室。正气孤行，灵脉无窒。灏灏承露，濞濞吞日。廓其有容，满而不溢。守口虚中，韬光闭密。有美内涵，其泽广出。凿者何劳，汲者何逸。行潦不涸，淘之无术。潜龙欲居，旱魃所疾。震动离明，(俗呼丰井)终古如一。”

织染局

在治平瑜珈教寺东。《闽书》：织染局在府西南治平寺东。旧为提督市舶公署，洪武八年建于府治东南光泽坊内，成化十六年以其地建提督市舶公署，遂以此为织染局。光泽坊即今仙塔街，详《两贤祠》条下。

圆天石

在邻霄台后，楷书镌“圆天石”见《石刻》。三字。

双鲤石

在邻霄台北，石面篆“双鲤”。

尼帽石

在霸石右。俗呼尼姑帽，以形名。

三眼井

在今二十一炮台。大旱不涸，俗呼“山边井”。泉脉甘美，次于老鸦壑。

四眼碍井

在山麓今怀德坊。井底皆潭石，先时以碍砌井，层累如甑，每甑开两窍

，下广上狭。光绪七年，苍得闽山保福寺大殿地，穿漾月池，见古碍井，形圆如甑，每甑两孔。后以淘者不可躡足，溺者不可拯救，改用石砌。今人误呼为“孩儿井”。

双眼井

在天王岭今上殿井衙。

天王庙井

在今上殿。

穿山井

在穿山境，居民筑墙跨于井上。

大营井

在大营宋邵子祠前。

白水井

在山之阴，因水白，故名。左右汲数百家。

塘泉井

在山之西，旁楷书镌“塘泉井”见《石刻》三字。

老鸦壑

在山上。泉之甘美甲于城中。

土地壑

在山之阴，前有“土地庙”，因名。先时天后宫戏台迫于殿前，西商累欲改造，乡人以有关土地庙风水为辞。道光间各商为修土地庙，遂将戏台移建天后之对墙。自是以后，土地庙废坏，皆西商代修。光绪八年建天后宫，又复重建土地庙。

舍人壑

在山之阴，以近“舍人楼下”，故名。

沁冽泉

在山之阴，今呼其地为“蒙泉山馆”。隶书镌“沁冽泉”见《石刻》。三字，并蒙泉地入二隐堂。

浣尘泉

在双峰梦下，楷书镌“浣尘泉”见《石刻》。三字。国朝刘永松《浣尘泉》诗：“客来敲火沸茶笙，客去呼童浣酒罍。若使人间无襜褕，一泓长日为谁清。”

金鱼池

在冲天台后，大旱不涸。

榕树坪

在山南麓，有古榕十三株，俯仰盘屈，各具奇形。相传有神托焉，俗呼其树为十三太保，即以为地名。道光辛丑以前已枯其五。

通德园

在山西麓，中有“高贤祠”。见《祠庙》。近被邻人郑倒生并其子苍梧侵据。

仙床

在小洞天下，隶书镌“仙床”见《石刻》。二字。国朝吕世宜《游红雨山房卧仙床》诗：“吕子日来游，名山倏已秋。琴书留客静，梧竹伴人幽。冷梦芸窗下，疏钟天际头。白云悟踪迹，万事一浮沤。”林树屏《宿仙床》诗：“千竿修竹伴高梧，暮色萧萧到酒炉。一自仙床熟睡后，世间无地着残躯。”黄河清《己亥游红雨山房卧仙床》诗：“石床坐对剔残缸，战罢名场兴未降。（家君秋捷，予与蒹秋皆被黜。）倚枕一蛩寒近户，卷簾明月远浮江。愁来空有壶堪击，身在宁无鼎可扛。与子相期非旦暮，不须洒泪湿西窗。”僧凤超《仙床》诗：“道院疏钟月已残，野僧清梦未曾阑，须知山下高眠客，不及云间一枕安。”

邻霄道

登邻霄台道也，石阶数十级。国朝康熙间，邑人萧震建。

德泉

在山南斗姥宫东，“金蟒穴”见《古迹》。其右也。国朝康熙十一年六月十日得泉，邑人萧震镌“德泉”见《石刻》二字，建亭见《名胜》其上。

倚天坪

在石天之南。国朝康熙间邑人萧震建，楷书镌“胎英”见《石刻》。二字。

百字碑

在石天之顶。国朝康熙间，邑人萧震摹唐八分书见《石刻》。共百字，因名。萧震《由石天上倚天坪望百字碑》诗：“迟回临仄径，传是古闽山。春草年年绿，孤云日日还。乾坤尚未老，身世几多闲。欲到题名处，悬崖不可攀。”

岸舫

在天秀岩侧。国朝康熙间邑人萧震筑，今废。

甬石

在天秀岩侧，岸舫两旁石也。国朝康熙间邑人萧震名。

鹤磴

在闽山光禄吟台西。道光三十年，邑人林文忠公则徐在叶廉访敬昌宅，放

鹤于此。后人署“鹤磴”二字，题诗曰：“吟台四鹤舞蹁跹，引吭齐鸣立几前。似欲长叨廉吏俸，不思比翼上青天。”郭柏苍《鹤磴》诗：“四向亭前冲天鹤，千年鹤骨应已槁。吟台西畔鹤磴高，鹤去人归磴亦宝。文忠头白返乡间，乡间瞻仰群遮道。名贤面目世共图，一霎游踪迹不埽。园林放鹤事寻常，林下清风怀二老。主人与客品相高，笼鹤放鹤鹤不恼。苔阶几曲上荔阴，此处闲行休草草。”

彭石

在山上霹雳岩见《古迹》。北。道光间，邑人刘永松字筠川，侯官诸生，精篆隶，善骑射，工投壶。为郭柏苍篆书镌“彭石”见《石刻》。二字。郭柏苍《彭石诗并序》：“癸巳予辑《乌石山志》于红雨山房，刘生永松日夕过从，于山上题“彭石”二字，拜而祝曰：‘愿君得老彭什一之寿以成此书。’今刘生久已物化，而斯石黝黑如故。予行亦将与斯石别矣。冒雨重来，徘徊四望，不胜今昔存亡之感。海上烟云一敝袍，诸君先后闭蓬蒿。著书早岁难辞谤，策蹇衰年尚自豪。不尽斜阳送江水，独留片石听松涛。彭殇自古原蛮触，泪洒西风酬浊醪。”

灋井

在范公祠前。耿变时积尸井中，成为智井。道光二十一年，邑人刘永松为非衣子林灋篆书镌“灋井”见《石刻》。二字于井口。国朝林灋《题灋井诗并序》：“乌石山范公祠前有双眼井。耿变时，井中积尸无数。予与蒹秋、筠川同游。蒹秋曰：‘此非东涧西灋耶？’筠川以予名‘灋’，因篆书‘灋井’二字，作图记之。海上三山数百岛，才人挂席此间游。三江五湖与天远，冥冥茫茫掉去舟。狂飚飞雨不可数，凌犯风涛涉险渡。何如井水日涓涓，乌山不变井不迁。东西两窍是谁凿，其象取诸涧与灋。我笑命名符此井，爱我应来井畔镌。绘图更向井中指，知汝襟期淡如此。”

石泉

在闽山光禄吟台南，三面楼阁接叠，中有古井，深不及丈。昔人署曰“丹井”，不知何据，并题诗曰：“丹就苏公别俗寰，尚留古井在人间。”当是误传此井为甘液井，误认苏舜元为仙人。光绪八年邑人郭柏苍淘井泉在磴上，于井中得二巨砖，皆楷书“文儒寿星”四字。按：此四字或闽山保福寺及法祥院中之一院字，存以俟考。因篆书题“石泉”见《石刻》。二字于井口。郭柏苍《自题石泉》诗：“楼台围住天如井，井中忽见楼台影。山间凿井工良难，创始况在石上攒。一片寒潭浸明月，霜天凛凛见毛发。夜半无酒且烹泉，甘冽实在九井前。长江大海汲不尽，一勺令我怀娟娟。”

沁泉

在闽山光禄吟台前。光绪七年邑人郭柏苍得泉于此，篆书镌“沁泉”见《石刻》。二字。闽山旧有茶泉。乾隆初年，盐商林日新凿而大之，泉遂涸。后日新宅入官，南路商周昌照买林屋，遂遗其处。昌子鼎犹述其事，今人指“野僧作台时，柱臼为茶泉”，误矣。闽山有泉，欲雨则泠然有声，注入于壑。后吟台右石泐仆于壑，居人遂穿池架桥于壑上，龟鱼游泳，泉水腥不可以茗。光绪辛巳，苍入居闽山，见两石间苔厚草丰，知有泉眼。中秋戊寅，泉从石上涌出，因名沁泉。郭柏苍《壬午大旱题沁泉》诗：“九井棋布东西南，五月不雨泉犹甘。方井那苦邻右汲，百家鼎鼐力能担。石泉涓涓亦可取，小口敢受甌与甌。香井隐泉各院落，千株花卉日能堪。沁泉初涌吟台侧，石级盘曲入深潭。辘轳未歇水已满，花香露气深相含。主人自艳客争啜，柘罗铜碾日再三。百物手创皆不恶，不渴亦茗我何贪。久旱能使茶量大，可知七椀非妄谈。中泠惠泉曾屡试，真贗夹杂何由谳。惜哉陆羽不可作，闽山一勺谁来探。”

沁园

在闽山光禄吟台前。光绪七年邑人郭柏苍穿漾月池，以其土为山，层累曲折，植松竹梅杏杂木六十二株。郭柏苍《沁园》诗：“尘氛去人远，松桧绕山深。隐几浮生梦，浇花济物心。塘间鱼屡跃，林静鸟低吟。时序自新故，冥然忘古今。”又《癸未元日沁园》诗：“儿童腰鼓再三挝，曙入园林散夕鸦。料峭未能辞腊酒，清闲方许问梅花。不贵老叟将何用，无价春山已可赊。又自卷帘安笔砚，题诗代柬答年华。”《再题沁园》诗：“晨曦照众卉，气象如少年。密叶与低花，各自尽其妍。少时乃忽忽，壮岁亦盲然。及其知贪弄，白发已垂肩。迟暮伤夙昔，丧谢怀安全。命酒不能饮，悽悽空流连。”又《题沁园曙及亭》诗：“晓起老人健，新晴众鸟欢。无愁胸次远，得日海天宽。草色寒逾翠，梅花看到残。藏山茆屋底，容易对群峦。”《偶寄尘游闽山沁园》诗：“低洼成山丘，瓦砾变池沼。惟此百株树，足以托众鸟。更得五亩池，莹然相环绕。我笑昔人愚，一览林泉了。方寸有化工，浅近乃幽窈。吟笔善体物，藻绘入芒秒。程公既不删，郭子实可绍。千年主宾欢，杯觞空扰扰。”郭柏苍《闽山沁园记》：“门外有湖山有海，若园，本赘地也。古来记园者多矣。率皆自赞其园，并赞及园中之台榭树木，否则诉退宦之踪迹，夸游客之名望，一记之外，人与园且判为二。久之，主人善病，目不窥园。客至，洒埽而后入，婢仆淫褻其间，卒之以狐鬼而废。沁园以穿池之土叠小阜，取顽石扼径，使行者因折而复，间以杂树，漾月池三桥之水绕其左，光禄吟台、玉尺山，仆地数石贴其右，以本屋附近之岑楼、古树为映带。百步之阜，下睨，其巔阴翳若重冈复岭，陟其巔，乌、于及遥山皆与小阜作为宾主朝揖之势，盖用形家假远为近之法。七城烟树，他家景物可猎而有，主人寄耳目手足于园中

，花之葩，竹之芽，鸟之交噪，鱼之出没，蚓之蜕树而为蝉，蚁之穴枯而蕴卵，丽于两间，变幻而成四时者，皆与吾游衍于无尽，而复以其余力跳远，披襟于风前，坦腹于月夜，庶几不负渊明“园日涉以成趣”之语。渊明一语抵人千百，吾之记恐不足以释渊明。杜少陵又云‘名园依绿水’，详味此五字，眼中且无园，何所谓记？沁园小也，日涉而大之，又假远为近，略得依水之意，挟陶、杜二语以为园、以游园、以作记，老无事事之人将作茧于此。不然，门外有湖山有海，若履而造焉。园且赘，何记为乎？”又《沁园花朝》诗：“朝朝看柳上吟台，池馆佳晨得屡开。花底歌残泉已沸，雨中灯尽月初来。（外孙女陈闺瑜姐妹剪采作灯球，连夕悬树阴间，雨过月上而灯不灭。）此身强健堪长夜，尔辈清闲合举杯。莫讶东皇无藻饰，诗成珠玉不须催。”又《癸未樱筍厨日题沁园》诗：“藤棚豆架入烟萝，曲水回塘映浅莎。日出晚花看偶得，（予虽短视，近目力亦渐减。）雨过新筍数还多。修书渐觉旧交尽，涉世方知往事讹。造物与闲仍与健，（陆放翁句。）镜中白发任皤皤。”

敬节堂

在天后宫左。光绪七年盐法道翁学本饬令通省官运及西路商贩并各官帮、各县澳于黏引完课捐抽银钱按季周济城内嫠妇，立青石篆字巨碑详《石刻》二百三十九字于此。文曰：“闽垣绅襟所设敬节堂，捐款生息，矜恤嫠妇，法备额广。嗣后，乐善者各仿其事，计所得以定恤额，立某社某轩名目，恤嫠之举盛焉。近林茂才齐霄陈请盐务亦推广举办，予适理鹾纲，因札饬补用直隶州钱塘沈寿昌、库大使平湖朱之桀，谕令西路官运、商贩于黏引时，每包捐钱四文；县澳官帮于完课时，每百两捐银五钱；海户于报到之日，大海捐钱一千文，小海捐钱六百文，详明督宪香山何公璟，永远立案。与其事者，阳湖朱清泽、绥安王鸿谦、郡人郭柏苍、高福康、叶赞彤、廖骧、萨祖型、刘书铭、林貽恭、陈勋，总司给发者李茂才兰升，帮办稽查登记各事者郭晋、翁秉璋。光绪辛巳年，善化翁学本勒石于乌石山，陈铭书。”

《乌石山志》卷之二终 于麓古天开图画楼，开铸匠吴大擗

《乌石山志》卷之三

寺 观

溯自炼丹纪异，涌石呈奇，天仙化人，于是乎宅。昔子固记道山亭云：“佛老子之宫以数十百计”，则斯山炼房兰若之盛可知矣。今虽扬尘屡变，然石门幽居，足留佳赏；已公茅屋；可赋新诗，岂溺于彼教哉，亦以寄物外

之游也。志《寺观》。

大中寺

在钟山。明属怀安县，今属侯官县，左二坊本梁太守袁士俊第，以时闻钟声，普通二年舍为寺，号曰“袁寺”。隋仁寿二年始以舍利为塔，大业二年改为“鸿业寺”，寻为“钟山寺”。按：钟山寺本梁太守袁士俊第，以时闻钟声，舍宅为寺。钞本《三山志》误作钟。明马孔养钟丘园镌“钟山萃灵”四字，亦以钟为钟，后人乃以钟山寺为钟山寺。孔养占大中寺地为钟丘园，今达明河墘之马厝衢，旧即寺地，孔养楷书犹在石上。按：《钟丘园记》：“予之居皆先人故址，左钟山右雅俗桥。雅俗桥即杨桥之旧名也。居后为钟丘园，有门可通，而宾客所出入，则别开径于寺之衢门，与寺相对而遥。”孔养侵没寺地，时人憎之，谣云：“起厝占大中，做墓占西宫。”西宫即四仙祠，在西禅寺南。孔养记出语，即曰：“予之居皆先人故址。”自明其未占寺地。又曰：“居后为钟丘园，以钟为钟，亦讳之也。”上方顶乃大中寺之最高处，久入民居。今肃安王庙前过上方顶，达河之通衢，即马记所谓寺之衢门。后马宅废坏，行者始并上方顶，统蹴为径，摹“钟山萃灵”四字而坊诸市。同治间坊毁于火。唐上元元年更名“福唐寺”。会昌中，例废。大中四年复之，赐名大中寺。五代开平时，闽王审知建“定慧塔”七级。《三山志》：“大中寺属怀安县，有定慧塔。”注：漕帅陆軫为赞，今陆軫赞不传。奉八百罗汉、观音像万历《府志》：“今废。”于寺之西偏。《三山志》：“大中寺有观音像。”注：政和间清凉院宗颜为木观音像，久而色故，将命工饰之，忽梦谓曰：“我当城居，令万亿众瞻仰。”俄而大中僧数百人亦以梦来致之，今在寺之西。”《三山志》称大中寺僧数百人，则寺之旷远可知。五子衢旧亦寺地，今长福营公馆，仅一废区，其被人乾没者不知凡几。马孔养有家庙，在马厝衢，今亦废。宋天圣中，寺灾。元丰改元始新之。明时僧房为寓居，诸名宿迎送会集于此。国朝顺治十八年，雍正十二年均毁于火。今地改为“五子衢”。在大中寺右衢中，有古井，俗呼“钟蒂井”，汲者铿然有声。“上方顶”、“长福营公馆”。宋陈藻《宿大中寺》诗：“壮游初到郑公乡，与子吟哦古佛旁。老去同时人死尽，那知来此话僧房。”明曾仕鉴《宿钟山寺》诗：“宝地深双树，钟山匝一枝。莲灯供夜读，香积假晨炊。过懒僧留奕，消愁独咏诗。无心与俗混，名姓恐人知。”屠本峻《大中寺》：“萧寺过从数，携尊晚更同。客寻求仲侣，人羨谢家风。笑傲筵频徙，追随兴不穷。无因陪竟夕，惆怅白头翁。”陈椿《憩钟山寺》诗：“微月澹娟娟，清风净四禅。地疑灵鹫涌，山似巨鳌连。烛烬将分夜，钟鸣欲曙天。上乘何处悟，愿借一灯传。”徐燧《钟山寺送曾人倩归岭南》诗：“曾向东阿酒肆逢，重来相见未充容。帆飞炎海三

秋月，门掩青山半夜钟。客路迎人惟柳色，贫交赠别只芙蓉。遥知他日相思处，梦在罗浮四百峰。” 又《钟山寺访张孺愿留酌话旧》诗：“客中樽酒暂淹留，共对禅灯忆旧游。此日听莺萧寺雨，当年骑马秣陵秋。风尘未肯容衰鬓，岁月何堪老敝裘。独有剑锋销不尽，君家神物是吴钩。”

南涧报国寺

今称南涧寺，在山之东。梁大通六年，居士苏清舍宅为之。唐乾宁二年，闽王审知增建天王殿。后人以有天王殿，故亦称天王寺。三年，号南涧护国天王，合庵十二为寺，以居涧旁，故名。《八闽通志》：“伪闽时、迁寺于山之阴。”此节他书不载，无所考证。中有石像、头陀岩、俱见《古迹》。普眼庵、见下。静胜轩。《三山志》：张劝有诗。明景泰三年灾。成化十九年，太监陈道重建。嘉靖间寺为豪门侵没，仅余天王崎依山屋数椽。万历初，邑令周裔先南海人。从里人请，始复为寺，视旧址不及半，自元以来，以寺旁之地祀疫神。福城内外凡称涧、称殿者，皆祀疫神。依水称涧，在陆称殿。其先始于南涧，继之则有北涧、西涧，城隍山、太岁殿为中涧，开元寺、右芝山为芝涧，又有玉山涧、嵩山涧、穿山涧各名目。凡涧殿皆入例禁，愚民恐官拆除，多榜武圣为名，指神为关、张、刘、史、赵五姓，称曰“五帝张爷居中”。稍有人形谓之劝善，左右四神状皆丑恶。乡曲无赖醮钱出贷，以备赛神，名曰“香会”，本轻利重，负则群殴之，鬻妻质子不敢背。值五六月间，导神出游，曰“请相”，纸糊替身，怀于各神鬼襟带之间，再游为游村，末则驱疫，曰“出海”，剪采为舟，备食息起居诸物，并神鬼所请之相纳于舟中，鼓噪而焚于水次，以祭祀毛血贮木桶中，数人负之而趋，谓之“福桶”。行者避之。《榕城纪闻》记：“崇祯十五年壬午二月，福州疫起，乡例祈禳土神，有名为五帝者，于是各社居民鸠集金钱，设醮大雉。初以迎请排宴，渐而至于设立衙署，置胥役，收投词状，批驳文书，一如官府。而五帝所居，早晚两堂，一日具三膳，更衣晏寝，皆仿生人礼。各社土神参谒有期。一出则仪仗车舆，印绶笏简，彼此参拜。有中军递贴到门、走轿之异。更有一种屠沽及游手之徒，或装扮鬼脸，或充当皂隶，沿街迎赛，互相夸耀。继作绸绉彩舟，极其精致，器用杂物无所不备，兴工出水，皆择吉辰，如造舟焉。出水名曰‘出海’，以五帝逐疫出海而去也。是日，杀羊宰猪，向舟而祭。百十为群，鸣锣伐鼓，锣数十面，鼓亦如之，与执事者或摇旗，或扶舟，喊呐喧阗，震心动魄，当其先也。或又设一雉，纸糊五帝及部曲，乘以驿骑，旋绕都市四围。执香随从者以数千计，皆屏息于烈日中，谓之‘请相’。及舟行之际，则疾趋恐后，蒸汗如雨，颠蹶不测，亦所甘心。一乡甫毕，一乡又起，甚而三四乡，六七乡同日行者，自二月至八月，市镇乡村日成鬼国。巡抚张公严禁始止。张公讳肯堂，从事

海上，镇宁波之舟山岛。辛卯年，舟山岛破，全家靖难。又有闯神名目，南曰‘乌山’，其神即南涧寺之五帝。北曰‘北院’，其神为何爷。每岁订日，南北闯将奉神出游。闯将者地棍，自矜其勇如李闯之将也。神与神遇，先行者为强。数百人奋拳殴斗，怯者墜焉矣。平时结党横行里巷，人称之为仙家。仙家时或为人洩忿。至野仙则，专以酗酒打架为事。嘉庆元年，按察司李殿图夤夜掩取闯棍，分别积案，流徒有差，闽人至今德之。道光间，福州府托浑布，闽县陈圩亦重惩土棍，乡人颂焉。闽省匪徒名目甚多。嘉庆元年，李臬司殿图严辨花会林孔超等并各匪数十案，地方赖以静谧。兹附录钱景星所撰《露桐先生年谱》，使宦闽者知其名目，易于采访弋获。“闽省山海交错，易于藏奸。延、建、邵、汀一带界连江右奥东，有游荡顽民各执绳索尖挑，以肩挑为名，始则拦途索讨，继则蜂拥抢夺，谓之担匪。各属有丐头名目，阳为约束群丐，实则把持乡里，遇民间红白事，索讨花红酒食，稍不如意，卧辙睡圻，误其吉辰，甚或移尸囊首，置人户内，以恣讹诈，谓之“丐匪”。漳泉有游手匪棍，聚则抢劫为盗，暇则怂恿械斗，助斗索值，不遂其意，则助彼而斗此矣，两如其意，可以息斗，谓之“公亲不必”有八卦，天地、关帝、小刀等会名目，（近又有红钱会、红头会、斋匪名目。）或淫祠以敛钱，（即香会。）或沥酒以行劫，或以三指，或以发辫等暗号名为免人欺侮，实则靡所不为，统谓之“会匪”。赌饮开标、吸鸦片、开花会，强悍恶赖者谓之“闯棍”，亦号“野仙”。（即乌山北院。）其依附渔舟帮趁酒食，或代土娼设局，串通讹诈狎客荡子者，谓之“水鸭”，随时随地，变态多端。其大弊则在于兵弁受规庇护，官役知情纵容，上司空文敷衍，以致痿痺不振，先生出示，后有控必究，重案则亲讯，重罚则亲决，前后办理数十案，其风稍戢。俗呼上殿。唐欧阳衮《南涧寺》诗：“春寺无人乱鸟啼，藤萝阴磴野僧迷。云藏古壁遗龙象，草长香台抱鹿麕。松籁泠泠疑梵呗，柳烟历历见招提。为耽寂乐亲禅侣，莫怪闲行费马蹄。”周朴《南涧寺》：“万里重山绕福州，南横一道见溪流。天边飞鸟东西没，尘里行人早晚休。晓日春山当大海，连云古堞对高楼。那堪望断他乡目，只此萧骚自白头。”黄滔《和王舍人崔补阙题福州天王寺》诗：“郭内青山寺，难论此窟奇。白云生院落，流水下城池。石像雷霆启，江沙鼎鼐期。岳僧来坐夏，秦客会题诗。冈转泉根滑，门升藓级危。紫薇今日句，黄绢昔年碑。歇鹤松低阁，鸣蛩径出篱。粉垣千堵束，金塔九层支。啼鸟笙簧韵，开花锦绣姿。清斋奔井邑，元发剃熊羆。极浦征帆小，平芜落日迟。风篁清却暑，烟草绿无时。信士三公作，灵踪四绝推。良游如不宿，明月拟何之。”明邓定《南涧寺》诗：“诸天台阁倚层空，下视扶桑积水东。山色润寒乌石雨，钟声低度海门风。万家井灶炊烟白，几处江城返照红。闻道讲师曾说法，昙花飞绕

梵王宫。” 萧世济《游南涧寺新亭》诗：“良朋喜新构，邀我凌巘岵。携觞入南涧，振衣陟危栏。一庵絺树杪，俯视周人寰。扞萝叩石壁，排云坐禅坛。顿觉真境好，恍如世外观。开襟会佳趣，席地罗杯盘。登顿未言疲，竟兹一日欢。嗟予罽罗纲，局促靡所安。会将巢岩松，共摘青霞餐。”

华严院

在华严岩侧，唐嗣圣中敕建。有楷书“敕华严院”见《石刻》。四字镌石。院久废。 国朝陈轼《华严院》诗：雷岩乌石胜，绿磴势峨巍。四壁闻空响，千山共落晖。林间众鸟息，云外一僧归。叩龠说真义，然坐翠微。”

神光寺

在山南麓。唐大历十年，析南涧寺为金光明院，会昌中例废。大中三年监军孟彪亭池其间，号“南庄”。明年舍为“大云寺”。又明年观察使崔干请名于朝，宣宗夜梦神人发光殿廷，迟明览奏，异之，赐名神光寺。咸通五年赐“神光寺额”见《神解记》。及“左神策钟”见《神解记》。成化间重修。《八闽通志》神光寺条下载：“唐大历三年拆南涧为金光明院。七年，改为大云。会昌间废。大中三年监军孟彪构亭凿池其间，号‘南庄’。明年舍为寺，又明年赐今额。国朝两经回禄，随复建。成化十八、九年，镇守太监陈道重建。按：《八闽通志》所载与《郡志》异同。中有神光塔、石塔、幞头石、碧云神壑、俱见《古迹》。絺月兰若、（见下。）瓣香堂见《名胜》。诸胜。唐李勋《新收神光寺碑记》文亡。欧阳袞《神光寺》诗：“香刹悬青磴，飞楼界碧空。石门栖怖鸽，慈塔绕归鸿。有法将心镜，无名属性通。从来乐幽寂，寻觅未能穷。” 宋李纲《神光寺》句：“法鼓似雷鸣万国，青莲如炬照诸天。” 明林世璧《题神光禅院》诗：“暂解红尘鞅，来依玉洞香。禅关落钟磬，秋色上衣裳。万象山河列，三天日月光。树含青雨气，村合白云乡。寂灭心同杳，纷纭意转伤。人间龙亦静，市远世都忘。听法昙花下，参禅怖鸽翔。夕阳萝径晚，归路绿烟长。” 王应山《夏日游神光寺》诗：“宝刹邻乌石，携尊忆旧游。兹山自名胜，我辈坐销忧。灌木长垂荫，昙花半似秋。悠然发幽兴，得句若为酬。清冷台下寺，一径隔尘氛。野饮偏宜暑，寻山幸有君。林深稀见日，洞古忽生云。醉即倚禅榻，何言已夕曛。” 徐燧《同吴元瀚、兴公弟暮过神光庵》诗：“薜萝深处入，一径自逶迤。待月嫌林翳，看云怯石危。岩阴灯影晦，山静磬声迟。虽有重来约，重来知几时。” 徐火勃《神光寺》诗：“破寺不堪游，新庵尚可投。攀松还倚竹，寻壑更经丘。地僻门休掩，岩倾字半留。晚风花落尽，吹上老僧头。” 又《过神光寺》诗：“宝刹摧残蔓草烟，居民争占古诸天。不看繁盛看销歇，恨我生迟二百年。” 陈衍《神光寺》诗：“一山奇胜处，尽割入芳园。峭壁藏僧榻，清池照殿门。鸦啼城草嫩，鹤去野云翻

。月色留清旷，呼童护酒樽。” 国朝周亮工《神光寺看绛桃》诗：“寺里绯桃乌石头，老僧不厌酒人游。开时曾约终宵醉，雨后犹堪十日留。金蠡杯深啼鸟乱，木鱼声静落花柔。依稀记得吹笙处，和露和烟万树稠。” 林蕙《集神光禅室》诗：“何处堪投迹，上方花正明。春浓山色重，地僻世缘轻。入定无留影，闻钟不在声。诸君多静者，应共证无生。” 又《春晚宿神光寺闻钟逢莆中黄象侯共话》诗：“斜日松阴入座繁，山中三月气犹寒。孤钟声动诸天净，独鸟啼深彻夜残。炉火添香人语细，纸窗容膝道情宽。况逢叔度怜今夕，千顷汪波剪烛看。” 又《春暮集道山禅院》诗：“一到山中万事遗，禅房深处夙心期。杏花香满青春暮，杜宇啼残白日迟。嫩草浅销轻展屐，细苔踏碎未成诗。晴明此会应难得，莫厌东风两鬓丝。” 又《神光寺即事》诗：“与月相期宿上方，翻成滴沥响蓬廓。云沉古刹诸天暮，雨洒寒山半夜霜。点点钟明声乍湿，溶溶梅白冻增香。连床布被孤灯寂，笑语全抛岁晏忙。” 又《九日同施咸池陈则见登道山过神光禅室》诗：“扬袖天风翠巘巅，苍茫俯视万家烟。看花入寺忽闻磬，扶杖寻僧不挂钱。山阅游人多少韵，秋深落帽几何年。怜予病起还追步，胜事于今敢让前。” 陈登龙《宿神光寺》诗：“入夜闻钟声，迢迢度烟岭。款扉访幽客，共宿招提境。清言味逍遥，不知夜色永。风泻涧泉音，月漏双林影。炉香闕不氛。心与孤云静。”

石塔寺

亦名“净光寺”，在南涧寺东。唐贞元十五年建，德宗诞节，观察使柳冕以石造塔，赐名“贞元无垢净光塔。” 五代晋天福六年，《闽都记》、《府志》作晋天福二年，误。按：塔建于伪闽永隆三年辛丑，即后晋高祖天福六年也。闽王延曦重建，名“崇妙保圣坚牢塔。” 俱详《古迹》。《八闽通志》。

“永乐、宣德、景泰、成化间俱尝重修。” 《府志》：“嘉靖间寺为居民乾没，一塔仅存。” 国朝顺治六年重兴。净光塔碑记今在殿左复壁中，唐时祝厘之所，当不如是逼狭。嘉靖间，寺为居民乾没。顺治六年重兴之时，就地造屋建殿，奉佛于庾碑之右。后寺僧苦于墨榻，故永闭复壁。 郭柏苍《登净光塔》诗：“终朝删恶木，不觉入孤危。野屋炊烟重，秋山落影迟。君臣空佞佛，功德胜完碑。怀古无穷意，翛然但有诗。” 按徐兴公致董见龙书：“闽庠从来文运大兴。” (所云闽庠指闽县学) 旧以万岁塔为文笔。嘉靖甲午，雷火焚毁。先正龚大司成(龚用卿。)、张大司马(张经。)二公极力重建。至己酉冬塔工始竣。越三年壬子，吾郡中乡榜者二十九人，内闽庠九人，而陈宫谕联登鼎甲(闽县陈谨)。又越乙卯，中乡榜者二十六人，而闽庠七人。不知何年，塔顶生树，枝梢撇撒，自是闽庠科目渐稀。至万历辛卯，只台翁一人高捷。尔时咸讶塔顶之树不利文笔。高三池(高子奇。)州守方为诸生，遂倡议伐树，文笔显然。越甲

午，中乡榜者五人，高公亦是年得隽，此明验也。近荷台翁捐资徙尊经阁于学，后移文昌阁于西湖，斡回气运，全在斯日。但塔树几于一抱，若不预为剪伐，恐风水未必全收也。董司空得书，遂于七月望日捐资伐树。次年庚辰，登进士者十人。（按《府志》万历庚辰进士仅载卢一诚一人。）据此则以定光塔为东方之文笔，其传已久。予在红雨山房窗櫺中，日对双塔。道光壬辰、甲午、乙未，三科乡先生饬匠将净光胡椒树锯净，解元吴景禧、林廷祺、曾庆嵩皆省城侯官人。丁酉赵师在田谢世，塔树繁枝四出，解元刘志搏，福宁人。己亥，予与石塔僧试将净光塔顶杂木删削，是科闽县叶修昌发解。庚子、癸卯寂无议者，解元池剑波、曾照皆城中人。附记于此。

上生院

在山西南，中有“放生池”，院久废。《三山志》：“上生院州西南乌石山。大中六年置。刺史李贻孙为记。有放生池。”《三山志》载“刺史李贻孙为记”，是当淳熙时。碑刻尚存。

报恩塔院

即南报恩寺。《八闽通志》“南报恩寺”条下载报恩塔院在南涧寺。南唐大中十一年，以“隙游亭”之地创寺，并塔七级。按观察使杨发以隙游亭地，命僧鉴空创院及石塔七层。咸通中敕号“神光塔院”，咸通九年。曰报恩塔院。周朴诗：“风云会处千寻险，日月中时八面明。”闽之浮屠始于萧梁。高者三百尺，至有培之者，峻拔相望。乾符五年，巢寇焚殄无遗。其后王审知父子相继创建，凡七塔。宋谢泌诗云：“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国朝两经回禄，随复建，并入南涧寺。按：《郡志》：“报恩塔院，宋太平兴国二年升为寺。明道中始为禅刹。今废。”《闽都记》：“今并入神光，两塔已毁。”

千福院

又名“千福寺”，在山东麓。后梁乾化三年建。中有“长乐台”，见《名胜》。“飞燕亭”。《八闽通志》：“飞燕亭在千福寺内，宋程师孟有诗。”

五百罗汉寺

在山北麓，本雪峰廨院。后梁贞明五年，闽王审知梦梵僧数百，奕奕有光。光所至处有双桧并池而秀，一僧擎蹠而前曰：“王能饭吾于此乎？”及旦，图而访之，得今寺地，百步池桧皆如梦中，乃为堂环之，命池曰“浴圣”，桧曰“息圣”，改名五百罗汉寺，有放生池。至今尚存。后寺废人犹名其地为罗汉洋。明洪武十七年移都仓巷，《闽都记》“都仓巷，宋时积贮于此。今呼旧米仓，有三巷环绕相通。”积贮于此，改罗汉寺废址为常丰仓。见《古迹》。郭柏苍《过罗汉废寺》诗：“奕奕梵王宫，泥平野草丰。施僧今有几

，游履近多穷。词客惊燔石，山灵笑报功。百年兴废局，得失亦鸡虫。”国初有冒请名宦乡贤，蒙准后，其子孙私人于乌、于二山，建立祠宇，侵占山地，不旋踵颓废。兹录谢古梅学士《名宦乡贤祠》诗于左。谢道承《名宦乡贤祠》诗：“乡贤社名宦祠、千秋公论常在兹。林宗墓、岷山碑、万古流传无愧祠。后人不复见此等，遂使此道日陵迟，宫黉有惭德，道左无风规，其初乡人长没世，忽忽将随秋草痿。子孙稍稍通金籍，居然本主耀堂帷，黄尘歌吹匝地起，凌晨帐饮东西驰，升堂入室纷杂遝，陈筮荐豆了不疑。硕德名贤羞与伍，千秋万岁将谁欺。又如莅民长碌碌，岂有治行东南师。所亲乃欲献勤媚，鸠金卜筑乌山陲。伐石题名纪功德，穹碑丰碣徒累累。踞祠立像志遗爱，甘棠勿剪知有谁。述行何必非孔墨，铭勋何必非周伊。所幸不久皆湮没，姓名寂寞无人知。愿将此语告万世，幸勿留为贤者嗤。”凡滥入乡贤名宦者，其祠宇在乌、于二山，不久多废。此盛衰之故，原无足异，但人品不可不辨，宋王积翁入祀乡贤，真西山斥之。顺治间部院李率泰入祀名宦。《榕城纪闻》载：“顺治十八年七月初一日辰时地震，有声如鼓。午时妙巷发火，延烧大街、鼓楼、双门楼、虎节河边、东街至都司前，西至定满桥、旧米仓、府巷、后曹、大中寺、弹棉河边，北至淳仁里、钱塘巷、其府头门、运司头门、公廨、关帝庙、马王庙、断事司、熙朝四辅石坊、三世祭酒石坊、按察司署前后，俱为灰烬。至次日卯时火灭，部院李率泰见火，不许拆救，坐高椅食荔枝、瓜子，如饮宴然，故延烧不绝，四围火炽，望见鼓楼上有如一灯，其光青色，少顷自焚。鼓楼建自唐观察使，元锡名威武军门，宋郡守元绛更辟双门，建楼十楹，后置刻漏、鼓角，又为楼以翼之，左曰‘宣诏’，右曰‘班春’。嘉定间，墩煌安抚使杨长孺重建，元泰定间复毁，增筑两观，构重楼八楹，用石柱四十有四，高九十八尺。至正二十三年，陈有定平章事，鼓楼鸱尾吐气如雾。明宣德二年，为大风所圯，御史方端命僧了心募建，深广如旧，高减二尺，复置刻漏，以前案五虎，惟开左门，北匾“拱辰”，南匾“授时”，后易曰‘第一楼’。(按：宣德二年，圯于风，《府志》未载。)耿继茂欲以布政司署为府第。传闻北至屏山，南至平远台并固山旧营，居民移徙纷纷。部院李率泰建火醮，出票责僧道不发分文，一切供应皆僧道备办，行香三日，取素菜一百席，米粉一百斤，四方食店掠取尽空。”又载“李四爷运一虎过山，用抬铁榭夫一百六十名，每日用猪二只饲虎者，名守虎官，强悍异常，因取猪稍迟，打毙建宁府书役。先是部院李率泰与弟李四爷好畜怪禽异兽蛇虎之类，各处取虫物饲之。于浙运四鹿，每一鹿用夫十名，雇倩用银五六两。”又载：“改按察司署作部院衙门，每日用扫地磨砖挑石夫六百名，官兵押工匠于烈日中造作亭，午不休，又取沙土筑高台，门柱檠题俱用灰布白粉彩妆取絳布五六百匹，所用各物皆行县转票铺

户，官兵押追稍迟，身家俱碎。”又载：“福州鼓楼面五虎山，楼上门屏画巨狮以制之，更鼓至落播，必打舞狮鼓，此旧制也。自六月部院李率泰搬住按司署，怪其聒耳，落播不许再打舞狮鼓，数日后鼓楼即被火，前数日有僧沿街敲梆云：‘七月初一日诸佛下降，城中有灾，各人修省’。至初一后不见。”

仁王寺

亦名仁皇寺，在神光寺右。晋天福三年，闽连重遇伪闽永隆间晋检校太尉封兗国公。建，初名“道深天王院”，后更名“仁王寺”《三山志》：“宋僧修赞始修葺之，中有“横山阁”。《八闽通志》称横山楼。《三山志》：横山阁，张劝有诗。雨花阁、《三山志》。雨花阁，王逵、范亢有诗。后寺废。明洪武间修，寻毁。天顺七年重建，万历间僧真庆修。国朝康熙初又废。南门外茶亭乃仁王寺第一重牌坊，游人点茶于此，因名。宋皇祐初，熙宁初，西南隅两处筑城，茶亭及入寺之径隔于城外，可知初建时地甚褻远。元何中《仁王寺》诗：“天王小精庐，山角临城闉。”只此十字，已状尽小寺之态，当是大筑城后寺地割于城外。宋曾巩《旬休日过仁王寺》诗：“杂花飞尽绿阴成，处处黄鹂百啭声。随分笙歌与尊酒，且偷闲日试闲行。”元何中《仁王寺》诗：“天王小精庐，山角临城闉。古称藩有雄，异境环相陈。塔影六七枝，瓦缝千万鳞。烟明南台树，潮壮方山津。老僧肯前揖，似与异代人。指点壁间画，修庀行逡巡。观音本自在，维摩妙悲颦。苍然古木荫，寒山若可亲。板扉几尊者，一一皆风神。老僧太息言，劫余偶遗珍。从今几年算，此壁终成尘。余笑谓老僧，子意亦良勤。适见俄已失，当悟无还真。”明林彦弼《仁王寺避暑》诗：“古木阴阴宝刹幽，言寻河朔共清游。风来亭午浑无暑，雨送微凉却似秋。词客挥毫同雪调，山僧卓锡带云浮。市器不到禅栖处，永日相携一散愁。”王应山《游仁王寺》诗：“飘飘巾舄指烟霞，古刹层崖一径赊。为访禅关入双树，如云法界演三车。引泉洗钵分蔬供，敲石烧铛荐茗芽，共喜寻芳窥色相，珠林片片落天花。”陈濂《游仁王寺》诗：“寻芳偶到梵王家，为叩真詮听法华。坐引流觞浮竹叶，厨开香积饭胡麻。春深院宇数声鸟，日永庭阶几树花。兴发留题攀绝壁，不妨沉醉落乌纱。”徐燧《避暑仁王寺憩天秀岩》诗：“结夏依禅窟，松关闭寂寥。摩崖猜古篆，相地徙团瓢。赤日过林尽，红尘到寺销。清凉元有境，人自爱炎歊。”又《陪屠田叔使君游仁王寺》诗：“钟磬近香台，鸣驺半路回。庄严菩萨界，善信宰官来。合掌缘同结，攒眉禁渐开。山僧能爱客，莲漏不频催。”洪士英《仁王寺》诗：“祇园同结夏，枕藉白云深。栲栳当门树，旃檀别院林。岩钟微雨翳，山阁暝烟沉。世味坐来淡，新蝉时一吟。”马欵《仁王寺》诗：仁王名宝刹，法相是旃檀。树老春无叶，香深径有兰。法云如酿雨，慧日不生寒。醉学逃禅者，依然自在观

。” 曹学佺《仁王寺》诗：“登山才至麓，最喜得招提。泉出疑浮露，江回似吐霓。云阴交日乱，树色入城低。自顾将行役，新诗试一题。” 陈衍《仁王寺》诗：“城鸦惊客履，幽径寺门深。草坐冷崩石，茶铛香密林。月含山气肃，风入谷音沉。积岁希游迹，重来倍赏心。” 国朝许友《仁王寺即事》诗：“不作人间梦，寻僧过讲堂。编篱斜补径，破衲冷堆床。秋静一犁雨，灯残半寺霜。此身禅定去，鼻观一痕香。” 许珌《仁皇寺》诗：“夕阳城郭静，人语落空苔。乌石寻秋去，黄冠讯菊来。山泉吹杖笠，佛火出楼台。暝色虚无外，天高念酒杯。”

延祥院

在山之北，本闽之邮馆。天福五年，王延曦名为永隆院。宋祥符四年，赐额延祥院。按《三山志》：“延祥院本闽之邮馆，王延曦以为永隆院名，以其年号也。绍兴五年，屯驻水军，改为延祥寨。”

道深寺

在旧社稷坛侧，建年无考，久废。按：《三山志》：“乌石山社稷坛之侧，有道深寺。”《三山志》记：“道深寺不载创建年月，淳熙时其年月已无可考，则寺之建于宋前可知。”

闽山保福寺

在闽山，不知建于何时，后更为“法祥院”。《三山志》作“法祥寺”。建隆三年，镌石观音像，有刻云：“寺虽新号，山则旧名。”是则寺更为院或在建隆之时。唐天宝八载，敕赐乌石山为闽山，寺称闽山保福寺，或建于唐，亦未可知。其更为“法祥院”，诸书又不载年代，或亦晋天福间王延曦建永隆院时更寺为院。光绪七年，苍入居闽山，于方井前穿漾月池，土中柱础殿砖重叠，当是闽山保福寺毁，又建“法祥院”。法祥院毁，废为民居。惟土中所得古钱磁字至嘉定而止，法祥院当毁于嘉定之后。中有光禄吟台、方井、鹤磴、俱详《古迹》。追昔亭、漾月池，详《名胜》。尚有寺地，久入民居，道南祠、育婴堂亦其址也。

释迦院

今遗其处。按：《八闽通志》：“释迦院，宋天圣四年建，在乌石。”按《三山志》：“释迦院，州西南，亦名释迦寺，天禧四年置。”

弥勒寺

《三山志》：“在释迦寺之东。绍兴二十九年，为洪水漂流，后重建，乾道元年火。”

大悲院

见《神解记》。今遗其处。按《闽书》：“有僧常止庐岳三十年，诵大悲

神咒。空中言曰：‘功已成矣，可去救人。’后归乡创此”。

四圣院

见《神解记》。奉梁武帝、志公和尚、娄约法傅大士。今遗其处。

普眼庵

在南涧寺头陀岩侧。宋大观中，赐额，久废。《三山志》：“安文头陀因游寺，于莽蔓中得岩石，侧足而入。有一穴仅可容身，遂宴坐，号头陀岩。七年，主僧辟而润色之，其后日广，有“降睡塔”。大观间颜曰“普眼庵”，有磨崖诗今犹存。详《古迹》。

地平瑜珈教寺

在山之北。元至正十七年建。《八闽通志》：“国朝正统间镇守奉御来住。景泰六年奏改名法禅寺。旧志俗呼法禅寺为地平堂，嘉靖七年改为“养正书院”见《名胜》。

法光寺

在山麓。见《八闽通志》。建年无考，或在明朝以前。

大虚庵

在邻霄台下。明嘉靖初，有僧北来，顶大笠趺坐岩上，后作庵今所，有泉石花竹之胜，号太虚上人，因以名庵。年九十圆寂。万历间董侍郎应举即其地建“太虚亭”。见《第宅园亭》。明王应钟《憩太虚庵》诗：“一卧沧洲白板扉，乌山风景与心违。偶从刘阮寻真去，正遇维摩讲法归。霜叶故深鸿雁候，雨花时点芰荷衣。因悲火宅无穷累，羡尔横空一鹤飞。两年不及到乌山，风壑霞峰杳霭间。野客远来寻白社，禅师依旧卧柴关。竹疏不碍流云度，僧定从教夕鸟还。一径烟萝人境别，分明世外得幽闲。”顾大典《赠太虚上人》诗：“三山俯城闾，峩嵒饶奇石。上有邻霄台，下有餐露客。窅然慕其人，摄衣振游屐。圆晖映虚牖，层林隐密室。朗啸摄烟霞，冥栖事冲寂。仰掇青蓝葩，俯漱琼玉液。皓发何蒙茸，童颜自鲜泽。修元亦修禅，遁世复遁迹。迹为形滞留，神与道超逸。启我以丹经，授我以秘术。任公挺奇尚，薛老负仙骨，谁言蓬莱遥，咫尺神灵宅。流光若惊弦，人命何促迫。尘襟系一官，遐想超八极。愿从息心侣，葆真养精魄。长揖谢世人，共驾凌霄翮。”陈椿《过太虚山房》诗：“虚公遁迹俯危岑，双树微衔水石阴。灵鹫寺边秋籁发，宿猿洞口夕阳沉。偶同白社攒眉客，来问空门出世心。相送不知归路晚，虎溪明月上东林。”林士《造访太虚上人》诗：“老僧高卧处，幽绝到人稀。半榻无长物，空山独掩扉。竹疏常漏日，苔古欲侵衣。相送斜阳在，清风满翠微。”徐燧《乌石访虚公》诗：“飞锡何年住此山，长松修竹掩禅关。斜阳影里暮钟发，三十六峰烟霭间。”又《过大竺僧太虚故居》诗：“重携竹杖访禅栖，钟

磬无声鸟乱啼。只履乍逢归竺国，众香今已指曹溪。幻身自昔终于灭，住世虚传得大齐。堪笑俗情空雨泪，悟来应识世人迷。” 陈荐夫《过太虚上人竹房》诗：“未老身先绝送迎，蒲团长对竹阴清。百年灯焰销尘劫，一夕浮云了此生。小院已空终日闭，青山虽在少人行。四邻猿鸟招呼惯，犹望晨昏礼磬声。”

灵鹫庵

亦名灵鹫寺，俗称乌石山庵。明嘉靖初年建，十二年提学道姜宝字维善，丹阳人。入府志《名宦传》。废之。万历间为陈方伯洙宅。见《第宅园亭》。明林嫌《春日乌石山庵追忆旧游》诗：“禅室倚层巅，逶迤石径悬。居然在城市，迥自隔人烟。百雉窗中出，群山户外连。微茫辨海岛，缥缈接云天。谷静应清响，林香袭梵筵。布金知往日，卓锡问他年。暂息尘寰扰，聊依净土偏。无生心已悟，不住法谁传。嘉遁遗朱绂，冥搜结白莲。追陪曾谬忝，高论一怀贤。” 林垠《游灵鹫庵》诗：“尘心久与白云期，世事何须问路歧。到处茅茨皆净土，每逢鸡犬即秦时。几多黄菊霜中灿，无数青山雨后奇。喜共薇垣花底客，尊前挥洒已成诗。” 袁表《集灵鹫禅林》诗：“上方榕叶昼阴阴，下界炎歊午不侵。水竹清秋迷觉路，天花霁景雨禅林。同人总悟无生乐，乞法应持不染心。永日追陪逢胜果，便将元圃此中寻。” 王应山《过灵鹫禅林》诗：“鹫岭标名胜，控奇信独行。披云窥佛日，隔竹听经声。花满东林秀，风来上界清。空门忽自愧，尘世欲何营。” 陈梦槐《游灵鹫庵》诗：“卓锡连云起，祇园向郭开。烟花团影殿，野色入香台。止静经声寂，安禅俗念灰。相从恣游览，日暮不知回。” 国朝顺治初，以灵鹫庵余地建“斗姥宫”。据萧震《道山议》，于山玉皇阁、道山斗姥宫皆闽藩与督抚同时建造，后以假弁张国威妄拓旧址，建他坟屋，为郡人告逐，寺随废。康熙十三年闽藩之变，福建总督范承谟被系于此，今范忠贞祠、见《祠庙》。积翠寺见下。皆其址也。国朝曾沂《斗姥宫晓望》诗：“野色迷离入，疏钟破晓眠。窗投千嶂绿，帘卷一庭烟。暝树半疑雨，空山尽入禅。诗情与画意，浓淡湿青笺。” 林茂春《过斗姥宫》诗：“绀宇欹斜剩数椽，淋漓金像卧黄昏。竺兰迦叶归何处，独倩颠当为守门。”

絳月兰若

又名絳月轩，在神光寺幞头石旁，不知创建年代，《闽都》云：“万历间作小庵于寺后山麓，仍旧名曰‘絳月兰若。’国初呼为‘道山兰若’，久废。明陈輝《游絳月轩》诗：“灵境闕空寂，云门入中峰。玩奇事幽赏，因得相追从。方以静中趣，共忘尘外踪。攀登散情性，语笑谐心胸。萧条林木昏，群物生秋容。暝色半潭雨，寒声双涧松。行吟送落叶，归思闻疏钟。莲社有佳约

，东林期再逢。” 林鸿《登絳月兰若》诗：“金人青莲宇，乃在白云里。久与名僧期，乘闲却来此。入门闻经梵，絳壁见巾履。落涧泉影红，侵廊藓花紫。海天正南豁，一望见千里。独树川上浮，孤烟岛边起。予生况多暇，所性乐山水。真赏非外求，冥心巢居子。” 又《九日登絳月兰若忆郑二宣》诗：“微霜初下越王城，衰病逢秋也自轻。九日登临多纵醉，百年感慨独钟情。断蝉野寺黄花晚，远树江天白雁晴。却忆浮邱炎海上，懒题诗句寄同声。” 又《夏日与诸公至絳月兰若》诗：“翠微精舍碧萝垂，涧户阴阴暑不知。青草旧游苔满院，白莲新社雨侵池。题诗好是书蕉叶，招隐谁同赋桂枝。不向空门休物累，下方尘土欲何为。” 又《题异上人絳月轩》诗：“迢迢青莲宇，寂寂野僧定。片月絳虚空，群崖破阴暝。云窗晃玉毫，露幔卷金镜。色映天影寒，光凝古坛净。尝闻止水观，可以喻禅性。夜久悟音闻，空山响烟磬。” 又《登絳月兰若忆元之》诗：“离怀触景易消魂，况复寻云到法园。晴雪闭门深竹暝，夕阳鸣磬野藤昏。林僧夜语多经梵，词客春游少屐痕。最忆元晖羁壁水，凤台新咏与谁论。” 周元《登絳月兰若》诗：“诗客新从海上归，青山相访到禅扉。畚田近郭晴初烧，水鸟将雏暖自飞。野性已甘依觉苑，浮名何用绊朝衣。凤台也有同游侣，想是看云赋式微。” 林壁《雨夜宿絳月兰若》诗：“濛濛春雨锁禅扉，聊借绳床暂息机。却被钟声催梦醒，一庭烟霭鹧鸪飞。” 林世璧《集神光兰若》诗：“夙耽元览压区廛，落日乌山晚兴偏。结赏共邀莲社侣，追游幸忝竹林贤。风前梵景摇双树，月里仙歌下九天。夜静空香诸想寂，愿言乘醉欲逃禅。” 谢肇淛《壬子元旦登絳月兰若》诗：“春动冶城南，扞萝穴遍探。开年新蜡屐，絳月旧精蓝。野色青犹逗，林光绿已含。布沙初作径，倚石欲成岚。寺废多余地，僧闲不出庵。香留残岁火，树剩晚冬柑。柏叶杯应禁，莲花漏可参。欲将余愿足，长日傍瞿昙。” 安国贤《絳月兰若同僧夜话》诗：“平生爱空寂，常过雨花台。云树当窗出，山风入竹来。灯明无尽火，炉宿不寒灰。静坐闻名理，青莲舌上开。” 国朝周亮工《上巳集絳月兰若》诗：“高台入望山能好，约客闲看雨后新。上巳空传修禊事，百年谁袂不祥人。虚烟暖暖家园梦，磧柳垂垂海岸春。接岭连滩何计去，如今曾愧荔枝民。” 曾大升《陪李卓人夫子游道山兰若》诗：“闻有南山寺，陪游始自今。文茵班细草，函丈借高岑。暗壁泉声小，稠林鸟语深。不知尘外境，几得日追寻。” 又《陪李卓人夫子道山兰若》诗：“南山隐苍翠，登望昔犹今。花待曾过客，云垂欲暮岑。石房僧磬静，绀殿佛香深。似惬幽期意，无劳更远寻。” 郭柏苍《登兰若废址》诗：“萧萧老树满斜晖，日见长空夕鸟归。千古才人遗恨去，西江作泪湿秋衣。”

金粟庵

在般若台旁，宋时建，见《三山志》。

法林尼院

今遗其处。《三山志》：“法林尼院，州西南，崇宁二年置。”

圆觉庵

在山北麓。明嘉靖间改为“忠烈祠”。见《祠庙》。

涌莲庵

在山南麓。道光间改为“海滨四先生祠”。见《祠庙》。

圆通庵

在三皇庙旁。道光十八年布政使吴荣光废尼庵，虚其地，后为郡人邓氏别业。“避俗岩”见《名胜》。在焉。

崇善庵

在山边巷，地甚宽绰。道光间，闽县何则贤、道观、道中、道晋、轩年，会乡人建为戚、俞二公祠。详《祠庙》。

妙香庵

在山南麓。光绪二年并入致用书院。郭柏苍《累日同张进士冕试茶妙香庵》诗：“几家门巷俯城头，佛火微明小院幽。热客闲人浑不识，白云芳草足淹留。”

水月庵

在崎头顶关王庙旁。道光十八年废。改为北斗宫。

万寿庵

在邻霄台后，西望斗门大凰诸山。国朝顺治初年驻兵于此，庵遂废。明陈衍《乌石万寿庵遗址》诗：“树密崖悬草径迂，菜畦尤喜近僧厨。輓轮未歇烽烟乱，何处青山客老夫。”曾灿垣《万寿庵》诗：“叶飞山犬吠，松子落衣轻。一径全依竹，千峰不碍城。空林惟鸟迹，枯木有蝉声。天地闲如此，能无世外情。”林蕙《万寿庵》诗：“邻霄尘绝处，门掩薜萝阴。春到山头早，客来花气侵。江光衔旷野，潮白动高林。半榻肯长借，宁无入道心。”又诗：“名山风日异，山净助僧幽。共指邻霄回，争看陟险游。蝉吟深避俗，木落独悬秋。三酌奠杯后，还登最上头。”

翠岩寺

在华严岩侧。据《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僧照喆建。前俯雉堞，后枕般若台，苍松翠竹，袭映可人，因名。有橄榄数园，今萎。康熙五十九年重修。”郡人李馥《翠岩寺》记，文亡。郭柏苍《翠岩废寺记》：“翠岩寺旧迹具在。前俯雉堞，后枕华严岩。其殿址与施公祠并，渐高渐胜，寺尽而目远矣。江云海气，变幻于百步之内。春夏，诸岩苍翠欲滴，不独华严也。唐嗣圣中建

华严院于此，造般若台于此，王氏筑百道阶于此，宋时建金粟庵于此。地势与山情，有不容已于结构者，古人已先我得之。寺废，使人失坐卧，不能使人失眠耳，为废寺作记，事亦新异。道光甲午五月，避水登城者移墙基为灶脚，始沦为平地。赵师在田与凤池监院林公有杞议复之。适赵师谢世，不果。按：寺重修于康熙五十九年，福清李馥有记，当知创建年代，惜《李鹿山集》不可得，碑石被人窃鬻，而文亦亡。康熙四十二三年间，福州郡守顾焯与侯官诸生林衡倡立骚坛，招都督李涵、太原王奕驹、太仓穆坤、长洲陆鸿典、襄平苏世禧、延安白长庚、山阴钟芝豫、云间张恒、邵武杨应翰、福州陈祖虞、林曦、郑新、林豫吉、林绍勋、林伟、林仪、郭人麟、朱任弘、郑维忠、郑郊、蓝涟、陈祈广、方京、李馥等四十余人，结社于九仙山平远台，即所谓平远社也。乾隆甲子，鹿山年八十四，重宴鹿鸣，其居宅为敬业堂，在福州黄巷，与里社南北相向。康熙庚子去今仅百十余年，而寺亡，碑亡，记亦随之而亡。予因憇及记载之疏，凡修志乘，多以退宦主之，其精神已竭于致君泽民，视此区区者为无关政体，任采访，不任探讨。李元仲《宁化县志》，陶篁村《延平府志》，高雨农续修《光泽县志》皆精核可读，他志非牵引即遗亡。淳熙《三山志》多载某胜某人诗，作志者不录其文，久久又谁录其文乎？记载之疏，令人傍皇失据。赵师亡而废址存，恐久之将为他氏所得，净慈昼静，因记而列于《竹间十日话》，时丙申秋日。”

道山观

在冲天台侧。明万历初为孙提学昌裔石梁书屋。详《第宅园亭》。国朝顺治间，昌裔子学稼、学圃舍为观。前建玉皇阁，旁建三宝殿，后又添设鬼谷子祠及吕祖宫。吕祖宫，近为虬堂。按：阮弥之祠、许彘祠、许氏石林、谢道承一枝山房，地皆毗连，嗣因作为斋堂。虬堂累经官禁。统废为园，日久豪强侵据，名人之第宅园亭遂没为私祠淫祀。道光十八年，因观中滥祀铁头和尚及胡田宝、蚨蝶母，布政司吴荣光字河幅，南海人。株及守观道人，将铁头和尚等木身锁拿上堂，杖碎之，观几废。铁头和尚，不知何时妖僧，制牛头铁印，至今犹存在康山田中道士家。用犬血印黄纸，以若干纸为一车，谓之口纸口者口愿也。请口害人者，或用十车，或用百车，至有数百车者，以仇家年庚夹入口纸，请口者散发跣足于口神之前，呼曰自己愿遭某报，道士鸣锣击鼓作法，将口纸焚烧，仇家见血即毙。如请口者用十车，解口者用二十车，则所害之人偶或不死，害人之人转至致命。凡新官蒞任，胥役釀钱到康山庙，庙祀元泰定间人赵时畴，后人误为口神，或于山白马王庙、（白马王即射鱗三郎，原属正神。）怀安麻三相公庙，（庙祀元时土神麻大相公、麻二相公、麻三相公、麻八舍人。）请口数百车，以新官之年庚夹入口纸焚烧，道士祝曰：“愿新官顺胥役之意

，”谓之新官福，群饮而罢。嘉庆间，李殿图历闽臬、闽藩，新官福请口千车，而官愈严峻，至今传为笑柄。大桥五门礮及怀安溪边三相公庙，所请之口名曰水口，水之所至，口亦至焉。凡解口者，须至所请之庙解散，方有灵验。夜行冲撞者名曰飞口，不散亦见血随毙。《竹窗杂录》：胡田宝者，明提学道轿班，提学某少年美秀，田宝伺其入厕，尾之。受杖时，呼曰，愿死为此神，遂毙杖下。蚩蝶母乃淫褻之女神，俗传夫妇不睦，家人私祷焉。吴布司荣光比追铁头和尚铁印，当堂缴销，其牛头真印至今尚存康山田中道士家，非忽然掩取，恐害人之物终在吾闽也。适漳州人航海详《志余》。获神祐，捐金重修，中有“望潮峰”、见《名胜》。“飞鹄池”。孙学稼《登道山观》诗：“高丘晴翠引登临，彤阁巍然压远岑。遂有千蕤通羽骑，疑从五岳觅青琳。江光俯槛浮潮汐，山色横霄自古今。清晓露寒闻礼斗，步虚声入白云深，碧幢风卷倚嶽嶮，岩壑依依尚可寻。何处郊原留古木，独余山水尚清音。身邻香案披云札，名署华阳借曲林。满目王侯新第宅，雕梁归燕思难任。”林豫吉《登道山玉皇阁赠李炼师》诗：“炎海黄尘毒热侵，仙家楼观此阴阴。天横西北辰居在，山尽东南帝座临。送客薜萝迷远近，狎人鱼鸟自高深。酒阑莫问丹砂术，野鹤闲云见汝心。”又《道山阁用沙方伯登高壁上韵》诗：“峻趾嵌空俯碧巔，飞帘桂馆驻神仙。岩埋虎豹黑穿地，树舞虬龙青入天。长见星河齐拱北，更闻士马又开边。登高作赋大夫事。自笑投闲二十年。”谢道承《道山观留别》诗：“立马秋山快着鞭，且携书剑共朝天。松风揖我来时路，诗酒怀人去后缘。丹灶已迷双鹤径。故家今在五云边。可怜乌石荒台月，曾为联床照雪篇。”陈朝麟《避暑道山观》诗：“蓬莱仙境在人间，宿雨新晴叩竹关。飞鹄池边云未卷，望潮峰上鹤空还。且将清簟消炎暑，不厌轻风解醉颜。潦倒虚亭时极目，荔红遥映石文斑。”郭柏苍《癸未游道山观》诗：“冈峦南去似游龙，殿宇随山渐向东。雨过光生沧海浪，日斜凉引大江风。扬尘不变高人宅，胜地终成佛老宫。莫为一丘频叹息，古来兴废在胸中。”

大士准提殿

在山北麓石夹庙旁。国朝顺治十八年建。按假弁张国威于乌石建望荷亭、准提台，又新造斋堂，将历代题刻燔以火醋，石为之赤，今之墙址、地坪皆石刻也。康熙初拆为平地，乾隆间重建。

净慈寺

在山北麓石夹庙旁。国朝康熙间鼓山僧某建，初名“净慈庵”，庵后有宋绍兴间大饮盆。道光间邑人郭柏苍尝读书于此。国朝叶矫然《花朝夕宿净慈寺》：“碧月临金界，朱光漏碧纱。春声沉贝叶，夜色静桃花。灵籁钟将发，荣名梦已赊。重贪佛日胜，又过梵王家。啜茗春风入，携尊绣佛前。由来高士饮

，不碍远公禅。鸟唱提壶急，花开解语妍。杖头岩壑在，应笑买山钱。” 庄一鸣《同欧阳子林过郭兼秋净慈寺山斋》诗：“圣水曾消夏，（予教官罗川，有圣水寺。）乌山又度秋。日斜红树径，天净白蘋洲。琴鹤随僧静，杯筐入竹幽。清闲原有分，吾意渐淹留。” 蔡征藩《净慈寺同兼秋夜坐》诗：“竹入经筵佛殿斜，上方夜雨剔灯花。萧萧瑟瑟门前景，称与高人试苦茶。” 郭柏苍《滩神祠移居净慈寺》诗：“废寺深巷中，又复傍山趾。终日无游踪，独坐动移晷。午倦绕磴行，老树郁可喜。言念二三子，凭高恣远视。园花与檐蕉，灼灼若甚迹。客至茶一壶，客散书满几。与鸟共饮啄，与僧同卧起。昼夜任短长，梦醒晨钟里。” 又《过净慈寺与竹岩上人》诗：“古寺日堪游，寻僧趣更幽。梵音深竹院，佛火暗经楼。诗为看云得，泉因煮茗流。百年城市里，一笑悟浮沤。”

积翠寺

在山之南，旧灵鹫庵地。见上。国朝乾隆间建，“江城如画楼”见《名胜》。在焉。寺傍有古梅，盘屈嵌空，盖灵鹫庵旧植也。道光十六七年，俗僧王二能提每以看梅泥人功德，游者苦之，后被乡人斥逐。国朝陈赓元《积翠寺晓望》句：“参差楼阁寒鸦集，重叠林峦远水环。” 刘家谋《积翠寺》诗：“山僧不知处，钟磬有余音。一径入幽竹，孤云生暮岑。楼涵大江远，潭照石堂深。寂寂梅花发，寒香自古今。” 张际昌《积翠寺集唐诗》：“江城如画里，我辈复登临。无数烟霞色，惟闻钟磬音。鸟幽声忽断，山迴日初沉。涉趣皆流目，到来生隐心。世界接人天，登临近日边。园林坐清影，乡寺隔寒烟。云气生虚壁，松声韵野弦。寥寥人境外，身向静中圆。” 郭柏苍《积翠寺》诗：“花竹成幽径，寻僧只独行。柴门向野静，春水绕田明。坐对千山暮，眠闻一鸟鸣。偶然亲梵宇，猿鹤莫相惊。”

弥陀寺

在霸石前。国朝乾隆间建，舒啸岩、小洞天、俱见《名胜》。仙床、见《古迹》。红雨山房见《第宅园亭》。在焉。郭柏苍《壬午游弥陀寺》诗：“一别故山事事非，上方无恙闭柴扉。雨过秋气沉高树，风定蝉声近落晖。坦腹仙床花入梦，昂头霸石月生衣。当年领客攀跻处，扫尽腥臊见翠微。”（光绪戊寅仲秋三日，沿山儿童各执编菅，将连亘夷楼烧毁，官不能禁。今夷人远徙，道山观、霸石、雀舌桥、冲天台俱已收复，官以其地奉佛。）

三仙楼

在山北天后宫左。光绪五年，邑人郭柏苍建，祀汉何氏九仙、梁仙人王霸、唐诗人周朴，制石鼎、灼台置楼中，石鼎篆书镌“光绪壬午二月乙丑，郭柏苍造乌石山三仙楼、石鼎，百一十二日成。”灼台篆书镌“光绪辛巳郭柏苍监

造三仙楼灼台，祝曰：非泥非铁，惟钝且拙，不盗不折。”勒《三仙楼记》于重建天后宫之碑阴。郭柏苍《福州乌石山三仙楼碑记》：“大王山一伏为斗门山，再起即乌石山。第一山乃其旁附支，曰‘钟山’，曰‘闽山’，久入闾闾。皇祐四年大筑城，山之西南别于城外者废为丛塚，即豹头山、宿猿洞也。山阴多历代祠宇、名贤第宅，世远互有兴废。豪强乘机乾没古迹，充拓园林，乌石之得以展游踪者，视余少时又不及半，不知前此合钟山、闽山二支隆起而磅礴者，其形势气象为何如也。山多泉石，以近都会，故题咏林立而剥削亦滋甚。李阳冰《般若台记》、庾承宣《无垢净光塔记》、程师孟、湛俞、赵汝愚、朱文公各碑刻幸犹完美可诵，薛逢《薛老峰字》、曾巩《道山亭记》久已不可寻觅。萧震《道山纪略》谓，斯山之石，受劫于假弁张国威之起盖斗姥宫，燔以火醋，石为之赤。予谓僧颂功德，阉勒姓名，亦斯石之劫也。形家谓乌石不宜蒙头盖屋。明都御史林廷玉以古有‘乌石青，动刀兵’之谣，故于正德间平定卫卒之后，毁祠代树，不避诽讪，磨崖作碑，以告后来。近祠庙复蹙压山脊，显有虎视之势，于方位实所未宜。惟天后宫隐于邻霄台下，与山势相熨贴，可久不废。第宫左虚旷，宜实以楼阁，因于重建之后，移僧厨为三仙楼，祀汉何氏九仙、梁仙人王霸、唐诗人周朴，皆斯山之仙灵。奉三仙于楼居，或可绝狐祟。而天后宫亦资以护卫。楼多远胜，鼓旗分列，江海交流，城郭之回环，田畴之秀错，于敬神之暇，足以供眺。因磨天后宫碑阴记三仙楼并记乌石之大概。道光甲辰以后入居之外国人近多远徙，名胜已可收复，独山趾之侵踞不可遏绝，虎头之昂耸仍然在望，安得有毁祠代树如都御史者，起而为斯山清气脉、存面目也。姑笔之于石，以俟后贤之采择焉。”郭柏苍《三仙楼》诗：“远水分明接远峦，夜深无语独凭栏，□声鸡唱霜华重，十万人家月里寒。”

《乌石山志》卷之三终 于麓古天开图画楼，开镌匠吴大擗

《乌石山志》卷之四

祠 庙

闻之山川清淑之区，宜为神明所宅。会城三山，乌石为最秀，故建祠立庙，往往因之。四时致祭，杯酒瓣香，或伸崇报之意，或表仰止之思，久矣，二百年载在祀典，亦有其举莫敢废之义也。志祠庙。

文昌庙

在山上，像奉文昌恒宿。康熙四十年，郡人黄瑶林闽县人。建，乾隆二十

寒暑之攻，内有喜怒之过，五气不调，百病交作，咨于歧伯，而作《内经》，复命俞跗、岐伯雷公究及脉息，巫彭、桐君处及方珪，欲使人人得尽天年，是二圣人又为医道之祖，与文字、开天之祖□□□□□三皇然，亦报本推尊之举，即谓之三皇，亦何异尊为五帝之首，则三皇之名何可不立也。予自丙午之岁奉命来制斯闽，知三皇一庙，旧建欧冶池之侧，复迁此地，其风雨摧颓，已非一朝一夕，特为捐资，藩、臬诸司莫不一时鼓劝而勤厥事，中军城守营将以下，又皆竭蹶不敢告劳，以故鸠工庀材，使庙宇焕然一新。自兹以往，此都人士睹庙貌之威严，奉三皇之俨若，咸知三皇师天下之道无所不包，君天下之德无所不备，区区医术岂足以尽之也。千百世以下敬而礼之，未可斲也。若夫时殊世异，踵事增华，重新此庙，尤赖后之莅斯士者观感兴起，永垂不朽之盛事也云尔。是为记。”总督郝玉麟《重修三皇庙碑记》：“昔圣王之御天下也，将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而跻斯民于仁寿之域，固非徒□□□甘苦之味，示望闻问切之术，起沉疴而疗治之也。顾尝□宣圣之系易，其溯王天下者，自庖羲氏始，而即继之以神农、黄帝。又考诸方书，谓神农尝百草以明药性，黄帝咨岐伯而作《内经》，爰与文字，开天之圣为君道之始者，即为医道之祖。三皇之号盖本诸此，闽省之有三皇庙也，由来久矣。始建□贡院之西，在欧冶池之侧，后因创盖贡院，遂迁于此。历年久远，风雨飘摇，一修于总制张公，再修于姚公，复修于将军祖公。嗣是以后，数十年来废□颓垣，又将倾圮。问昔之丹楹刻桷，已不可复睹矣，钦惟我皇上御极以来，尊先法古，崇德报功，凡陵寝之荒废者修之，庙宇之摧颓者葺之，爰动藩帑项重新斯庙，其规模制度悉如建庙之始。工竣之日，与同寅之莅兹士者，共观厥成，瞻礼之下，仰见我朝德洋恩溥。凡有功于民者，□日月星辰、山林川谷，并涤祀典。巍乎焕乎，不独入庙，□敬绍三皇之功烈于不衰，而圣天子之道脉相传，后先辉映，声教之隆，讫于溥海，亦可见盛世之鸿猷也夫。是为记。”

鲁贤祠

在山南麓，祀周公输子。国朝嘉庆间建，道光十五年重修。

关王庙

在山西麓，祀汉寿亭侯。国朝康熙五十九年重修。前有三代堂。关王庙见《闽都记》，是万历前已建。

许真君庙

在山南麓，奉晋真人许迈。永和间得道于临安之大涤中峰，梁乾化三年封“归一真君。”道光十一年建。

阮公祠

在山南麓，祀宋晋安郡太守阮弥之。江左人，元嘉间任晋安郡太守，兴学

校，正风俗。洞夷海寇为虐，弥之设方略御之，有白鹤常栖于衙宇，郡人以为祥，文帝遣散骑常侍袁渝至晋安观察吏政，访求民隐，弥之历陈损益上言，袁渝又数称其仁声惠政。上悦，欲召内用。百姓焚香遮留，遂不果。后闻上杀檀道济，竟叹息忘寝食，以忧卒。男女痛哭之声不绝于道，塑像奉以为神。事闻，赠资政大夫，谥忠惠。明万历三十七年圯，移建归善里。

惠安明应王庙

在山西北麓，祀汉陈寔之二十二世孙，唐元和后始立庙，唐元和间立碑，中有“心游坟典，性爱山水，身息宿猿之洞，门临落景之坪”等语。《元和碑》文亡。今为里社。《八闽通志》：“庙在乌石山之西。王姓陈氏，按庙碑云，汉太邱长寔二十二世孙也。旧隐是山，没而灵显。唐元和后始立庙。郡人凡水旱疾疫必祷焉。大中时，观察使罗让祷雨立应。咸通中，观察使李播运饷湖湘，亦获阴佑。至闽王审知乃表其事，封宁远将军，进武宁侯，增至显应王。五代唐长兴三年，改服远昌运王。后五年改振义保成王。又十年改贞固安吉王。后地归吴越，封宣威感应王。宋熙宁八年改封今号”。按《旧志》：“城西旧有石八娘庙，审知欲以配享，别创闺阁。晋天福五年，骁卫长史徐文遇又于堂东北隅为寝室。捡校陈郟撰碑。”《后晋陈郟显应王庙碑》文亡。

睢阳庙

在道山亭西。明万历间建，祀唐南阳张巡，配以许远、雷万春，巡守睢阳。尝言“死为厉鬼杀贼”。闽中郡邑治多祀之。

水部林公祠

在山北麓灵响境右，祀唐长乐林慎思字虔中，咸通十年进士，复中宏词科，拜校书郎，出为万年令。广明元年，黄巢陷长安，慎思领兵出战，力不支，欲自刭。贼执之，逼降。慎思踞床大骂，北向稽首，遂遇害，年三十七。友人周岌匿慎思母与妻子及所著《续孟子》、《伸蒙子》并文集南归。

刚显庙

在邻霄台侧，旧为三贤祠，祀唐吴兴处士周朴。朴咸通中避地是山，与神光寺僧灵观、侯官令薛逢友善，后遇巢贼，不屈、死。闽人即其地立三贤祠祀之。宋绍兴初，张浚帅闽，疏于朝，赐号刚显。明季庙圯。

国朝康熙十三年重建，旋圯。宋郑昂《刚显庙记》并诗：“东汉之衰，陈蕃、李固、孔融之徒相与标榜，以节义名世，故虽以曹瞞之阴贼，终身睥睨汉室，不敢取。唐末名节扫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朱温以斗筲穿窬之才，谈笑而攘神器，士大夫亦欣然与之，莫敢正议。使公得志，亦肯以国与人乎，乃为诗以貽来者，俾歌以祀公。诗曰：“公昔隐居乌石冈，老观禅师同道场。法主懒安共徜徉，李薛咨参互击扬。摆脱利欲心清凉，是以能全此至刚。黄巢兵

乱来福唐，公力抗之不肯降。欣然引颈齿剑铍，白乳上涌如雪霜。老贼自谓暴无伤。才杀人半于南方，公无爵位在周行，史臣不书名不彰。后三百年丞相张，夜梦三贤与迎将。翌日游山登公堂，宛如梦中貌昂藏，再来为州刺奏章，赐名刚显烈有光。葺祠为庙饰栋梁，普与州人奉肴觞。旅荐荔丹与蕉黄，岁时来享以为常。我作铭诗刻其傍，千万亿载死不亡。”明徐《复刚显庙议》：“有唐周朴处士不屈巢贼以死，郡人即邻霄台之巔祠祀之。盖唐末诗人雅重文词，鲜尚气节，朴一隐士，旦夕丐一钱于僧寮，称贫贱矣，乃一念激烈，身膏斧钺而不辞，千载而下，犹有生气，自唐及宋，香火不湮。绍兴初，张丞相浚知福州，梦处士白衣来谒，翌日登山谒祠，见处士容貌宛如梦中，因叹处士死节三百年未有庙额，乃奏之于朝，赐名刚显，不惟公道之在人心，不容泯没，而忠魂渺渺，能形于梦寐之际。处士诚一代之伟人，匪独以诗词驰骋艺林也者。国朝以来，俗尚淫祠，闽城为盛，不知何年何月，将刚显之额改名邻霄，妖巫之党安塑小神三四辈，勒马邪视。每有人家疾病，辄以一牲一醪纷纷祭赛，虚指舍人将军等号，实为无稽之言。废数百年忠烈之芳祠，奉一二尺妖淫之土偶，庸人俗子诧为灵应，吾无责己，至于衣冠士人，登兹山也，谒兹庙也，亦皆相沿而不察，深可慨叹。往年王懋宣先生撰《闽都记》，亦恨及此，但无有协出而排其非者。陈履吉先生惧处士之名日以晦也，乃揭榜于祠前，阐处士生平之行事以示游者。岁月既遥，徒成故纸，而巫覡祈祝犹盛曩时。然则处士之祀，其终可废也乎，其终不可废也乎，若今日因循而不为更始，不亦后死者之责哉。况是祠不属有司，予夺之权，操之自我，乡有先达一出而正之，谁敢有挠之者，特任之不力耳。愚尝读赵仁甫先生杂著《倬有议复之念》，惕然有感于予心焉。敬陈末议，告诸同志，将邻霄之扁，还其旧名，妖淫土偶，择一净地，瘞而藏之，或移置他所，仍立处士牌位，以张丞相祝文揭之庙中。庶已湮祀典一旦复兴；既泯英魂，千秋有托，一以留先哲之馨香，一以省愚民之繁费，不一举而两得之乎。惟高明者酌而行之，何如？”国朝薛镛《重建刚显庙记》：按传，周公朴，字太朴，在唐季自吴兴避安溪之周塘，后居福州乌石山寺，凡晨粥卯食，施供乞钱，俱厕僧中，僧亦弗厌也。常苦吟，未成篇即播人口，有月锻季炼之誉，然自喜其诗益甚，人亦目为诗人已矣。巴州刺史河东薛公逢尝官福州，知之，与公及僧灵观友善，双峰寺僧法主、大洩寺僧懒安时与公往来，为禅悦交。黄巢至闽，求得公，曰：“能从我乎？”公曰：“我不臣天子，焉能从贼？”遂遇杀，涌白膏尺余。懒安闻巢至，坐蛻入塔，发而砍之，涌白膏三尺。巢自言：“我至闽杀一人半”是也。又按《三山志》：“郡人祀公与灵观薛长官逢于乌石邻霄台曰‘三贤’祠，双峰寺亦祀公与法主，李中丞瓚曰‘三贤堂’。绍兴初，张丞相浚谪福州，将游双峰，梦僧与金紫白衣来

访，及登堂，三像宛然。异之。后为帅，谒乌石祠，叹曰‘公死三百年，庙额犹缺，何以示激厉？’乃奏请赐号‘刚显’。郡人郑昂记而序之曰：‘东汉之衰，陈蕃、李固、孔融之徒以节义名世，虽曹瞒阴贼，终身睨汉室不敢取。唐末名节扫地，以朱温斗筲穿窬之才，谈笑而攘神器，士大夫拱手授之，莫敢正议，使公得志，亦肯以国与人乎？镕窃惟唐室方倾，纪纲廉耻荡如矣。虽使白马驿诸臣俱在，无救于亡。谓公得志，只手能留，当不然也。然黄巢叛逆，历半天下，公独布衣死节，祚争去留，固已立大坊于千万世。郑公感叹云：‘然岂为过哉？方公托兴诗人，潜踪释氏也。岂不亦意在隐身，全形成道。迨义愤所激，至截项涌膏而不恤，是浩气长存，即千岁跨鹤，不屑也。非天下至刚，孰能与于此乎？唐外史载：颜鲁公得刀圭碧霞之术，亦学道者也，骂贼而死，事与公同。其后鲁公现罗浮，公显闽峤，皆正气所钟，与天地同其无尽，此非龙虎铅汞之所能生也。又岂卢杞、李希烈、黄巢之所能死哉：镕少时访双峰旧迹不可得，崇祯甲戌见小祠于邻霄台东百余步，庙额无稽，像十余，皆二尺许，巫祝指一像曰：‘此周舍人也’。越数年，祠毁于风，惟址在焉。越数年，址亦无存。邻霄东北别筑一祠，像额不具，俄焉亦废，所谓刚显，无从迹矣。岁康熙甲寅，予友郑君元琳高弟曰：‘某君者，病中恍与三公语，因复建小祠于邻霄东南岩下，虽栋楹粗设，香火聿新，刚显精灵，俨然如在，是公示赫濯于变乱之年，而某公奋然独举，兴四十年来废祀，答七百余载贞魂，为可敬已。辞曰：‘共说仙台，仙子曾来。孰知乌石，仙翁是客。一醒一痴，亦诗亦释，逃名名彰，潜德德刚。不受帝纲，何畏贼铍，怀玉而烈，涌膏匪血，浩气在天，明神不灭。薛老灵公，识高志同，三贤并祀，道山与崇。请额赐玺，相浚肇始。见梦示仪，砺顽激耻。七八百年，沧桑几迁。灵爽不替，香火复然。莽今何处？杀人几许，活惟窜身，死不偿诅。睇瞻公祠，公节公诗，一时仙隐，百世人师。嗟彼巢厉空张目眦。为问暝霾，曾伤光霁。凡我后人，斋洁问津，壹忘俟命，松心竹筠。黄宗彝《过刚显庙故址》句：”有才还避世，不屈是全人。忠气青山里，诗魂沧海滨。”郭柏苍《过刚显庙故址》诗：“小隐乌山者，如君实壮哉。白膏乡梦断，芳草客心灰。举酒山风冷，招魂暮色来。且将千载恨，击节上高台。”

高贤祠

在山之西。明万历二十六年，监运同知屠本峻倡建，《闽书·文苑志》：“本峻，字田叔，鄞人。政暇创祠乌石山，祀先贤词人之有声者。”祀闽中乡先生，自唐至明万历年间善声诗者六十余人，万历以后，又增祀后死者二十余人，合成八十九人。唐林蕴、欧阳詹、邵楚苕、欧阳袞、黄璞、黄滔、沈崧、徐寅、翁承赞，五代林鼎、陈陶，宋郑樵、林希逸、吴棫、杨徽之、陈襄、柳

永、李纲、李弥逊、陈知柔、黄公度、敖陶孙、柯梦得、刘克庄、潘枋、严羽、谢翱、杨亿、郑所南、白玉蟾、元郭陞、韩信同、杨载、黄镇成、林泉生、陈旅、吴海、杜本明、张以宁、林元凯、林鸿、蓝仁、蓝智、唐泰、高廷礼、罗泰、邓定、王恭、王褒、陈亮、王偁、郑定、周玄、黄玄、黄泽、陈辉、赵迪、林志、郭完、柯潜、黄仲昭、许天锡、郑善夫、高濂、傅汝舟、张经、林春泽、陈勋、林世璧、邓迁、龚用卿、林懋和、郭文涓、何御、袁表、叶向高、黄克晦、王宇、陈仲臻、赵世显、陈鸣鹤、邓原岳、陈椿、董应举、林章、王应山、徐燧、陈荐夫。国初魏宪钞本载：祀高贤祠者八十八人。按：温陵谢吉卿《序幔亭集》云：“高贤祠祀我七闽先辈善声诗者六十余人，惟和卒，舆论以惟和之主合序其中，是万历庚子以后，复有增祀。”又按：“陈荐夫《水明楼集》有《祭陈汝大、徐惟和、陈子卿林初文、王懋宣入高贤祠》文。陈子卿名翰臣，莆人，钞本又未序入，今并陈子卿以八十九人为断。”又按：陈荐夫《祭陈子卿入高贤祠》文，有“寂寥百人、上下千载”之语，恐明季续祀高贤者又不止二十余人。陈白云言：陈伯孺价夫、徐兴公、曹能始学佺、安荇卿国贤、康元龙彦登、马季声欵、陈振狂宏己、谢在杭肇瀚、陈叔度鸿、赵十五珣皆后死，时当兵革，不知有好事者为之拊祀否。今其地废为通德园。恶少郑姓冒为祖居，将题名碣击碎砌阶，仅存“林泉生”三字。苍修山志时累入探索，恶少恐祠址归官，又将残碑磨礲出鬻，指明国子监学正郑先生定木主为祖先，旋踵亦归爨下。明陈荐夫《祭高贤祠文》：“于维诸公，海岳精英，瓯闽炉冶。威风腾霄，祥麟在野。劳著作兴，力追风雅。通塞改途，后先易世。阅水弗留，吟魂罔逝。新宫肇开，旷典斯制。于戏！生树雅伐，没享词馨，七闽共社，六代齐盟，衍斯文之绝脉，申尚友之微情。尚邀微爽，弼我后生。尚享。”又《祭陈汝大徐惟和入高贤祠文》：“呜呼，往哲既逝，大雅不扬。缅惟二君，提挈纪纲，陈则将顺，徐实主张。贤祠俎豆，六代有光。评公论协，日吉辰良。敬奉新主，告拊堂皇。生承艺脉，歿主词场。双魂永宅，千弗忘。尚飨。”又《祭陈子卿入高贤祠文》：“迢迢闽山，茫茫瀛海。苞灵孕奇，含词振采。寂寥百人，上下千载。于维陈君，龙驹凤雏。称诗艺苑，擢秀名都。大雅沦丧，风流弗渝。参兹祀典，实论之舆。于戏，六代同声，千秋盛事。妥此吟魂，永尔终誉。尚飨。”又《祭林初文入高贤祠文》：“呜乎，蕢嗟不第，广叹数奇。文憎命达，非君而谁。龙性难驯，凤德詎衰。名篇自吊，寄意蛾眉。生拙有尽，歿信无涯。吟魂永慰，歆此贤祠，尚飨。”又《祭王懋宣入高贤祠文》：“眷眷作兴，煌煌撰著，非此族也，不在贤祀。吁嗟先生，沉酣竹素，征唯文献，习于掌故。郡之大宾，乡之高士，阐先生之型范，则大记丛谈；撷作者之菁华，则帚言文赋。雅则有劳，典实宜拊，敬捐兹辰，敢告成事

，尚飨。”又《谒高贤祠》诗：“祠坛一片地，千古聚精英。墓朽孤吟骨，碑镌大雅名。神应通后死。业不负生前。想到青霄里，泠泠白雪声。”徐燧《高贤祠成答屠使君》诗：“庙貌壮千秋，英灵托一邱。藻蘋无俗客，香火总名流。白骨化已久，清魂吟未休。预知百岁后，同得此中游。八代斯文振，全闽雅道尊。精灵同不灭，显晦未须论。权自操吾党，名非藉子孙，泱泱东海上，真可霸中原。新祠劳仰止，神理定非遥。五世应难斩，千秋永不祧。像从诗外想，魂向赋中招，后死吾徒在，遗风未寂寥。俎豆隆殊典，山林更有光。诗真传在世，没果祭于乡。身后荣如此，生前困不妨。当年冠盖者，谁敢望宫墙。”曹学佺《雨中高贤祠同社饯别》诗：“客路天涯外，朋来春雨深。空濛逗帆影，泥泞失车音。远水平将接，层峰阙屡侵。同声自相感，况复有离心。”国朝黄铨《甲午秋寻高贤祠》诗：“日夕祠堂起暮烟，骚人魂魄九秋天。八闽风雅曾兰社，我有遗编望后贤。”林梦蛟《游高贤废祠》诗：“时人鹜科第，遗址入豪强。门列鸡豚阜，碑荒枳墙。文章今杳杳，风月夜茫茫。定有后来彦，重新大雅堂。”（须并明季，国初诸诗人并祀）。郭柏苍《游高贤废祠》诗：“不见残碑卧夕阳，客来无地荐椒浆。遗祠决是吾曹责，大雅非如流辈狂。八代吟魂春寂寂，七城树色晚苍苍。湖山群哲留题处，莫笑诸生敢雁行。”

钟山肃安王庙

在钟山寺左。《三山志》：钟山肃安王庙子城西。梁普通二年，袁士俊舍宅为钟山寺，王，其寺之土地也。后唐长兴三年，闽惠宗始崇建庙宇，龙启初封感化将军。永隆二年，改玄应将军。明年进封洪音侯，塑立夫人像。晋开运三年，江南兵至攻城，王有神助李仁达，升拜武灵王，夫人封号昭德。福州社神通称广利侯王，不知何指，多塑夫人像并祀。乡村有土神者奉土神，无土神则奉金吾大王，即古金吾也，或奉白马尊王，即汉射鱗三郎也。《三山志》：“竹林通应庙在仁庆坊丁戌山之麓，神兴于此，立祠。”按：通应庙，即今竹林境中，奉两夫人。今钟山肃安王庙为里社，夫人既有昭德封号，亦应署出。建堂三椽，亭一椽。周广顺二年，林嗣宗为记。皇朝以来寺遭者再，火及庙辄灭。元丰五年，里人复修之。按旧志：汉天福十二年改封肃安王，与《三山志》异。国朝顺治十八年，大中寺延烧，废为长福营公馆，庙仍无恙。同治间，里人不戒，火及庙亦灭。后周林嗣宗《钟山肃安王庙记》文亡。按三志载，林嗣宗为记，互见卷一“钟山”条下。

效节护君侯庙

《三山志》：“效节护君侯庙在南涧寺西。开运二年，卓岩明所封，诰今存。制词云：‘奉宣旨，当国山名乌石，地布黄金，乃西乾释子之居，曰南涧天王之寺。寺有龙神善护，神于像代最灵。从他社鼠稷蜂，应难记附；任尔心

猿意马，终被区分。但于隐避之时，往返斯境，受五通之加备，列万姓之推挽。亦尝许与封崇，报于昭感。今则因追旧迹，爰沛新恩，俾阴德之为侯，处伽蓝而作圣。所宜初中后夜，冥扶三宝，以勤拳遇，现未来无怠双林之付，嘱前件天王寺土地，可封效节护君侯。开运二年五月某日。”据开运二年诰，则神似是龙神，封为土地，今南涧寺西有庙社，地甚狭小，当是效节护君侯庙，久被居民侵没，仅余小庙《三山志》：“开运二年三月，李仁达杀王继昌，立卓岩明。”注：立僧岩明，五月，李仁达杀岩明。

石夹庙

一名石峡庙，以在石壁间，故名。俗呼石夹奶，又呼石八娘。在山北麓。封至国朝康熙十九年，平定台湾，神涌潮济师，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二十三年封天后，四十一年闽盐商公建，乾隆十一年重修。光绪三年邑人郭柏苍为商人集资建，八年工竣，添砌石栏，移僧厨于殿之东偏，以其地建三仙楼。见《寺观》。国朝盐法道菩萨保《重修天后宫碑记》：“道山最高处向有天后宫，康熙四十一年，西路商人所建，盖祀莆阳神女林妃祠也。祠前有碑，载功德甚详。考郡志，言其神灵显赫，护国佑民，凿凿可据。祠下俯瞰城市，中外星拱，左右旗鼓，襟带于越二山，其南则横瞰长江，东控大海，西接上游诸溪。后精爽贯天，声灵浹地，神光照处，将倾之舸舰皆平；圣火燃时，作浪之鲸鲵咸伏，巨贾往来，胥蒙利赖，□盐艘出入，上□国课，下便民食。自海运以讫溪河，昼行夜泊，险阻备经，匪藉神灵，惟介尔福。余钦奉天子简，莅闽司鹺，下车以来，自矢冰蘖，凡所以惠贾通商而兴革利弊者，靡不尽心力而为之，九载于兹，神其默助，□□后故莆人，父母之邦，尤为神所栖托，宜闽人之承祀者，有叩必鸣，有响必应，恂闻僊见，如子姓之奉祖先也。□以庙□倾颓。岁甲子，商人等谋鼎新之，既落成，因呈请余言，以旌神惠，记曰‘能御大灾，能捍大患者则祀之。’后之灵在扶危拯溺，而总归于护国佑民，于以幽赞国家承平之治，厥功茂矣，其荐馨于不朽也，夫何疑，爰搦笔为之记。”郭柏苍《重建福州乌石山天后宫碑记》：“天后护国佑民，载在祀典，其累著灵异，见《昭应录》诸书。闽为神诞降之邦，郡邑市镇，庙祀几遍。康熙四十一年，西路盐商分莆阳香火于福州乌石山之顶，建天后祠，立碑载神功德。其地前拱越山，左右旗鼓，襟江带海，七城十万家，在履舄之下，地胜而神益灵。惟高旷，远受风雨，恒易坏。乾隆初年，水贩充商，鹺务最盛。九年改祠为宫，盐法道菩萨保为之记，苍以碑石剥蚀，已载其文于《乌石山志》。乾隆四十四年，商人于宫左立报功祠，祀已故盐法道达公。明嘉庆间，于宫后为阁，奉文昌恒宿，辟宫左地祀武圣，摹塑闽山庙东西南三溪滩神十像，以保佑船运。辟宫右地，设财神土地，以祁求销额。诸祠年久，皆朽蠹不

可修整，统谋重建，共费铜钱六千一百三十千文。苍自同治丙寅、丁卯有南门筑城开濠之役，嗣后凡有土木，每为众所推举，又以少亲舟楫，百涉波涛，累受神贶。自光绪三年兴工，至七年工竣，其间筹款者半，庀材者半，易泥座以石，易木栏以石。凡丽于地者，皆易以石，使山气不得上蒸。删老树之阴翳，疏沟道之曲折，使湿气得以下达。移僧厨于右隅，拓其地成三仙楼，祀汉何氏九仙、梁仙人王霸、唐诗人周朴。以斯山之仙灵，受斯山之香火，且使宫左不患虚旷。苍以建天后宫者，并建诸祠，故以记天后宫者，亦并记诸祠，详前此之创造，备后来之稽考。捐款则自盐法道善化翁公学本以及各商巨细凑集，又益以建瓯阳崇南帮李君翼禧，前捐神诞公业存钱，续而成之，捐数用数，别具于方招，僧净心领徒智守住持各祠，以递年盐，道库应领天后香镫银三十六两八分四厘，给与看守。春秋丁祭，道库应领银十一两四分二厘，例归纲马韩良骥承办。至天后及各祠岁修之费，则嘉庆间林君云从创立公帮时，已于西商配运黏引项下抽取备用，后此随时修葺，祀事日隆。江海安恬，舟航利济，使上供国课，下济民生，凡有事于天后诸神者，皆将介福于无穷矣。是为记。

周子祠

在山北麓，祀宋先贤周敦颐，五代孙大同知延平，遂籍闽郡，建祠祀焉，岁久，圯。乾隆十一年，巡抚周学健重建，今为家祠。国朝林茂春《秋日谒周濂溪先生祠》诗：“三秋爽气霁，云物媚晴巘。扞葛践层巅，蹇裳憩薄藓。前哲有遗徽，巍祠寄荒岬。林深岚气聚，地辟岩容转，登堂奠蘋蘩，俯首勤拜展，生平濯澡心，对此容颜覩。欲感识性沦，理愆缘情遣。循檐兴藐思，出户重遐眄。高薨敞重霞，仄迳诏丛筮。斜晖忽欲沉，远翠纷难辨。振策涉归途，举步艰回缅。回首望深岩，寒猿叫虚栈。”

湛公祠

在宿猿洞后，祀宋郎中湛俞。三召不起，人高其节，立祠祀之。详《人物》。国朝乾隆四十八年，邑人陈道谱募建。同治五年，邑人郭柏苍重建南城，浚濠开河，呈请驱逐恶少，禁埋棺柩。光绪间重修。国朝林灏《游宿猿洞湛公祠》诗：“古人先我悟，种松何青青。我来寄怀想，片石存其灵。古祠断龛火，丛冢迷草萤。不须猿声促，对酒涕已零。隐居分非浅，我欲追其型。只愁城角起，凄绝不可听，严关方戒警，未晚先告扃。一觞犹在手，游趾难久停。安能事酩酊，倚树不复醒。空怀秋露坠，月照岩上铭。”又《春日同孟子陬辰、郭子青郎、井窗子漱芳居士、僧竹岩集宿猿洞饮湛公祠》诗：“阴阴洞户接荒台，愁思如随春色来。芳草有情萦冢绿，野花无主傍岩开。半江夕照侵蓬鬓，尽日松声下酒杯。贤守高人唱和处，千年遗墨扫苍苔。”孟际元《集宿

猿洞湛公祠》诗：“名贤遗墨满苍苔，叹息同登石上台。流辈得官惟恐后，昔人退处若无才。荒祠漠漠春多雨，古木阴阴月在杯。乡里诸君方袞袞，洞门从此不须开。” 郭柏苍《游湛公祠》诗：“羞将林下待除书，喜有名贤日造庐。千古高人严出处，从来时辈借吹嘘。乌山寂寞留片石，宋室兴亡剩旧居。我正烟霞无伴侣，当年猿鹤莫踌躇。” 又《湛公祠饯孟陬辰》诗：“且尽杯中物，移罇上石巔。江遥时见雁，树老更闻蝉。白发秋风里，青山夕照前。无田傍南郭，此会是年年。” 又《游湛公祠》诗：“携酒访良友，出郭游佳辰。古祠转岩曲，细路循水滨。小鸟方斗鸣，山花自可亲。昔人谢轩冕，日与木石邻。烟云眼中物，富贵衣上尘。我亦念穷达，愧非廊庙身。” 吴伯敬《游湛公祠》诗：“宿猿一隐者，终身忘其名。湛公践高踪，三召不为荣。千古在怀抱，身重世自轻。托迹待除书，应诏亦逢迎。荒祠古仍在，宋室久已倾。乌山多第宅，林风为谁清。” 黄宗彝《游湛公祠》诗：“愧无经术堪问世，幸有园林可养疴。近代除书欲充栋，不闻贤士老岩阿。” 井窗子《题湛公祠》诗：“荒祠草萋萋，花竹压檐低。古洞过疏雨，苍岩见旧题。举朝梦未醒，千载乌空啼。遥想桐江叟，高踪难与齐。”

邵子祠

在山麓大营，祀宋儒邵雍。宋朱文公赞云：“天挺人豪，英迈盖世。驾风鞭霆，历览无际。手探月窟，足蹶天根。闲中今古，醉里乾坤。”

闽山庙

在闽山巷，祀宋景祐元年进士卓祐之。详《人物》庙即其宅，神累著异。端平二年，诏封庙为“灵应庙”，神为广利侯，俗称神为“应公大夫”。《八闽通志》：“闽山威显侯庙在文儒坊，神姓卓名佑之，生而正直，自谓死当为神，及卒，果著灵显。里人即其居立庙祀之，号应公大夫。后敕封广利威显侯。”又云，中有二神曰“灵应”，曰“灵慧”，灵应即卓，灵慧不知何指。每岁三月三日以杂剧导神出游。嘉靖五年，按察使周广字克之，□□人入《府志·名宦传》禁弗止，废其庙。后乡人请于官；复其半专祀灵应，以其半为怀悯祠。见下。至四十五年，迁怀悯祠于罗汉洋。庙复为里社。宋《福州灵应庙敕》：“敕福州灵应庙神，长乐巨镇，统收八州，带山负海，民俗繁庶，盖东南一都会也。庙于其地，赫然有声，二神同宇，合以揭额，返风灭火，霈泽苏旱，郡人以尔之灵应为言，申命牧司，开以侯爵，益施惠利之实，永祐邑里之民，可特封广利侯，奉敕如右，牒到奉行。端平乙未年九月二十一日。”又敕：“敕福州灵应庙广利侯，祭法，能御大灾，则祀之。灾之大者，其有烈于兵火乎，尔宅灵闽山，保有南国，耀阴兵以弭汀郡之寇，返炎风以扑邻境之焚。考观民言，灼见神烈，式益表号以灵应广利侯，特封广利威显侯，奉敕如右。”

符到奉行。端平乙未年九月二十八日。”明陈元珂《重修闽山庙记》：“闽城以三山名字内，考其实，盖有九焉。西南曰乌石，东曰九仙，北曰越王，此其较著者，其余则仅存微阜，悉隐于民居官署，特名存焉耳，闽山其处一也。然山虽隐。其灵则显，故庙其地者，神况特异，盖山川之灵秀，明而为人文，幽而为鬼神，理则然耳。予少长居闽山下，其父老往往道广利之神曰，灵应灵慧。时或瞻谒于中庭，则见其金冠制服，俨然并峙，盖二神也。及考诸郡志，则谓：”宋景祐进士卓公祐之为秀州推官，生而正直，既没，颇著灵异，后人即其居祀之，所谓应公大夫是已。’灵慧则无所闻，不可考矣。建炎三年，建寇猖獗，神现身拥阴兵收全城之功，既而见梦，语守者曰：‘破贼者，闽山阴兵也。’建人德之，祀而报焉，神由是显名。连江尉杨绍绾将捕海寇，祷之有应，为立祠于城隍之畔。端平甲午，复设阴兵御邵武之寇有功，守臣朱良骥上其事，诏封‘为广利侯’。宝庆三年，汀州寇发，忽白昼晦冥，神拥巨蜂无数，现身空中，贼怖而遁散。昼晦中忽闻人语曰：‘闽山吾故宅也。’寇平，汀人如其言，至祠礼谢。运判诸葛有声以其事上闻，复诏加封‘威显顺济广利侯’，赐庙额曰‘灵应’。永乐中，部使者李宏茂录其实，载诸祀典。正统十三年，乡民谢雄等请于有司，重新其宇，自是灵愈益显，乡人崇奉弥笃，每岁三月三日，则聚富室珍服奇玩，竞为杂剧，前道神像，遍游于市肆，夜则奉小像于委巷，喧呼竟夕。嘉靖丙戌岁，廉宪周公广禁弗止，怒而废之，仅存应公像，则相与匿焉。由是人咸愤惋饮恨，昏夜过庙，至有悲号泣下者。久之，诸生李祐等因民之思，乃请于监司，得复其半，以其半为怀悯祠，人心少豫，则出其所匿像新之，始专祀灵应矣，然犹以堂宇湫隘，不称神居为憾。初，僧万灵私创庵于道山下，后废于官。嘉靖丙寅春，诸乡士父老谋以其情陈于藩伯王公遵、陈公大宾，请丐以易怀悯二公，特赍其举，下郡祖胡公帛议，竟允之。乃迁怀悯于万灵，以旧祠全返于庙。由是居民靡不鼓舞胥庆，富者输财，贫者陈力，长者度工，少者趋事，不数月，旧宇焕然复新。工竟，诸乡老商等琢石碣碑请记其事，乃申之曰：夫神无常灵，因山以灵；灵无定在，因人以显。古人以功德庙祀者不少，卜非其地，旋复湮灭者何限。独兹庙之建，□数百年，废而复兴，神况不歇，是孰使之然哉。山之灵为之也，民之奉兹庙也，愈久弥笃，其废之也，如丧考妣，其复之也，如庆更生，是孰使之然哉。神之灵为之也。故征于其庙，可以知山之灵；征于人心，可以知神之灵，三者交征，其将长存不朽乎？虽然，吾闽三山之胜甲于东南，含灵毓秀，发泄于人文，以广利于天下者，固不独一庙之存废已也。然而斯庙也御灾捍患如彼其广，其于吾闽人文之隆替，民物之康否，将亦与有灵乎不也？环斯庙而居者，廿有四社，灾患必祈，疾病必祷，求欲福之者亦众矣，皆将有以应之乎不也？神

道元默不可知，有自然之理，有适然之数，诚存，则神斯在而灵矣。” 王应山《闽山祠避暑》诗：“选胜当三伏，言过里社中。山寒泉有白，林密日无红。我辈能歌雪，神君数借风。虽非河朔饮，不放酒杯空。”

海滨四先生祠

在山南麓，旧涌莲庵见《寺观》。地，祀宋儒陈襄、郑穆、周希孟、陈烈。道光十四年，郡人高峻、何则贤建。陈襄，字述古，侯官人。襄少时游乡校，与陈烈、周希孟、郑穆为友，务于性理之学，乡人称之曰“四先生”，襄居古灵山中，故又曰“古灵先生”，登庆历进士，累迁判尚书、直学士院。襄居郡县，先兴学校，以施教导民，然后求其利病而拊循之。立朝则直谏，无所呵避。著有《易讲义》、《中庸讲义》、《郊庙奉祀礼》、《文梦书》及《古灵集》行世。郑穆，字闾中，侯官人，居家教授弟子以千数，元祐初为国子祭酒，请老。出都门，举朝公卿大夫及太学生，送者数千人，比之二疏焉。著有《诗文集》行世。周希孟，字公辟，侯官人，通五经，而以易教于闽中，弟子七百余人，前后郡守多造庐师尊之。希孟南向坐授业，亡所诎，部使者相继荐之，于是诏赐希孟粟帛，授将仕郎，试国子监助教，希孟力辞不就。卒，弟子立祠祀之，著有《易义》、《诗义》、《春秋义》及文集行于世。陈烈，字季慈，侯官人。少以乡荐诣阙下，不中第，罢归，聚徒数百人，教于闽中，不肯仁仕。当仁宗时，卿大夫郡守交荐烈贤，诏起烈为本州教授，会欧阳修又言之，诏召烈为国子直讲，皆不拜。元祐初，部使者又言之，制诏部使者，烈自先帝使使召之，累辞不起，其赐烈以宣德郎致仕，从其尚焉。明年复以烈为本州教授，烈不得已就职，竟不受其廩奉。烈为人介癖自喜，笃于孝友，遇童仆，虽燕居不敢不洒如也。乡里问遗，一无所受，家租有余，则推以周贫者，无长物焉。所著有《孝报经》。

海滨周先生祠

在山南麓，祀宋儒周希孟。见前。

许公祠

在石林，祀宋门下平章事许将、字冲元，闽县人。嘉祐八年进士第一，累官至观文殿学士，卒谥文定。将子龙图阁学士份字子文，崇宁二年登甲科，知邓州，迁龙图阁学士。及明裔孙提学彥详《人物》。崇祯间彥子友建，近邻人并阮公祠，占为果园。

道南祠

在光禄坊，旧法祥院见《寺观》。地。万历《府志》：“道南祠在郡城光禄坊内，旧名书院，祀先儒杨龟山先生。宋宝祐六年建，国朝成化元年，督学副使游明重建，《闽都记》作成化二年。以罗豫章、李延平、朱考亭并祀之。

《闽书》：“游明，字太升，丰城人，景泰二年进士，除刑部主事两提中贵狱，天顺末升本省按察僉事、提督学政，待诸生有恩义，而尤以公廉著称。满九载，晋副使，仍督学校。成化间卒，八郡诸生皆为位僧寺而哭之。”令有司春秋致祭。嘉靖八年，提学金贲亨增祀程明道为正飨。《闽书》：“金贲亨，字汝白，临海人。少即知学，长潜心伊洛。正德九年进士，历佐闽臬，督闽学，修道南书院，崇祀延平、豫章、龟山、明道及晦庵五先生，复记其说于书院之碑，刻五先生行述语录，载《道南录》中。复疏于朝请豫章、延平罗李二先生从祀，以为朱熹学于李侗，侗学于罗从彦，从彦学于杨时，时学于程灏。是时所传以授从彦者，即濂洛诸儒所以继孔孟之统者也。又择志向尤异之士，聚之养正书院，相与推明洛闽微旨，人士多所向风，与部使者忤，解绶归，三子俱登第，立敬嘉靖季复督闽学。”三十一年，督学朱衡又以程伊川同祀一堂。

《闽书》：“朱衡，字士南，万安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初授尤溪知县，介然自守，风采峻拔，好恶兴革，悉当民心。以最调婺源，后为提学副使，诱进诸生甚笃，有杖策求进取者，进而试之，可则录上，无贤不肖，尽厌其意，闽士稍异者皆得自见，向用不绝。终工部尚书，有治河功。”岁久祠圯。四十一年，提学金立敬重修。《闽书》：“金立敬，字中夫，嘉靖二十九年进士，与其父贲亨先后为闽督学使者，以讲学风士，辟书院，遴秀士课董其中。又疏罗李从祀于朝。虽未俞请，而人谓能继父之志。官至少司寇。”嘉靖壬戌怀安马森《道南祠碑记》：“道南书院肇于嘉靖己丑，督道一所金先生所建也。中祀明道程夫子，配以龟山杨夫子，配以罗、李、朱三先生，匾曰：‘道南云者，取龟山归，别于颖昌，而明道有吾道南矣之语也。’夫闽古为荒服，三代盛时未通上国，历唐有常公袞，始兴学校，人文虽开，道源未究，其于孔孟宗旨，暨乎罔闻。至宋龟山得宗程氏，传之豫章、延平、晦庵，始相继倡学于闽。而程氏得不传之绪于濂溪者，大有所发，以为学者准的，是又一所先生之所以崇祀而立教也。先生颐性洗心，学宗孔孟，既不背夫五先生之道，而以身率夫多士矣。又以五先生皆奋夫数百载之上者也，欲使闻者莫不兴起，故一时闽士翕然从风，胥争濯磨以脱夫旧习，盖已浸浸于道岸矣。比先生擢去，思慕且切而仰止之无由，群然拘祠而生祀之。祠不他拘，即书院后所者，以先生之教，在明五先生之道，因之以为时思而睹奋也。今去先生三十有余岁，先生仲子存庵公复以吾闽参藩，陟董宪学，而多士之慕先生者又以存庵之教如先生焉。郡守吴公崧以多士之追慕先生，益遵存庵之所以教也，实道南书院兴起之自，肆岁久倾圯，隙地或湮，与多士谋请鸠工厘正而葺之，伍公典继之，相厥成功，属森为记。森尝读先生所辑《道南录》，而知先生忧道之心有不容已者焉，盖溺于利欲者一悟即无难变，溺于意见者执迷而不可返，因循前却，涉猎为功，以章

句训诂为足以穷遗经，以仪文度数为足以尽儒术，支离汗漫之求，终其身无以入道，又乌知所谓默会诸心以立其本者哉，此先生所以惧而为是录，以明建书院之本意，将以破沿袭沉锢之蔽，而觉之以一其趣也。顾当时稿未及梓，今则布之，闽中人人得而玩之，而先生之教昭如一目。矧存庵公祇适作求丕承厥志，则多士必有惕然不自安于其心，不徒应之以文，而思所以为用力之地矣。否则，烨然章程，终涉陈迹，向慕虽切，应务则虚，而况于其能真证而自得者乎？噫，自不著不察，日用不知，道在天地间，固互古今未息也。孔子川上之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程子曰：“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义，”则于斯道之绝续也，亦在夫学者于此焉辨之，以默识夫五先生之言，而得乎录者之意而已矣，谨僭为之记，而因以告吾党焉。”万历八年废天下书院，有司改额曰“三山公馆”。十三年，巡按御史杨四知题请奉旨修复，祀典如故。《闽书》：“杨四知，祥符人，丰稜甚盛，第以严酷为愉快，非闽中所宜。”后祠宇多为人侵据。万历三十七年，提学金事熊尚文见《两贤祠》。查复旧址，修葺一新，又以豫章，延平，考亭为龟山弟子，乃列主配飨。崇祯间重修。国朝顺治十六年，土兵占据，巡抚徐永楨查清旧址。康熙二十四年奉敕修。康熙三十四年督学史陆輿作记，勒于马森之碑阴。明谢肇淛《重修道南祠记》：“宪宗纯皇帝应期立极，体道崇儒，乃以自孟氏没，儒术绌微于汉，亡于唐，至宋而中兴于周程，其弟子散游于海内，最著于闽之朱徽国。徽国受之李愿中，愿中受之罗文质，文质受之杨文靖，于是推本程子吾道南之语，敕建道南书院于龟山先生之乡，奉祠先生，先生延平产也，遂建延平。督学使者游公明按籍而得先生旧祠于福州之道山，曰‘道山书院’，因而葺之，更额‘道南’，已而出教，召先生裔孙侍祠。越半年无应者，乃檄延平召之于家，家推其支属机，机至，使者居机于书院之离榭，补博士弟子，世世承袭，著为令。机卒，传子至孙芬。万历初，张江陵为政，令废天下书院，误及道南，芬抱先生木主出居私室。顷之，有诏复旧，而芬与子应增皆已前卒，遗孤九皋，方孩稚，祠遂为豪右剖割若列隧。三十七年，督学使者丰城熊君谒祠而伤之，因檄侯官邑大夫吴江金君堕坏侵据，悉复书院旧规。余闻之谷梁子，宫室不设，不可以祭，”龟山先生之在祀典也。岂非昭德章轨为国重事哉。余为诸生时，盖尝骏奔祠下矣，鸡豚牧于皇堂，什器度于神幄，未尝不于邑茹叹也。嗟乎，自非毗世鸿儒，贞教宏化，畴能留心于经祠，尽祭之义者乎？夫魏无忌，侠士之雄也，汉高犹祀之于大梁；范蠡，霸国之彦也，而越王金铸其像，况夫先生上继先正一贯之统，下开后学千载之传，而顾不保三亩之祠于其苗裔耶？以斯知二公之举甚盛典也，敬执简而记之。”熊尚文《谒祠文》：“于惟龟山道宗列圣，亲承北学之传，教演六经，创辟南来之统，爰至豫章、延平，益相承于一脉

。迨乎考亭夫子，随兼集其大成。海滨邹鲁，悉资群贤羽翼之功，飨祀春秋。旧有特祠崇报之典，顾流传既久，而祠宇寝荒，始缘假馆，诸生耽为游息之别业，继坐僦居氓隶，渐成牧畜之秽场。于是或有构木诛茅，竟生心于席卷，或有窥窗伺牖，阴蓄意以侵渔，或有潴其宫而鞠为蔬圃，或有穴其地而戏为樗蒲。上不足以妥先灵，下非所以观来学，凡有纲常之责，可无兴起之图？第尚文自受事于兹。殊苦校文未暇，虽曩因岁考之竣，曾造谒其遗祠，然粗修肃拜之仪，未诘穷其窃据，愍愍袭舛，几虚度乎此生；赫赫儒宗，幸假灵于今日，始知侦访，深用惊惶，随檄县以清查，务周详于检勘，追夺其已侵之地，即寸址必使复原；驱逐乎占住之人，虽诸生毋容寝处。且量捐薄俸，庀役缮修，薙蔓草于庭阶，櫜题稍焕；坏垣墙于界限，侵削无虞。又祠门扃钥，专责云初之管承，若苾祀牲牲，豫饬有司之洁备，崇儒盛典，或者藉以永光；为道夙心，庶几无至终负。聊荐蘋蘩之奠，愿言几席之歆。” 国朝康熙乙亥阳羨史陆輿《重修道南祠碑记》：“尝从锡山见宋杨龟山先生年谱，因获悉先生出处始末，盖先生侨居常郡，前后凡十有八载，其过化为最久，而闽地则先生之所生也。其在常也，立讲院于锡山之城东隅。越数百年至明，顾端文、高忠宪、吴素衣诸君子因其地为道南祠以祀先生，而岁时与同志讲学其中，即世所称东林书院也。余先曾祖玉池公以同方合道共事于此，一时海内之贤人正士，望风景附，理学文章气节无不以东林为归。迄今诸君子既没，而锡山之祠，櫜楹不改，俎豆如新，四方学士大夫过者必维舟进谒，瞻先生之庙貌，恍然如见先生。夫以先生侨寓之区，东林诸君子犹与先生遥相授受于数百年之际，而其迹之不可泯灭犹如此，况闽地为先生之所生，而当时罗、李、考亭皆与先生问学一堂，倡明理教，其流风余韵，历久而弥盛，岂待言哉。闽省道南祠在城之西南，其创修之年代、姓名以及配祀、从祀、春秋典礼、工食祭田等项，历有乘记可考。至寅卯间圯于兵火，赖历任诸当事捐资修葺，未及竣工，而先生之裔孙必辅轼臣邻等能竭力踵成之，门殿构堂焕然如故，由兹理教蔚兴，以存先生亿万世常新之道统，以仰副今天子崇儒重道之深心，其所系诚非小也，余也忝承先生东林之后，家于先生侨寓之区，复官于先生诞生之地，而且适睹先生庙貌于修举落成之日，因得与道南一席，所至常亲，用是私心窃幸，而且与二邦人士共庆之矣，因作歌以志之，曰：‘先生之学，得于二程。先生之绪，传于考亭。先生之道，炳于日星。先生之节，昭于汗青。维我兰陵，哲人所经。维此南闽，哲人所生。过化存诚，二邦其荣。遗祠并建，日树风声。以兴来学，以表前型。山高水清，俎豆斯馨。’ 按：《闽都记》：“成化二年建前堂，祀宋儒杨龟山，配以罗豫章、李延平、朱晦庵，其后推祀二程，以四先生配之。后堂祀宋时三山诸儒。万历十七年，督学耿定力厘正祀典，移二程度阁。位龟

山先生于南面，以罗李朱配享如故。康熙四十九年，督学范光宗刊列道南祠创建修葺缘由于碑。此碑系将嘉靖十年旧碑磨刻，未知是否金提学所刻五先生说也。又有巨碑仆地，未录。

游先生祠

在山西麓，祀宋儒游酢。

先贤石室

在山之东来魁里，即宋朱文公“石室清隐”见《第宅园亭》。处。后人因祀公，遂名其地曰“先贤石室”。明季，混为民居。国朝康熙十七年，提学道孙期昌叶县人。捐赎而复之，祀典重兴。五十一年，请给春秋二祭。雍正十年重修。宋真德秀《晦翁先生祝文》：“晦翁先生朱文公，比岁以来，先生之祠，遍于宇内，某麾符所至，必敬谒焉，假守三山实忝师帅之责，方将推崇先生之道，以兴士风，而采众言，以为勉斋、黄公续承师训以淑其徒，当侑食焉，涓辰奉安，不敢不告。”国朝提学孙期昌《建复朱夫子石室清隐斋记》：“闽之州在岭之南，去鲁壁远甚，闻其俗家弦而户诵，士之砥行修业者，视他州较著。何也？盖天生哲人，将以大斯道之传，其理学，固不独闽人宜景芳型也。而闽学则自文公朱夫子始绍其统。按公家谱，徽人也，系出新安，尊人韦斋先生，讳松，为尤溪尉，侨寓于闽，阐濂洛之奥，日以讲学为事，疾革时嘱公曰：‘刘白水、刘屏山、胡籍溪，学有渊源，吾所敬畏，盍往事之。’公遵先训、从三君子及李延平游其学，大都穷理以致知反，躬以力行而以居敬为主。登第五十年，仕于外九年，立朝侃侃仅四十日，多所建白，有忌公者，目为伪学，盖行道若斯之难也。进不见用，故退居山林之日恒多。性喜登陟，凡闽之悬崖绝壑，经公凭览，直视之以为拱卫鲁壁云尔。晚乃卜居建阳之考亭，自号曰‘紫阳’。当公闭户著书，其作纲目也。一本《春秋》书爵书人之旨；其作传注也，表章圣经，发明理学，直接千古圣贤之统。昔黄勉斋先生尝曰：‘孔孟以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朱夫子而始著，由斯观之，公殆汉唐宋以来理学一人而已。理宗朝赠太师，追封徽国公。明太祖崇重儒术，诸不在孔子之科者绝使无进，独以公四书五经集注颁置学宫，天下翕然宗之，爰谥曰‘文崇’，祀孔子庙，俎之豆之未有艾也。福州旧有‘石室清隐’遗迹，字镌石上，兵燹之余，混为民居。康熙四年，督学使者陆君讳求可，别立祠于道山之麓，鳩工庀材。事方告竣，未及勒碑，而轺车遄发，回视石室清隐，不无遗憾焉。丁巳夏，余膺简命，校士兹土，亦忝有师表之责，猥思阐扬至训，明绝学以为多士倡，甫下车谒公庙，拜瞻其像，能无想见其心坎，乃特祀盛典，阙焉无纪，谁之咎也。于是旁稽博采，考夫子之旧捐，赎石室而复之，堂庑几筵，无所增设，志其旧也。圾砖扁额丹牖有加，昭其文也。后之学者，入其门，履其

庭，凜然知所敬畏，恍如‘正心诚意’四字，铭襟带如昨然，则是祠也。闽士子其犹睹鲁之宫墙而兴起也，夫铭曰：‘哲人不作，吾道欲南。继兹孔孟，分一为三。士，瞻面貌，如对鸡坛。馨流俎豆，不数石函。贞珉载德，风雨需探。’

道山祠

在天王岭旧半岭园见《第宅园亭》。地，祀宋朱文公，配以门人黄榦、详《人物》。陈孔硕、字肤仲，侯官人。陈枏字自修，长乐人。蒋康国、字彦礼，古田人，学者称鼎山先生。潘植、字立之，怀安人，著有《观象元契图》、《尚书解》、《性理书》。潘柄、字谦之，植弟，著有《易解》，学者称瓜山先生。刘砥、字履之，长乐人，著有《论语解》、《孟子解》、《王朝礼编》。刘砺、字用之，砥弟，著有《禹贡解》及文集。国朝康熙四年，提学道陆求可字密庵，山阳人。建。二十四年，提学道丁蕙、字次兰，丰城人，入府志《名宦传》。捐俸增置祀典，后秩满，郡人立去思碑于祠前，以颂其德。四十四年，巡抚李斯义字质君，长山人，入府志《名宦传》。重修，祠后有堂，郡人黄晋良字郎伯，闽县人。题曰“景堂”。旧列祀宋儒，近以陆、丁、李三主祔焉。国朝提学丁蕙《增置道山文公祠祀典记》：“皇帝御极二十有三年，海宇宁一，百度维新，遣使祭告名山大川。诏天下有司葺治学宫，隆举祀典，文教蒸蒸焉，盛哉。八闽郡县建学外，率多考亭朱文公夫子祠，盖从祀之外特行专祭，实夫子过化存也，缅惟夫子，讲学闽中，往来三山日多，城之西南曰：‘道山，有祠岿然在焉，岁两祭，兼行庆诞礼，予初谒夫子于祠，见規制颇宏敞轩豁，爽人心目，询厥祀事则祭费出司，年顾弗饶，既成礼，则执事者退思人之至诚，莫虔于将享，凡春秋郡县释奠，诸生有事其间多限员，或止食饩者。且各为祭，不相闻，独祀夫子之祠，则福郡十庠皆得与而无间食饩与否。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礼曰：‘祭有馐可以观政，使当祭而粢盛，牲牲之属弗备弗虔，祭毕而骏奔走，执豆笾者不获邀神贶而分黍稷之馨，其何以光兹大典？于是捐俸百金，请乡先生董其事于隙地，建书舍五间，并购近祠廖邦伟楼屋三间，安泰桥陈夏若店口一间，令三学广文轮收其息，给值祭诸生承办，以佐将享所未备焉。或有余，仍归诸公，不得侵，□今而后祀事其孔明也，文教其益章也，人才其日盛也。后之绅士及官是邦者推而广之，俾□然具举，以仰副朝廷修学宫隆崇祀之意。予实有厚望焉。” 黄晋良《道山祠雅集》诗：“山半宏开景行堂，乐游还喜近羹墙。巾车暇日欣倾盖，扶老连朝愧杖乡。四面云峦围白日，万家烟火压骄阳。此时嘉礼犹真率，会见骚坛意味长。”

朱子祠

在观音岩旁，祀宋朱文公。康熙四十年，郡人黄瑶林建。乾隆二十二年，子守儻修，额“漱经堂”于祠右。嘉庆十六年，邑人刘照重修。

紫阳祠

在宿猿洞，祀宋朱文公。乾隆四十八年，邑人陈道谱募建。

勉斋书院

在山之西，本宋儒黄榦详《人物》。修三礼处，后即其地祀之，中有榦手书“修三礼处”见《石刻》。石刻。元至正时，勉斋书院在太平公辅里。《八闽通志》：“勉斋先生祠堂在府治东南仙迹坊内，以祀宋儒黄榦，今圯。按：《府志》：勉斋书院在鳌峰麓，旧为勉斋先生黄榦宅。榦卒，门人学士赵师恕即其故居拓为精舍，后圯。元至正十九年建为书院堂，曰‘道源阁’，曰‘云章’，于阁之后，叠石为山，曰‘小鳌峰’，后废。《府志》所谓鳌峰麓，即《八闽通志》所谓仙迹坊，贡师泰《记》所谓太平公辅里，勉斋先生故宅也，今观巷仙迹境旁皆勉斋先生旧宅。”按：三牧坊里社称太平公辅境，祀宋平章朱倬，人因疑勉斋书院旧在今之三牧坊。明洪武八年，将鳌麓勉斋书院改建左卫，后又移乌石山西。嘉靖间圯。隆庆间移建府学射圃。宋真德秀《勉斋祝文》：“勉斋先生黄公，惟公之在考亭，犹颜曾之在洙泗，发幽阐微，既有补于学者，继志嗣事，又有功于圣门，采诸众言，奉以侑食，英灵未泯，必乐于斯。”元贡师泰《勉斋书院记》：至正十九年冬十月，福州始作勉斋书院，明年秋八月告成。丁亥廉访使率郡大夫士行释奠礼，己丑经略使李君国凤谒祠下，用便宜署今额，以儒人张理为山长，执事者间具本末，请记于贡师泰，曰：“书院遍天下，而闽中为盛，大约祀徽国朱文公师弟子居多，若延平、武夷、考亭、建安、三山、泉山、龙溪、双峰、北山之属皆是也。勉斋先生实文公高弟，独无专祠，顾非莅政者之缺欤？昔者佥事张引尝图经始，以调官浙东，不果，经历孔訥，锐意作兴以拜南台监察御史，又不果，未几，行部闽广，适郡士林祖孟祖益请以太平公辅里故宅一区为学宫，厥位面阳，广轮合制，遂倡成之。而廉使贍思丁，副元奴，佥事事亦怜真必刺的纳刘完者，郑潜、经历答理、蒙古知事黄普颜帖木儿、照磨傅居信协心相事，议若出一，且移郑君董视，而佐以属吏王兰焉。行省平章普花帖木儿闻之，亟发白金五千两及租田一百五十亩有奇以给以贍，于是即旧以图新，拓隘以增广，礼殿中崇象圣人之燕居，祠宇旁峙严先生之祀事，堂曰：‘道源’著师友之授受也。阁曰：‘云章’以郑君正字端本时所得皇太子书麟、凤、龟、龙四大字，刻置其上也。堂后叠石山曰：‘小鳌峰’，不忘先生读书精舍之名也。斋左曰‘凝道’、右曰‘尊德’，栖士有舍，待宾有馆，燕休有室，更衣有次，庖湔库庾，各有其所，重门衙衙，层庑翼翼，瞰以方池，度以石梁，其周九百八十四尺

有奇，东西广九十尺，深视广之四，雄规伟观，穆然靛深，然后师道之统有所尊，而讲学之士，知所向矣。惟子之学，盖亦得于先生者，请文书石以纪其成。”师泰荒陋，何足以知此，然窃闻之，斯道也。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所以为治，孔子、颜氏、曾子、子思、孟轲氏之所以为教，不幸而变于管商，惨于申、韩，杂于荀、杨，暴于鞅、斯，磔裂破碎于毛、郑、贾、马、王、范之徒，幸而唐之韩愈氏能以所得著之《原道》之书，然其于性也，主三品；于仁也，专博爱。则犹未免于不详不精之失焉。至宋全盛，濂溪启其源，伊洛溯其流，渡江再世，文公始集诸儒之大成，使千载不传之道，复明于天下后世，吁，盛矣哉！于时门人弟子聪明卓越固不为少，然求其始终不渝、老而弥笃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因刘子澄一拜文公于屏山之后，即慨然以斯道自任。听风声于屋头，对孤灯于天曙，其坚志苦思为何如也，自是得执子婿之礼，从登庐阜，涉彭蠡，过洞庭，望九疑，宦游江淮湖湘，吴越瓯闽间，不惟口传心授于师门，愈久而愈博。而其所见名山大川，渊深高厚，皆有以助夫精微广大之学矣。是故征诸事业，则城安庆、御汉阳最为伟绩，著之方册，则《四书通释》、《仪礼通解》尤为有功，盖先生有志于斯文，以陆沈下官，不能大行其学，固可深慨，然圣贤坠绪，非文公无以明；文公遗书，非先生无以成，则斯文吾道，确乎其有所归矣。先生没，其传之著者，在闽则宓斋陈氏、信斋杨氏，在浙则北山何氏，江以西则临川黄氏，江以东则双峰饶氏。其久而益著者，则西山真氏《衍义》诸书，凡今经帷进讲、成均典教，皆出先生讲论之余也。呜呼，先生之道传之后世，先王之书行乎天下，孰不想慕其高风，渐被其余泽，况鳌峰箕山之间，云烟苍莽，神气流行，慨然萧然，犹若有见乎其位，闻乎其音容者乎？书院之作，其有功于世教，岂曰小补之哉。”按：贡师泰《勉斋书院记》，系初建勉斋书院时立于太平公辅里勉斋先生故宅，与乌石山勉斋先生修三礼处无涉。国朝萧震《道山纪略》云：“道山之文次于曾子固，而亦可传者，唐欧阳詹之《南涧石像记》、宋郑昂之《刚显庙碑记》、元贡师泰之《勉斋书院记》而已矣。”按：贡师《泰记》中叙出太平公辅里，则此记是于山之文，蜚庵以为道山之文，究之道山、于山，为山则二，其为勉斋书院则一也。故附录于此。

九贤祠

在般若台旁，祀宋儒杨时、游酢、胡安国、罗从彦、李侗、蔡元定、蔡沈、黄榦、详《人物》。真德秀。国朝康熙间，提督学政沈涵疏请建立。嘉庆十八年，提督学政方振修。道光十七年，郡人何道观同众重修。

顺懿宫

在霹雳岩侧，祀宋临水陈夫人。按：陈夫人名靖姑，世传夫人事多异。《

罗源志》云：“靖姑姓陈，闽县下渡人。唐大历中，南湾巡检黄演之配，少而灵异，后得许旌阳之秘，能除邪魅，尝收蜘蛛精于云梯里。”《古田志》云：“靖姑，宋时闽县人，陈昌女也，少孤，其兄守元牧牛山中，靖姑饷，遇馁姬，以所饷食之，姬因托身焉。靖姑母事之。未几，姬死，敛而葬之。既而姬复来，笑谓靖姑曰：‘勿疑也’。以神箓授之。靖姑由是善符篆，能驱使百神除魑魅。尝过荒垆，肉白骨而生之，畜为女弟子。乡有虎，靖姑降之。永福白蛇为害，掩杀之。嫁刘杞，生一子而卒，年二十四。”又云：“闽王璘封为顺懿夫人，食古田三百户。靖姑辞，乃赐宫女三十六人为女弟子，以其子为舍人，建第于古田临水，后数岁逸去，隐居海上。”或曰靖姑乃莆田林真妃之妹。诸说不同，或唐或宋，皆不可考，惟罗源旧志载墓在重下里西洋岭。岂其生于闽县，居于古田，而卒于罗源耶。大历距闽王氏百余年，若卒年仅二十四，岂得及见闽王，况南湾巡检之名至宋始见，黄演又宋时人，夫人之归于演，似也生于大历之说误，无疑矣。淳祐间，郡守徐清叟请于朝，封“崇福昭惠慈济夫人”。国朝雍正七年封“天仙圣母”，初宫在五通庙在山南麓旁。万历间都督王尚文移建今所，旋圯。旁有巨石，裸祀邹氏夫人，名“灵应庙”。

薛公祠

在山麓，祀明先儒薛瑄。

叶节愍祠

在山麓，祀明刑科给事中叶福。字叔畴，闽县人。建文庚辰进士，授刑科给事中。靖难兵起，福守金川门，死之。初，福见金陵势危，遣家人归报母曰：“儿不能为孝子矣。”尝语人曰：“孟氏所欲，有甚于生，吾人心事不当尔耶。”福死二十余年，建安杨荣感其节，追铭于墓。

忠烈祠

旧圆觉庵见《寺观》。地。明嘉靖间，改祀给事中姚铎。字孟声，侯官人。永乐甲辰进士，宣德间授刑科给事中，改工科，请告家居。正统初荐授兵科都谏。己巳从征，死于土木之难。先时，铎自誓必死，在军中贻家人诗曰：“许国丹心今日尽，输忠白骨几时还。”闻者悲之。今姚氏子孙环居之。

宋公祠

在山麓，祀明户部主事宋宣。字世逵，侯官人。成化乙未进士，授定海令，荐擢户部主事，榷盐闽广，后归里，有御倭功，郡人祀之。后圯，移建丽文铺。

两贤祠

附提督市舶衙门，附市舶提举司，附文馆境。今文馆铺之城守营存，城署即旧两贤祠地，两贤祠即旧提督市舶衙门及市舶提举司地。《八闽通志》

：“福建市舶提举司在布政司西南，侯官县之西，都指挥僉事王胜宅也。旧司于泉州，以番舶入贡，多抵福州河口。成化五年，巡抚副都御史张瑄奏请移建于此，内有吏目厅。”又按《八闽通志》“统莅使臣公署”内载：“提督市舶衙门在光泽坊内，旧织染局地也。初建于府治西南法光寺东，成化十六年，提督市舶都知监太监韦查与织染局互易，创建布政司东南。”又按《八闽通志》：“织染局在府治西南地平寺东，旧为提督市舶衙门。洪武八年建于府治东南光泽坊内。成化□年，以其地建提督市舶公署，是提督市舶又一衙门，初建于法光寺东，即乌石山北麓。成化十六年，始与织染局互易，创建福建市舶提举司又一公署。成化五年，经都御史张瑄奏请，由泉州移侯官县之西，即明两贤祠地。据此，则提督市舶旧衙与福建市舶提举司公署皆在乌石山北麓。织染局即旧提督市舶衙门地也。”《闽书》：“市舶提举司在乌石山麓，旧置泉州。成化五年改建盐使司东，今为海防督捕馆。何乔远不知另有提督市舶衙门，误指市舶提举司于成化五年改建盐使司东。”按：法光寺、地平，瑜珈教寺、提督市舶衙门、市舶提举司公署，其地与今之营房里相近。国初驻兵于此，屡经蹂躏，废为平地，居民侵占，今之存城署，亦废地中之一区耳。明嘉靖初年，巡按聂豹奏罢镇守太监及中官之司市舶者。豹字文蔚，永丰人，以华亭知县擢御史，传见《闽书》。按万历《府志》：“市舶提举、副提举，吏目各一员，万历八年裁革，事统运司。”豹于朱紫坊建一峰书院，祀福建市舶提举罗文毅伦。《闽书》：“伦字彝正，吉永丰人。成化二年进士及第第一，授翰林修撰。居数月，以论李文达贤夺情起复，谪泉州市舶司提举。文达没，复召还，修撰，改南京，寻辞疾归。伦自少力学，非圣贤之说不讲，与人子言依孝，与人臣言依忠，与居官者言民所疾苦，如其身见。陈献章称其‘洞彻不欺之心，炳中天之杲日；轰劲出群之气，发百蛰之春雷。’嘉靖中，赠左春坊左谕德，谥文毅。今一峰书院为里社，祀罗伦，署曰，朱紫状元境。”嘉靖三十三年，市舶提举高某字季凤。按《闽书》文莅志只载提举樊戩、倪鼎、副提举罗伦、舒芬、江汝璧。钦仰罗文毅，令福建运盐司同知李人龙赐进士，前四川道监察御史撰文勒石。人龙因捡张汝弼送伦谪官诗刻碑，又自为序，刻于张诗之后。明华亭张汝弼《送罗应魁调官福建市舶提举》诗：“江右衣冠此丈夫，才于枫陛听传胪。百年事业丹心苦，万古纲常赤手扶。郭隗台前折谏檄，考亭祠下扫寒芜。问渠荣落升沉事，天际浮云自有无。”李人龙《序》：“士有旷百世而相感者，孚以心也。矧夫声应气求，哀然峙立于朝者，其心之所感，又何如其肫闾孚契也。一峰罗先生在翰林时疏夺情，忤秉国，调闽市舶提举。众方以言为讳，而张东海先生卒不避忌，毅然独以诗赠行。观其体格韵致，句流金石，不作渭城语。未几，东海亦以假髻曲讪倖位，随外补南安守，其诗之所发

，非其心素所深契者乎？愚尝窃评二公，罗醇正似程明道、张夔直近苏文忠，文章气节较若画一，其心同，故其道同也。高子季凤以太仆丞谪迁兹署，稽古象贤，而耿耿于前修者，笃矣。按：故事，市舶清简，设以待迁客。先是翰苑铨曹凡左迁者率莅是，终日读书撰文，养望储用，诸前修固皆名流，而一峰尤为卓然，宜高子所深敬而钦仰之极力也。一日集群宴燕于怀远堂，乃征言于余而求表扬之。余退而检籍笥，偶获此诗，口笔敦复，以沈口钱子可学工草书，意东海介其染素挥毫，勒珉昭法，时辅赞其美者，福郡伯翁子大经，少府徐子廷高，副运林子端吾，别驾张子子成、王子子言、邢子元翊、节推凌子正伯，而顾子少雨适莅长鹺司，则乐观厥成也。噫，兹举也，作法于忠，可以立世教矣。昔孔子以君子称子贱，子必追本其鲁之多贤，韩退之，唐之闻人也，其文至宋欧阳公，始克表暴于世。余固不敢私诸其乡人，而高子口口谏议，亟图伐石，以彰二君之美，一发秉彝好德之公心。顾余鄙劣，深惟不文，是惧重违高子之恳，且幸自附于青云之士，以表诸君子忠义之诚，不敢以不文自弃也。故勉为之序。”此碑在今文馆铺城守营，存城汛地小巷中，碑文仆地。按：李文龙撰碑之时，上距罗一峰谪闽之时已八十九年，下距耿定力废提举司合祀罗伦、舒芬之时又三十二年，此碑当是先立于一峰书院，至万历十七年耿定力合祀罗舒时，移置两贤祠。万历十七年，督学耿定力传见《闽书》。以废提举司衙，合祀罗文毅伦、舒文节芬。《闽书》：“芬，字国裳，进贤人，为诸生时，蔡文庄为江西学使，阅其文，奇，以大魁。正德二年，进士及第第一，授翰林修撰，以谏南巡被杖，谪福建市舶提举。嘉靖初复官，复以谏大礼被杖。以母丧归，寻卒。谥文节。芬风神玉立，负气峻厉，锐然圣贤之道，兼知音律，其出处与罗文毅相似。”二十二年，太守阮某改提举衙为杉洋督捕馆。按：杉洋，古田县乡名。明自弘治后，古田盗周马良等巢穴岩谷，纵掠旁近，时由杉洋出没，官因指杉洋为盗藪，设馆督捕。见《闽书》文莅志魏荣传。后提学副使徐即登传见《闽书》：市民居，于东南向为门，别于杉洋督捕馆，祀典益隆。明徐即登《两贤祠记》：“予为祠部郎，阅诸路学使籍，至闽，展谒两贤祠而无门，询之有司，诘所以废兴故，则称两贤并祀于提举司，主之者中丞周公，成之者学宪耿公，其后太守阮并督捕私署，乃改署于斯署，祠门遂塞。予偕陈参藩、张兵宪二公从署门入谒焉，则见祠仅一堂，堂卒置他物，前鞠为蔬圃，后则为衙舍。予三人悼叹久之，予谗于二公，曰：‘此祠也，生而居，没而祀，顺也。计祀之日至改之年，方五稔，未远也。而废兴顿易，人情固有不可知者乎？今为兴复之，盍为久远计。’二公僉曰唯唯。二公乃以其事属福郡温二守，二守欣然任之，于祠前得地数十丈，辟门从东南出，祠后吐还原所，以妥神寝，左右高垣墙，以隔私署。予又访吾江占籍兹土李日新、周其和

，给与衣巾，世世奉祠。是后，上不妨官署，下不费民财，神有堂室，人有烝尝，庶几其可久乎，二公有感于废兴之故，属予记。予述所闻两贤事并始末。”三十七年坏于水。《郡志》作二十七年，误。按：万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大水入城。八月大雨，初六日，乌石山崩。参议甘雨重修，传见《闽书》。勒碑祠中。明《甘雨两贤祠记》文亡。郡人于两贤祠之内堂祀提学副使徐即登。万历四十一年，复于内堂增祀提学佥事熊尚文，郡人林材为撰去思碑。明林材《闽学宪思城熊公去思碑》：“昔汉人有云‘经师易获，人师实难’，余尝三复其言，而以衡当世负师儒之寄者，兼擅两端，备有纯懿，则无逾吾闽学宪熊公，公蚤占江右，贤书第一，寻擢南宫上第，无何出。守汝南晋秩宗伯，官属所在，卓然以千秋名教为已在。适奉简书，来视闽学，甫下车，即为絜令，与士确守如金石。已，驰汀州郡，一再遍试所品，列上下驷，莹如水镜然，悉禀至公，皎如烈日，且厘代试鬻名，暨宾党作奸诸宿弊，智如神明。试事甫毕，亟辇试牒，进诸庙，随陈以议，言言确如蓍蔡，衡校稍暇，亟廉察士行，略有口实，不惮拂拭，嘉与庚始。惟跃冶已甚者，则罢褫靡稍贵，其誉髦率教惟谨者则拳拳煦接，时进诸函丈，朝夕训诲，晷移高下，舂靡告，或有寒峻灶突不日烟者，昏聘不能具贄雁者，襄事不获举轮坎者，胤遗不及奉烝尝者，则又捐常饩及学饷余羨，随所为周恤。更核城西有湖利，旧没于豪，□公贄以普贍之。至于兴复礼教，则尤拮据，靡遗余力，凡异时文庙祀典有庭实弗充者，卮漏靡于胥吏者，俎惠滥于輿台者，悉为厘正，镌刻成帙，诸如沈狸鼯磔，有祀于山川神祇者，亦类举而申饬之。闽之闻儒往哲，若罗豫章、李延平，宜侑祭于瞽宗者，并次第而疏请之。故公视学垂三易春秋，自絃纲迄细纪，靡不肃也。自律身迄范士，靡不虔也。自初振铎迄代瓜移节，靡不光明正大，俨如一日也。此经师人师亶兼有全，媿即余燥发以来，历观学宪，实不得不推公为领袖耳。当公将戒车入淮阳时，闽士已泐石于泮宫之堂，纪公大节以式永永。迨公既去闽三载，多士愈瞻依无已也。随谋于文毅、文节两贤祠之内堂，为主而祀，因丐余一言记之。余惟尸祝之义，昉兹庚桑畏垒，晚近祖而行之，然率耳食无当，有如经师人师兼微如公，且三年粹然，有如一曰，此道路有口，妇竖有心，犹知羽仪公。况多士骏服习于其教，安得无畏垒之思，第以祔诸两贤者何居，乃多士介绍请曰：两贤为豫章，理学之宗。昔学宪徐公尝倡道闽邦，景慕乎里中先正而表章之。絜吾师于徐默有渊源，而直纂两贤之衣钵，则俎豆之同堂奥也奚疑焉。余乃进曰：‘自洙泗一脉之传，由濂、洛、关、闽而衍于豫章，两贤接其统，徐学使复翼其绪，至公克集其成，用并祀于此，洵为志同道合，后先自足辉映，第以公在闽之功，颯诸两贤，似不可一辙论者，盖两贤用迁客游闽，过化未久，又轮蹄未遍海滨，即廉顽立懦之风所兴起

，曾几何？而公职在师率，业周三蜡，且州郡以及下邑，教铎所振，虽幽僻邱陵，犹将生韵治化钧陶，将千百世而下，犹仰昌黎山斗。此久暂不无稍判，以是差次，必祀公其在阼也。雨贤其犹在祊也，仅仅同庠而荐，恐尚非公所安耳。虽然，齐人祀泰山，必先于配林，维兹数武地，亦为公之配林也，亦犹行古之道也夫，第余因斯祠，而窃感人心之近古，尤有大焉。方公在闽时，闽士狃于积宽，后当公事事持正，稍以严见惮，至有欲蜚中之者，既侦公无垢疵可索，为法实严而不残，清议竟伸，迄今三载，后犹遗思，重勒诸贞珉，岂非三代直道之是非，自有不容枉者耶。美哉斯举，真足以劝矣。公名尚文，字益中，别号思城先生，江西丰城人。”此碑与李人龙碑皆在文馆，铺小巷。文馆境在两贤祠后，即文馆地，今为里社。按：明时，督学道另有文馆，在乌石山北。《福建通志》载：督学道署原有文馆，在乌石山北，多一署字，后人遂疑文馆亦在今提督学院衙门内。《府志》载：文馆，国初毁于火，地废为城守营，乃于署中置东西文场。《府志》所云东西文场，乃接上文提督学院署而言，文法不甚明白，故后人又疑东西文场在城守营内，或又疑文馆在今提督学院衙门内。

怀悯祠

在罗汉洋，旧万灵庵僧道椿建万灵庵，愚民纵妇女听经。嘉靖十二年，提学道姜宝杖僧，废其地。地，祀明左布政使查约、左参议杨瑀、都指挥王翱、按察司经历周焕及周焕仆某。嘉靖九年，林汝美、车小二狱变，四人遇害，周焕仆某击贼卫主，死之，故亦祔祀于庙。嘉靖五年，按察使周广详府志《名宦传》。废闽山庙，以其半为祠，名曰“怀悯”。至四十五年，布政使王遵复还闽山庙地，移建于此。《闽书》：“查约，字原博，海宁人，弘治十五年进士，以南刑部郎出为福建佾事，恭勤畏慎，所至问民疾苦，旌义烈、辩冤狱，驯妒悍，治有异等。属郡旱，疫疠大行，躬勤祷禳，给药疗之，清汛狴犴，开释无辜。天大雨，疫亦良已，延平、邵武暨福州军相继煽乱，约以单车申谕，众戢服，擢山东副使，以忧去，补江西，晋福建参政，治学舍，廩孤贫，惠养士民，徙左布政使。岁洊饥，下令诸司掾上纳者悉出谷，分贮诸仓备赈，建议跻马端肃、刘仲宣于祀典，以训官常，合罗文节、章文懿祀之专祠，以励士节。会有旨命尹应天，继命抚山东，报皆未至。侯官人林汝美以杀妻论死狱中。囚小二，郡剧盗也，与汝美同系。侯官令黎文会，甘酒废事，二囚私赂守狱卒，解免之，遂得藏兵瓜中，以橐诬人。嘉靖九年正月晦前一日，二囚率众破狴犴出，杀令，又破府中狱，出之，相与趋南门，将入海。约自以故有施闽中，且前三郡兵乱，悉其单身谕降，锐身前化诲之，言未脱口，刃已陷胸，遂与参议杨瑀、都指挥王翱、按察司经历周焕同时遇害。经历之仆以身翼经历，亦

遇害。”又《闽书》：“杨瑀，崇明人，正德十二年进士，历本省参议。侯官逸囚变，与布政查约同遇害。”又《闽书》：“王翱，卢龙人，以北京留守佥改行都司，率于难。”

戚俞二公祠

在山边巷，祀明左都督登州戚武毅继光、左都督晋江俞武襄大猷。明嘉靖间，二公有破倭功。戚继光、俞大猷传，见《明史》，又见《闽书》。国朝徐《戚继光传》：“戚继光，字元敬。其先定远人。太祖时，百户祥从略地战死，其子斌以开国功世为登州卫千户，继光父景通于武宗时部戍卒来京师，刘瑾有逆谋，遗景通蓆帽，与约作难。景通佯应之，旦日遁去。青州贼李琪反据蒙阴山，景通刺得其与奸民出入状，将十数骑夜伏舍傍，擒琪斩之，再破河北刘贼，升大宁都司，以母老，请归终养，卒。初，景通无子，有异人谓曰：‘公无忧，后十三年当闰，公其生子，子且贵。’及期，继光生，母梦神人衣绛衣降于庭，虎变跃入。是日，日华五色，遂名继光。隆准方颐，幼好弄，多权奇，已折节为儒，通经术。既冠，袭世职，待试武闈。会俺答入寇，薄都城，继光辄上便宜言事，以从军征戎功进指挥。倭乱作，擢总督，备倭都司。寻转浙江都司佥书。时东南承平日久，奸民引倭入寇，仓卒变起，破黄岩、崇德、桐乡、乍浦、慈溪等城，引舟犯淮扬、吴淞诸郡，焚庐舍，掳子女、财帛数千万计，兵吏战死逃亡，沿海骚然。朝廷逮治督抚诸臣，以御史胡宗宪总督浙直军务，敕东南帑藏悉从调取，以便宜征天下兵。于是南调湖广土兵、广东猺兵、广西狼兵、四川苗兵、福建赖兵、崇明沙兵，北调山东枪手、田州瓦氏、邵林僧兵、边塞骑兵，凡数十万。虽微有斩获，而骄悍异常，剽掠甚于盗贼，且糜费不貲。继光乃上《议练兵》其略曰：‘今军书旁午，当宁忧惶，卒鲜训练，士心不附。必简戎兵、诘器具，明部伍、肃营阵，教艺有成，方可驱斗。若无兵议战，犹人无臂而格干将，不知其可也。今义乌括苍之众，气敌忾，而俗轻剽，宜可鼓舞。及今简练一旅，足堪御敌，可省客兵岁费数万。’总督胡宗宪乃使继光募三千人，假以节制。继光以江南多菹泽林藪，非北地平旷可长驱者，乃创为鸳鸯阵。阵十有二人，队长前，次夹盾，次夹枝兵，次四人夹矛，次夹短兵，樵苏殿。其节短，其数明，其步伐合地宜，其器互相击刺，试既习，是为戚家军，所至陷坚破敌。于是东南始知浙人可用，渐罢所调兵。寻补浙东参将，分守台州。嘉靖四十年，汪直遣徐海等入寇，宁海告急。继光驰救，与贼战龙山，三捷，追至桐岭，转战雁门岭，倭遁去，乘虚袭台州。继光旋师薄城下，遇贼花街，手斩贼魁，余贼奔溃，杀数百人，逐之瓜陵江，皆沉死而圻头。倭复焚舟趋台，继光简精卒千五百人击之，追至大田，倭间道遁入仙居，继光围之数重，举火焚之，斩倭首七百，卤获器仗三千七百有奇，功最。

明年广寇吴平踞梅岭，继光率兵讨之。追入安南。时，平联贼，泊万山桥，继光与参将汤克宽合闽广兵四路围之，平穷蹙投水死，余贼焚溺殆尽。又明年春，倭贼由福建长乐、连江、福清南下，聚众焚劫，继光引兵从间道入福建，破横屿，再旬入福清，大破之牛田，贼殊死走兴化，衔枚趋之。夜四鼓抵贼营，连破六十余砦，斩倭级千余，溺死者无算。黎明领兵入城，而兴化。人始知，遂振旅还浙。无何，闽中新倭继至，复围兴化。副使翁时器居城中，巽懦寡谋，巡抚游震得檄总兵刘显赴援。显以兵少不进，遣帐下卒八人赍文于时器。贼杀之，衣其衣，诈为显书缒城上。夜半斩关延贼，城遂陷。通判奚世亮死之，时器与参将毕高缒城走。贼驻城中六十余日，乃破平海卫，居之。事闻，上大怒，罢震得，逮时器，用谭纶为巡抚都御史，以继光为总兵，镇守福建，继光将万人倍道入闽，至则直趋平海，部勒士卒，鸡鸣蓐食，晨压贼营。贼闻继光至，仓卒大乱，斩二千三百余级。明年倭复攻仙游。继光引兵驰赴之，大战城下，贼败，趋同安，继光麾兵追至王仓仔，斩首数百。余倭众奔漳浦，继光督各哨兵入贼巢，擒斩略尽，闽寇悉平。继光与俞大猷同为名将，而威望过之。大猷临敌务持重，而继光剽疾敢深入，其所至如迅雷奔电，立见扫除。在军中，选部将数人类己者，衣装并如其身，出入不可识别，夜亦不知其宿处，料敌制胜若神，人莫能测也。穆宗即位，边境戒严，昌平几不守，用廷臣议，召继光入，以署都督同知，管神机营戎务。继光上书言：‘顷岁岛夷犯顺，臣待罪行间，赖庙谟制胜。迺以西北有警，召臣还京，正臣立功报主之日也。臣束发从征，三历边境，昔人云，中国长技有五，今乃一无足恃。先帝驭将非不严，综理非不密，而卒无裨益者，以因循久而惮于更张，即有奇谋，不无顾忌，兵食两乏，动辄牵制，议论多而责效速也。乞授臣师十万，假臣便宜，则寓兵于农，而边鄙肃清，渐杜骚扰，成节制，为守为战，胜算在我，然后分此十万，以之训练九边兼及京营，即可布昭神武，长驱出塞。’不报。继光又言：‘西北兵十倍东南，而边人见敌，望风靡者，由不议战练兵，夫练兵之法，臣尝试之东南而验。请简部将，募士三千，将之分为四营，营各五部，立一裨将，简练训习。比及三年，复屯田，罢戍兵，百世利也。’乃以继光为总督，团练节制视督府，或谓武人权太重，第改总理。于是提空名以号召诸将，诸将不用命，练兵之义遂寝。寻命继光专任蓟门，继光复上言：‘蓟当边塞要冲，周垣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年递修，滋费无益，请更版筑。’诸戍士画地受工，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夫，缮兵储糗。敌至则当陴以守，退则番休，第力拙，未能举赢。请先筑千二百座，初，塞下士多木强无纪律，继光请募南兵训练者一军，以倡勇敢。总督谭纶上其议，许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陈，而待命立郊外，自朝至日中，雨甚，无一

人动者，边将大骇，始知有军令。既相要害，程功能，部署台垣，工力藉班军，薪木取诸塞外，严赏信罚。不旬月告竣，所费县官十万缗，计工可当百二十万。复增募南兵二万，编伍戍之议，立车营，出战则以代城郭，车四面结鞞为方阵，步骑二旅中藏之，遇敌乘阵，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则步军出辕下距马足，敌却而奔，则纵骑兵乘胜逐北。别为辎重营以从，曰分数，曰刑名，曰技击，曰步伐，曰侦逻，曰向导，曰批捣，曰遮击，曰俘馘，曰首功，部分严整，军政一新。先是，塞外诸部谋入犯，比得蓟状，恐，卜之不利，遂款关贡。论功升右都督。万历初，张居正当国，遣重臣行边，大阅蓟门，十六万师毕至，部伍营阵，旌旗号令肃然，遍历诸关隘，亭障墩台，莫不修整。还报具以状闻，天子嘉之，诏升左都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特进光禄大夫。及居正歿，人言不宜于北，移镇南粤。逾年，疾作，谢事还登州，卒。万历末，赐谥武毅。继光起裨校，为大将，间关百战，绥靖闽浙，功在东南，入掌京营，建议更制练兵，慨然有扫除沙漠之志。当事者掣其肘，不得行，在蓟修筑之功甫就，中道齟齬以去，生平方略欲见于西北者，十未展一二。顾少好文学，军中篝灯读书，每至夜分，戎事少闲，登临山水，缓带赋诗，罢镇归，过吴门，角巾布袍，偕二三词客，携手徒步，人莫知为故将军也。所著《止止堂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若干卷。有连江陈弟者，继光部将也，继光歿，扼腕疆事，言蓟自嘉靖庚戌俺答大举入寇，至隆庆丁卯一十八年，岁苦蹂躏，总兵凡十五易，自隆庆戊辰南塘戚公始来蓟时，总督者二华谭公纶也，至万历戊午一十五年，边尘不耸，民享生全极矣。乃弹戚者，谓不宜于北，竟徙岭南。嗟夫，宜与不宜，岂难辩哉！”于时以为笃论云。又《俞大猷传》：“俞大猷，字志辅，福建晋江人，其先自凤阳以开国功，世为泉州百户。大猷少好读书，工骑射。嘉靖十四年举武进士，会朝议征安南，大猷上书请北由凭祥州镇南关以入，渡富良嘉林，捣交州，西自临安入归化、石廩、野蒲，从华陀白鹤江通富良，东下会北来之师入交城，然后分兵宣化、建昌、三江、太原至大黄江，顺流而下，又分三哨，一用福建舟师袭顺化、升华、广南诸府，则清化、又安可传檄定，一用广东楼船自钦廉向彭城、万双、玉山入永安，即海东可破；再用广西田宁、龙州、归顺兵掠谅山、长庆，使贼声援断绝，仍遣使持尺书谕以顺逆，惧以祸福，使其悔心自萌，此策之上也。然必选才识充敏、气节坚定、轻死生、重国体者，方能成功。猷常思慕古之忠臣义士，窃愿以身自效，书奏，不报。寻掌金门所千户印，复上书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之，曰：‘若武人，安用书’，夺其印。大猷乃毁家游长安，以策干尚书毛伯温，伯温荐于宣大总督翟鸾，鸾与语，下堂礼之，大猷上鸾书，鸾不能用也。迁漳汀守备，破海寇康老等。历广东都司。时，新兴恩平贼方炽，大猷单骑入猺峒抚

之。苏青蛇者，力能手格杀猛兽，与其党梁伯清偕来，大猷密以牒授伯清，执青蛇斩之，提其头示峒人，众皆惴服。安南叛臣范子仪欲篡其幼主莫宏瀼之位，乃教莫登庸别子正中走钦州，伪言宏瀼已为阮敬所弑，子仪乃自置官属，大掠沿海居民，诸司议选募陆兵往御。大猷曰：‘贼由海来，当以海艘破之。若我专备陆，贼舟舍此击彼，我不胜其备，逸在彼，劳在我，非计也。’疾驰至廉州，贼方攻城，大猷以所调舟师至，伏冠头岭，遮贼后击之，尽夺其舟，追至永安、大宁，连战，大破之。子仪走安南，大猷移兵海东、云屯，檄莫宏瀼捕之，函首以献，交州平，方大猷出师时，廉州守劳曰：“即如将军计，当以何日奏功？”猷笑曰：“度四十日，复与公相见于此耳。”及是果然。琼州黎人叛，大猷剿平之，身入山与黎人约，黎人德之，图像佛寺中，呼为俞佛。寻升海南参将，守琼州。嘉靖三十一年，倭难作，都御史王忬提督福建浙江军务，以大猷为浙江左参将。而徽州人汪直者，亡命走海上，倭人推以为帅，结砦普陀山，时出为害。大猷率舟师夜劫之，纵火焚其砦。倭仓皇走，官军奋击，斩首一百级。生擒百四十人，焚溺死者无算。俄飓风发，直突围去，犯苏松，旋复入浙，大猷邀于境上，歼戮几尽，升南直隶副总兵，提督金山。时张经代忬为总督尚书，经以田州土官瓦氏狼兵八千属大猷击倭，复调楚粤兵二万为捣巢计，未至。赵文华以侍郎为监军，屡促经督战，经与大猷务为持重，文华怒，论劾经。顷之，楚粤兵来，会大猷率狼兵大败倭于王江泾，又败之于六金坝，斩首数百级。捷闻，文华劾奏先至，世宗怒，论经死，大猷亦夺职。于是倭势益炽。然廷臣皆言大猷可将。明年，使充镇守浙直总兵官，连破贼吴淞江口，斩首千五百级，移师定海，乘雨雪，焚舟山倭。进都督僉事，署都督同知，时汪直在日本萨摩州。副总兵卢镗劝总督胡宗宪与直通市，大猷奋议，言：‘祖宗知倭必为后世患，故拒其贡献，严通舶，将以废水道耳。舶通，倭乃来，夫倭无他产，仅有刀尔，何通市为？汪直在海岛能以贍物诱倭之来？今诚大治战舰，贼来则击，去则追，行之数年，可复祖宗朝之旧。若复与通市，是祸无已期也。’宗宪不听，使蒋洲陈可愿入海说直降，直乃至，舟据岑港。大猷欲出兵逆击，宗宪不许，诱直入见，留之。已而世宗必欲杀直，宗宪乃下直于狱。倭怒，焚舟走柯梅，人殊死战，逸入闽，宗宪遂委罪大猷，奏其违节制，不穷追，有旨逮捕诏狱。大猷叹曰：猷许国以来，大小百余战，擒斩万计，乃一不当，遂为文法吏所中。因上书自明。锦衣都督陆炳尝德大猷，五鼓入严嵩宅，强其子世蕃起，世蕃欠伸曰：‘公来为谁？’炳曰：‘为俞帅。’世蕃曰：‘公何党俞帅耶？是厚交徐阶而不及吾父子者也。’炳曰：‘帅自知获谴，故阴有所致于炳，惟侍郎以为炳德。’明日，复拜以请，嵩为之动容，言于上，诏释大猷，发边境立功。久之，起为镇筴参将。饶平贼张璉聚众数万攻

陷郡县。诏会兵讨之，以大猷为南赣参将，督江西兵进剿。大猷引万五千人疾走柏嵩岭，瞰贼巢，贼还自保，大猷邀击，大破之，斩璉党林朝曦，杀贼二千人，论功升副总兵，镇守南赣汀漳惠潮等处。寻进总兵、都督同知，控制江湖闽广四道兵。嘉靖四十一年冬，倭陷兴化，大猷自赣驰救，驻军秀山，时都司欧阳澹战歿，贼张甚。大猷度未可战，凿沟树栅，列营以困之。贼屡挑战，不为动。都督戚继光兵至，大猷乃合刘显骑蹙之，群倭尽歼。明年，移镇惠潮。时潮州盗吴平引倭入寇，大猷使人招之，平率众来谒，伏地流涕，请斩倭自效。大猷俾居梅岭，有诏必欲杀平，平遁。御史论罢大猷官。总督吴桂芳荐大猷使平河源、翁源山寇，未几悉定。而广西古田苗芻、银豹、黄朝猛入桂林，劫库杀官吏，桂芳请用大猷征讨，诏复都督同知，佩广西征蛮将军印。值吴平党曾一本寇广州，大猷乘闽中苍船遇贼于漳潮，三战三捷，擒一本，乃回军广西，征古田，用师十万，分七哨，以计诛朝猛，生缚银豹，斩馘七千四百余级，俘获千余，改古县为永宁州，移镇福建。倭自漳泉猝入福宁，杀把总，去，坐劾免官，时万历元年也。先是，大猷在边尝制独轮车。载以强弩、神铳，可推挽上下。宣大总督李文进用之，挫敌数万于安银堡，上其制于朝，置兵车营。至是兵部尚书谭纶疏起大猷为后军都督府佥事，以故所造车请专委训练，方欲推行九边，会纶没，大猷乃乞归，亦寻卒，赐祭葬，赠左都督，谥武襄。大猷少从里人赵本学，受易，能精其说，通之于兵，故论兵多参用儒家言。凡风角占候，奇门禽遁诸书皆所不信，生平好奖士类，遇欧阳澹、邓城、汤克宽、陈第，荐挽不遗余力，城克、宽坐系，以身保之，其后皆至总兵。澹以儒学生为指挥，死兴化之难。第以大猷荐，为游击将军，以不善事大帅弃官去。方大猷之坐免官再起也，其友李杜讽大猷，年老盍退休，大猷曰：‘吾生平志在北边，顾见用东南，违素愿，庚戌之变，将士懦弱，未能列一阵见敌，此国耻也，念祖父世享国家俸禄，未有以报，老当益壮，毙而后已尔。’又与谭纶书曰：‘大猷今年七十余矣，妾媵尚有胎产，膂力可敌精卒二十人，公许我大受，今其时也。’纶故荐起之。大猷所著有《正气堂集》若干卷。道光十四年，郡人蓝水何氏得旧崇善庵见《寺观》地建，近为邻右侵蚀，仅余神座堂阶。郭柏苍《拜戚俞二公祠》诗并叙：“光绪甲戌，海上多故，闻将罢兵，忆倭变时，二公破倭有胜算，闽人至今颂之，因诣祠瞻拜，题诗于壁。全才方许说英雄，海上只今祷祀隆。但见盛威传斩子，不闻胜算出和戎。口碑最爱童谣在，血战何愁国帑空。千载乡间资捍御，同袍莫忘数成功。”明陈衍《记戚少保逸事》：“嘉靖中叶，倭奴入寇内地沿海郡邑，所在钞掠，吾郡独福清尤残破。少保戚公时以参戎自浙督义乌兵来援，或请师期，公曰：‘士卒新集劳苦，未可动。’越三日，乃大张乐，宴僚佐及万户候等。黄昏，公以更衣入内

，于是久不出，但时时传语觞客无间。客愕不知所为。翌日捷书至，公夜中已抵福清，破贼于牛田，斩馘数千矣，盖公计郡中必有为贼伺我者，故出不意，尽歼之。兴化城陷，贼方据城，公率所部往，离城十里，团营缓攻之，岁除微雨，漏下，密与所部期曰：‘先五百人以火器伏东隅，闻鹤铃起，尽登，全军望敌楼火，整队扣门入，不如约者斩。’公独以三壮士自随，怀鹤越女墙入城上，贼方熟睡，逻者过，辄杀之，因服逻者衣，斫东门城守诸贼殆尽。五百人者闻空中铃声，肉薄登城，火敌楼，开门，全军毕至，无敢后者。倭奴方陈子女酣饮幕中。兵入城，无所觉，其部曲各散处醉卧，惊起溃乱，自相戮，于是斩首虏名王无算，复一城二县出，俄顷间天明，下令：凡为莆人不得已从贼者，皆不问。市肆晏然，如未有攻战者焉。公在蓟镇时，制帅阅武，大会诸都护军，日昃龙起，骤雨如注，雷电迸击，一时水深三尺余，数万骑各纷乱鸟兽散，乃罢操置酒言宴。将夜，忽正南灯火万数，列如堵墙，而寂无人声。制帅骇问，乃公军也，虽雨，未有令，不敢失伍。制帅益大骇，起执公手，速传教撤队。公令出，诸军始按部笳鼓，旌旗灯火，就水中整阵，徐徐归。他军先散去者皆惊。制帅长揖公曰：‘周亚夫安足道哉，今日知戚将军矣。’郭海岳者，福清文士也，客公所，偶雨雪寒甚，公取黄貂裘，值千金衣之，凡此皆古名将所不及也。公名继光，字元敬，官少保兼后军都督府同知。”又《俞都护逸事》：“都护俞公大猷，自江右召归闽，与戚少保协同御倭。都护一见少保，曰：‘公必办贼者，然贼溃去，必走海，他日复为闽患，今当以陆战为公功。吾率艨艟待之海上耳。’于是募习水吏士八百人，挟火器伏列岛中。既而，沿海贼悉败衄，果夺船跳海，图次年大举为复仇，都护擐甲逆战，一鼓百余艘尽为煨烬，擒斩沉溺不可数，计贼无一人还者。自是六十余年，虽中国奸民百变诱之，尚骨惊不敢动。都护在江右时，一日坐衙斋，忽见梁上两客蹲伏，若有所伺。时夜已深，独一童子侍都护，漫不之省。但令童子呼茶，茶至，漫怒，更呼司庖卒四人跪前，漫谕让欲杖之，召牙较入。顷，牙较六人执杖至，都护益漫怒，四庖卒搏颡谢。都护徐徐起，指梁上示诸较曰：‘可擒贼矣’。梁上客惊，其一自坠下，诸较合力挝杀之，其一犹乘梁拔刃拟得掷都护，都护自举所坐椅飞击之，亦坠地，并就擒，穷问，盖蛮峒酋长所遣，为曹刿者也。微都护识量不测，且为地方忧。”

一水陈公祠

在山南麓，祀明长乐陈洙，详《人物》。旧为洙宅，见《第宅园亭》。改建为祠。国朝康熙间重修。国朝黄晋良《观陈氏太宗祠赠朝輿处士诗并序》：“陈氏盛于江田，城中旧有小宗祠，久没戎马。道山草庐，故太卿一水公别业，近混为宋祠，朝輿奋臂追回，特建太宗祠，祖南阳而祢江田，令举宗合祭

，朔望行礼，国人荣之。何人关草莽，翼翼作新宫。享祀称韦布，熏蒿领大同。乐神用建鼓，御难起孱工。必祖南阳始，深恩在慎终。科名三百载，冠剑一家春。地是卿云窟，功归草泽人。炉烟看袅袅，石齿见鳞鳞。华屋争兴替，谁当典藻蘋。”

宗徐二公祠

在邻霄台西，祀明提学宗臣。字子相，直隶兴化人，入府志《名宦传》。嘉靖间为闽藩参议，以倭变守城有劳，擢提学副使，卒于官。万历初，宪长徐中行字子与，长兴人，入府志《名宦传》。建祠祀之，后中行卒，闽人兼祀焉。祠久废。明王世贞《宗公祠碑记》：“往嘉靖戊午，岛夷起闽海，躡福清，遂以其劲捣省，其大帅恐甚，部分诸监司乘城守。而故广陵宗君子相以参议得西门，西门最为省要害，郭外之氓叟妇稚跳贼而求入者踵相啮也。大帅念贼或得以间乘之，下令毋内民，内者坐军令。宗君谓：‘奈何遂拒吾赤子而之贼，且贼远，未遽乘也，乘吾力能办之。’大帅益恐，欲设难难宗君，则谓：‘省无百日粮而骤益人以耗吾食，非计。’更令入而挟刍粟者入之，其非狭刍粟者弗听。宗君又谓：‘吾亦子奚择，奈何，逆拒其饥者而委之贼，贼又必不能为百日攻也。’于是大帅之难穷，而宗君遂大开门纵其入。诸见阻他门者亦转徙而入，凡数万计。宗君度入且尽，徐徐治守具，而数出奇以创贼，竟逡巡遁走。于是宗君之声称冠诸道，迁其省按察副使，督学政竟用积病，周岁卒。当宗君之为参议副使，而汀守徐君某以事趋幕府，故善君，因得从君游，其游辄于西门内之乌石山，山有薛老峰、邻霄台、蟠桃坞之属，皆迢耸深秀，昔人之所诧以为灵仙窟宅者，宗君乐之，间谓徐君曰：‘天地大矣，而有兹山，为兹山亿万年而始有吾二人哉。’则又曰：‘吾去吾官，若脱屣耳，而不能遽舍兹山也，庶几异时神游乎哉。’盖宗君没之十六年，而为万历之丙子，徐君自谪起，数迁而为其省之参政，以至按察使，尝经行西门，咤叹曰：‘此故宗君所入避寇吏民道也。’指谓其父老：‘若犹记宗使君否？’父老涕洟淫下，曰：‘微君言，吾能忘宗使君？其为人长者。’稍出而谓郭外之民记宗使君否，则大戚，中有号哭者曰：‘微宗使君而不肉于岛夷者几希，且吾犹使君子也。’更问徐君：‘宗使君不幸而夭，吾闻活千人者，后必封。使君所活，讎止数万人，其后何若？’徐君亦泣而不能答，以宗君之无子也。则相聚而泣，其颖者曰：‘吾闻之，朱仲卿死，而以桐乡民爱之，故谓后世子孙奉尝我不若桐乡。及死，而其子葬之桐乡西郭，民果为仲卿立祠，岁时祭不绝。今宗使君无子，独不能捐西郭之咫尺地以祀之，而视其为若敖氏之馁乎哉？’徐君乃曰：‘无庸也。吾不忍以宗使君故损汝曹橐。’乃搜赎醵之羨与学匿租百五十金以为祠费，行地而得乌石之址，喜曰：‘此故宗君所属神游地也。其必食矣。’

’于是闽令裔先丞从周受工焉，为堂三楹，墙缭之，出石桥，而门与西山对。复得傍寺僧之匿田供岁祀，其民以时祷祈者勿禁。徐君乃走书及状，而属世贞曰：‘请假子之一言以示永永。’余谢不敏，则谓韩退之尝志柳柳州之墓，而又记其罗池庙，以知柳州深也。今吾幸辱宗君知，亦为之一志其墓矣。宗君文当不下柳州，故尝为要官而外除，亦略相同。其迁地之近与赐复之易，宗君虽若少胜之，乃其年与其后不及也。独所谓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毋论宗君无之，而乌石之祀，亦其民之久而不忘与徐君之独居厚也。非若所谓死能惊动祸福之，以食其土也已。余文固不敢望退之，其何能辞，乃记其事报徐君，而复为乐章一，以迎送神，俾刻之石，其辞曰：筑宫兮岑崑，望乌石兮参差。桂栋兮玫瑰垣，薜蕙兮缭之。藁百馨兮庀门，揽游儵兮桥池。黄流兮灌鬯，实筮兮肥羜。氓纷纷兮若罔，灵何为兮延佇。倩覲饰兮前舞，灵徘徊兮心独苦。秋兰兮紫茎，濯清泚兮流素馨。灵倏然兮若来，独流睐兮友生。风谖谖兮茄带，恍若袭兮灵之袂。彷徨兮不得吐，将两诚兮冥会。夷犹兮憺忘去，惆怅兮日将暮。金支荡兮回照，霓车辘兮泽雾。朝汎兮欧冶，夕栖兮丁戊。灵之格兮群愉。灵之逝兮我忧。吻沧海兮不波，束金崎兮使安流。僭莫兮百年，乐莫乐兮千秋。”徐中行《宗公祠》诗：“乌石山头色，能如岷首无。风流一代尽，雪涕万行俱。桐邑恩偏远，中郎思欲枯，故人兼故吏，忍使寸心孤。”道光二十四年，邑人林熙、郭柏苍改祀于道山观右。二十五年，增祀紫阳朱文公。国朝林熙《两贤祠记》：“道山观右为小石室，室三楹，方广差九丈。前荫岩壁，方池接席，老树压檐，茶烟袅袅，从石罅出，一衾一枕，不知有冬夏。德明、凤超时以果蔬至，有酒吃酒，无酒吃茶，不以宏敞胜，而幽僻则有余。朋辈往来，岁时吟咏，皆嵌以小石，各具精致，乃久未登陟，村学究居然寝处其中，题石覆瓿，又何足怪。有束薪于阁者，有涤器于池者，晨昏呶呶，诵近科乡会时文，绝不闻有温经者。午间酣睡，齁，达于户外。薄暮而讼师至矣，箕踞坐，翘一足，取火以吃烟，各叙其所识之势宦，使请于达官，是者、非者、叫者、詈者，蚊噪蝇聚，酒肉之气薄于林莽。呜乎，予之寡交静坐，日手一篇，固不足以问世，若辈以时文博科第，以讼师劫财物，苟得志于时，进将荼毒民生，退亦武断乡曲，他日若辈之狼吞虎噬，予不敢知此日之山灵，眦裂发指，将责我以筑室作俑之罪。急与郭子兼秋谋设神座以阻之。郭子曰：庙社有神明，无雷霆，比比皆然。惟土木一兴，行止坐卧皆窘迫，将不驱而自逸。’乃于甲辰二月，醵金改建两贤祠。抵岁暮而工始竣。迟之又久者，嗇于财而精于事也。奉嘉靖间提学副使宗臣，万历间按察使徐中行二主祀之。宗公为参议，倭变守城，全活甚众，擢学政，以得士闻，卒于官。徐公以汀守平定广寇、海寇，著绩累迁，复为布政司参政，治粮储，惩市猾，晋江西右布政。乡民先后合

祀于邻霄台西。考《乌石山志》，知祠址久废。夫功德不没于人，今昔一也。二公有文名宦迹，史传、郡县志已具，故不多述焉。” 僧德明《同僧凤超非衣子宿小石室两贤祠》诗：“万重云外忆高踪，来坐秋灯满院蛩。一悟却无更悟处，野僧空听五更钟。” 郭柏苍《两贤祠成》诗：“后先吏海滨，名宦又诗人。庙祀同千古，堂阶忽一新。阴岩寒多藓，春树净无尘。群盗中原满，椒浆醊祷频。” 又《三贤祠》诗：“旧祠圯台畔，新构又岩阿。风月归松竹，门庭闭薜萝。经书教世远，功德在闽多。不为椒浆荐，时还载酒过。” 羽人吉永《三贤祠鼓琴》诗：“岩上烟云自古今，幽人来往伴高吟。须知方外知音少，一树松风试鼓琴。”

先薯祠

在海滨四先生祠后。道光十四年，郡人何则贤道光乙未举人。建，上祀先薯犹先穡之意。及明万历间巡抚金学曾，教民种薯救荒。配以明长乐处士陈振龙、得薯种于外番。振龙子诸生经纶。请种薯于金巡抚。国朝闽县太学生陈世元。著《金薯传习录》。闽呼番薯为金薯，不忘本也。明陈荐夫《大中丞金公德政碑》：“昔方叔元老，壮经国之猷；吉甫清风，著为宪之颂。寄勒诗笺，寓碑人口。载谣载咏，有永弗刊。至若卫鼎铭戎，晋钟纪伐。上有爱征，民实见德。援今证古，何独不然？大中丞金公名学曾，钱塘人也，挺海岳以储英，包江湖以比量，始以屯盐分臬，加惠吾闽；今复拥节秉麾，抚巡兹土。德刑既详，宽猛斯济，临事化已成之心，出令示有孚之信。闾阎疾苦，洞于堂序之下；行伍休戚，烛之几席之上。虚怀兼姬公之吐。握得情屏广汉之钩钜。停征息讼之民，含哺而鼓腹；左道不轨之众，朝发而夕擒。乡约体出入守望之遗，保甲规轨里连乡之法。可谓忠厚宅心，公平宰物，人存政举。吏畏民怀者矣。况乎七闽单外，山依海阻；岛夷小丑，时滋祸心。鲸鲵蛇蝎之志，矢北方为可图；勾通奸宄之朋，望南风而思竞。公虑先未雨，念切衣衾，增简材官，益修战具，屯戍联松山而棋布乌船法，出澎湖而雷动关酋。旌旗有备，逆党为之东向。于时，天津告急，京辅戒严，公深以根本为计，方举勤王之旗。属本兵檄令闽师由海入援，公以闽土脆弱，洪涛叵测，累关当事，舍海即陆，解民情之汹汹，苏万死于片言，又以闽土硗瘠，岁比不登，中家少再宿之粮，公廩乏经年之粟。甲午仲夏，殷鉴不速，故方下车之初，一以民食为意，首诛乱民，广求荒政，下令郡邑，仿古常平出纳，有司规条得法，移书两广，急臧孙之病，遣使东浙，泛秦舟之粟。竟而士有宿饱，民无菜色，流亡渐复，公私不扰，则公之赐也。当今内帑告匱，宸虑实烦，权宜救弊，矿税四出，公既善为调剂，不激不随，已又条上七事，上乐下利，事同广德之善晓，功倍贾生之痛哭。俄而穷民煽虐，鼓噪都市，遂有前事嫁祸儒流，时公既移镇建州，寓书矿府

，诚通义格，上下释然。方公经理海防，憎兹多口，爰及今夏，余党内侵，折馘执俘，相望于道，慈母释投杼之疑，县官纾侧席之忧，言之悠悠，曷其有极，以公锡白金文绮，仍诏及时推用，若夫按籍清屯，豪右闻而敛手；勾丁补戍，及瓜易以践更。条鞭无不均之虞，银差无多取之弊。自公司屯分臬，已识斯弊，近又开府，益弘旧泽。故部曲卫士等饮七载投醪之醇，挟再任拊循之纆，图以善政。勒兹贞珉，既铭晋卫之崇戎，更颂方吉之厚德。”

贝子祠

在山麓，祀宗室惠献贝子，康熙十三年，耿逆之变，康亲王率师平定，贝子分剿温台。浙人于孤山之阳立祠，以报其功。乾隆四年，贝子孙德沛为闽浙总督建，今废。巡抚王恕《惠献贝子祠功绩碑》：“维天笃生圣皇，肇造区夏，奠安神人，以开亿万世无疆之祚，则必诞育忠勇材智之臣，为国藩辅，宣力策勋，以保乂我皇家，其殊猷伟绩既彪炳天潢，巍然玉立矣。而盛德之在人，泽远而风长，讴思尸祝，久而不能忘，若闽人之载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岂非亘古今。塞穹壤，与周召比烈者欤！康熙十三年甲寅，耿逆拒命阻兵，谋以闽应吴、尚二贼，浙东所在告警。圣祖仁皇帝知贝子神武，素有战功，歼海寇郑国姓于漳泉，闽人惮其威名，特拜宁海将军，偕和硕康亲王督师讨之。秋八月，大军至杭州。是时，耿逆所遣伪帅曾养性，已由福宁渡海陷温逼台，别攻处州矣。贝子与康亲王计议事势，急浙而缓闽，浙东平则逆贼无藩篱之固，闽不难破也。遂与王分兵趋台州。台之属县已为贼拒，时出抄掠吾粮食。贝子至，首复仙居。十四年五月，遂从间道入黄岩，蹙贼于乐清亭岭，水陆夹攻，大败溃去。九月，乐清、太平，青田、大荆、磐石五城皆下。初，贝子之分兵也，绍兴之嵊县亦陷于贼，别遣将攻下之，因抚定其民，于是杭州之路无梗，故得一意讨贼。十五年二月，贝子已解处州之围，遂引兵而东。是时，曾养性聚平阳、瑞安、石塘群贼于温，尚十余万。贝子亲临行阵连战败之，进逼城壕，沉其船于江，贼皆溺死，曾养性裸而跳，遂克温州。曾养性既败，收合余烬，走保得胜山，掘堑为壕，引水环之，连营固守。贝子乘夜大雾，潜师登山，将士皆逾濠苦战，不得出，复大败，遂掀温溪，大蹂石塘，定云和，行收龙泉、庆元等县，贼气阻丧，降者相继。而耿逆坐困于闽矣！凡大小之战百余，得府县城寨百五十六，斩其文武伪官九百六十五人，其朱飞熊、吴长春尤贼骁将，倚其腹心者也。生降其士卒四十余万，卤获军资器械无算，如火燎毛，悉定、绍、温、台、处四郡之地。从古用军之神，荡寇之众，盖未有也。贝子已定浙东，遂引兵由庆元间道入松溪，与康亲王会于建宁，贼望风宵遁。九月，进攻延平，贼将耿继美、郭忠孝等犹城守不下，贝子不忍闽人掬刘之惨，遣使许以不死。遂率伪官六百八十八人，兵一万一百二十人，民十一万二千

一百三十七人，开门出降。先是，海寇郑经规取福州，所遣伪都统徐尧有贼三万军凤山岭上。贝子既至，挥将士急击之，贼望见我军旗帜，怵于漳泉之威，不战而走。连拔其营十四，斩获过半，穷追四十余里。于是狂丑震恐，面缚乞命，兴泉漳汀相率反正，兵不血刃，而全闽底定矣。贝子御军严整，用法无私，知人善任使，又能与士卒同甘苦，谋定而后战，故所向有功。方贝子由桐溪出青田，身先士卒，手牵所乘马，以鞭作杖，失足折其指。及攻温州，连战不克，昼夜焦劳，齿落其二。军行之次，帐幕不时至，露宿野外，盖自督师以来，侵冒寒暑，践履险阻，出入于深山穷海之间，三年不少休，以是积劳疾作，至建宁，乘舟而行，凤山之捷，犹强起力疾督战，大功甫就而歌虞及焉。其尽瘁定国，不以死生疾病牵其志，故士益感动用命。当王师之入闽也，贝子疾已甚，而教诫将士，所下城邑，民老幼妇女不惊，市不易肆，农不去田，既俘耿逆，振旅入福州，四郊晏然，不知有金革之事。呜呼，仁义之师，神武而不杀，完肝脑于冈崑，转沟壑为衽席，贝子扫殄之功在浙，而生全之德在闽矣。贝子既薨，资装萧然，不能备礼，百日之祭，护卫亲军合殓于幕下。夫以王室之懿亲，仗钺专征，而凛凛清节如此，盖上赐之金貂银币以及甲冑、衣裘、鞍马、弓刀等物，皆于军中赏士殆尽，城下之日，无敢取民一笠，故初薨以迄丧还，巷哭路祭者不绝。赴闻，天子临朝震悼，顾念勋劳，谕祭赐葬，恩予易名，亲洒宸翰，立碑墓上，以彰贝子之纯懿勋烈，用昭示于万古。方贝子受赈之日，尚逆已叛于粤，吴逆且出扰湖湘，旁掠赣吉，西窥宁夏，薄闽中，三藁连衡，半壁骚动，而贝子手持天兵，奋扬威武，使吴逆不敢渡江，尚逆不敢逾岭，党涣于东南，而势孤于西北，羽翼既翦，大憝斯得，功止闽，而廓清在天下，天盖诞毓之，以康靖我国家者也，岂偶然哉。乾隆四年，镇国将军德公以闽浙之节式临兹土，实惟贝子之文孙，为世大儒，用能克绍先德，以仁义为治，文武率职，邦人大和，因议建贝子祠于乌石山之阳，以祀春秋，从民志也。逾年八月之朔，恕奉命来摄抚事，而工适竣，因得虔修时祀，礼成而退。有金泳老人，自言少时曾见贝子于军中，历历前陈其事，僚吏将佐肃然动容，阶下之人有泣下者，既，藩臬之大夫，砉石来请文。夫以贝子之丰功盛德，勒钟镛垂史册，声光烂然，岂恕所能为役，惟是博征文献，实以老人之言而知闽人之心之思之久，其何可不书以慰之也。因僭书贞珉，敬为之颂，曰：上帝降鉴，活此下民。真人首出，电激雷震。函夏耆定，航索悉臣。圣子神孙，式叙三辰。庆流属籍，角定振振。曰天生德，宁我兆人。闽有凶慝，彼昏卒狂。煽胁丑类，绎骚南方，与滇粤贼，蟠结披猖，肆其机牙，而拒斧戕，遂犯浙东，以摇江右。天子曰咨，我抚之厚，而敢同逆，其胡可宥？玉节金钺，贤王是授。王既拜命，誓师于杭。天兵四临，贼气既丧。麾盖所指，我武孔扬。遂落其拒

，亦搯其吭。藩羊穴鼠，散迸犇亡。浙东既靖，师次于闽。下建临延，尽降其军。狂贼失据，自縊牙门。闽地悉定，重为王民。王奉宸言，布我恩信。罪止其魁，余无所问。既掩髑髅，既恤既赈。门迎子女，伍戢兵刃。始时闽人，忧罹其灾。今相告语，幸王之来。吾粲吾粥，吾褚吾襦。吾有室家，王实予之。吾闽之完，世戴王德。我王之来，为闽除贼。功成而薨，闽人大戚。年岁有极，吾思曷息。是作斯庙，道山之阳。其筵肆肆，笏劔大房。何以荐之，黍稷臙臙。孝孙来享，来拜于庭。是貽是绳，降登旁皇。于王有孙，絜闽之福。闽人熙熙，以介以谷。揭虔妥灵，春秋斋遯。刻诗于碑，永耀南服。”布政使张嗣昌《惠献贝子祠功绩记》文亡。

范公祠

在灵鹫庵上，祀国朝汉军镶黄旗死节福建总督范忠贞承谟，字觐公，顺治壬辰进士。康熙十一年，任浙闽总督。十三年三月，耿逆跳梁，公被系灵鹫庵内。著有《蒙谷自序》、《百苦吟》、《武夷歌》等篇。时同被害者，福州府知府王之仪、邵武府同知喻三畏、侯官县知县刘嘉猷、城守营千总廖有功，并公募友稽永仁、王龙光、沈天成、林能任、公弟承谱。康熙十八年建。二十年谕祭文二道。谨录卷首。二十一年，御赐碑文。谨录卷首。二十六年重修。三十年重建。三十四年御赐匾谨录卷首。并以同难，赠助教无锡县生员稽永仁、会稽县生员王龙光，赠学正华亭县儒士沈上章、镶黄旗儒士范承谱附焉。祠左为“凛训堂”，祀承谟子浙闽总督范时崇。字子牧，沈阳人，入《府志·名宦传》。时崇陞辞之日，御书匾，谨录卷首。御制饯诗，谨录卷首赐之，后到官建堂；以茂帝眷，闽人即于堂中祀之。郑开极《忠贞范公祠堂碑记》：“成仁取义，君子之大闲；舍命致身，人臣之亮节。故作忠作孝，所以立万古之纲常；而懋德懋功，允不愧千秋之崇报。如原任福建总督加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贞范公，讳承谟，其人者生则降自崧岳；为半壁之长城；死则重如泰山，扶两间之正气者也。公少壮登朝，精神许国，父为从龙之首相，世笃忠贞；身应鸣凤之相期，名隆翰苑。枢机参北院，蚤结鱼水之欢；锁钥出南天，旋奏虎林之绩。遂移浙土，擢制闽疆，盖自下车之初，快睹饮冰之操，安全为念，谓厘奸剔弊之在，所先恫瘝。乃身如拯溺救焚之不容缓，凡经咨访，次第举行，以邦本莫重于务农，而民力亟谋其宽恤，落甲自运，而里户不因，包赔革役给单，而现年不病。需扰差徭，计亩均派，以清任意盈缩之奸。丁口按地编征，以杜缺额逃亡之害。轸恤匠籍，而一班不患重科。蠲免寺租，而一田不忧两税。并图减役，而人无出乡充役之劳。分图纳粮，而人无越境催粮之苦。以至里书听乎公举，册式务于简明，所有种种之檄行，具见谆谆之节爱。其兴文教也遍颁上谕之讲章，以维风俗，躬临观风之考校，以重胶庠。其修武备也。察核将

弃之材能而勤骑射，汰补目兵之羸弱而简车徒。凡兹老成练达之深心，莫非桑土绸缪之至计，顾乃患生肘腋。寇起门庭，诚有如睿鉴所云：“智不及施，勇不暇展。”者公奋身骂贼，緘口绝粮，凶焰弥张，毅操益劲。段司农笏批朱泚，颜杲卿面唾录山，自昔所称，于今为烈。将食叛人之肉，枵腹不饥；每握义士之拳，拊膺欲绝。若冰趋乎鼎镬，而鼠视乎豺狼。仇尚戴天，愤余生之与共；艰逾啗雪，誓九死以不移。卒骑虚旦柳而归，允兼慷慨从容之美。未几底定，大节益光，皇上轸悼，芘臣优赐，谥荫祭葬，重以御书，给为家宝，可谓极褒嘉之异数，备存歿之至荣矣。惟我闽人，钦鲁郡之孤忠，思国侨之遗爱，已于康熙己未僉吁建祠，飨祀春秋，至今九载。近荐绅士庶，恹慕益深，谋拓祠而大之，先立华表，用壮观瞻。请于抚军张公，捐清俸以佐梓材，郡守王公经营以董其成，扶植人伦，信群公秉彝之好，讴歌子惠，尤八郡爱戴之诚。庙貌翼严，浩气将道山并峻；英魂昭假，芳名与炎海同流。勒可久之龟跗，扬不磨之鸿烈，樵苏一禁，永为彰德之林；俎豆二丁，长作表忠之观。”张希良《重修范忠贞公祠堂碑记》：“乾坤之所以不坏，人类之所以常存，而三纲九法之不至于沦胥者，繄何物哉，则恃有忠义之气以维之也。是气也，涵于心，根于性，而成于学。其未发也，窅然与无极同体，发则贯日星，薄风雷，亘河岳，甚而齿可折，舌可断，脰可损，血可为碧，而此气必不容夭阏焉，于以厉世，磨钝相劝，为国家不二心之臣，而乱臣贼子亦知所少戢矣，于少保忠贞范公可观焉。公讳承谟，字觐公，为太傅文肃公仲子，少习台阁故事，多读书，其于忠孝大节，虽由性植，亦其家学所渐然矣，量宽宏，恂恂弱不胜衣，遇事则毅然不可夺。当章皇帝时，常侍禁中，壬辰成进士，历官直纶阁。今上尤重之。畀抚浙江，威惠大行。先是钱塘潮失期者十年所，公至复故，人异之。以病请告，浙人挝鼓叩阙，乞寇君为留一岁。旋晋八闽总制，复引疾，且请陛覲，召对慰劳有加，赐尚方珍药，遣医相望于道，亲解御服，以宠其行，眷遇之隆，人臣罕俦。公感激思效，念海疆凋瘵，军政废弛，逆藩久跋扈，于是疏展界以安民，调协宪以安兵，复裁额以实伍，赦逃弁，叙劳勩以收山海之雄，绸缪略具。甫五月，而逆竖反。先是公谋以数十骑出据闽安，又欲托巡海，置身外郡，为牵制逆竖计。皆为同事所阻，不果行。而时逆迹未彰，公出适滋疑贰，反授逆竖以辞，而操文墨者因得为公罪。公是以宁堕虎口，势孤力屈，而惟拼一死谢封疆也。公往，奋身大骂，逆竖怒，纍公深室，防护谨，求死不得，绝食逾十日，不死，吞蜚亦不死，气口辱骂如初。逆所为逼胁窘辱者百端，卒不屈，乃著《蒙谷自序》及《百苦吟》以见志，如是者三年。而贼势日蹙，遂决意杀公，遣逆党至系所，公从容北向稽首，遂遇害。其弟承谱、宾幕嵇永仁、沈上章、王龙光、李全、领燾王天祐、家隶于通等五十余人感公壮烈

，皆死之。逆竖怒公不已，焚其尸而投之郊，盖康熙十五年九月十六夜也。呜呼，当逆竖之初逞也，使人尽如公，则贼气必挫，贼焰可以不张。始也，多方牵掣以败其成。一旦仓卒，愕眙屏息，叩头而乞余生者相随属也。公以孤注砥狂澜，奈之何哉。然公凛凛正气，阴褫逆竖之魄，而丧其胆，宜乎公骨未寒，而逆竖已烟消灰灭也。天子悯公忠，特赠宫保，谥忠贞，御制碑以表公，随磔逆竖于市，以释公憾，并听立庙以旌公忠。呜呼，公虽死犹生矣。公亦罹拘辱节，毛尽而志不回，苏子卿之雪窖也；抗首淮西，取忌希烈，颜清臣之佛寺也；赋诗写恨，困踣幽忧，无挫辞亦无变色，文信国之小楼也，是非炯炯忠义之气根于性，成于学者深，而乌能臻此乎。祠在道山之麓，岁久尽颓。制府大中丞子延兴公奉特简驻节兹土，清至，饮闽江一勺水，节缩俸糈，鸠工庀材而新之，神明焕然，观瞻肃然，于以仰体我皇上劝忠之意甚深且远，而有裨于三纲九法甚大。予备史局，于忠贞，实后进也，固乐得而纪之，并系以铭，铭曰：“井蛙窥天，尉佗坐大。逆释而狂，亦甘化外。纷纷白马，攘攘黄巾。王铁暂逋，磨牙噬人。九日为昏，三山鼎沸。劫我官司，刀蜂剑蝟。桓桓范公，世笃忠贞。手剑而起，毛发风生。舌奋常山，笏挺太尉。蚤怒首撻，三年纍紲。绝粒不死，吞脑仍存。炳炳大节，地扬天掀。天成公节，终假贼刃。公骸可灰，公心难烬。魂游帝所，气薄天阊。和哀死荣，庙貌是皇。驾风鞭霆，英灵如在。还作山河，卫我炎塞。考钟伐鼓，男走女奔。血食千，忠孝一门。”林佶《陪登范公祠》诗：“玉堂飞盖到闽邦，莲幕移樽叩竹窗。山势嵌崟环万堞，沙痕明灭俯双江。劫余庐井悲生促，醉里乾坤见道庞。晚际天风起蘋末，涛声欲战老龙降。”李象元《谒范忠贞祠》诗：“幼读南丰文，知有道山亭。今我来登眺，乃以乌石名。蓬瀛吾未见，见斯亦愜情。昔为释道区，寺观间榛荆。近祀范制府，祠宇荐芳馨。公父佐昌运，公学绍家庭。得天浩然气，百折愈坚贞。画壁抒忠愤，遗诗泣百灵。睢阳与文山，取义同一诚。御书褒节烈，金碧耀日星。亭阁翼左右，松竹郁苍青。此山虽不高，得公实峥嵘。八郡山川拱，一岛烟雾清。当年狂逞辈，转盼皆无成。而公神在兹，赫赫长如生。”顾永年《谒范忠贞公遗像》诗见石刻。王礼《谒范忠贞祠》诗：“乌石闽南第一山，岂知蓬岛在人间。亭台远眺乾坤老，碑碣高悬岁月间。自是忠贞铭海国，许多翰墨锁松关。徘徊不尽千秋憾，啸对长风未忍还。”孟超然《范公祠》诗：“百苦诗如正气歌，忠贞大节壮山河。山中樵采无须禁，竹柏莱阳泪不磨。”陈建勋《谒范忠贞祠》诗：“仗钺南来镇此疆，崎岖旋见动欃枪。酬恩不惜捐躯苦，拊节还闻骂寇刚。满地千戈悲守土，连天烽火陷殊乡，千年辽海魂归去，华表应看唳鹤翔。”郭植《谒范忠贞祠兼吊稽留山先生》诗：“倚空山色郁岧峣，想像忠贞赋大招。后起世臣铭社稷，当年高节矗云

霄。灵旗夜卷平台月，毅魄秋呼碧海潮。旧友可怜同慷慨，阴崖松柏莽萧萧。”

稽公祠

在范公祠上，祀国朝死节江苏无锡县生员赠大学士吏部尚书稽永仁字留山，为范总督幕宾。康熙十三年耿逆之变，下公于狱。至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公闻范公被害，亦自经死。初祔于范公祠，乾隆间以子璜贵，赠今爵，改建专祠。

陈忠毅祠

在范公祠左，祀国朝殉难温处道陈忠毅丹赤。字献之，顺治辛卯举人，授四川推官，后为温处佾事。康熙十三年，耿逆兵迫瑞安，镇将祖宏勋拥兵胁丹赤，丹赤不从，骂贼，死。十六年，赠通政使，谥忠毅，谕祭文。谨录卷首。二十二年，建特祠于殉难之所，遣官谕祭。御书匾，谨录卷首。子参藩一夔，摹归悬诸祠。乾隆九年奉敕重修。郑开极《陈忠毅公祠碑》文亡。

施公祠

在华严岩侧，祀国朝靖海将军靖海侯施襄壮琅，康熙间建。王熙《施公祠记》：“公讳琅，字尊侯，琢公其号。先世自河南光州固始入闽，远祖评事公始从福清分居于晋江县之南浔乡，遂为晋江人。至公父达一公，举丈夫子三，公其次也。少倜傥，多勇略，鼎革初，与弟安侯从戎闽粤间。时海寇方张，金门厦门皆寇渊藪，屡犯会城，踞闽安镇罗星塔。朝命定远大将军统兵进剿，素闻公名，署公副将随征，攻复闽安，论功实授同安副将。□洲为同安门户，寇筑垒其上，逼瞰县城。公昼夜防御且守且战，卒堕寇垒，寻升总兵官，会添设水师提督。廷议推毅公，遂以公移镇海澄，控扼全省。时海禁严，濒海居民悉迁入内地，寇剽掠无所得，始聚屯澎湖，攻据台湾为巢穴，而时时出没岛屿间为患。公偕总督李公率泰，以舟师进攻，寇迎战败走，诸岛悉平。上知公练习海事，遣大臣入闽招抚，就问公，公密奏可取状，遂授公靖海将军，统舟师克期渡海，会阻于飓风，不果。上趣召公入朝，面奏机宜，加公内大臣，晋封伯，留京师。逆藩叛，海寇乘间窃发，攻陷海澄，围泉州，犯漳州，来往飘忽，久之未扑灭。总督姚公启圣率锐师直抵厦门，贼众悉遁归台湾。事闻，上念台湾一日未平，则海氛一日未息，即日召见公，授方略，赐御膳，加太子少保，回闽治兵。公计寇在台湾，所恃惟澎湖之险，惟攻克澎湖，则台湾瓦解。乃以六月誓师，破浪直进。敌率众拒战，胜负未决。日暮，泊舟八罩岛，水急石利，舟不得住。海潮骤长与岛平，飓风欲作遽止。公以手加额，曰：‘天佑我师也。’鼓勇进攻，炮石伤目，不为止。诸军继之，呼声动天地，贼众悉披靡，遂克澎湖三十六岛。公遂遣裨将谕降而以捷书驰奏阙下。上大悦，进封公

靖海侯，世袭罔替，解所御衣赐公，制五言诗，亲洒宸翰，褒美甚至，伪藩纳款。公至台湾，宣播皇上德意，籍其户口，疏请于朝廷，立郡县，分置文武官吏，兴学校，定赋税，海外悉平。戊辰春，太皇太后升遐，公入都哭临时，上遣大臣劳公于芦沟桥。入见，慰问备至，锡宴加等。又数年，疏请陛见，拜起间，上命左右扶掖之，公顿首言：‘臣年老且衰，海疆事重，愿更择人，解臣任。’上曰：‘吾用汝心，不在手足，俟二十年后，方如所请耳。’赐宴归。公在镇十余年，以闽人罹海患久，闾阎元气未复，一意休养生息，其大指在宽以莅众，严以束兵。今濒海数千里，桑麻被野，烟火相接，公之力也。尤敬礼士大夫，敦尚文学，治军之暇，多延宾客讲论文史为乐。天性孝友，事父母克尽诚敬，虽公务旁午，定省不懈，长兄卒，以长子世泽为之嗣，事叔如父，抚侄如子，至于平时故旧，尤笃念不忘也。春间出行郭外，偶感风寒，遂不起。呜呼，公起自偏裨，位至将帅，晋秩宫保，绾通侯印，子孙世世承袭，功名之际，可谓盛矣。结发从戎，身经数十战，最钜者在澎湖，百年逋寇，不旋踵而灭，滨海居民复生业者，亡虑数百万，舟师估舶，连樯于万里之外，扬帆往来，若履户庭，遐方宝贝，麋至麟集，鱼盐蜃蛤之利，充牣闾閻，此固我皇上盛德大业，声灵所加，无远弗届。而当其奋勇独进，出入于洪涛巨浪之间，奏肤功，建鸿绩，公之猷略岂不伟哉。而又能谦让不伐，以功名终，虽古名将，无以过也。是为记。” 林佶《施靖海侯祠》诗：“左旗右鼓奠南陲，谁拥貔貅建节麾。相度谋成平蔡日，征南功就伐吴时。廿年旧德留闽峤，八郡遗思遍海湄。有子坝箴看代起，不须堕泪读残碑。” 陈锡畴《宿施公祠》诗：“乌石山头靖海祠，我来晚眺发幽思。烟开夕照沈岩窦，雨过蒲帆向海湄。极目平芜秋色老，深谈仿佛夜钟迟。他年记此曾经宿，门外崢嶸般若碑。”

犀塘庄氏祠

在山南麓杏台里前。康熙间建，祀高邮州知州侯官庄振徽。振徽尝倡修洪山桥，筑福清江阴祖居，卫田堤，立义渡，完合族丁粮。卒，族人建祠乌石山崇报焉。望潮峰见《名胜》。及正德间林廷玉题石见《石刻》。在焉。今为庄氏家庙。《通志》：“庄振徽，字世慎。顺治甲午举人，知武缘县，民多峒处，以劫掠为事，告冤者月以百数。振徽姑置不问，阅半载，总其词，得渠魁二十三人，窝藏者邑诸生某也，佯托考课，擒之。督兵校五十人，分十队，令生前导，擒贼十九人，次日皆毙杖下，邑境以安。武缘地无斥卤，人艰食盐，课不及办，乃招商贾运于广东，民立碑图像以祀。转高邮州知州，以艰归，尝倡修洪山桥，筑江阴祖居，卫田堤，立义渡，完合族丁粮，族人建祠道山，崇报焉。洪山桥在凤山侧，初为凤一桥、凤二桥、凤三桥，明成化十一年镇守太监卢胜广旧址重建，为水门四十余，其七门当冲，流水急，石崩。至二十二年坏

，太监陈道重修，屡修屡坏。万历六年，都御史庞尚鹏重建，盖屋桥上。三十六年毁。三十八年，知府喻政重建。国朝顺治中又毁。康熙二十一年，总督少保姚公启圣以平海余力大修桥道，砌城浚河，复命士大夫庄振徽等及洪山寺僧募化，易以石梁，仍架屋以荫行者。桥南重建洪山寺，桥北自立祠堂，塑像其中，二十二年落成，择福州有福寿乡先生行之，始许庶民奔走。明崇祯庚辰进士宪副林日光年满八十，寿跻重宴，（天启甲子举人）。夫妇齐眉，一门四代，少保礼聘启行，观者如堵，亦一时之盛事。光绪八年重修。

汪公祠

在天秀岩下，祀国朝督学佥事汪薇，字思白，一字棣园，歙县人。康熙乙丑进士，入《府志·名宦传》。薇康熙三十六年任福建督学道，考校公明，断绝请托，自题文场楹帖曰“尔无文字当安命，我有儿孙要读书。”又采取历朝诗之有关伦常者，裒为一帙，名曰《诗伦》，张伯行为序。秩满，闽人肖像祀之。卒之日，九郡人士聚哭之。今祠圯。国朝余甸《题汪学使祠》诗：“国家设学臣，所以励正士。行谊斯为先，其次文史。中或杂薰莠，气象别都鄙。所贵在持衡，养醇去其滓。令翊忌鸣冈，维君子之使。此法久相承，此意浸微矣。既为利之阶，旋为众所指。好德不同孚，波流相与靡。卑者勿复言，高者猎声美。往复奔走间，何异五都市。闽风颇迂疏，雅不谙机诡。谁实斧以斯。穷琢天真毁。公能挽其颓，中流一柱砥，苞苴奚以为，请托不可恃。神看欧冶飞，明须秦镜拟。大言媲皇坟，正音讫变征。切墨应准绳，沥液润余子。公才若巨潮，公节清彻底。三年士习端，顽懦为之起。輶车指属邦，遮道进筐篚。无遇与不遇，感激相拥轂。一棹返江南，风月侵行李。文光射天文，蝸象魄惊褫。障百川而东，澜回不复圯。耸身斗岳间，百物欣仰止。爰而莫助之，仁恩浹肌理。道山一脉传，溯源以及委。非公之精神，孰与配芳轨。徽国有功臣，俎豆馨千里。庶几见羹墙，好德周行示。”郭雍《哭新安汪夫子于道山书院》诗：“夫子今云没，风流不可寻。陨星沧海杳，遗像白云深。大雅伤邦国，斯文感古今。岂徒知己泪，沾洒道山岑。”

清茗书院

在山之阳九贤祠侧，祀国朝提督学政沈涵。字度汪，归安人，入《府志·名宦传》。康熙四十二年，以左庶子督闽学政，入仙霞关，誓曰：“如有负心，不克过此。”至闽，士习为之丕变。九贤祠系涵疏请建立，秩满，闽人即于祠旁肖像祀之，署曰：“清茗书院，今增祀明万历中督学副使沈徽炳字叔永，归安人，入《府志·名宦传》。国朝嘉庆中提督学政钱福胙。字云岩，钱塘人。蔡世远《清茗书院碑记》：“皇帝御极之四十有二年，例应分遣廷臣视学四方。上特重其选，召翰詹词臣试者再，复饬大臣保举，非闻望素优、学行兼

至者，不得与是选。而吾师吴兴沈公适膺闽中之命，闽之学臣不统于督抚自公始。岁科既竣，三山人士构祠于乌石山之阳，匾曰：‘清茗书院’，公乡有茗溪故也。于是博士弟子员再拜稽首，而志之石，曰：‘今之称学使者，莫不曰惟公与明矣。今公两试所取文武士，凡二千九百九十一人，纤毫不杂以私，可不谓公矣乎。公所巡历，群无留良之叹，可不谓明矣乎。公亦可以上报圣主而下对诸士矣！虽然，窃谓此不足为公异也。方今天子圣明，文治振兴，诸学臣争自袞濯，以佐太平，谁肯厚自封殖，目迷五色，以为国家羞。况公一代伟人，了此宜无难者。所难者。公之清之慎之宽厚而忠恕，沦浹我闽耳。公之始入仙霞关也，向天与神告曰：‘自兹以往，某有敢负此心者，不复过此关尔。’时闻公言，未即信也，及试一二郡，众乃大服，即除补起复诸事例，亦饬胥吏，都不用一钱。吏胥至互相语曰：‘公身自如是，我复何言也。’往时，学使者巡历所至，供亿颇烦，公省其费十之七，曰：‘吾宽一分，则民间宽一分物力也。’帷帐服物，下至纤悉器具，试毕一一还归本州郡，不私毫末也。试之日，晨向天九叩，曰：‘愿天牖其衷，使得佳士也。’所亲仆从及吏胥，足迹不得到场中，巡察封识甚严也。公又尝言，吾于才多处，苦遗珠，才少处，又苦滥额。美恶只于毫厘，辨之盖其难也。诸生补弟子员，在三十年以前者，不置下考，其他下考亦减从前之半，体圣天子优老恤才之意也。终任未尝苟徇有司，褫革青衿一人，正试外课诗赋杂文，以敦古学。新进文武生，每月有课病学者，鲜熟传注，特颁条教，示以限年读书之法。与诸生语，恳至如家人父子，且曰：‘士贵立品，汝辈苟无品，即猎取科第，拥高官厚禄，吾不忍见也。’至武选一途，世久目为具文，且或视为利藪，公曰：‘吾为朝廷慎选举，为国家储将才，何可轻也。’试策论后，躬自校射，射中者即行面试文理，优而与前卷字迹符者，然后取之，防代笔且倩射也。呜呼，以公之公与明如此，以公之清之慎之宽厚而忠恕之益以成其公与明如此，小子等敢一言以断之曰，诚而已矣。昔温公称刘忠定一生惟诚字，纵横妙用无处不通。赵清献日所为夜必焚香告天，无他，诚故也。诚则纯乎天理，而万善随之。今夫学使之官，苟诚有不足，则重于文而轻于武，勉始而懈终，慎大而忽小，身家误之，苟可以为之念误之，左右壅蔽误之，彼其初岂不嚶嚶然自命哉。理不胜私故也。公至性过人，学有原，本心与天理相往复，天理尽则人情毕。周若农夫自谋其田，梓人执其斧斤准绳以度物，故能兼此数善如此。今岁科两试已毕，公所自盟于天与神者，可以告无憾矣。闽中之士，无论遇不遇，言及公，至有感泣者，即至山村里巷，野老行商、儿童走卒，莫不歔歔感叹，谓数百年来未有也。是岂浙水闽山所流衍郁积磅礴陶铸而成者欤，抑由我皇上求治育才，知人善任，故公应会而生欤。公异日立朝，必能规树大业，传之无穷。小子等幸得厕公

门下，亦宜不自菲薄，痛加刻励，倘异日或身立名成，使人指而数之，曰：‘此某公所得士也，’庶无负公一片诚心而稍以报公于万一也夫！公讳涵，号心斋，浙西归安人，丙辰进士。公之曾伯祖谥襄敏，讳某者，于故明万历中督学吾闽，闽人亦立碑颂德云。”

李公遗爱祠

在山北麓，祀国朝福建布政使李赓芸。嘉庆二十二年建。国朝陈寿祺《福建布政使李公祠记》：“余读《汉史》，赵广汉、韩延寿，盖宽饶、萧望之、王嘉诸传，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自古贤不肖异趣，如冰炭不相入，其势固然。乃若两贤相遭而齟齬不至，倾踏不止，何与？宽饶诋挫于有司，望之谗拘于宦寺，嘉见劾于马宫，夏侯胜诸儒卒皆抱忿自裁，天下怜之。至如长倩之劾赵、韩，抑又甚焉。广汉胁持丞相，祸由自作。延寿直因兰陵忌害，陷以罪法，是岂容贤重能之道耶？顾萧王处衰世，故触罗纲，赵韩盖并值孝宣英主，而同时杀三贤吏，刑罚可谓中耶？县官不白其冤，吏民虽千万人号泣守阙，莫能吁请于朝，报事歿世，此尤汉臣之不幸已。今李使君忠清正直，横遭天枉，赖朝廷神圣，远照覆盆，闽人义尚，奉尝不绝，其情与萧王同哀，而其遇乃不啻过赵韩盖等千万也。初，闽中两大府与使君皆从令长跻高位，督府铮铮强介，亦使君举将也。使君名顾出其右，且骨鲠，常廷争，督府行牒有所不可，辄持不下，必平反而后已，以是数与督府忤。会龙溪署令某不称职，使君为监司，檄改教官，使解印绶去。令嗾之，因杂摭公私计帐为陋规，诬使君受赃，上书讦之众长吏。督府不之察，遂与抚府谋，遽登白简，然犹与使君相慰藉，久之命下，则使所属吏参鞫反覆，駁摘数数，连昼夜簿责，吏迎风指辄摧辱，使君故儒者，素刚。重名节，位尊而见凌，年且老，不胜愤激，遂自经死。嗟乎，李将军一武人耳，尚耻对簿幕府，自甘刎颈，况使君乎？春秋之义，为贤者讳，虽有一眚，犹将覆盖之不暇，奈何仇贞良以逞谗慝，失休休之度，而坐隳天下之宝也哉。然使君既死，狱益急，禾钁而肉躡，轆葛株蔓，谳不可成。疏上，天子震怒，命二大臣往覆治。当是时，闽中人情匆匆，上下同声嗟悼，奔走皇皇，涕泣祭奠者踵接于使君之门，同寮以下相与赙其丧，优恤其孤，不顾忌上官，黎蔗相与悲愤谤，累月不可止。于是士民数百人候天使至，遮道讼使君仁贤，愿共建遗爱祠，以报惠政。天使以情入告，案核所讦无左验。于是制诏，称使君良吏清廉者再，立黜大府，重谴诸倾仄吏，而雪使君之污，嘉斯民直道之公。狱竟伸，而祠亦竟立。嗟乎，使君死诚过，然非盛德，有以不忘于人，则鲍司隶举幡太学之义，安得见于身后？非圣天子明见万里，爱惜贤才，则直不疑盗金之诬奚以辨？而朱仲卿、王稚子之庙食奚以遂邪？此赵韩诸子之所饮恨于九泉，而孝宣之所含垢于千载者也，使君其足以不死矣。祠在福州

城南怀德坊。其成也，以嘉庆二十有三年夏五月，始飨之日，督抚以下毕临祭。乡之人祇事不怠已，属余为之记，其舍宇、界址祀产条法及呈状、捐贖诸姓名则勒于他石。使君，嘉定人，讳赓芸，字许斋，第乾隆庚戌进士，尝从詹事钱晓征先生问业，谳深经术。令于越，有循绩，举尤异，故相韩城大兴，今两广总督仪真公咸重之。上亲政初，公卿密荐，洊擢守郡，莅闽治如越，不数年三迁至布政使，駸駸畀节钺矣。惜不获竟其用，然而使君所伸固不以彼加此，乃系以迎享送神之歌，其词曰：‘芳椒堂兮辛夷楣，张云幄兮山之陲。灵下上兮薛峰，乘夜月兮从文狸。蕉黄兮荔丹。杂蕙肴兮朝餐。视我民兮依依。荐薄醑兮涕潜。灵之降兮醉醑。魂睊睊兮岭峽。搏桑升暎兮九幽昼耀。佑福兮海隅。鸣金鼓兮箫竽。尸祝兮世世。灵来归兮康娱。’ 吴贤湘《咏李方伯事》诗并序：“嘉庆二十一年，改教龙溪县朱履中，稟讦原管道府得受陋规。原管道盖升任布政使李公赓芸也，素有清操，知汀州时，各属致送陋规，并发首县库代属解缴完公案。既奏审，总督欲李供认收存代朱解完盐课欠项如汀州，且数目相符，又畏避授意，屡审屡駁。至次年正月十七夜，巡抚率司道伏求开路，督乃言焉，时漏已三下，不及相闻。而李以是夜五更缢卒。众衔督谋，僉呈捐建李遗爱祠，求奏请赐额云云。钦差录奏参劾，前后钦奉谕旨，总督汪志伊革职，永不叙用；巡抚王绍兰照部议革职。遗爱祠听民捐建，不赐额焉。陋规匪赃私，贤者引为耻。申生甚精愚，巨案由此起。奏闻付众论，屡审不中指。正月十七夜，叩两端原委。两贤岂相厄，闻皆大欢喜。延年闻鼓声。大命是夜止。叔子岂酖人，奈对簿人死。削职放田间，恩重邱山比。堂堂邦之翰，匹夫沟渎似。建祠听之民，官府不为理。圣人权轻重，玉衡平若水。余子何足数，纷纷誉与毁。”

南丰曾氏祠

在山西麓庵边角，祀宋曾文定公巩，祔祀明南京御史侯官曾熙丙、字用晦，洪塘人，详《郡志》及《闽会水利故》。熙丙孙曾灿垣。字惟闇，崇祯癸酉举人，曾廷龙子，著有《即庵诗存》、《即庵游草》。国朝宁夏道入祀乡贤侯官曾大升、字惟佐，又字二改。顺治甲午举人，历官宁夏道，著有《四书集解》、《大易启蒙》、《依隐堂诗文集》，诗见《闽诗传》、《闽诗选》、《国朝全闽诗录》，详《郡志》人物传。浙江孝丰县侯官曾奋春、字为雷，乾隆丙午举人，著有《纫兰堂诗钞》，诗见《国朝全闽诗录》。江西义宁州知州闽县曾晖春。字雾峰，嘉庆辛酉进士，道光乙未科，亲见五子登科。

王壮愍公祠

在山上孟子庙左。国朝咸丰十一年奉旨建，祀浙江巡抚闽县王有龄。字雪香，咸丰十一年，粤匪重陷杭州城，公以浙江巡抚殉难。

王文勤公祠

在山南麓致用书院左，光绪元年奉旨建，祀福建巡抚王凯泰。字补帆，江苏宝应人。道光庚戌进士，居官多善政，建致用书院为诸生治经之所。例往台北府，卒于途，奉旨特建专祠。民人感公德义，请祀名宦祠。郭柏苍《乌石山王文勤公祠》诗：“奖励难勋谕祭详，年来庙祀遍岩疆。醇臣不厌邻巽懦，（公居官和平，不作威福。）能吏终防背典常。（公刑赏皆循例，不出新异）岂有平反劳后死，（公治狱详慎，无冤抑。）决无拟议及居乡。（公为江北望族，乡论翕然。）千秋香火存公道，遗庙三楹傍讲堂。”（公生时为国家惜财用，自处俭约，故即以致用书院余地祀公，不以移泰，背其生平。）

沈文肃公祠

在山南麓。光绪六年奉旨建，祀晋赠太子太保两江总督侯官沈葆楨。字幼丹，道光丁未进士，由翰林历官两江总督。光绪六年，谕祭文二道，谨录卷首。光绪六年，御赐碑文。谨录卷首。

五通行祠

亦称“五通庙”，近为“五通境”，在山南麓妙香庵左，传为元时所建。闽中乡社多奉五帝。五六月间，昼夜喧呼，奉神出游，有所谓请相出海。官以其事近于雩，故或禁，或不禁。愚人不畏父母，而畏五帝，每有不白之事，则于五帝前破碗诅咒，将五帝首领斫下，谓之头，以示不直必遭神谴之意。后人遂误指五通、五显为五帝，往往折其庙宇以奉他神。按《八闽通志》：“五显庙在通津门楼上，楼与九仙鳌顶相峙，其下通舟楫，故榜曰‘通津之门’，俗呼青门楼。庙初在河之南岸，即怀远驿故址，旧名五通庙，亦名龙官庙，后废移祀于此，世传神姓萧，兄弟五人。”按《苏州志》：“五显者，婺源土神也。初封通颺善应昭口永福侯，通佑善口昭信永休侯，通泽善利昭义永康侯，通惠善及昭成永宁侯，通泽善助昭庆永嘉侯，后加王爵，冠以显字，遂号五显。又有行祠二，一在布政司谯楼，一在乌石山上。神之年代无考，故附于祠庙之末。”

滩神祠

在山上天后宫左。国朝嘉庆间，西路商人分闽山庙旁，设滩神香火十身，奉祀于此。光绪六年重修。按：闽山庙神卓祐之，为秀州推官，挈眷归闽，举家没于溪滩，梦，语里人曰：“吾奉上帝命，为尔社神。”里人即其宅祀之。因旁设东西南三溪滩神为从。九年，邑人郭柏苍造石盂、灼台。石盂篆书镌“灵哉滩神，四郡十身，出艰入险，佑尔舟民，闽山香火，乌石明禋。光绪癸未郭柏苍铭于石盂。”灼台篆书镌。“光绪癸未，邑人郭柏苍造乌石山滩神灼台，百二十二，工成。郡人陈建侯篆书。”

仓王庙

在今常丰仓左，祀都仓王，并奉罗汉寺古佛。明洪武十七年，以罗汉废寺改建常丰仓。庙祀之立，当在洪武间。按：嘉庆庚午闽县陈登龙有《循罗汉洋至罗汉堂禅院》诗，可知嘉庆间犹署罗汉禅院扁额。

《乌石山志》卷之四终 于麓古天开图画楼，开铸匠吴大擗

《乌石山志》卷之五

第宅园亭

从来名贤畸士侨迹幽栖之所，退闲觞咏之区，皆足动人流览，然历年久远，多就荒圯，或杂闾闾，后人爱护而构葺之者，什不得一。斯山自宋朱文公避禁寓居，游提刑罢官结宅以后，品流辈出而占胜焉，迄今前英虽往，旧址可寻也，指而列之，亦以资怀古之助云，志第宅园亭。

石室清隐

在山之东来魁里，宋朱文公详《人物》。避伪学禁讲学于此，手书“石室清隐”见《石刻》。四字镌池畔石岩。明福清魏文焮、卢一诚俱详《人物》。著书其中，后即其地祀文公，题曰“先贤石室”见《祠庙》。国朝黄晋良《过石室清隐》诗：“石室遗文在，枝栖病亦佳。石泉犹半注，塔影上三阶。荆棘留毡席，蒙茸识宋碑。当年清隐日，朝论正挤排。”按：先贤石室宋时地通官贤坊，后为民居侵蚀，其通官贤坊者仅余小径，不可舆马，明魏文焮、卢一诚先后著书其中。当时尚宽广幽逸，数十年来沦为客寓讼馆，湫隘杂沓，厨者斧薪于石室清隐。磴上元明所立太湖石各碑皆破碎，不能成诵。苍从土中检归，其行楷皆精致，中有康熙间学政某嵌壁一石，不二百年亦被击坏。士大夫以其地秽杂，足迹不到，志中又无记载可稽，惜哉。国朝谢震《题石室清隐》诗：党援攻击日纷纷，朝右贤奸未易分。当日若无伪学禁，一丘那得有遗文。”

黄状元宅

在第一山，今鳞次台，其地也。宋绍定间黄状元朴详《人物》。居此，中有石刻诗曰：“祖居山下自唐迁，父老相传八百年。但使儿孙能守分，不令沧海变桑田。”相传此为黄氏卜宅之谶。元黄审理济始建鳞次台于山中。明正统乙丑，黄氏子孙刻石于天王岭，述其祖德。至国朝，鳞次台地辗转多姓，道光间邑人林材居之，中有老梅数本，俯仰岩间，材篆书“第一山房”，见《石刻》四字于石山下。黄氏亦皆远徙，果与“祖居八百年”之谶符合。近为陈氏、

杨氏别业。

遗民浮宅

在灵鹫庵左，久废。宋咸淳中，游提刑汶详《人物》。以忤贾似道，罢官寓此，自题曰“遗民浮宅”。

鳞次山房

在天王岭旁。元吴处士海洋《人物》。尝居于此，后以地名“鳞次台”，因称为“鳞次山房”，俗又呼“第一山房”。国朝乾隆间叶宫詹观国详《人物》。读书其中，自号“双榕书屋”。明曹学佺《集鳞次山房》诗：“片石崔嵬足啸歌，布衣微尚慰蹉跎。时当变革贤人隐，日后登临感慨多。遗韵讵因弦柱促，颓颜宁惜酒杯酩。青山无恙韶光好，生计依然在薜萝。”国朝董敬受《第一山房》诗：“第一山村胜，烟霞迫眼新。人从石背出，路向树腰巡。洞迴全无暑，花开半似春。喜闻容买隐，聊可寄清贫。”叶观国《避暑双榕书屋》诗：“磨崖句在薜痕侵，鳞次遗基劣可寻。传舍阅人良已久，云林历岁更应深。塔铃自语松风送，鸟梦初回竹月沉。惭愧翻浆人海里，清凉容我独披襟。”又《双榕书屋晚坐》诗：“懒散间真称，崎岖老未嫌。煮泉远壑，芟卉淬新镰。熟酒晨先酌，生衣晚更添。莫疑成冷淡，出处事难兼。”

西园

即中使园，在山西南罗汉洋北，又名洋尾园。明洪武初，驸马都尉王恭濠州人，洪武二年为福建行省参政。拓城取土，成六塘。成化间为督舶太监高宥高宥入闽，广肆毒害，众欲杀之。后事闻于朝，召还。游燕之所，俗称“官园”。嘉靖初诏罢督舶，地遂废。后邑人王宪长应时、详《人物》。福清薛中丞梦雷详人物。递为别墅，中有夕佳阁、即夕佳楼兼葭草堂、水云亭、宾莲塘、山镜堂、阆风楼、鱼我桥诸胜。明郑善夫《西园燕集》诗：“乌山秀色平临水，中使池园事事奇。斜日亭台朱夏薄，晚风箫鼓画船移。鱼惊舞袖翻深浪，鸟讶歌筵出下枝。金屋铜鞮那比数，几回吟望忆明时。”林炫《夏日游西园》诗：“炎方初试暑，春服已裁罗。轻箒时相向，名园客暂过。路分陶令柳，池饮右军鹅。为忆幽人趣，长空发浩歌。”又《雨夜集西园》诗：“雨夜西园倒玉杯，好怀须向此时开。乌山峭壁千寻起，绿竹清风几道来。曲径亭台烟掩映，小桥水石路萦迴。灯前屡舞休辞醉，白帻那禁白发催。”张时彻《西园》诗：“昔日称佳丽，今来作胜游。碧渠穿树入，紫雾抱阶流。鸟乱芙蓉夕，歌翻菡萏秋。漆园如可托，长揖谢王侯。”王应林《西园社集》诗：“寻春结伴水云边，修竹森森苍翠娟。露浥松阴闻鹤唳，风生柳际喜莺迁。草侵曲槛连幽径，花满闲阶锁暮烟。歌舞不须谈往事，衔杯得侍晋高贤。”林嫌《饮王宪长池亭》诗：“爱尔遗荣十亩栖，水亭炎夏玉壶携。日边高树当轩荫，波面轻云入

户低。酒泛浓香薰菡萏，琴调雅曲对凫鹭。习池自昔风流地，纵饮何妨醉似泥。”王应山和：“白社人同绿野栖，一尊特为数公携。东山对酒萝阴合，西第留宾竹日低。池树阴浓欢鸟雀，渚莲香满醉凫鹭。相逢且尽嘉鱼乐，魏阙能忘湿紫泥。”王应钟《饮宪长弟水云亭雨》诗：“六塘殊胜辟疆园，上客来游鹤应门。水榭云窗虚竹色，高槐细柳落禽言。风驱急雨殊多景，地接层城半似村。深愧浊醪难奉客，空令江海有残尊。”曹学佺《集王茂启池馆》诗：“闲居门巷但萧然，饷客恒愁乏酒钱。碧柳莺声酣霁日，清池塔影堕寒烟。交游早已还初服，笔砚多应有宿缘。眼底春光容易老，宁须惆怅落花前。”又《雨中集西园》诗：“亭台掩映柳垂丝，堤畔开樽欲暮时。虽获野情还傍郭，待占山色倒看池。青苔白鹤行偏惯，片雨疏钟到每迟。檀板只须催客散，西窗剪烛坐题诗。”徐英《西园》诗：“柳叶青青满树拖，怜莺好调奈莺何。病颜窥水三分瘦，傲骨惊春四十过。竹迳初晴啼鸟歇，柴门长啸落花多。乱离踪迹君知否，携手新亭一浩歌。”薛梦雷《宾莲堂偶成》诗：“世上浮名孰我亲，悬车早已厌风尘。归无薏苡装行橐，居有芙蓉入钓纶。挥麈得非青眼客，盟鸥俱是白头人。谁知山水余生在，薛老峰前许卜邻。”邓原岳《憩夕佳阁》诗：“石林隐佳气，梵阁空崔嵬。一室虚明界，千峰苍翠来。鸟啼山雨合，猿去洞云开。忽听钟声远，悠悠何处台。”陈荐夫《春日西园燕集》诗：“际晚共寻芳，开樽复载阳。云容常染袂，山翠忽浮觞。草湿蜂须重，花深蝶粉香。春游殊未厌，灯烛嗣余光。”郑邦祥《李郡丞招同潘公理别驾集西园》诗：“池馆深回翠霭中，销忧此日接群公。榕阴凉送诸峰雨，花气香牵夹岸风。盖集西园游信美，歌闻南国调逾工。宁须秉烛娱清夜，照席寒蟾出海东。”曾异撰《过西园别裴鼎卿》诗：“去去青山一路寒，离筵忍放酒杯残。不须说到主人好，几树芙蓉别也难。”国初驻兵，亭榭皆废。顺治间园归孙氏。康熙初年属闽县刑部郎陈铨。字克简，顺治间拔贡生，官刑部员外郎，能诗。后侯官诸生陈定国字昌义，号紫岩。康熙中书生，能诗。居之，与郡人林蕙、著有《让竹亭集》许珽、著有《品月堂诗》。曾大升、著有《依隐堂诗集》。王子彪、著有《石湖集》。陈日浴侯官庠生，能诗。往来结社，仍呼为西园。后西园地统入林州守逊荔水庄。近俗呼曰“洋尾园”，治为花圃，惟余池塘数亩，六塘西园之名鲜有知者。今统属邑人李氏。国朝许珽《孙既受留饮西园》诗：“君适抱花瓮，我来坐豆棚。石停山耦翠，灯乱水层明。老鹤防人迹，长松学雨声。城头刁斗急，太白夜深横。”又《过孙既受园居》诗：“交道难如此，似君今亦稀。西园佳风日，多送醉人归。停烛星移牖，烹鱼鹤款扉。小池二月好，春水杏花肥。”又《中秋喜晴过孙既受园居祝其尊人德园先生寿》诗：“新晴应有以，天意亦西园。酒肃秋为主，花高月在门。多书知眼健，小隐见腰尊。独爱长

松下，岁寒常负暄。”陈轼《蒹葭堂赏莲诗》：“蒹葭堂上挂微绡，静客风期卷黛娇。无数夜光浮水荇，悬星飞过小红桥。”陈铨《西园春思》诗：“青山买断筑编蓬，满地烟霞少路通。萍散曲池鱼戏绿，花繁幽径鸟翻红。梦回竹枕空簾雨，暖送纱窗远树风。独处萧然无客到，闲调双鹤不开笼。”林蕙《陈昌又西园看芙蓉》诗：“桥栏一曲小窗纱，夹岸芙蓉面水斜。可是红妆临晓镜，翻疑翠袖拂残霞。鱼知远害偏欺饵，菊耻争妍未肯花。握手轻歌尘世远，澹然秋思碧天涯。”林榛《西园看杜鹃》歌：“春来已三月，风景何迅速。频向湖堤歌，或傍湖边宿。主人召客坐庭中，有花烂熳开春风。杜鹃啼血长不已，一落花枝尽成红。古帝为鸟复为花，人生变化安能穷。今朝有酒须尽饮，明日看花花不同。”曾大升《三日同诸子燕集西园》诗：“上巳开芳宴，群贤揽胜游。名园堪藉草，曲沼好临流。绿暗沙边合，青来镜里收。晴山横郭外，娇鸟啭枝头。风细林塘静，天清云物幽。落花飞底急，垂柳拂偏柔。淅淅通遥渚，菲菲隐画楼。永和追禊事，一水荡虚舟。菱荇摇相乱，凫鹭浴未休。娱情成旷逸，抚景足淹留。令节三春暮，吾生百岁浮。此时拚共醉，身世等轻鸥。”又《三月西园社集》诗：“修禊城西曲水滨，莺啼柳暗媚芳春。到来竟日浮杯饮，未必风流让昔人。”《三日同王素毳、许天玉、林丽帙、陈龙季、陈子盘、陈星彦燕集西园晚过云门寺》诗：“共载壶觞临曲水，偶寻花雨入招提。云封草迳门常掩，日落风林莺自啼。石磬长悬清梵寂，金光不动白毫迷。高僧别向深山去，过客空劳问虎溪。”朱景英《夕佳楼话别》诗：“薄暮起凉风，高梧月正东。人将千里隔，秋在一楼中。遥夜怨长笛，离情逐断蓬。他时尚相忆，一问北来鸿。”叶观国《六塘在洋尾园中，有山镜堂宾莲堂诸胜》诗：“六塘洋尾好林泉，山镜宾莲迹未迁。漫拟闲身来作主，惜无十万买邻钱。”郭柏心《西园怀古》诗：“三十四城都尉劳，六塘取土复增高。七穿井受千家汲，（以会城地势而论，西南隅应增高，都尉凿七穿井，以其土成六塘。）八角楼当一面豪。（八角楼传为都尉所建。）客散荒池惟蛙黾，秋归别院尚蓬蒿。权珰词客皆尘土，我独临风酌浊醪。”郭柏苍《西园》诗：“中美才名十子夸，王家词调本传家。少年诣阙咸题凤，晚岁归田合种花。曹谢风流同笠屐，弟兄觞咏共烟霞。当时风雨联床地，草满池塘独听蛙。”

一笑亭

在山北麓。明嘉靖间陈参政详《人物》。元珂别业，今遗其处。明陈元珂《新构一笑亭于乌石山阴》诗：“曾闻刘随州，英采特高妙。解印无与言，见山始一笑。伊予惭古人，拂衣幸同调。结屋傍山阴，开轩面层峤。庭草愜幽怀，岩云增远眺。况有同心人，衔杯纵吟啸。翠筱逗晓风，薜萝收夕照。散地有余欢，闭门忘津要。悠悠百年身，此意知谁肖。”

钟邱园

在钟山大中寺旁，明属怀安县，今属侯官县左二坊。万历初马尚书森详《人物》。筑钟邱园，其地本森父骢宅，森宦后，由雅俗桥之正屋辟占大中寺于屋后，碑上手书镌“钟山萃灵”四字，见《石刻》，钟山应作钟山，详《大中寺》条下。在今达明铺之马厝衢，其杨桥铺面东，正屋干犯荧惑，至今犹虚其地。屋后有巨石盆，镌“嘉定七年大中寺饮孟”等字。屋废，乡人于碑石上，摹森所书“钟山萃灵”而坊诸市。马森《钟丘园》记：“予之居皆先人故址，左钟山，右雅俗桥。雅俗桥者，即杨桥之旧名也。居后为钟丘园，有门可通，而宾客所出入，则别开径于山寺之衢门，与寺相对，而遥门之内有迳，两旁皆植竹，万竿挺秀，游者从青阴中行，惟聆风篁之声，戛玉敲琼，自然成韵，仰视不见天日也。迳之尽处为亭，扁曰：‘竹香’，有王猷之兴者，多憩于此，亭之折而西，有屋三间，为儿辈讲业所，扁曰，‘凌云馆’、墙甚高，扃鑰甚严，题墙门曰‘不窥’，盖欲儿辈潜心钻研，毋浪游耳。东一迳逶迤三曲，有门曰‘成趣’，行数武，先祠在焉。’祠外地颇广，高槐数株，攒柯密叶垂阴，设二石榻，暑月张坐其下，清风袭人，泠然毛骨寒也。祠西有别圃，尽植橘柚，篱而隔之。沿篱而行，复穿一竹迳，则为藏书楼。楼上广二丈六尺，深如之，四面叠架接栋，贮书籍图画，虚中而外可环行，楼下四面皆门，花卉木石罗列。左有小轩，则枕西圃也。余卧起其中，扁曰：‘不缙轩’。旁又一小楼，石梯而上，扁曰：‘凌虚’，橘柚缀实时，开楼背窗，望密林真如万黄金可爱。右有假山，距藏书楼半里许，山路垒石为门，长松倚石生，响过石门，如瀑水在顶。门前夹道蔷薇，为蔷薇迳。过迳有小石台，台畔石壁刻‘钟山萃灵’，四字。台设石几一、石榻四，游客待月其上，绿蕉红花掩映，亦是佳景。从迳而右转，始登山，又累石为洞，洞不深，丈余，两转乃出。满路青草茸茸，仅可容双屐，湖石路傍人立。又攀磴数转而上，始为亭，山之最高处也。亭前有药栏、芝兰谷，砌石为池，豢金鱼其中，骋望则近之乌石、平远，远之旗、鼓、莲花诸峰咸在目焉。春时，予策杖亭中，黄鹂巧啭高树，偶忆双柑斗酒之语。扁亭曰：‘听莺’。友人刘君肖麓携觞相过，乃曰：‘是亭在春则百鸟笙簧，万花芬馥。在夏则绿阴蓊蔚，炎蒸不到。在秋则澄池映空，声灵发籁。在冬则枯枝点雪，间杂红葩，且四眺云山，雨晴变幻，不可名状。四景咸可人耳。子长咏闲来无事之诗，胡不以‘四佳’名亭乎？’予笑而易之。山之右角有小路，倚藤萝而下，则达四照轩，其深广三倍于不缙轩。前有池，池中有亭，石梁而过。扁曰：‘水中央’，与四照轩皆吴人王伯毅所书。池畔高梧、丛竹、文杏、水仙、萱草、紫龜绿菴之属，其繁茂又胜于藏书楼也。大抵予之园不广五亩，其佳处在山，四照轩次之，藏书楼又次之。予自乞骸归

来，杜门谢事，惟耽玩六籍，以求无负父师之训，而无忝所生。其园林之胜，则随意适观，安排其所故有，未尝充拓之，求奇花异卉怪石以实其中也。夫蜗牛有舍，硕鼠藏身，予胡为不知止足而欲尽美耶。惟天假之年，置身于不缙之所，温故而知新，予愿足矣。不然，“荒厖欲摧尘满枳，小池初涸草侵沙”，念之令人惻然。安知予之子若孙皆能保守之，而无失坠也。又胡为增益修饰之，为他人娱乐地耶。是为钟丘园记。”又《种丘园即景》诗：“斑竹紫竹长成篱，红莲白莲香满池。园蔬可采供三膳，御苑何须借一枝。有客到门题凤字，主人高卧愜鸥期。世情总付东流水，澹泊从吾任所之。”林春泽《题钟丘园》诗：“背郭林塘十亩宽，初晴景物酿轻寒。翠亭环水营芳芷，采鷁乘飏荡碧澜。入馔银丝夸细脍，当筵朱实荐雕盘。风流冠屨真奇会，留作三山画里看。一尊聊对水亭幽，更有仙楂桥外浮。论交何异伯仲季，比德实惭风马牛。往日枫宸随珮履，归来花甲并春秋。佳怀风景好时节，秉烛不妨清夜游。”

道山精舍

在山南麓。明王参政应钟详《人物》。罢官讲学于此。隆庆五年，按察使邹善、安福人。提学副使宋仪望字望之，永丰人。即其地为建道山书院，使学者师事焉。后应钟卒，门人祀之，置祀田。万历三十八年，提学金事熊尚文重修，后废。明林蕙燕《集道山书院》诗：“登临极目好消闲，醉佩萸囊选石攀。半岭烟霞沾翰墨，四边风雨冷秋山。香来隔院黄花圃，道隐疏林白雪关。自笑迂疏空企瞩，且听落叶雁声还。”国朝陈轼《道山书院》诗：“雅集燕初临，阶庭塔影深。晴曛舒秀岭，英翳中林。细蝶参差舞，游禽下上音。宜春堪共酌，潦倒短长吟。”

陈方伯宅

在山南麓旧灵鹫庵见《寺观》。地。明长乐陈洙详《人物》。居之，后改为一水陈公祠。见《祠庙》

半岭园

在山南麓。明万历间鄞县屠郎中隆详《人物》。馆于此，集诸名士为诗文，甚盛，今废。明孙学稼《过半岭园看菊》诗：“旧苑荆榛半未分，绕篱秋色晓氤氲。一林红叶清砧起，万点青山过雁闻。芳草难留青女伴，锦堂还入舞人群。汉阴抱瓮辛勤久，正及花时却送君。”

卢知府宅

在山麓。明福清卢一诚详《人物》。居之。

太虚亭

在山之阴邻霄台下。明万历间董侍郎应举详《人物》。即太虚庵见《寺观》。地建，因名“太虚亭”。今废。明董应举《自题太虚亭别业》诗：“路豁

山难卧，瓶多泉亦枯。短垣聊绕缭，吾得有吾庐。坐对山横几，俨然成主宾。无端云忽过，暂失复相亲。老来忘故业，病后觉前非。赖得东邻友，时时叩竹扉。隐儿坐寒翠，微云带绿阴。晚山相对罢，云动壁间琴。竹里度三泉，阶前积红叶。底事不遣闲，梦去犹为蝶。有迹非真隐，无心即太虚。长空云扫尽，水月自如如。海波何日静，海月到乌山。月下飞清梦，犹从百洞还。有身吾亦患，尊足与谁论。颇意昔来者，终年不出门。耳蒙休用洗，足棘不须行。一味顽如石，从他岁月更。闭眼观元始，冥心咽太和。不因天禁足，那得坐来多。世有诸公在，亭因独寤清。深恩无报答，山色与泉声。纸窗声淅淅，霜月洗前林。独夜怀良友，清光入素襟。楼疏窗受月，年老夜知风。何处吾伊者，寒灯声满空。寒骨付天地，残书购岁年。心知将了日，梦入未生前。”又《王九嶷移尊太虚亭》诗：“多因善病久离群，爱我移尊就白云。林下晚风犹积叶，山前秋色半酬君。”又《问太虚亭茅堂》诗：“君从三山来，曾到乌石否。其下是吾庐，竹林可如旧。在山不觉乐，出山空复思。但恐入山日，又似出山时。”又《辛亥冬请假归念里中诸胜得偿宿游有作》：“十年怨别太虚台，归去柴门得自开。卧竹无人应塞径，乱蒲恣水定侵苔。潜夫论著犹多事，求仲过从或见猜。独许西山相对语，白云飞去又飞来。”王宇《宿董崇相山居》诗：“闻说长安事已非，甘投海曲被萝衣。村烟缭绕山城隐，海色苍茫岛屿微。百洞风生驯虎至，半空云起老龙归。虽然倭舶时惊梦，犹喜门庭寇盗稀。”国朝濼芳居士《寻太虚亭故址》诗：“射圃存遗庙，前朝有此臣。隐庐开百洞，乡望压全闽。竹尚三泉度，亭无独寤身。萧然忆前哲，清泪湿荆榛。”郭柏苍《寻太虚亭故址》诗：“百洞空嵌乌石清，隐庐高并太虚亭。铨曹绝代传公道，儒术千秋继古灵。阁草天心知往复，村开水利得图经。斜阳芳草山阴立，老树啼鸦不可听。”

漱石山房

在山南麓杏台里。明陈京兆一元详《人物》。习静处。岩石林立，天香台、见《名胜》杏台、杏井俱见《古迹》。在焉。道光间何孝廉春元、字乾生，道光辛卯举人。何大令承元字松亭，道光丁酉举人，官江苏。粤匪陷苏州，靖难。兄弟读书其中，种梨百本。林文忠公则徐题曰：“玉雨山房”。近为翁太守祖烈字次竹，道光丙申进士。别业明郑邦祥《中秋陈泰始乌石山房落成》诗：“怪石疏松巧自扶，新开幽墅在城隅。堂成正与佳晨会，宴启偏同胜友俱。秋爽中分凉变节，雨声不断好口孤。塔灯高照潇潇夜，绝顶依稀辨佛珠。”曹学佺《中秋集漱石山房》诗：“五株云树立云端，登陟何愁避雨难。倚石临轩聊共语，衔钟望月强成欢。钟声已破诸天暝，灯影空悬古塔寒。词客谁同枚乘赋，广陵江上待潮看。”孙学稼《漱石山房》诗：“南山秋色里，苔径记

当年。黄落千林叶，青开万井烟。旧游何日是，华屋几人怜。未改长松古，犹依短壑边。为惜灵光在，将归步复停。寒花香小径，老树绿柴扃。乱过身徒健，愁多酒不灵。吟台旧踪迹，芳草伴流萤。”国朝何春元《玉雨山房》诗：“红尘不上山人山，山中岁月殊宽闲。白云别我向天际，日暮闭门犹未还。郭柏蔚《社集玉雨山房》诗并序：“岁丁酉，同志二十五人，得于麓明郑少参逖天开图画楼地，结屋于前堂，题曰：‘补蕉山馆’，落成有日，假何氏园亭先行社集，叶君修昌为绘道山燕集图，至者福清许庆龄，闽县庄韶音、曾铿鸣、曾锵鸣、林熙、施登龙，侯官赵坤、赵新、黄元禧、黄紫华、黄宗彝、郑尔恭、陈履仁、陈三英、林华平、吴伯敬、薛凌霄、姚宝铭、姚宝训、蔡元祁、伯兄柏心、弟柏苍、柏芎、次兄柏荫，官都下，猗欤盛哉，搦管疥于何氏三壁，诗成，月落矣。山中秋日间，晴色满草木。松竹既多姿，兰蕙气亦馥。一筇陟峰巅，江海在两目。遥天晚逾净，远山寒更肃。补蕉廿五人，筑室于山麓。永订文酒会，先绘燕集轴。倚岩或坐树，动静含幽独。兴来行且歌，兴尽歌者哭。美酒无重欢，良时将不复。客至日初升，酒罢云已宿。吾心本多悲，诗成难再读。”赵新《社集玉雨山房》诗：“风物全归老画师，笔端点缀各须眉。江山胜在秋空外，裙屐多于曲水时。可笑刘伶空嗜酒，漫传曾巩不能诗。座中多少雕龙手，王后卢前那敢知。”张际亮《宿乾生松亭玉雨山房》诗：“朔风吹海水，万里气苍然。旷野飞蓬地，高台落日天。茫茫思终古，忽忽感流年。两载从淹滞，谁知鬓已玄。此地时来往，壶餐感激频。定知长路别，难见小园春。山峭岩当户，天寒月傍人。沉沉岚翠外，一火著江滨。接席皆兄弟，尊前感更多。十年疏骨肉，千里复关河。夜静鸦如语，江长雁独过。毋劳时问讯，临别莫蹉跎。清旦高台上，萧萧老木风。万山青到海，千石气盘空。远望愁天外，思归阅梦中。佳晨各异俗，不与故乡同。”又《刘西堂建庚孟井文曾贻乾生松亭再饮玉雨山房》诗：“昨宵有约梦中来，破晓山光照酒杯。至日年年皆作客，故人处处共登台。马牛放牧城濠出，鸿雁惊寒泽国回。万里幽并空怅望。扁舟迟去岁时催。”又《再宿乾生玉雨山房》诗：“复此寻觞咏，悽然惜别真。日斜已新月，山暝自留人。园橘重来熟，岩花小折频。翻因迟二仲，开径暮逡巡。”李剑鐔《玉雨山房》诗：“梨花十树九树开，素女幽人得得来。山鸟不惊啼终日，野云随意傍高台。岁时忽忽愁双鬓，世变茫茫酒一杯。眼前风物吾曹在，容我百日相徘徊。”《林谷贻同郭兼秋、黄少肃游玉雨山房》诗：“终日坐高馆，不知门外天。偶然一登眺，风物何娟娟。好鸟亦良友，春山如少年。万古无新故，但随四序妍。好鸟择高枝，比翼相回旋。与君同美好，才调宁比肩。旦暮共形影，新诗当慢传。且待选苍岩，姓氏云间镌。”徐一鶚《翁氏别业分青韵》诗：“招人修竹发新青，背客行泉去不停。晓起鸟声随

盥栉，雨余山色在门庭。愁来只有天堪问，事过浑如梦乍醒。一片腥臊压丛石，何年飞去涤沧溟。”郭柏苍《过玉雨山房怀何大令承元》诗：“雨后园林色，风前燕雀情。岁时惊老眼，景物属新晴。乱过谁能在，诗多我独成。徘徊轩楹侧，夕照满山城。”又《玉雨山房》诗：“涧曲泉难别，篁深鸟不知。荔香闻晓露，石色借晨曦。避暑连看月，登楼每有诗。安能移枕簟，还往可无期。”又《同徐云汀游翁氏山楼》诗：“穿林领袖染新青，坐石云山展画屏。麦陇迷离添野色，岩花幽独带微馨。楼台拔地高无状，干莫随身久未研。正是书生方任运，年年袖手对山灵。”又《同客饮天香台题翁氏楼壁》诗：“海国风光双眼收，不堪双鬓更经秋。青山屹立看人老，明月何心对客愁。无限楼阑迫城郭，许多宦绩藉夷酋。和戎千古寻常事，醉卧群峰最上头。”

石梁书屋

在山之东冲天台侧。明孙提学昌裔详《人物》。尝读书于此，后舍为道山观，见《寺观》。旁有巨石镌“大明孙子长读书处”见《石刻》。八字。明陈汝修《夜至孙子长山斋》诗：“空山明月静，宿鸟夜惊呼。叶地履声乱，霜林烛影孤。业岩悬坠石，野水漫平芜。梅信今年早，凭君借一区。”陈衍《孙子长先生招集石梁书屋》诗：“玉虹天际杳，直下间梅梢。一壑香云满，千峰霰雪交。住僧归绝磴，飞鸟掠空郊。坐石容疏野，横筇藉白茅。”林蕙《过石梁旧迹感怀孙子长先生》诗：“城里藏山独古闽，石梁曾度几游人。凤凰一去梧桐老，仙子初来环珮声。阁涌中天临野迥，岩悬绝壑与霄邻。读书名迹蒙青藓，空使千秋感慨频。”郭柏苍《过石梁旧迹感怀》诗：“天台桥下迹，高士旧书堂。一迳寒花落，四围瘦草黄。去官曾耿介，舍宅更凄凉。独有题名石，千秋受晓霜。”

榕庵

在山之阴，以门有三榕，故名。明天启间邑诸生韩锡、林蕙详《人物》。读书处。中分十境，曰“复居”，曰“辛夷亭”，曰“巢居”，曰“观台”，曰“古木栈”，曰“晋石”，曰“竹聚”，曰“梅聚”，曰“桃聚”，曰“松聚”。庵旁有石床、蒙泉见《古迹》。在焉。旋更数姓，沦为平地。国朝康熙二十九年，蕙子曦字竹筠，著有《榕庵集》复得而修葺之，集诸名士为文酒之会，辑《榕庵倡和编》。三十八年，曦子文英详《人物》。增筑书室。后，三榕为风所拔，今地入民居。明韩锡《榕庵赋》：“乌石越其崕垒兮，盘折数而陟巅。睨平楚之互轮兮，俯不究之威渊。堞环袤其隐现兮，错万户之晨烟。搜古瓿于荒藓兮，吊畸拔之逸贤。巉立石其悚慄兮，削若成其孤蹇。洞幽阒其迤寂兮，疑勾漏乎人间。榕盘郁其参峙兮，丁胠缺于西北。历溽寒之严霜兮，伊不回乎芳色。差纷缤其比叶兮，兴风涛于白日。幹附结其攫拳兮，升虬螭

而拗聿。根萦石以遭回兮，离屈歧其掣攫。条若若其委垂兮，荡微飏之侵薄。疑月色于有无兮，影汤摇其受错。盈霜华于空山兮，子茹风而自落。台性癖夫岩栖兮，爰卜筑焉其下。枕蛮根于偃仰兮，窃余历以自暇。依微息于阴阳兮，观往复于日夜。原始终以穷知兮，任拙伸之代谢。春日迟而融缱兮，色乍浮乎幽篁。新莺啭而犹哽兮，飞相逐其成行。元鸟差而来还兮，静上下以相羊。草色近而忽迷兮，百花吐而凝香。泉泌沸于岩足兮，桃开落乎高冈。露朝濡于木兰兮，侵馥烈而弗扬。烟暮薄乎梨花兮，自仿佛而弥芳。差樱桃与海棠兮，色结凝乎绮窗。苔纹远而转碧兮，萝弥蔓乎短墙。东方悬乎毕昴兮，日方永而南火。荔子熟而垂丹兮，丛绿叶以芳果。含桃实而朱团兮，鸟啗衔而偶坠。芬盈空其无方兮，留夷华乎别岵。倚崖侧之深红兮，榴吐英而旖旎。蕉扬风其弥绿兮，偏离披而婀娜。萤熠熠乎深竹兮，蛙喧嘈乎荒沓。雷殷殷而雨骤兮，摧悬岩而溜泻。收雨脚以垂虹兮，连反照乎平野。秋静无复远近兮，伊审听而若无。蛩悲鸣于陴陲兮，吊古砌之蟋蟀。抚百尺之高梧兮，跂竦立乎山隅。采元梨于霜落兮，收方熟之荔奴。兰扬馨而忽亲兮，桂逆香而迅徂。悬橘柚于荒园兮，摘佛手于孤株。腾上下若狄猿兮，伊翦尾之鼠胡。蝮彗彗其终日兮，啼夜月之巢鸟。鸿断续于遥空兮，鹤唳远而逾孤。冷气蒸于山腑兮，彻篱头之罨篲。来素辉于四隅兮，伊远山之残雪。坐长松以栖迟兮，对深深之翠柏。梅乍放而犹含兮，冷香浮而色出。垂瘦影于条风兮，妬素魂之明月。度远寺之疏钟兮，白云坠而徐没。雨红叶之棼差兮，蜚寒螿之啾唧。望四序之风物兮，越有跂之观台。枯木朴而成栈兮，倚仄度乎山崖。构树端之危屋兮，逆有巢之遗规。晋石盘而若卧兮，何嵌嵬而离奇。亭翼翼其薨薨兮，揉辛夷以为楣。点观心于既剥兮，伊扼准之复居。排众缘而独往兮，化形骸于渺思。冥内外以俱远兮，伊庸心而已非。图举似而无从兮，惟台心之自知。抑古人而仰企兮，聊印可于畴昔。诗书翼其启台兮，经台念于三易。遗奇偶以潜窥兮，见别传于未画。讨礼乐之奥扃兮，服刑书而匪戮。挹子史之芳华兮，曰学古其有获。轨饬修于元圣兮，矩出往于姬公。睠羲黄于既没兮，追三代之遗风。炎精旺而羸熄兮，蹶赤帝于山东。爰弧钩以纠合兮，或龙息乎陇中。胥行乞以申抑兮，敷覆荆之显庸。夫何戟以陷坚兮，摧劲吴之前锋。咨先民之修辙兮，固台志之攸企。顾上下以迟回兮，伏盐车而弭耳。俯傍徨而自疑兮，抑台图之未美。毛蓬蓬其若髡兮，咨日月之遄逝。矢台行以是覆兮，纳台约而愈厉。台既愚以不遥兮，遁穷山而自闭。凭大化以运旋兮，托一区而卒岁，乱曰：陟降岑巘，营敞庐兮。二气变迁，常自如兮。身心俱止，返虚无兮。自迹度矩，基陟遐兮。居今稽古，聊自娱兮。乐兹古树，与朝夕兮。茁屈盘竦，于俗疏兮。比德君子，洵夷由兮。”又《榕庵》诗：“眠起听新莺，久坐清阴下。极目苍茫间

，远色连平野。树密月色凝，亭敞轻风度。香气满空中，辛夷华欲吐。”林蕙《榕庵寻梅有怀韩晋之先生》诗：“山隈寻旧隐，肠断故人思。执志虽云友，传经实我师。榕疏阴不满，竹少籁方迟。独有梅花白，枝枝欲向谁。”国朝林嗽《集榕庵》诗：“未能全免俗，小筑傍乌山。高卧青峰暝，端居白昼间。采蕉合野性，种药驻衰颜。不厌藜羹澹，高轩信宿还。”朱彝尊《集榕庵》诗：“细泉危石响峥潺，避暑筵开接款颜。祖竹杖多供客借，佛桑花放许吾攀。入门爱坐千年树，对酒平临一朵山。珍重主人投辖意，留看七塔夜灯还。”查慎行和：“山根沮洳湿苍苔，别业重经对石开。但使周遭留竹树，不妨次第补亭台。五经又课诸孙读，一榼频携远客来。指点旧时门径改，双榕前岁拔风雷。”高兆《闻诸君榕庵避暑有作》：“六月炎蒸使院暄，南山避暑忆榕门。高云结荫风雷动，老树盘空日月昏。定有诗朋吟永昼，真传酒伴倒清尊。翰林好事光先业，不数平原戒子孙。”徐钊《季夏集榕庵》诗：“衰迟不作瀛洲梦，为客同欢诸老筵。青史无成怜汗简，红颜已去有华颠。分携家酿人皆醉，旋汲山泉手自煎。爱煞榕阴凉枕簟，翛然应胜地行仙。”毛际可《集榕庵》诗：“危亭鸟道盘，乘兴未全阑。烟火千家聚，宾朋一代难。酒能拚夜饮，花欲借春看。别后相期远，云霄刷羽翰。”陈迁鹤《题榕庵》诗：“高人癖性耽山水，抱树作堂依先构。柯皮垂髯比龙虬，参天黛色射星宿。南望平畴绿野开，炯炯芊芊水满隈。大江绕郭四十里，人烟越王台。四时佳景一盼收，最喜春和及清秋。明蟾曳练碧如昼，东风吹拂翠光浮。有时烟雨淡天半，流云飞喷入高楼。亭宇玲珑分四面，气候温凉随节变。好鸟恋巢不归山，名花别种丽葱菁。过客闻知园林好，停车每爱踏芳草。主人肴酒相为将，题咏缤纷餐霞藻。顾谓善手写辋川，一幅嘉陵海内传。携此东西复南北，方壶随侍左右侧。未识名园景何如，请君披卷看翰墨。”张远《题榕庵》诗：“邻霄峰下宅，高士旧云林。亭绘诗人意，山凝静者心。暗泉流石窦，睡鹤立花阴。奕叶风规在，书声转斗参。榕树何年物，能垂半亩阴。四山青欲滴，一径窈而深。茶熟客煨芋，月明僧抱琴。莲花峰对面，曾伴短长吟。”郭雍《初春榕庵燕集》诗：“不到榕庵三十载，荔垣苔磴尚依稀。孤根老树长排石，离垢高亭独振衣。满眼云烟棋散后，晴宵灯火醉扶归。最怜入夏能凉冷，一榻还思对翠微。”梅之珩《夏日集榕庵》诗：“粉署分归后，榕城得面初。访君当暑月，招我上幽居。地俯千山迥，烟含万井虚。天风凉可挹，清兴复何如。”林文英《别榕庵》诗：“山灵话别亦愀然，回首依依已七年。自是幽居愁骨肉，敢言高隐乐林泉。云生亭角千寻木，月照峰头万丈莲。好景留人留不得，相思直到凤池边。”

石 林

在山之南神光寺侧。明许提学彛详《人物》。别业，清冷台、见《名胜》

。霹雳岩见《古迹》在焉。豸手书“松岭”见《石刻》。二字镌石。中有“半月池”、“奇奕堂”。子友字有介，著有《米友堂集》。即松岭地名曰“涛园”，镌“吞江汲云”见《石刻》。四字于石，自为记。国朝顺治间友子遇字不弃，顺治间官河南陈留知县。著有《紫藤花庵诗钞》。于园中建“匏庵”、“真意斋”。雍正间遇子鼎字伯调，雍正癸卯举人，著有《少少集》、《刺桐城纪游》。修葺之，复辟“瞻云堂”、“竹路”、“云巢”、“石床”、“独树坡”、“灵岩”、“流霞坞”、“天门”、“天光云影亭”、“梅坪”、“半泉”、即半月池，见《石刻》“松冈”即松岭。“鹤涧”、“落珠岩”诸胜，改“匏庵”为“梦鹤寮”，与郡人陈学良字廷汉长乐人，雍正间监生，著有《刺桐纪游》。读书其中，即景各赋诗歌，著《石林倡和》。今地废为蔬圃。明许友《石林自记》：“许子四时读书处，有城南之园一区，在古城深巷间，距庐仅里许，暇与客子修游事，则步自城隅，循道山而上，石径纡斜，喜无轮蹄可避，得散发步履以往，园前篱落，遗民数家，茅居井汲，朝暮有鸡犬声，入门修篁夹庑，旧主人榜以石林堂曰‘奇逸庵’，曰‘匏居’，入门休足处也。登山则披丛曲，入转，月廊，坠叶声乾，满阶清听，树杪栖鹤，磔磔惊飞，若向主人避席。有亭翼然，颜曰‘梵闻’，盖以吾亭之邻神光寺也。日落山静，时为松风，下榻则残钟来殷床，梦余霜被，长于此中发深省。亭左为松岭，先大夫手鐫二大字。岭皆长松对峙，竦肃如大臣廷议，挛跛如壮士囚缚。坐卧其下，听云海寒涛声，若身立天上，故予易此为‘涛园’而因自号者。沿岭而步，钩巾积履，大石岌嶮间，远见花阁空中，则为阊阁，倚石罅架木，下瞰清阴覆檐，草树蒙密，伏日游暑，此中若在秋冬之间，阁耳为清冷台，苍壁峭立，横石为梁。榕髯垂拂，零乱须眉，使人晓冷。台畔多昔游遗墨，睇此尚有古魂，拂苔拜读，往往，呼酒浇之。度半山桥，有岩杰竖，类神斧鬼斤成，为林中最高处，凿‘霹雳岩’三字，深寸许，劲古如铁，程师孟篆字也。循岩磴而下，有轩曰‘鸟迹’，憩此觉造书颉往，观迹羲来，人踪罕绝，静对鸟路山烟，问置身何代，不知有汉矣。轩前藓路窄甚，盖因大石缝斫，阶故仄侧仅堪容屣。下阶二十步许，乃余地，构香茆为复阁，阁当台巅，高临无地，顾瞻白云片片，犹在下方，字以‘瞻云’，规欲祠先子于上，为兹山主焉。阁而右为天门，两石屹向，中划少罅，劣可通步，行者仄身蹶度，稍肥则苦矣。径此大石，平旷可列坐望远，深秋好月此最相宜者。繇天门绕山足，复有古松数十株，倚之结棚，若鸟栖苕末。余放脚棚阴，依夕风生，苍叟欲语，山空子落。时或诵韦苏州散步凉天之句，降自松棚不数武，远见睥睨，外浦溆护田，槿篱柘烟，遥遥如芥环，外以江樯影，沙痕历历可指。有石巍立，俯窥大江，势欲吞纳，余刻纪焉。先子爱其胜，留四十字其上。入夜，踞坐石背，觉渔火芦歌

， 惘默眺听， 余待寒玉贴天， 酒酣以往， 虽至露深， 尤为徘徊未下。 过吞江凡数折， 而得索笑亭， 亭畔无杂树， 独种梅数百本。 冬老， 雪晴， 固无日不饒迎开落茗芋于暗香瘦影间者， 亭之檐隙凿翠为井， 形类半月， 暗泉注焉， 澌澌循除飞溅萝壁以下， 入于甃池。 吾园多石， 恒苦无泉， 至此则泠泠清响， 与隔岭松风倚和， 兼以繆枝交加嵌石间， 待兴来独往， 檐兮忘归， 始信子野闻歌安敢不唤奈何也。 噫， 今则汲云之石见矣， 吞江之傍， 片岩如笏， 兹岩向埋宿莽中， 是余磨洗捧出者。 岩下近开松径， 种古红梅四五株， 傍岩累石为磴以度， 磴凡五曲， 悬绠仿蜀栈道状， 挟岩作骄， 突其腹背以拒人足， 涉者须乞援于顶畔垂根， 始可无恐。 自笑一区小园， 亦具畏道如是， 彼走踏世波者， 一生忧患， 安得遽免也。 下视荒畦数亩， 野翁不惜， 近以畀予， 予将锄瓜种豆， 誓于是问老焉。”

许豸《石林》诗见石刻。 许友《月下过石林问梅》诗：“怪石成林壑， 茆堂尺幅宽。 听松涛叶响， 弄竹箏声乾。 露显乌衣冷， 月浸人语寒。 园南梅放日， 端是菊花残。” 又《春日园居》诗：“野径荒芜寂寂春， 半斋闲得读书人。 卷簾疏雨微寒在， 柳线轻柔绿未匀。 绿阴影里竹门开， 百舌声柔梦乍回。 水静山安无事事， 胆瓶花满蝶蜂来。 画佛书经似老僧， 闭门清课顾予能。 习劳弟子长闲事， 种得瓜茄插野藤。 竹叶轻寒覆槛低， 半瓢名酒读书时。 老妻近晚穿针罢， 戏念予诗教小儿。 好鸟枝头恰恰啼， 每成茅屋伴幽栖。 推簾睡足春光老， 一半残阳挂树西。 但得幽居草木安， 小园数步转能宽。 芭蕉叶下闲来往， 一卷残书断续看。 世事难堪不欲忧， 晨昏书记野夫游。 侍儿笑指桃花里， 蝶翅才乾力尚柔。 两树松涛酿细风， 数竿青竹石桥东。 午眠方足新茶苦， 啄木声移嫩叶中。 连朝疏雨入柴扉， 今日晴光落翠微。 扶杖偶然花下立， 闲看蛛蝶抱花飞。 屋檐藤叶似烟萝， 一壑平泉亦种荷。 预备小园游暑地， 北窗移竹养风多。 梅青如豆昼初长， 简蠹翻书藉竹床。 童子下簾指翁语， 落花泥湿燕巢香。 布谷声声唤插禾， 正忧天气未清和。 村人昨日来城市， 亦道田园春雨多。”

林潭《石林题壁》诗：“世有耽书乐， 园多过客题。 蒔花偏近水， 负郭亦扶藜。 海气峰头近， 山形槛外低。 夕阳伤望眼， 鼙鼓听悽悽”。 曾异撰《过石林见许玉史手勒松岭二字志感》诗：“鼾睡已醒大梦后， 手书犹勒万松间。 神龙脱去抛鳞爪， 省得为霖不得闲。” 国朝谢天枢《重九借许有介山居》诗：“数茆结似老僧关， 四面清光落古颜。 闲我两人当九日， 读残半卷暝千山。 天平秋气绿菰外， 谷瘦夕阳黄叶间。 风雨满城听未得， 此中高卧不知还。” 陈涓《有介茅屋成又次栢园先生韵》诗：“铲却诸缘熟与亲， 恩酬不载百年身。 玄霜澹影风檐泪， 暗拭芙蓉免拭巾。” 郭雍《过石林有感》诗：“三年不厌食无鱼， 潇洒名园赋子虚。 一自衣尘染京洛， 空林长借白云居。” 张远《题梦鹤寮》诗：“道士化为鹤， 鹤亦梦道士。 庄周梦蝴蝶， 蝶梦应如是。” 许鼎《涛园坐

雨喜晴》诗：“多病耽幽癖，茅斋谁往远。诗心连夜雨，春色四围山。爱客琴尊好，窥人松竹间。悠然清磬落，绕舍有禅关。地癖尘能远，林深鸟独远。雨声犹在树，月影渐垂山。花弹悬崖静，泉流小圃间。更攀高处望，空翠满江关。”

黄任《初秋同许雪村游涛园》诗：“所立最闲旷，能将远意收。高风独鸟下，古木片云流。绝壑清难暑，空山响易秋。悠然来暮景，添得桂松幽。”

许均《竹路》诗：“谷口负薪归，樵歌出翠微。旁午不见日，凉露湿人衣。”

又《天门》诗：“片石屹千年，一线分双阙。谁排阁阁云，去掇天心月。”

又《梅坡》诗：“吹我月中笛，枝枝见清绝。半夜起松涛，香积一坡云。”

又《梦鹤寮》诗：“密室杳复明，窗外生烟雾。时有缟衣人，晤言聆清素。”

又《山居晓起》诗：“露重空山晓，岚光半未收。好风随叶落，高木任云留。懒性宜于野，衡门恰到秋。但凭屐几两，乘兴与寻幽。”

林佶《集许氏石林》诗：“麦林天气尚清凉，雨后山中草木香。正欲振衣千仞去，因君还上最高冈。”

《谢道承〈石林探梅〉》诗：“暝入前山一迳斜，千株万玉别山家。村村返照犹衔树，漠漠炊烟已没鸦。竹外呼杯眠石发，岩前结灶煮松花。踉跄忘却归来晚，回首霜林闋紫霞。”

陈学良《石林》诗：“旧迹重开日，诸峰顿改颜。种梅删竹径，结屋闭松关。莫辨谁为主，只欣共得闲。所嗟千壑回，绝少一溪湾。”

何春元《过石林》诗：“霹雳岩前访石林，鼯鼯跳走颓垣深。许子四时读书处，暗泉犹作清秋吟。百年亭馆俱沦没，满目烟芜换云物。空山月落精魂来，数尺榕髯自飘拂。”

榕 亭

在榕庵中。国朝康熙间张知县远详《人物》。宅，其地本远父诸生泰元字汝亨。所居。康熙初，远避兵吴楚，中岁归闽，修葺故庐，与名辈唱和，亦呼“榕庵”。按：远于流寓之怀古堂后成亭，亦名“榕亭”。序曰：“思故园也。”

张远《榕庵亭子》诗：“百战乾坤在，吾庐尚有亭。岂因杨子重，都是草堂灵。竹影龙蛇古，榕阴日月青。秋风嘶塞马，相对倚栏听”

又《题榕庵亭子》诗：“鸡声残漏月泠泠，榕树千盘复杳冥。醉看青山吾自笑，不教人唤子云亭。”

陈定国《题榕庵有感》诗：“榕庵名最著，地亦以人传。恢复酬先志，经营见昔贤。道存兴废外，树老甲兵前。一片乌山石，犹堪倚醉眠。”

林豫吉《榕庵观梅》诗：“春忽三朝去，花招一客来。兹山堪放鹤，何树不宜杯。蕊密选枝乱，香迷入径猜。丁宁吹玉笛，莫遣柳条催。”

荔水庄

在罗汉洋。国朝康熙间林州守逊居之，子侗、佶俱详《人物》读书于此。今人呼为“洋尾园”。国朝陈轼《荔水庄》诗：“长嬴值芳序，麦秋时始凉。嫩柳缀繁翠，新筠散疏篁。微风结余响，林籁鸣珠珰。石径连长蔓，曙日起晴

光。清渠萍溜合，濠濮足相当。荷叶似车盖，次第舒绿裳。近来金埒骑，情思益潇湘。早吟宋玉赋，曾栽召伯棠。高文一何绮，小儒安敢方。脱略少拘束，班荆林荟傍。敷衽论前藻，雄谈移宫商。管乐救时客，未厌山野狂。缠绵郁纒纒，遥情睇霞庄。清琴绿水曲，林塘渐夕阳。”又《黄晋良招集荔水庄看莲》诗：“蟾响动高斋，荷香近水涯。新秋炎未谢，衰鬓兴远佳。池雨花间湿，林篁鸟语啾。风来群木杪，休厌酒如淮。群公销暑日，适兴似观濠。白雪敲松韵，雄谈落尘毛。红渠交叶密，玉溷细蛙嘈。爽气虚堂起，披襟散郁陶。

”郭雍《集荔水庄夜雨》诗：“高窗开荔水，客至弄渔竿。细雨论诗后，行杯远漏残。簟平荷气入，萤小草根寒。明发仍泥泞，愁君苜蓿盘。”林澍蕃《秋过荔水庄》诗：“露凝远烟白，雁下秋山冷。汀渚带微波，葭芦拂清影。萧萧颢气散，漠漠游氛静。乘兴迹屡迷，眈幽意自领。聊此任徘徊，何殊辋川景。

”又诗：“幽人坐高馆，心缅地弥曲。行迳满苍苔，时藏往来躅。山明识天曙，景净知秋肃。近郭递霏云，遥村映古木。岚光澹情性，泉气通心目。对榻翻群书，移樽近修竹。我心适无事，相对共幽独。”嘉庆初，李知县鸿瑞、字道升，嘉庆戊午举人，新阳县知县。李孝廉鸿诗字道敦，乾隆丙午举人。别业，仍呼“蒹葭草堂”。后李比部彦彬、李都转彦章详《人物》。筑“石画园”，中有“春晖草庐”、“近水看山楼”诸胜。国朝陈登龙《忆为二李写蒹葭草堂图》诗：“一湾流水傍柴扉，澹写遥山入翠微。往事风流忘不得，蒹葭堂北柳依依。”李彦章上巳同兰屏兄、招陈恭甫、赵谷士、高雨农、叶芸卿、翁蕙农集石画园修禊》诗：“荔水村庄旧，当时住二林。曾留修禊卷，能写对床心。坛坵吟谁继，池塘梦又深。百年仍小集，兰帖忆重林。高会桓山客，能追曲水诗。浓花微雨后，新筍上园时。名士经过熟，闲云欲出迟。缠绵芳草赋，他日更相思。”张际亮《兰亭比部兄弟招游石画园》诗：“沼池兼载石，洞壑自经营。结社思耆旧，连床得弟兄。云藏一亭小，月转六塘明。荔水萧萧夕，悠然怀古情。东斋舞雪浪，西郭眺湖山。苍翠城阴外，萧寥泉石间。鸥明积水暝，雁带夕阳还。何似岚漪屋，题诗住百蛮。”郭柏苍《罗汉洋》诗：“花圃沿塘入，疏篱傍水移。香泥来古井，（王恭运七穿井土塞六塘。）坏冢没荒池。（池有古冢）。名胜多宜画，高人定有诗。徘徊恋陈迹，楼阁夕阳时。”

陈御史宅

在山之阴。国朝康熙间邑人陈御史学孔详《人物》。居之，后通二隐堂，见下。今宅仍属陈氏子孙。

二隐堂

即乌石山房，在舍人楼下陈御史学孔山馆，其地层累，依山有竹石之胜，学孔手书镌“二隐峰”见《石刻》。三字于石，沁洌泉见《古迹》在焉。乾

隆间属张孝廉国洙、字维周。张知县国奎。字维光。嘉庆间李明经大玠拓而广之，并蒙泉见《古迹》拦入，作亭曰“嵌翠”，面山起楼，署曰“蒙泉山馆”。道光初，归薛氏、张氏。同治间陈知府景曾号贯甫，闽县人。道光丁酉拔贡，由七品小京官出任江西九江府。居之。今为林布政寿图字欧斋，闽县人。别业。国朝查慎行《集二隐堂》诗：“炎天尘满街，襦何太苦。野人寡酬酢，一饭必择主。陈生静者流，邀我游椒坞。小楼城北面，豁达寄檐宇。渐入转幽深，忽高迷步武。清泉閤岩窦，涓滴时复吐。碧眼贮淳泓，泻为荷芰渚。隔篱微辨径，叠石不带土。瘦竹走长鞭，淡花垂细乳。木桃正垂实，错落指可数。中无一蝉嘶，上有独鹤舞。孤亭出林表，七塔皆下俯。客来导攀跻，赤日方卓午。清凉彻山骨，快若新过雨。善病君得闲，息交吾独取。何当把瓠柄，共治黄精圃。”朱彝尊《饮陈御史学孔乌石山房》诗：“旅馆苦毒热，若鸟困樊。忽聆折简招，柅车道山阿。此身离沃焦，冰雪投岷峨。主人颇善病，宾至移药笏。预储楚筍鞋，易客深雍口。岩壑不在僻，位置因坡陀。层栏万井上，三面云遮罗。俄看鱼鳞收，一峰青一螺。白永风卷舒，卷幔吹渐多。亭幽倚翠壁，曲磴交荆莎。涓涓细泉流，石注阳坡。谁滋径寸泥，乃吐双茎荷。木桃缀华实，扶荔捞鲜波。浏览随所欣，乐饮日已趋。既无形骸拘，且免监史苛。杯阑见题句，小陆此寤歌。仿佛书策存，岂忍轻罅磨。吾党物外心，从兹数娑拖。肯于三伏时，礼法绳愆讹。作诗继小陆，观者任谐诃。”杭世骏《游乌石山房看菊不果》诗：“羈客常教感岁华，晚香初见数枝斜。譚径台迴沉幽磬，读画廊深费短义。雨外峦光清似酒，月中人影瘦于花。风怀输尔樊通德，翠髻遥知隔绛纱。”张国洙《过维周乌石山房》诗：“草痕容缓步，风景自然幽。疏雨不成滴，众山多欲秋。书声闻户外，茶气出岩头。静话何能久，依稀暮霭稠。”陈登龙《过李绍皋明经蒙泉山馆》诗：“别墅乌峰鹿，凭高俯太虚。午桥裴相宅，丙舍右军书。昔入先贤传，今为名士庐。从来城市里，难得此幽居。开天森玉柱，进地起鳌簪。云气凌霄接，泉声绝壑寒。藏书同石室，招隐傍榕庵。何必游方外，烟霞近可探。风景收当面，凌空畅远眸。岚光澄海色，爽气荡天游。城郭千山傍，人烟万瓦浮。倚阑常柱笏，高兴属沧州。风景四时异，风光朝暮更。无冬又无夏，宜雨却宜晴。卷幔云留宿，穿帘月就明。仙山相仿佛，何用到蓬瀛。独乐怀迂叟，藏春羨景纯。一丘名在谢，二隐迹犹陈。（地为乡先辈陈紫山故址。）绕壁垂藤古，摩岩勒字新。著书延岁月，松化老龙鳞。”《林春芳同郑青墅游蒙泉山馆》诗：“雨过苔生砌，门闲石作邻。一楼深对月，众壑远窥人。灯火春前梦，江湖宦后身。新诗又杯酒，杖履许相亲。”《万世美同郑青墅、林景昌宿蒙泉山馆》诗：“寂寂柴门一径云，林泉深处又逢君。闲情选石时枯坐，秋色到楼已十分。尘块久羈原是梦，名山相待愧无文。归

来风景依稀在，独有松涛不可闻。”《张际亮、何子冠英、刘子建庚建韶、林子国士、周子瑞图集张氏蒙泉山馆赋别》诗：“朔风吹我久天涯，可少名园载曲车。千古江山几杯酒，百年池馆一梅花。泉因茗兴萧萧落，日为乡心故故斜。难得高歌尽词客，堪留醉处即为家。暮色千峰一槛平，青天不减白云情。岁寒共抱冰霜意，夜久禁闻鼓角声。沧海月遥山磴暝，画帘风静烛花成。开樽此会无多日，九曲樵风雪后行。”（时予将试邵武。）《郭柏苍同非衣子偶寄尘僧德明羽客吉永宿蒙泉山馆》诗：“晨从羽客游，暮看飞鸟没。茶铛行屡移，恋此深邃壑。竹里得清泉，松阴仰初月。浮埃散肝胃，微凉入毫发。诗篇澹欲成，坐待余兴发。”

一枝山房

一名“鸛鷄山房”，在神光寺东。国朝康熙间谢阁学道承详《人物》。别业。近废为斋堂。谢道承《新移山房即事》诗：“半亩荒园割俗氛，暂移几几对朝曛。山光暝与邻僧借，树色阴从别院分。种得棕榈连竹影，欲书柿叶与蕉群。丹铅清课容吾懒，此外浮云吾不闻。”又《小堂》诗：“结屋依山麓，开堂傍翠微。静观云鸟态，闲挂薜萝衣。树带岚光湿，虫粘竹叶飞。草玄吾不敢，但使愿无违。”《矮屋》：“草草三间屋，萧萧一径花。初阳排闥入，隙月逗林斜。客少容双屐，书贫俭五车。此身聊偃仰，何必卧烟霞。”《寒井》：“石罅白泱泱，寒泉护草堂。冻床知不爨，修绠引微凉。蝙蝠宵中出，楸桐午荫长。我来深汲古，兼得漱年芳。”《苔垣》：“风云惊万状，付与短垣遮。砌冷吟寒鹊，苔深上湿蜗。割烟来补竹，园月使当花。止足元吾分，长天望眼赊。”又《山房夜起》诗：“起剔残灯思悄然，引裘渐觉欲霜天。柴门花影三更月，古寺钟声二十年。（予戊子习静神光僧舍，忽忽兀年余矣。）无力能禁通夜酒，含嘶如咽万山蝉。参横斗转情何极，遥睇前峰吐晓烟。”又《壬子初秋志馆辞归重上神光山斋》诗：“未必长闲胜翫闲，又携枕笈扣禅关。云肩岫幌都无恙，猿鸟何曾怨出山。层垣古木护轻阴，石磴盘纒落叶深。怪道秋窗云影碎，手栽绿竹已成林。”项榕《过谢古梅乌石山房》诗：“早灿与宵阴，窗开几可凭。霜林干树火，明月万家灯。分食来饥鸟，狂吟起病僧。早知今得此，何必九峰登。”

谢阁学道承宅

在官贤坊，其宅与侯官学之奎光阁相向。道承于宅中为其母建堂，曰“三知堂”，又于宅之东向作门，通来魁里，穿池，树二梅，因名“二梅亭”，绘循陔图奉母读书其中。国朝许均《二梅亭记》：“种芋山人有梅癖，然居近闾阓，无种植之所也，因割所居后屋三楹为读书处，中虚其地宽半亩，复以半为池，留余地以种植。先是屋西角有梅一株，山人时巡檐索，笑种非良，志弗慊

也。一日庄犀水以绿萼一本遗之。绿萼品特贵，花较晚瘦幽致，寥寥数枝，以少为贵，适严冬，出入拥裘，坐树下如肃大宾。晨起向枝头简点，复短视肤碍枝有痕，弗觉，灌溉以时，如慈母之护赤子，方蓓蕾如豆子大，山人作歌以催之，清茗一壶，山人跪拜如仪，犀水旁立唱礼，读长歌竟，花为放数枝，以助幽兴，后复得二种，一红梅，置东角，一灯影，移与绿萼并，半皆临池，霜月之下，交影横斜，低昂相向，疑两异人拱揖空山流水中，而二童子亭亭侍也。于是山人借以名亭，而削其二如附庸，附诸侯，不得列朝会之数，复易其字，曰‘古梅花’。时予与林子苍岩、黄子莘田辄过访，亭前有石几，覆以毡，列金石古文其上，以秘本善拓为胜负。浮大白，落英满杯，咽之使清气沁心脾。有时相对忘言，手一编倚树立，穷日夕不去，几忘主人之为梅与梅之为主人也。客有谓予曰：“山人，长者也，而言多欺，治举子业，而称山人，市居而言种芋，二梅而顾尔而命，曰古，山人欺我哉。”予曰：“山人之志各有寓也。山人束身如处子，惧声名太甚，故以山人自晦。少嗜芋，因以种芋为名，昔柳子厚记愚溪，举水而愚之，人不以为非。今山人貌甚古，行有古风，爱梅而不侔于俗，则二梅虽非古，山人，古之，即古矣。方今岭徼荒寺，老梅不啻数百本，落落穆穆，不得山人啸傲于其间，又安得古哉。然则二梅之古乃真古，不宜以山人为欺也。”客唯唯而退。莘田曰：“是宜记之，以质于古梅也。”谢道承《绿萼梅开呈宾客》诗：“亭栽绿萼已四年，一寒彻骨剧可怜。早知今日有嘉客，一夜玉蕊含鲜妍。幽光点点照桦烛，妙意默默窥琼筵。试问春风上座者，知花此意何居然。”又《假归二梅亭书怀》诗：“逃名吾亦读吾书，寒雨寒风为庀除。长信柴门无客到，敢云高枕乃吾庐。由来猿鹤关情重，未是鳞鸿好友疏。记得春明门外柳，一枝荏苒及呵嘘。半能为圃半攻书，兼得兰陔侍庀除。黄叶下时添客恨，白云深处是亲庐。难将晨夕过从便，补取年来省问疏。叹息吾生作儿女，犹烦老泪为唏嘘。”近为陈翰林懋侯、字伯双，光绪丙子恩科进士，四川提督学政，著有《周易》、《明报》等书。陈观察建侯字仲耦，咸丰乙卯科顺天乡试举人，户部主事，湖北武昌知府补用道，著有《周易原》等书。兄弟别业。陈懋侯《二梅亭》诗：“学士循陔处，池前尚二梅。人间多奉母，花下足衔杯。窗曲暗香入，亭虚暮雪来。寄言汴梁客，春暖北堂隈。（仲耦在豫）。”陈郭《拾珠二梅亭诗并叙》：“谢古梅学士营二梅亭奉母，作循陔图，予居其宅，并藏其图，以之奉姑，作诗祝之，亦白华三篇之意也。月中塔影自亭亭，（亭迫乌塔）。雨过山光一片青。梅萼穿池香在水，石苔上砌绿侵棂。琴囊高挂晴窗静，织火微明小院扃。但愿循陔依故事，北堂萱草颂遐龄。”（学士家居奉母九年，太夫人寿八十四岁。）陈建侯《寄题二梅亭》诗：“官从避地得，四十未归家。梦绕三山色，梅开二树花。循陔同养志，薄宦

即生涯。老母谙培植，风光又满衙。(德安署后辟园数亩，老母遍植花木)。

”陈郭媿宜《二梅亭别十珠妹》诗：“吾家紫意山，(沙合铺紫意山藏于屋后。)苍岩夹红树。峰峦纳户牖，闾阖隐烟雾。惜非名贤居，不得高人赋。妹家二梅亭，池馆仅百步。塔影落庭除，山色自朝暮。堂萱延夕晖，池花滋秋露。弦诵与机杼，终岁无内顾。孝思怯神鬼，和顺息憎恶。长途往奉姑，远上襄阳路。父母虽寿征，(二老皆逾五十，溶弟又远宦都下。)儿曹辄喜惧。行矣无复辞，万言寓尺素。酒醒江月高，楚山那可数。”郑郭仲《年夜集二梅亭》诗：“清秋晴爽极于天，小扇摇风体更便。花气迎人过碧沼，酒香随月上华筵。艰难身世愁何益，离别情怀语莫传。且尽一杯成酩酊，醉中何事不云烟。(十珠妹将赴鄂)。”又郑春日《集二梅亭》诗：“连朝小雨送春回，满架酴醾促举杯。残絮已随流水去，好花留待隔年开。世情枯菀原难料，天意循环略可猜。挂树斜阳留不住，且看山翠入帘来。”叶郭《问琴二梅亭》诗：“绕楼皆见塔，一亩自成园。宅许高人僻，亭因学士传。池光嘘石气，月色澹梅魂。我亦闽山客，无诗敢到门。”女子郭凤韶《别二梅亭》诗：“结庐邻石室，陋巷有名贤。地以乌山胜，亭因杨子传。秋光归杂树，别绪入高弦。(携琴操于池上。)更聚京华首，离筵莫惘然。”

林通政宅

在山北麓白水井。国朝乾隆间，林通副枝春居之。其地本通副高祖金粟公别业，初名“磴园”，又名“娱石山房”，中有“怡云亭”，亭后治圃种竹，曰“清圃”。后地属郑姓。乾隆十一年，通政乞假省墓，营为支祠，结屋山阿，曰“就轩”，开轩于东，曰“东轩”，通政记射房支祠云：“地接乌山北麓，中高平，周数百步，亭前山石隆起，环峙如翠屏，邻霄、道山诸名胜罗列几案间，回首闾阖千家，越山拥其后，左右劣崩、芙蓉峰峦隐见。通政时与子侄酌酒赋诗于此。国朝林枝春《怡云亭晚景》诗：“落日倚柴门，松风屏众喧。潮回江岸出，烟暝石台昏。渔唱归前浦，农谣聚小村。晚霞飞不尽，一抹还山痕。”又《丙寅偕二儿同游磴园故居因登邻霄台范稽二公祠》诗：“试凭屐齿破莓苔，快尔能随杖屨来。秀竹复开青圃径，绯桃尚拥翠岩隈。千家烟火春声涌，万井青畴晓色开。更喜新亭工结构，近邻霄汉俯崔嵬。晴日登山发兴齐，山前楼阁半高低。青连谷底参差树，白界城堙宛转蹊。海国莺花从故事，松冈祠庙有新题。春风犹记云亭上，斗酒双柑处处携。”又《就轩即景》诗：“樊圃艺兰荪，中间作就轩。倾壶临竹坞，移榻向松门。井冽泉花散，风轻鸟毳翻。市人鸦鹊远，清书不闻喧。傍屋石嶙峋，双榕与结邻。凭高舒望眼，孤坐称闲身。谷雨藏深翠，秋云散素鳞。暄寒凭节物，俯仰得吾真。颓懒老翁为，吟成付小儿。呼童携酒去，问字抱书随。径带绵芊草，檐垂宛转枝。愿

言谢逋客，泉石足幽期。荒梗耐梳爬，丘园别一家。隔墙通美荫，旁架列疏花。入馔惟烧筍，挥锄学种瓜。依然衡宇下。不是卧烟霞。露晞莎径软，云过石林宽。但惜榆枋力，谁言松桂寒。吟成香一炷，睡美日三竿。自喜蜗牛宅，吾乡得所安。”又《秋夕娱石山房小酌》诗：“长林淅淅散秋烟，修竹离离覆夕筵。坐对广庭山月皎，携来红酒海鳞鲜。簾栊霜蕊香初泛，关塞征鸿影自联。何必春园桃李夜，诗成便作画图传。娱石便为娱老计，就轩堪对就闲身。亭前风月双清夜，座上觥筹一气人。冰玉自惭霜鬓短，芝兰还喜紫茸新。漫言丝竹东山兴，可似当筵笑语真”。又《就轩》诗：“结屋在山阿，茆檐拂丛条。虽微绝涧幽，颇谢尘嚣扰。旧圃芜旋锄，虚堂肃以窈。南荣抱层冈，古道出林杪。日斜人影长，谷转鸟声小。游心无隔阂。骋目快遐渺。静意寄丝桐，天际飞鸿矫。”又《数日深诸婿携酒馔至就轩偕弟诸子侄同酌》诗：“玉壶香气到茅茨，岂是玄亭问字奇。石径苔痕深不扫，竹林屐齿远相随。素风但爱亲情迹，乡味惟应久客知。鲈鲙蓴丝今在眼，季鹰休怅得归迟。风景山亭入半秋，白云幽石意悠悠。任从岸帻忘拘束，但得持螯便拍浮。露叶光流飞水镜，塔铃声转闪灯毬。兴来自遣芳樽倒，底用花枝当酒筹。”又《东轩移植木芙蓉》诗：“就轩开牖成三楹，自占东窗安竹几。画帧生憎没骨图，挥毫欲乞澄心纸。长愁小圃少芳菲，觅得名花终日喜。呼童土更培基，根深岩直泥盆比。粉墙绿藓境幽闲，位置佳人应在此。笑依簾幕斗清妍，肯傍篱藩等凡鄙。夜来微雨朝日晴，已看濯濯临风起。红蕉结瓣漫相矜，绿条抽苞差足齿。爱君本是拒霜姿，每历萧晨心不耻。闲情略与剔蒙茸，一一轻明足条理。直教红蕊烂云霞，岂逐春华艳桃李。由来遇合匪人为，花神虽巧凭天使。异时憔悴伴荒榛，转盼吹嘘成妍美。鹤林一霎强安排，何异青泥封石髓。更开小沼注山泉，看取秋花照秋水。”又《娱石东轩》诗：“一月东轩一事无，朝看山色暮携壶。逍遥乐志仲公理，豪健诗情高达夫。雨后秋花还的，灯前细字任模糊。欲呼石丈临三径，石不能言我自娱。”

陈州守宅

在李园里。国朝乾隆间陈州守登龙详《人物》居之。其地面山，州守罢官，作云凹水曲山房，与诸名辈论诗习画于此。国朝陈登龙《秋日闲居》诗：“结庐在道山，芳草长过尺。胡为谢人事，用以适吾适。秋烟未作云，秋雨欲成滴。偃仰步修廊，微吟忘旦夕。我读养生书，道在全其天。沿流未溯源，得末斯忘颠。乃知仁者静，万物皆自然。出处苟不慎，何以绳吾愆。踪迹寄四方，风物颇静领。勿嗤容膝居，阖寂宜抱影。琴韵闋低墙，啸声出高岭。风雨在吾庐，销尽繁华境。庭前有时花，葳蕤映茵席。菲菲露幽香，淡淡呈古色。常恐秋风来，一朝谢红碧。人生无常住，倏如驹过隙。达人期寡过，君子贵

务本。泛滥苟不防，诚恐溢高堰。培植苟不周，诚恐败九畹。修德在及时，斯语超然远。短檠处一室，夜中息万籁。因寂坐思喧，此境吾颇爱。纷华视倍歇，雅乐闻生息。领取各不同，令人生感喟。”又《云凹水曲山房坐雨怀甘生》：“（甘生丁生罇习画于此。）山房坐对雨纤纤，物外逍遥意亦恬。岂有文心追太始，漫言诗境入华严。小池新涨泉声活，仄径微寒草色添。只为朔风吹不断，草堂终日未开帘。僻处惟吟陋室铭，莫教认作草玄亭。门临荔水三篙绿，地占乌山一角青。小饮未能浮白堕，养生聊学读黄庭。有时雨过苍苔净，松下闲行拾鹤翎。新春镇日听淋浪，辜负看花对月觞。静里啸歌还澹荡，贫中意味亦深长。宅邻杜甫当东谿，人许彭宣入后堂。千古风流谁可继，年年韵事坐聊床。百川学海尽流东，青胜于蓝仗染工。吾道不离伦理内，游心时寄画图中。不贪地少金银气，多病躬叨服食功。须识达人无物累，天真时葆万缘空。”又《山房秋日漫兴用杜甫江村韵》诗：“面城成小筑，犹未入山深。已遂闲居志，难忘招隐心。鸥盟欣可卜，松契喜相寻。并载名场溷，安知尚有今。自我归林后，逍遥已七年。浮沈嗟宦海，惭愧饮贪泉。朝食午犹缺，晨衣夜更穿。何如丘壑好，随意适吾天。山痕照槛碧，柏叶出墙红。秋色千章木，琴心万壑风。镜湖归贺监，西塞泛渔翁。领得古人意，方知乐在中。三迳蒿莱辟，同岑合异苔。携樽招老友，问字萃群才。不许病贫困，因兹怀抱开。回思署斋里，曾有几人来。颠连病已愈，此后是余生。行乐竹林静，窥篱菊蕊荣。旷观欣有得，多事是浮名。须把寸阴惜，闲居最物情。”

竹柏山房

在山麓怀德坊。嘉庆间林翰林春溥详《人物》。著书处也。本翰林父兆泰字宗期，乾隆己亥举人。孝廉旧宅，陈州守登龙为编修篆书题“竹柏山房”四字。国朝林春溥《自序竹柏山房》：“竹柏山房者，嘉庆癸酉先舅氏秋坪公所题，予旧居斋额也。公所居距予居不一里，暇辄与先君子相过从，谈道讲艺无虚日。予以斋名为请，公曰：”左太冲诗‘峭菁青葱间，竹柏得其真’子庭前有竹有柏，可以名斋矣，为篆书‘竹柏山房’以赐。”

玉尺山房

在玉尺山旁。嘉庆初，何总兵勉居之，后属齐知府鲲字澄潇，嘉庆辛酉翰林，册封琉球，著有《琉球国志》、《东瀛百咏》。道光二十年归叶盐道敬昌，敬昌子云滋作颐园。俱附《叶观国传》。同治间为李员外作梅宅，作梅得闽山保福寺饮盆，树二石于盆中，作赞记之。国朝叶敬昌《闽山记》：“闽会城有三山，谚称‘三山藏，三山现，三山不可见’者，以三山之脉络蜿蜒起伏成为九山也。三山者，乌石山、越王山、九仙山，分而为罗山、冶山、闽山，则其藏者。又分而为灵山、芝山、钟山，则其隐隐不可见者。三山，乌石山为最

奇，闽山其支也。唐天宝八载，敕改乌石山为闽山，闽山之名缘此，始有巨篆‘闽山’二字径尺许，不知为谁氏之笔。其地唐时为闽山保福寺，宋初更为法祥院，建隆三年镌观音像，有石刻云‘寺虽新号，山则旧名。’熙宁初，郡守光禄卿程师孟游此，僧为题“光禄吟台”于石。按：师孟，字公辟，吴人，知福州，筑子城、治河隍，建学舍，治行为东南最，政暇，于附郭山川游览，多题咏。尝称闽山可比道家蓬莱、方丈、瀛洲，遂名之为道山。构亭于巅，曰‘道山亭’，南丰曾巩记之。其游闽山诗云：‘永日清阴喜独来，野僧题石作咏台。无诗可比颜光禄，每忆登临却自回。’数百年来，地以人重，沦为民居，犹以‘光禄’名坊，今虽山石铲削殆尽，而巨阜巍然。阜前绵亘数石，中有曲石如尺，俗又呼为玉尺山。山背有洼，清泉注焉。明嘉靖时属林南山农部有台。崇祯时孙子长提学昌裔居之。国朝为何尚敏总戎勉别业，后辗转数主，归于齐北瀛太守鲲数先生，皆时闻人，不忝为兹山主。道光庚子，余从齐氏得之，清旷幽折，允称胜区，相传山涧泉声泠泠然，与天半松涛上下相答。乾隆初为不解事者所废。噫，山灵笑客矣，略亭其缘起，拟辑前人题咏勒诸石，至吟台隶书公辟行款年号之真贋。明徐山人《榕阴新检》详之，不复辩。”李作梅《闽山隶书松化盆池赞并序》：“余家玉尺山岩石多品，辛未得松化二，耸然盈丈，高者仰而卑者随，年久苍翠，入座郭子青郎特加叹赏，嘱曰‘石得字乃寿’。光绪戊寅，余始磨砉盆池而为赞曰：‘前者尊，后者蹲。相从不背，俨然弟昆。长荫草树，日伴榘樽。秋寒而瘦，春润而温。龙鳞宛在，涛声如存。变化气质，得此高浑。以汝之寿，留与儿孙。’”郭柏苍《玉尺山房》诗：“玉尺低分一壑泉，吟台高瞰七城烟。乌山受脉深藏屋，丛树出枝斜向天。花影月明来枕畔，鸟声风暖到筵前。犹嫌百度经过少，可许偷闲饱昼眠。”

红雨山房

在山之东舒啸岩左。其地属弥陀寺，乌白两塔平立窗棂间，磴下绯桃俯仰。道光间邑人黄燧字肖岩，后改名宗彝，著有《闽方言古音考》、《婆梭词》等书。郭柏苍尝居之，柏苍辑《乌石山志》于此。咸丰间改山房为山楼。郭柏苍《红雨山房记》：“乌石山之弥陀寺，门与霸石接，入寺三十武，有石陡峭而虎顾，即舒啸岩，侧结二屋，本僧舍也。楹各方广丈许，斗垣而槛于东向，屏九仙，对双塔，俯视左右，了无杂木，惟桃多且盛，风来片片入几席间，余因取长吉‘桃花乱落如红雨’句，名曰‘红雨山房。’寺仅一僧，日闲游，夜酣睡，以寺托黄郭二凡子，晨钟暮鼓皆吾事矣。门以几叩为戒，谢俗客，兼以习静，修理古书者处外院，司启闭汲泉瀹茗以待客。夏仲溪涨成灾，骨董字画古砚寿山石美不胜收，鬻此质彼为书贾作居停。李君作霖工篆石，其父振涛茂才学于十砚翁，以山房之胜，携鎚凿消夏。吕西村、林瘦云、吴小溪日

以黄子环印谱与李君相质证，时亦偶作一二石以酬答东道。仆人郑佛荷担游山从者。偶山人寄尘，僧镜妙、慎修、凤超、羽人钟戒、吉永。予与肖岩辄为宾主，酒米之外，无一荤品，故其事可久。九年中，负书卷不负风月，每与客石栏夜坐，七城阒然，两三星火，闪闪树罅，寒鸡一声，万感并集，此时上下千古在杯茗中，此境可述而不可问。客散，予与肖岩不交一语，各坐卧各读作。予忆肖岩诗有‘起剔残灯读班马，从无一语及旁人，’此境又可述而不可问。黄先生铨将令三水，嘱作记，为游山之前导，因删前记，胪列近事，冀其来游也。道光甲午。赵在田《乙未初春兼秋贤友属书高达夫还山吟再访红雨山房》诗：“从来风雅属城南，（明袁表、韩延锡及国朝光禄社均在乌石山。）老健犹能访再三。世上闲情惟蜡屐，山中佳话又榕庵。压龕贝叶供晨课，（黄郭二生恒代僧课诵。）一树梅花伴夜谈。（观音院岩上老梅。）难得搜罗共今古，千年秘本篋中探。”黄铨《红雨山房》诗：“几树松声作翠涛，一行山影衬绯桃。与僧对奕兰房静，留客调琴石磴高。小隐不妨近城市，清谈时觉入风骚。主人白板长年迥，可许花晨更载醪。”《吕世宜同黄子河清饮红雨山房》诗：“山门独早曙，翠竹不知秋。一径行踪古，数声鸟语幽。能诗多胜事，镌石附名流。（予闲为诸君镌篆隶。）作客还觞客，长年无客愁。”何冠英《正月十七同陈达夫宿红雨山房》诗：“梦绕桃千树，山围寺几重。城寒时击柝，窗曙尚闻钟。宿酒香薰枕，残棋局在胸。白云留客宿，一夕亦高踪。”刘永松《雨后过红雨山房》诗：“晓起过山寺，痴岚衬日光。江流天外渺，树色雨中凉。分水通苔径，移樽傍石床。桃花虽有主，今日伴刘郎。”蔡征藩《红雨山房花朝》诗：“七城晓日灿桃花，烂醉未醒月又斜。春色那能长海国，客情容易各天涯。莫将襟抱酬宦况，忍使文章负岁华。正是高人能觞客，何妨修禊亦山家。”僧凤超《宿红雨山房》诗：“山月寒近郭，霜钟曙到窗。云游几短鬓，诗思尚残缸。结伴僧休笑，偷闲佛所。明朝归废寺，（时主净慈。）瞻礼理经幢。”黄焯《辛卯正月四日大雪与兼秋同咏》诗：“阶前青草点白玉，簾外飞花扑红烛。夜窗琴书了可数，晓起惟有竹尚绿。招朋沽酒看遥山，蜡屐僵顽不着足。万灶无烟鸟不啼，一树梅花伴芳躅。世间齷齪顿消除，独有娟洁在心曲。与君祷祀古佛前，山房三日见朝旭。”郭柏苍《红雨山房同戴芷农舍弟合亭看月》诗：“夜色簾前近，开簾望若何。霭深山月暗，潮上水灯多。人语出林樾，钟声隔市河。石栏清不寐，片影过藤萝。”又《红雨山房独坐》诗：“梅逢冷眼初破蕊，山为闲情日送青。晓起鼓钟清课罢，微风吹展未翻经。”又《戊戌山房待黄肖岩》诗：“三日柴门已不开，晚花坐看落莓苔。忽闻风送烟中语，知有人从岩下来。”

鄂跗草堂

在山北麓水部林公祠右。其地本顺治间蒋提督废祠，道光二十七年邑人郭柏苍、林澹字洛西，号非衣子，著有《秋来堂集》、《蠖宦杂著》等书。筑为草堂，移梅十本，种竹千竿，绕堂为“乌园”，杂植花卉，间以松桧桃杏。澹兄熙、号井窗子，著有《井窗子集》、《中山杂咏》等书。渠穆、字蔚南，以字行，著有《漱芳居士集》。柏苍弟柏芴、侄式昌时为文酒之会。国朝李惺《过鄂跗草堂》诗：“西川领僧道，来看武夷山。野客偶携酒，高人时闭关。园吞乌石影，梅展雪天颜。蓬鬓难言别，诗成泪已潸。”叶敬昌《社集鄂跗草堂看梅花》诗：“闽山深处是吾家，山石微凹亦种花。不若名园解幽逸，株株梅影上窗纱。柴门不厌对层峦，竹叶梅花特地寒。我有吟台傍闾闾，乌山山色许同看。”许冠瀛《社集鄂跗草堂看梅》诗：“看竹曾山馆，（郭氏种蕉山馆在于麓。）寻梅又草堂。粉墙低见影，雪室静闻香。人瘦几如鹤，诗寒别有肠。化身宁千亿，吾欲老斯乡。”黄绍芳《正月四日社集鄂跗草堂看梅》诗：“十树老梅如宿士，风骨姗姗难臧否。穿林磴各自幽，高者倚楼低映水。寂寂深院静相对，矫矫过墙不可迓。绿萼一枝伴残雪，素女淡妆差可拟。主人胸中丘壑多，未筑园林先有指。孤山处士乃前身，主人与花同后死。愧我寒瘦不如花，主人许我与花齿。”孟际元《话别鄂跗草堂》诗：“羨君结构似山家，日日山堂看晚霞。皓月当空宜有酒，幽兰在谷不须花。携书倚树忘身世，蹑屐寻僧问岁华。愧我园亭长锁钥，（予家亦园亭。）白头草草又天涯。”何则贤《过鄂跗草堂》诗：“几度还鸥过草堂，荔阴槐荫特清凉。泉煎苦茗杯全绿，径辟幽兰草亦香。揽胜兼能图要隘，（郭子游览必记形势）修书不厌杂丹黄。（展卷皆丹黄斑驳。）何须佳树殊方觅，鞞鞞棣华压众芳。”刘志璟《宿鄂跗草堂》诗：“小邑溪山屡马蹄，白云今又伴幽栖。风吹灌木禽方落，草长苔阶蝶翅低。灯火静中闻寤语，园林曲处见留题。柴门野径连乌石，领客同登省杖藜。”林直《丁未冬移梅赠鄂跗草堂》诗：“数年相见东墙下，月夜清吟半为君。移植乌园虽得地，却怜诗思与平分。”又《饮鄂跗草堂》诗：“为有探幽兴，频生物外心。藤萝随处密，桂柏隔墙阴。山近云依户，庭空月在林。往来稽阮辈，谈笑日相寻。”井窗子林熙《鄂跗草堂》诗：“磴古梅为主，园幽竹结邻。小诗酬佳节，杯茗对闲身。时事看人变，生机应候新。柴门山翠底，鸡犬亦无尘。”漱芳居士《鄂跗草堂》诗：“鸟啼庭院间，茶熟醉梦醒。寻诗时独行，踏破苍苔径。”林澹《鄂跗草堂独宿》诗：“酒醒寒漏永，独宿树闲房。灯烬虫近户，梦回月到床。穷居秋易老，孤枕夜偏长。起坐忽不适，愁心满草堂。”又《鄂跗草堂饮酒题壁》诗：“白日去何速，沧海屡欲更。一醉成大梦，醒来如再生。高堂置酒列宾客，吹竽击筑复鸣箏。吴妃捧觞来劝醉，越女更把金樽倾。凝眸献馥独眷注，为我年少冠群英，欲饮还辞辞不得，转觉悽惻移我情。我生常苦

短，性命一何轻，感此穷达理，但醉无复醒。及时不努力，白发空伶俜。年年寒食一杯酒，长使夜台不分明。天不能为我惜容颜，世又多陷害之机关。死生无可悦心志，魂梦念之泪潸潸。古人旷达岂输我，每以富贵易安闲。况我少年不得志，空山白日自往还。伏枥悲鸣望道路，那能驰骋于其间。何如消此杯中物，陶然一醉颓玉山。入我腹者为我有，附于身者良非久。令闻广誉不可希，粉榆那能顾蒲柳。文章问世何足异，伎俩欺人犹可丑。俗眼岂辨玉和石，高情不放月与酒。但取其乐莫畏死，我以此言告良友。昔人豪饮不可数，传者惟有白与伶。千年一去长寂寞，令人对酒怀其名。参商相出没，寒暑两变更。我感前人后感我，前后代谢岂殊情。早知至理无虚伪，胡为奔走劳其生。万钱买醉莫辞贫，人寿那得如彭铿。穷冬白屋无人来，庭前一树梅花开。(园有老梅十树。)对之如何不酩酊，岁月将与花同摧。老母怜我病，劝我勿贪杯。山妻恒解意，得得藏旧醅。天寒聚骨肉，岁晚复徘徊。家室之间有乐地，一任门径长蒿莱。”又《乌园闲咏》诗：“不觉柳条变，渐怜庭草生。风前看去燕，雨后听啼莺。酒熟游怀动，灯残晓梦清。芳菲幸未歇，试遂马蹄轻。昼永棋声静，重帘院落深。桐高酣午梦，荔熟伴闲吟。卷幔霞生壁，移床月照琴。微风吹散暑，荷气上衣襟。闭户疑风雨，下潜落叶平。忽闻鸦雀噪，方喜夕阳晴。雁过山容澹，鱼潜水气清。菊花犹未老，篱畔日闲行。炉火寒能到，盘裾坐冷斋。朔风连雨重，暮雪得晴佳。浊酒贫难却，敝裘暖不乖。尚怜城市热，梅下足陶怀。”又《乌园寒食》诗：“乌园冷节雨霏霏，十日闲愁掩竹扉。压架琴书披拂遍，到门裙屐往来稀。残杯饮罢庭花落，午梦回时燕子归。惟有春寒辞不得，山妻为补旧时衣。”僧德明《题福州乌麓鄂跏草堂壁上》诗：“短发重栽苦未能，野山踏遍两行滕。梅边诗句随人咏，尚有微名不是僧。野寺荒山了此身，晨钟暮鼓最欺人。草堂茶果随时便，一缕分甘亦夙因。”郭柏苍《丁未筑鄂跏草堂成》诗：“先与柴门十树梅，杂花新竹恣栽培。从今节序无虚掷，时对青山一举杯。”又《癸丑忆鄂跏草堂诸子》诗：“春事草堂幽，朝朝忆旧游。园花相映发，山鸟独来休。宿雨桐先洗，清明菊可抽。行车已在野，诗酒莫深愁。”又《癸丑鄂跏草堂》诗：“一舸到故乡，残春亦不妨。雨扶病竹翠，风反落花香。啼鸟窥人倦，窠蜂避灶忙。江湖今莽莽，何处续黄粱。”又《丙辰鄂跏草堂九咏莲宅山移松》诗：“人生无百年，种松苦难大。碌碌已白头，停停正翠盖。何如老龙鳞，坐待发天籁。屈尔山中姿，凿我竹间地。与柏相俯仰，各遂隆寒志。不必念山中，野人爨苍翠。”《丁香树下》诗：“二月名花素女妆，易开易落断人肠。风过叶底霏霏散，日上枝头点点香。永榭髻鬟何淡宕，一登盆盎便颓唐。门前未结相思恨，珍重根株护草堂。”《文杏合围，园所昔有，秋老黄甚》诗：“文杏拔地生，出枝有条理。色与秋衫同，形将车盖比

。竹柏互苍翠，丹枫间之美。霜气十月清，黄蝶落窗几。买山荫已浓，筑室高不己。饰汝以为梁，庶免草堂鄙。”《丁未竹醉乞竹于孟氏之亦园亭十年满径且及邻园》诗：“亦园亭畔竹，乞栽乌山麓。既无池与泉，何以畅苍玉。久已不得笋，忽然过邻屋。雷霆风雨互晦明，一夜槎枒满山谷。节目岂藉霜雪坚，气势宁因抑压曲。高情思向空中青，狂风不折暂起伏。我生好静苦见人，安得万竿障俗目。独留此君在墙头，日看青郎食无肉。”《西窗设茶灶以槐树三株荫其上》诗：“西窗藉汝障炎天，日午蝉声到枕前。贪看青山剪高叶，独留绿荫护茶烟。”《千叶桃花》诗：“种桃方几春，满园作春色。得日红烂漫，一雨开顷刻。路人赏墙头，夭夭亦奇特。易花已可嗔，成阴不可息。不解西王母，置之瑶池侧。”《浦尾官园移桧》诗：“先时种桧苦不长，桐孙蕉子争过墙。年来满院怪昏黑，遮蔽群木势独扬。孤根定能裂山石，老干直欲障东阳。当其未得雨露力，憔悴足召刀斧折。气象萧森应灵籁，万室时受空中香。顶高凡禽那得集，味严毒虫胡敢伤。薄植向荣在旦暮，嘉卉见节当风霜。愿君种树休燥急，百年自有人乘凉。”《井上双梧》诗：“井上双梧桐，意在高百尺。上以栖凤凰，下荫幽人宅。有时坐题诗，有时闲对奕。日抱汉阴瓮，泉眼映清碧。夏轩招远凉，秋槛迎兔魄。露下庭院静，明星浸寒液。百虫感我心，微风吹我襟。琴材取无日，双鬓皓已侵。物我同摇落，君听井上吟。”《草堂未成移梅十树》诗：“一枝过墙香盈丈，十日草堂净心想。春花秋花开万万，素女幽人绝无党。独有牡丹色相高，敢将富贵压贤豪。更有芙蓉水之埃，濯濯不受烟火牢。此花风格亦神品，独惜易逝如奔涛。我生五十报初度，屈指已得万人讷。好事从来失转瞬，美人终古伤迟暮。梅乎梅乎尔何心，满天风雪伴人吟。”《丁巳鄂跗草堂》诗：“园林深锁俗休疑，每值佳辰枕簟移。雨后竹潜穿别径，风前蝉爱唱高枝。偶逢乱世愁何事，行乐中年悔已迟。他日草堂又荒草，独留老子数篇诗。”又《辛未春晚鄂跗草堂》诗：“园林积雨消，风日过春朝。柳絮晴方见，莺声冷未调。闲因近书史，老更爱渔樵。终日门无客，谁堪作束招。”又《壬申秋夜鄂跗草堂》诗：“草堂梧竹尚成林，独坐渐知秋气深。诗思俗情相俯仰，初灯新月各光阴。长年闭户青山在，一病经旬白发侵。秉烛夜游良有以，人间岁月本駸駸。”又《再咏鄂跗草堂松梅》二诗：“草堂未筑梅先移，庶免堂成删梅枝。十株俯仰各有态，穿林照水靡不宜。独留西南看乌石，时对风雪开酒卮。别来卅年更奇特，老干着花寒有姿。当年梅下看花客，墓草青青葬魂魄。梅花枯苑君不闻，独往独来情脉脉。松枝不多能漏月，孤根瘦削如鹤骨。黄昏饱饭闭柴门，坐待凉风散白发。一辞故山气势高。即已俯视柳与桃。祇今渐觉去人远，百室隐隐闻寒涛。从来种树多痴汉，树老人前何足叹。三生树下重结茅，手植依然供赏玩。”又《甲戌自题乌园》诗：“无田

且向草茅休，不仕居然湖海游。风月入诗多好语，乡闾送老得前修。终身愧说人情薄，一饭宁忘天赐优。更藉残年消悔吝，鬓边岁月去何遒。”又《丙子秋日题鄂跗草堂》诗：“百年忽忽果何为，万事悠悠不击思。有酒却添今昔感，无官可省去来词。高斋背郭秋先到，野径无人竹自移。堪笑闲游将抵死，依然赢得鬓如丝。”又《丁丑鄂跗草堂夜坐》诗：“梁燕初归新月明，草堂独坐亦离情。胸无物我天公泰，事有因缘妄念平。倚枕每随啼鸟醒，挑灯不厌乱蛩鸣。中原多难群公在，难得无闻老此生。”又《己卯新晴鄂跗草堂书事》诗：“屋里见青山，山光庭宇闲。晴窗人意乐，高树鸟声闲。午睡茶初碾，春寒草未删。养慵聊度日，无术返衰颜。”

沁泉山馆

在玉尺山，即古闽山地，中有“闽山”见《石刻》。二字，光禄吟台见《古迹》。在焉。光绪间邑人郭柏苍建追昔亭，见《名胜》。祀宋光禄卿知州事程师孟于岩间掘泉，名曰“沁泉山馆”。郭柏苍《沁泉山馆记》：“闽山为乌石山之支，俗呼‘玉尺山’者，特闽山之一石耳。其石横据光禄吟台前，亘三丈许，左昂耸者九尺，上镌‘南无阿弥陀佛’六字。乾隆初，鹺商某以有佛号又壁立，当门凿仆于地，二松络石上，吟风对话，杂人听闻，斫为薪，墙根灶脚皆磧石，其不中绳墨者，今从土中出之，罗为曲池。《八闽通志》谓：闽山宋时即铲削已尽，是则作俑不自鹺商始也。萧震作《劫石辩》，谓乌石之石，往往受劫。予谓近人之物皆随人受劫，无足怪也。丹荔绿槐为法祥院物，少时见其盘屈，近则寄生托根，喧宾夺主，几不知其为槐与荔也。其余杂植乃二松斫后，如束薪塞罅，毫无画意。今倩倪元镇作狮子林手笔，亦将无如之何。辛巳秋于岩间掘泉，以之瀹茗，沁人心脾，适新构成，乃呼为‘沁泉山馆’，盖不欲其久以玉尺得名，其地与吟台南北相向。东不及丈即危墙。晨曦返景，郁入树阴。夜则列炬而行。居人有见蛇、猬、狐、獭、白眚、黑怪、长人、矮鬼者，足迹不到，荒秽塞途，勿怪其互相惊讶，乃坏危墙，层累而畦町之，近沁泉，即名‘沁园’。以山馆东西相距六丈五尺之地，忽得方广九丈之沁园，高下相接，以疏间密，东南之风月由远空侧入林峦，萧散淡远如画。老树喜空阔，低枝下俯，新植欣欣上仰，与之离合作势，其隙处则石鼓、东山、古岭历历在墙头，乃面东作追昔亭，祀程公辟，使贤守永享斯山香火。惜法祥僧题石作台者，不知其名，无从陪祀。前后三载，于泥中得发食台，并僧厨衲浣四石盆，有保福法祥等字，非劣恶即漫灭，皆磨礲而寿之以文，其在英达铺者有宣和年号，摹刻其字于左宅，有九井、七井，皆灵脉。汲石上者题为‘石泉’。昔人署曰‘丹井’，不知何据。沁园中泉脉丰旺，涔涔若溜者，即古方井，今虽题其名，究不知其初之何以名。相传丰井营，即以此井得名。闽山且入

闾闾，无怪此井之不得存于官道。所称鹤磴，乃道光庚戌夏日，林文忠公则徐在叶廉访敬昌亭台放鹤之所，后人以重其人者纪其地。吾知久之鹤磴将与吟台并传为故事矣。其他若台池、秋翠院、但寤轩、眺雨楼、霞端阁、梦鸯藤馆、日夕佳楼、仿佛沧江亭，或因或革，环列西北，皆一时兴趣所及。其人可传，一椽之小、将或存之，庸庸者泥古命名，文人又不与以题咏焉，得久有于世。予老矣，东坡云，‘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以今日之我，乃复石上题诗，山中作记，若不欲其即自泯没者，盖欲使后之居人好事如我，为闽山作志，较诸我之掘泉治圃祀贤守，尤为韵事，安知今日一记不为之肇乎？时光绪癸未。”郭柏苍《沁泉山馆》诗见石刻。又《日夕佳楼》诗：“楼穿木杪见全城，远岭低江画不成。垂老得闲弥有味，俗人难近似无情。风回虚阁琴心静，月入寒窗酒梦清。门外天涯游兴在，区区题石亦浮名。”又《仿佛沧江亭》诗：“曲沼天寒鱼可捎，庭柯叶落雀迁巢。眼前物态无人管，弄得山翁睫不交。”又《沁园三桂树》诗：“轮囷桂树十分秋，绕磴穿楼气味幽。只许俗人仰天看，低枝删尽不须留。”又《梦鸯藤馆》诗：“雨余万绿压柴扉，独有孤藤瘦不肥。春昼初长花满地，梦醒残泪湿生衣。”又《自题但寤轩》诗：“短筇偶挂即高眠，不养金丹不学禅。雨后听莺双耳净，风前看燕一身便。修书耽阁将垂老，题石匆忙动隔年。面骨峥嵘吾不悔，看人白发亦归田。”又《秋翠院成》诗：“拥书击剑不知贫，种树栽花业又新。镜里已无更老态，酒中尚有独醒人。幽居历历皆佳境，起早年年是晚春。莫以荷锄为易事，园丁须让太平民。”又《眺雨楼坐晚》诗：“月上千山静，风来万竹凉。一襟对江海，百感集杯觞。时事筹防急，微躯老病伤。群公多胜算，草莽枉仓皇。”又《霞端阁夜坐》诗：“新月腾腾促举杯，霞端阁上独徘徊。芙蓉向露时欹侧，蝙蝠迎虫屡去来。百感已随绿醕尽，一灯犹照碧开。当年曾逐长安道，夜半轮蹄起细埃。”又《台池》诗：“龟鱼摇影上纱窗，梨柳争晴拱石缸。半是天工半人力，雨前停步听琤琮。”又《眺雨楼最高台对月》诗：“那知衰朽又经秋，万事腾腾不自由。老去旧游时入梦，闲来新月忽当头。园林得主多胜事，诗卷犹人足隐忧。杯酒向空无一语，海天清碧入高楼。”又《题沁园》诗：“密竹已成亩，疏篱自一村。风光归老树，晴雨属新园。乐事泉盈缶，闲情月到门。终当有衰朽，无客亦开尊。”又《人日沁泉山馆》诗：“隔岁园林今日开，残梅片片落青苔。新年默祝无他事，少雨多晴便举杯。”叶大泳《人日沁泉山馆》诗：“东风吹雨净吟台，天为吾曹霁色开。如此园林真老福，几家闺阁共清才。梅花香尚禁寒在，柳线青犹待暖催。我亦闽山旧地主，年年佳日许同来。”陈懋侯《人日沁泉山馆》诗：“海邦冬春交，朝夕异气候。夜半闻迅雷，晓起见远岫。柳眼带条青，梅花压枝瘦。妇翁惜烟景，速客凌清昼。诗题草堂新，宅

卜吟台旧。嘉宾集灵辰，索句及孤陋。岩草抽宿根，池泉滴夕溜。园林众鸟鸣，春色满宇宙。浮云净太空，坐揽闽山秀。”刘大受《人日沁泉山馆》诗：“元阴迥道轩，萌阳载初轸。指三枋罔愆，展七萸攸准。需云塞夕城，离日丽晨晔。林英渐敷天，畦甲稍达尹。郊遨骑并镳，巷话衣连袂。园林媚春姿，招戒出新引。纷罗始列筵，名胜咸结鞞。幽光恋深丛，遐眺俯高楯。倾岩生温温，窈乳融泯泯。流写感昔欢，谈燕恣今。广席沾芳觞，洪奏听悬虞。群唱同和鸾，微音愧鼓鼙。良时悠哉遐，令德信无际。繁词寿苍辰，谷神颂元牝。”陈郭拾珠《人日沁泉山馆》诗：“楚北京华十五年，今朝又肇草堂筵。许多烟景归群彦，能使春光满绮筵。隔岁寒梅歌舫外，(池旁有岸舫，家君署曰‘仿佛沧江’。)近人纤月酒杯前。新诗一入待儿手，环绕楼台次第传。”女子陈闺瑜《人日沁泉山馆》诗：“去年客成都，官舍闲如寺。草堂隔数武，人日增乡思。今年宴名园，春色去年至。泉脉暖初动，莺声涩犹稚。阿翁爱景光，折柬展春事。古柳舒嫩黄，丛竹含新意。楼台倚初月，灯烛远明媚。老幼无凡才，女曹各异致。吟坛许分席，此会良非易。惭无咏絮才，群彦敢轻厕。花时数经过，微吟易屡醉。”女子陈闺琬《人日集沁泉山馆》诗：“园林开初春，春到池边柳。草发去年丛，莺求今日友。楼台出木末，鸟声在户牖。群英叙景物，风月出慧口。万山残雪消，青天落杯酒。阿翁心想高，数语谁敢偶。惜无城南作，堪继昌黎后。”女子陈闺琛《人日沁泉山馆》诗：“春风隔岁入园林，对奕听琴各赏心。今日茗从山馆啜，(新得沁泉。)去年诗在草堂吟。(随侍蜀中。)柳迷高阁灯初上，酒满华筵月未沈。莫怅残梅零落尽，梨花如雪又堪簪。”女子郭凤楹《人日沁泉山馆分阳韵》诗：“阿翁终岁为花忙，隔岁春回促举觞。(入春已三侯。)雨叶烟条皆绿遍，撩人不止柳丝黄。雪散云消纤月光，吟台人影杂衣香。梅花委地梨花放，可有新诗寄草堂。”郭叶叔滢《人日沁泉山馆陪咏》诗：“一丘仍是旧时邱，(吟台旧属外家。)京洛归来日屡游。万里春光林外得，七城晴色眼中收。月穿画舫洞开处，尊立吟台最上头。忽见粼粼池面柳，软尘细雨忆皇州。(家君在都下)。”郭柏苍《中秋夜眺雨楼看月》诗：“江风凉到白蘋洲，百里青天朔雁游。独夜有怀难见月，一身多病又逢秋。片云不许依翠黛，明镜何烦照白头。老去繁华消歇尽，良辰相对更深愁。”陈郭媿宜《中秋眺雨楼看月分三字韵》诗：“一镜高悬双塔南，楼台倒影印澄潭。新泉古石自映带，远火寒山时两三。丛桂近人衣亦馥，凉风吹面酒微酣。分来饼饵须详味，中有百花露气含。”女子陈闺瑜《沁泉山馆中秋夜》诗：“泉石池台处处幽，一轮高照便清秋。江城海国明如昼，放却愁怀且夜游。光禄吟魂不可招，空余古月挂秋霄。藤萝石上分明甚，八百年前是宋朝。”女子陈闺琬《霞端阁中秋看月》诗：“霞端阁接广寒宫，玉宇琼楼曲曲通。山海争明消

夜气，鼓旗竞秀丽晴空。漓漓莲沼疏星湿，飒飒枫林两塔红。我有秋怀清到晓，满身凉露桂香中。”女子陈闰琛《霞端阁中秋看月》诗：“荔阴杰阁出霞端，霞未全消月已团。同辈居然天上坐，群伦尽在镜中看。山河一色极于净，星斗无光寒不阑。鄂渚蜀山秋色好，明年清梦又长安。”刘郭凤楣《仿佛沧江亭中秋》诗：“双塔亭亭照翠螺，长空耿耿夺明河。人间万火烛不到，天上一轮光更多。树乌鸦惊皓魄，平池鱼鳖蹴金波。年年阁上团圞月，老叟孙曹共醉哦。”女子郭凤楹《霞端阁中秋夜月》诗：“阁与九霄邻，空青不染尘。秋高诗亦冷，山静月相亲。江海遥同色，乾坤夜若晨。任他明镜照，诗思若为新。”郭叶叔滢《霞端阁中秋月分阳韵》诗：“阁上开樽襟带凉，客来月已擘江光。湘帘不与蟾宫隔，石磴时闻桂子香。众树分明成向背，群山相对各低昂。露华满面新诗就，此夜休将一醉偿。接席如闻露气香，江天海宇共清凉。朔南星斗斜横汉，左右楼台曲转廊。几处新词翻水调，有人仙乐度霓裳。衡湘月色应如故，三世曾登翰墨场。（太高祖、高祖曾典试楚南，本年家君又主考长沙，复有粤东督学之命）。”郭柏苍《九日日夕佳楼》诗：“少时载酒万峰头，晚岁题诗屋上楼。满地黄花欺老眼，压肩白发负深秋。海天相接作寒色，砧杵不闻无远愁。堪笑萸囊又药裹，避灾却病两悠悠。”叶郭问琴《日夕佳楼九日》诗：“卷簾何处不开颜，三十六峰眼底攀。镜里依然双鬓菊，楼头今是外家山。（闽山亦予旧宅。）雁来水国青天外，人在枫林夕照间。但得年年同此日，茱萸随意绾低鬟。”刘郭凤楣《日夕佳楼九日》诗：“天放闽山入我家，春秋佳日咏烟霞。台前落笔怀空壮，屋里登高兴不赊。终古萸囊成底事，一尊桂醕即生涯。杜鹃早遣殷仙唤，篱菊至今未作花。”女子郭凤楹《日夕佳楼九日》诗：“连宵微雨作新晴，此日登楼眼倍明。山色一壶菊花酒，茶烟满院石泉声。枫江日夕多帆影，海国天清惬雁情。我已举家岩壑上，烟云深处看人行。”女子王珪如《沁泉山馆》诗：“泉韵响浪浪，心清境亦忘。鸟啼醒酒梦，客至听茶香。别墅王摩诘，名园顾辟疆。可能分一勺，为我润诗肠。”又《仿佛沧江亭》诗：“千峰竞秀拱孤亭，极目飞鸿入窈冥。绝好斜阳明灭里，一峰红衬一峰青。眼底苍茫万象攒，三分云树二分山。诗人自领沧洲趣，不在烟涛雪浪间。”又《梦鸯藤馆》诗：“精神海内鲁灵光，七十年华鬓未霜。却有闲愁挥不去，蘅芜香并紫藤香。”又《但寤轩》诗：“瞌睡吕文穆，独醒屈灵均。睡者自浑噩，醒者徒苦辛。夫惟阅世人，兼权得其真。不醒亦不睡，但寤何通神。轩中无一物，苍然百石陈。得自仇池穴，来从东海滨。盆盎注寒水，细草冬无尘。胸中有丘壑，生意日以新。江河自形势，五岳分主宾。以此歌槃涧，陶然怀葛民。浮生若大梦，早念去来身。”又《阿翁秋翠院成与诸妹同作》诗：“骚客易悲秋，结屋秋风里。霜气肃亭皋，明漪清见底。丹枫变高枝，黄菊

霏嫩蕊。时与素心人，商酌时光美。一语惬高怀，万事不足喜。新词各雅正，英媛敢臧否。酒阑河汉倾，深院净如水。归去同倚楼，相思咏兰芷。”又《眺雨楼》诗：“独倚危栏思不禁，天风浩浩振尘襟。登楼纵少仲宣感，作雨宁无传说心。扑地闾阎开罨画，摩空桧柏暖层阴。高歌愿起骊龙听，海峤云霓歧望深。”又《中秋霞端阁》诗：“我亦霞居子，餐霞许并肩。地连星宿海，门启月轮天。双塔排银笋，三峰灿玉莲。题诗似咳唾，珠玉落樽前。”叶陈闺瑛《沁泉山馆元夕》诗：“元夕年年在醉乡，今年元夕括诗囊。高人久享名山福，小筑新开曲水觞。月入柳湄春煮茗，灯围梨院夜添香。从来愧说居王后，（王珪如每吟多冠群媛。）宁有才堪玉尺量。”女子陈闺琛《沁泉山馆元夕》诗：“南方暖气早，池水春已绿。萍藻动游鳞，三桥恣转瞩。园花亦半开，鸣禽语相续。月上吟台东，众树光如沃。良辰乐有余，诗思苦不足。夜静山馆高，明星照残烛。”郭柏苍《秋夜沁泉山馆》诗：“晚风一径入梧楸，庭院沉沉灯火幽。几夜寒虫催短梦，百年旧事作新愁。怀人不厌频开篋，避俗居然简出游。手把残书伴寥寂，萧萧鬓发复何求。”陈郭拾珠《光绪甲申人日姊氏及诸女辈闽山看梅围炉谭诗于柳湄小榭，各于光禄吟台石畔题名，予为篆书八十一字，因纪以诗》：“天留片石傍吟台，联袂题名破绿苔。梅蕊隔年犹带雪，炉香竟夕不成灰。江湖作宦难聚首，（频年随宦愈觉聚首之难。）林壑逢春易举杯。共有篇诗随杖履，高堂怀抱为谁开家君七十犹强健。”刘王珪如《人日陪游闽山看梅勒石题名》诗：“闻道吟台集众仙，瞠然敢着祖生鞭。梅花犹带残冬雪，（春在人日后）竹径新浮煮酒烟。觞咏高怀迟姊妹，乾坤春色先林泉。摩岩莫作寻常事，太守风流八百年。”女子郭凤楹《陪诸姑母游沁园看梅题石》诗：“今年人日在春先，梅花怒放不用禱。二十二树向客寒，醉脸素心各怀抱。风摇瘦影入澄潭，雪点繁枝对晴昊。围炉谭诗且徐徐，选石题名敢草草。天留片石在闽山，造物何尝靳所宝。一俯一仰成古今，桃杏再来春已老。惟有岩间九九题，（岩间题名八十一字。）苔满篆文不可扫。当流连兮且流连，世间何物长美好。薰笼香尽酒未醒，夜半绿樽须再倒。”郭叶叔艳《人日陪群媛闽山看梅围炉谭诗于柳湄小榭题石纪游》诗：“草堂一度启尊罍，新岁人看隔岁梅。绿鬓相逢皆酒伴，青山晤对是诗媒。冷香吹面春风转，夜色开门斗柄回。千载后尘随十子，骈肩镌石上吟台。”女子陈闺琛《人日随游闽山看梅题名石上围炉谭诗于柳湄小榭》诗：“台绕梅花冷，尊开竹叶新。草堂多韵事，石壁几才人。缘许三生订，诗从此夜神。频年随杖履，末座亦前因。”

《乌石山志》卷之五终 于麓古天开图画楼，开镌匠吴大擗

《乌石山志》卷之六

石 刻唐、后 唐、后 晋、后 周、宋、元、明、国 朝、 疑刻

名人金石历代著录颇尽，而于是山，唐之李阳冰篆、宋之朱晦翁书皆缺而不登，岂以远在海滨，而其人其书尚有可议耶？抑未之见欤。兹纂辑山志，独详于此，盖以树木亭榭终古必敝，唯石为最寿。《郡志》收山之石刻于眉睫之地，且寥寥无几，其他又奚论焉。志石刻。

唐

盘陀和尚真身塔记大足元年，撰人阙，今亡。

福州南涧寺上方石像记贞元六年，欧阳詹撰，今亡，文见《古迹》。《闽中录》云：碑石今亦不存，仅见《四门集》中。按：石像出于天宝八载，《四门》记于贞元六年。他书作天宝八载者，误。

无垢净光塔铭并序贞元十五年，庾承宣撰正书。

唐元和碑立惠安明应王庙，时神未锡爵，碑文旧存，“心游坟典，性爱山水，身息宿猿之洞，门临落景之坪”二十字今亡。

上生院记《三山志》：“大中六年，刺史李贻孙为记，是当淳熙时碑刻尚存，今碑文俱亡。”

迁新社祀大中十年濮阳宁撰，今亡。按：欧阳公作《集古录》时，此碑尚在。

新修神光寺碑记咸通五年，李勋撰，卢元书并篆额。今碑文俱亡。

后 晋

显应王庙碑天福五年，检校太傅陈郟撰，碑文俱亡。按：显应王后封惠安明应王。

崇妙保圣坚牢塔题名碑伪闽永隆□年正书，立石塔第四层。

崇妙保圣坚牢塔记伪闽永隆□年，林同颖撰，僧无逸正书，立石塔第五层。

后 周

钟山肃安王庙记广顺二年，林嗣宗撰，碑文俱亡，详卷一“钟山”条下。

宋

道山亭记熙宁间曾巩撰，著作佐郎集贤校理林希书，今亡，文见《名胜》。

刚显庙记绍兴初，邑人郑昂撰，今亡，文见《祠庙》。

灵应庙敕端平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今亡，文见《祠庙》。

灵应庙广利侯敕端平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今亡，文见《祠庙》。《闽都记》：“九月二十八日下有保奏官福建运判袁庸行、都事郭任受、庙官萧炤立石，可知万历时灵应庙二敕尚存。”苍按：闽中乏贞珉，墓志十有八九皆将乐石

，其质脆而坟起，每有出土，村民以为至宝，售于刻坊，梓人磨而重镌。唐下邳林夫人墓志、宋李铸埋铭、宋陆侃墓志皆将乐石。先妣林太夫人圻志亦明凤池东川卢公墓志，已经重磨，字形犹约略可辨，故录其文于支谱。苍自是凡作墓志埋铭，皆于石背深凿十数孔，使石废而止。

明

福州府常丰仓新建却金廐记宏治十一年，左布政洪钟撰，正书。

李延平、罗豫章、杨龟山、程明道、朱晦庵五先生记嘉靖八年，金贲亨刻，竖光禄坊道南祠，碑文俱不见，详《祠庙》。

张汝弼送罗应魁调官福建市舶提举诗，并李人龙序碑高七尺二寸，广二尺一寸，上段录张汝弼送罗应魁诗，嘉靖三十三年钱可学草书，下段诗序为人龙楷书。按：此碑当是先立于朱紫坊一峰书院，后移市舶提举司。详《祠庙》。按：此碑于道光二十六年，经林翰林春溥移置竹柏山房，后作为门碣。

道南祠碑记嘉靖四十一年，马森撰，正书。

重修闽山庙记隆庆元年，陈元珂撰，正书。

感知碑在道山亭，万历初，郡士为提学副使胡定立，郡人林熾撰，碑文俱亡。

宗公祠碑记万历初，王世贞撰，今亡，文见《祠庙》。

两贤祠碑记万历二十二年，徐即登撰，今亡，文见《祠庙》。

高贤祠题名碑万历二十六年正书。今亡，详《祠庙》。

重修两贤祠记万历二十七年，甘雨撰，碑文俱亡。

重修道南祠记万历三十七年，谢肇淛撰，正书。

闽学宪思城熊公去思碑碑高七尺，广三尺一寸，万历四十一年，林材撰，正书，记后列门人姓氏。按：此碑于道光二十六年，经林翰林春溥移置竹柏山房，后作为门碣。

国朝

重建三皇庙碑记康熙六年，总督张朝璘撰，正书。

重建刚显庙记康熙十三年，邑人薛镛撰，今亡，文见《祠庙》。

谕祭文康熙十六年，赐原任温处道陈丹赤，谨录卷首。

建复朱夫子石室清隐斋记康熙十七年，提学孙期昌撰，正书。

谕祭文二道康熙二十年，赐原任福建总督范承谟，谨录卷首。

御制原任福建总督加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贞范承谟碑文康熙二十一年，谨录卷首。

陈忠毅公祠碑康熙二十二年郑开极撰，碑、文俱亡。

增置文公祠祀典记康熙二十四年，提学丁蕙撰，道山祠前有提学丁蕙去思

碑，未录。

忠贞范公祠堂碑记康熙二十六年，邑人郑开极撰，正书。

重修范忠贞公祠堂碑记康熙三十年，张希良撰，正书。

重修道南祠碑记康熙三十四年，督学史陆舆撰，正书，旁有康熙四十九年督学范光宗修葺缘由碑，未录。

施靖海侯祠碑王熙撰，正书。

清茗书院碑记康熙四十六年，蔡世远撰，旧亡，后重镌。

翠岩寺记康熙五十九年，李馥撰，碑文俱亡。

谕祭文二道光緒六年，賜原任兩江總督沈葆楨，謹錄卷首。

御祭晉贈太子太保兩江總督沈葆楨碑文光緒六年，謹錄卷首。

重修三皇廟碑記乾隆三年，總督郝玉麟撰，正書。

惠獻貝子祠功績碑乾隆五年，巡撫王恕撰，正書。

惠獻貝子祠功績記乾隆六年，布政使張嗣昌撰，碑、文俱亡。

重建鄰霄亭記乾隆六年，布政使喬學尹撰，正書。

重修天后宮碑記乾隆十一年，鹽法道菩薩保撰，正書。

常豐倉碑記乾隆二十七年，福州府李拔撰，正書。

福建布政使李公祠記嘉慶二十三年，陳壽祺撰，正書。

重建兩賢祠碑道光二十四年，林熙撰，林灑，正書。

重建福州烏石山天后宮碑記光緒七年，邑人郭柏蒼撰，隸書。

福州烏石山三仙樓碑記光緒七年，邑人郭柏蒼撰，隸書，鑄天后宮碑陰。

鹽務敬節堂青石碑此碑光緒七年，邑人郭柏蒼督刻，立烏石山天后宮，蕭山丁文蔚代陳銘，篆書，徑二寸半。福州碑刻絕少篆隸，蒼所鑄天后宮碑、三仙樓記及墓碑、埋銘、祠堂、考寓各石，多用篆隸，當以丁文蔚所書為最。

唐

敕华严院楷书，径九寸，镌华严岩。

般若台 大唐大历七年，著作郎兼监察御史李贡造，李阳冰书大篆，径一尺，镌华严岩，旁有“住持僧惠摄”楷书五字，乃重修李篆时所勒。

初阳顶在山上，今亡。《三山志》：“贞元末，阎济美自婺州刺史为观察使，酷爱此峰太阳先升，因题石上云。”

向阳峰在山上，今亡。周朴《薛老峰》诗：“薛老峰头三个字，须知此与石齐生。直教截断苍苔色，浮世人侪眼始明。”所云“三个字”与石齐生，乃指向阳峰苔纹自然成字，所云“直教截断苍苔色，浮世人侪眼始明”，言因镌薛老峰于石，而世人始见“向阳峰”三字也，不然，此诗题薛老老峰又复何说。

薛老峰咸通中薛逢为侯官令，人书“薛老峰”三字于向阳峰。旧志载为楷书，伪闽癸卯岁，一夕风雨，闻山上数千人喧闹，旦则“薛老峰”三字倒立。其年闽亡。按：薛老峰与向阳峰一石，薛老峰倒立，则向阳峰亦倒立，可指明嘉靖间建州杨应诏同傅汝舟游乌石山，记崖上有倒书“薛老峰”三字，是嘉靖间尚存，万历以后记载即云：不知所之。

后 唐

华严院住持主沙门神致看经石室 口时长兴二载季夏十九日，故题楷书，径四寸，镌华严岩。

后 晋

大闽皇曦为自身家室、小男、爱女、内外眷属、臣寮、五州管界人民、士庶乞保平安小楷，镌石塔第一层。

女弟子大闽国后李氏十九娘为自身伏愿：安处六宫，高扬四教，上寿克齐于厚载，阴功永福于长年小楷，镌石塔第二层。

弟子闽王王亚澄并室中越国夫人余氏十三娘，各为自身伏愿。显甲观之储休，保宜家之懿范，椿松比寿，兰蕙齐芳小楷，镌石塔第三层。

女弟子福清公主王氏二十六娘、驸马守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文质伏愿天宮降福，仙掖迎祥，舜华永茂于容仪，柳絮恒资于赋咏小楷，镌石塔第四层。

功德主睿明文广武圣光德隆道大孝皇帝王曦为自身及皇后、宫口、眷属、文武臣寮、六军兆庶，发心敬造，小楷，镌石塔第四层，塔名碑左。永隆三年岁在辛丑十一月八日建，监临扈圣指挥使仪仗使捡校司空、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臣刘怀进、勾当捧圣军将捡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臣郑可端、吴逢泰布置造塔，控鹤官兼侍御史臣邱超、长乐府令史臣黄裳小楷，镌塔名碑右。

弟子节度副使王继潜、宫苑副使王继源伏愿：望殿承颜，游雷蕴誉，注福涯于四海，显禄位于万邦小楷，镌石塔第五层，南无药师琉璃光佛左。

女弟子顺昌公主王氏二十七娘、建安公主王氏二十八娘、同安公主王氏二十九娘，各为自身伏愿：月娥侘美，星婺同休，雅彰麟趾之风，显播凤台之誉。小楷，镌佛右。

女弟子贤妃尚氏十五娘为自身伏愿：竺軋诸圣，长开植福之门；蓬岛群仙，每降延龄之篆。小楷，镌石塔第六层。

戴君匡国燮理功臣、特进守太傅，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莱国公、食邑二千户李真、妻赵国夫人陈氏，推忠竭节、匡济功臣、西面经略使特进捡校太尉兼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泉州诸军事、行泉州刺史、上柱国下邳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余廷英、妻闽兴长公主王氏，输忠竭节

效顺，匡济功臣、左军使骠骑大将军、捡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韩国公、食邑二千户张再荣、妻太原郡君王氏，输忠竭节、效顺匡济功臣、右军使匡国大将军、特进捡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蔡国公食邑二千户程宏伟、妻太原郡君王氏，定乱威勇、效列忠节功臣、左龙虎统军兼庄宅使判榷盐事、特进捡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滕国公、食邑二千户黄绍颇、妻梁国柔德夫人张氏，推诚叶力、保定竭节、翊佐功臣、右龙虎统军、东上阁门使控鹤都指挥使、守左骠骑大将军特进捡校太尉、上柱国兖国公、食邑二千户连重遇、妻宋国□□夫人朱氏，推诚叶力、保定竭节、翊佐功臣、左龙武统军、威烈效节都指挥使、守左骁骑上将军特进检校太尉、上柱国邓国公、食邑二千户朱文进、妻楚国贞范夫人王氏，输忠竭节，效顺匡济功臣、左神武统军监左金吾□特进捡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徐国公、食邑二千户尚保殷、妻邹国夫人孙氏，忠勇扬威、竭节功臣、左龙武统军、右金吾使特进捡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虞国公、食邑二千户许宏钦、妻平阳县君贾氏，忠勇扬威、竭节功臣、右神武统军、监左扈从都光禄大夫、捡校太傅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开国侯、食邑二千户林守谅、妻武昌县君殷氏，威烈效节、内扈驾小牌都指挥使、金紫光禄大夫、捡校太保、守左千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开国男、食邑五百户刘怀遂、妻太原郡君王氏，西上阁门使军器使金紫光禄大夫、捡校司徒守右千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荥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郑怀通、妻陈留郡君氏；内外弓箭指挥使、内承旨都行首右钤辖事金紫光禄大夫、捡校司徒守左千牛卫上将军、济南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林宏直、妻宏农郡君杨氏，御辇使兼左钤辖事、金紫光禄大夫、捡校司空守左千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太原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王思俊、妻宏农郡君杨氏，明威殿使、金紫光禄大夫、捡校司空、守左骁卫大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上党县开国男、食邑五百户连怀义、妻吴郡县君朱氏，进宫使、金紫光禄大夫、捡校司空、守左骁卫大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上党县开国男、食邑五百户连怀俊、妻济南县君林氏，小楷，镌石塔第七层，南无释迦牟尼佛下。右各为自身家室等，伏愿千灵万圣，降难尽之休祥；八节四时，纳无疆之福寿，家室康泰，男女安和，长承圣主之恩，永保朝廷之庆。甲辰岁正月十五日记。小楷，镌佛旁。

宋

薛老峰诗 楷书径四寸，镌观音岩右。尚书祠部员外郎、知军州事王逵，楷书二寸。“薛老峰”三字，雕镌从浑元，偶留青草径，合在紫薇垣。梵刹方临兑，闽州地占坤，诸任推族重，绛县让年尊。头角龙蛇起，精神虎豹蹲。如铭。□□石，疑署翟公门。妙绝非人力。侵袭断薛痕。诘忧鱼鲁敝，聊记姓名存。笔冢传衣钵，词山列子孙。乘间玩奇迹，到即爽吟魂。庆历□年冬十二月

林口勒石。楷书，四寸。

本朝祀明堂之来年，人日，假福唐守李上交游于此，男新监庐陵元规、孙试、匠簿洗侍行。楷书，径六寸，镌霹雳岩。按：李上交，皇祐二年知福州。

师秉、仲嘏、藏之、绍先、蒙伯，楷书，径一尺，镌幞头石。皇祐庚寅岁仲春七日游。楷书，三寸。

师秉、仲嘏、藏之、绍先、蒙伯，庚寅仲春七日游乌石山。楷书，尺二寸，镌李石。

幽幽境庆历间蔡襄楷书，镌山东北幽幽亭，久亡。详《名胜》、《志余》两卷中。

程公辟、陈述古、沈公仪、湛仲谟、刘执中、杜伯通、马损之，熙宁元年冬游。楷书，径七寸，镌华严岩东。

伯常、仲谟《会宿猿洞》，师孟：“双榻和云宿翠屏，梦魂千万到仙扃。还教画手添新意，一簇林猿伴二星。”徽和：“月上高台云满屏，洞门休唤夕猿扃。巍冠不整跣趺坐，秋楮斑烂数点星。”《宿猿洞》，徽：“洞天虚寂翠屏欹，心迹萧然万物齐。无耐宿猿嫌宿客，夜深犹拥乱云啼。”师孟和：“时仲谟同宿，‘更深应是枕双欹，思得皋夔事业齐。终为清时难退隐，出山甘被百禽啼。’”楷书，径三寸，镌宿猿洞南面。

书湛仲谟《宿猿洞》：“永感无心恋缙绅，十年不起卧龙身。一朝黄纸除书下，八郡衣冠尽望尘。”楷书，径一尺二寸，镌宿猿洞西面。熙宁元年十一月知福州程师孟。楷书六寸。

正旦会宿猿洞，主奉运使度支、提刑郎中、运判郎中、提刑供备，师孟：“夜半春归晓始惊，郁然佳气入山亭。千门喜庆逢元日，一座光华聚使星。难得同时传寿斝，合将新事作诗屏。啼猿似向游人道，洞户而今尽不扃。”徽和：“入山休顾晓猿惊，寿酒交持石外亭。刺史尊崇上卿月，主人娴雅少微星。几因避雨投松盖，屡为障风夹桧屏。笑语林猿能解意，往来应不限岩扃。”运判绅和。“晓来人语□□惊，空有三元□□亭。冻酒点唇浮白蚁，秣桃迷眼落红星。地名小酉神仙窟，天设湘阴水墨屏。醞藉□夸洞庭记，移文休勒北山扃。”楷书，径一寸，镌宿猿洞西面。

《宿猿洞钱仲谟》：“洞口车轮欲去时，江山风物动光辉。不须黄鹤相惊怨，自是君王未放归。”书仲谟先莹功德院：“高门余庆本光山，不幸流离五代间。今日太平家可乐，郎君富贵锦衣还。”熙宁二年八月，知州事程师孟。楷书，径三寸，镌宿猿洞北面。

《书湛仲谟宿猿洞》：“苒苒城芜披野花，山中朝夕起云霞。凭谁遍检图经看，洞宿寒猿今几家。”楷书，径一尺二寸。熙宁二年八月，权转运使张徽

。楷书，径六寸，镌宿猿洞右岩下。

光禄吟台篆书，径二尺，镌闽山。熙宁三年□月，似是八月。知州事程师孟书。楷书，径五寸，镌光禄吟台大篆右，“师孟书”三字不知何时泐仆于壑。《八闽通志》：“熙宁间程师孟尝游于此，寺僧为刻‘光禄吟台’四字于石之西。应作北。师孟诗曰：‘永日清阴喜独来，野僧题石作吟台。’今为居人所有。”《八闽通志》但云熙宁间，不敢断为熙宁三年者，以此十三字行款离大篆三尺，未之及见。万历《府志》据《八闽通志》亦作熙宁间，独王应山《闽都记》作熙宁三年，又不敢断为程笔者，见行款之上半而未见下半“知州事程”四字，若见此四字则知泐仆于壑者之为“师孟书”三字也。苍壬寅初刻山志时亦未见及此。道光、咸丰间，叶、李递居闽山，日夕过从，审玩壑中数石，与台石吻合，始知其被人凿仆于壑。后李子作梅架小塔于“熙宁三年□月”之上。至光绪辛巳拆除小塔，“熙宁三年□月”六字更觉漫灭。互见《古迹》“光禄吟台”条下。“光禄吟台”大篆右边隶书“宋嘉定十二年仲秋望日，提刑知州事程师孟书”十九字，《徐氏笔精》指为林南山伪刻，左旁隶书“明嘉靖十四年孟冬，吉旦闫石居士”十四字，与右旁“嘉定十二年”笔法相同，当亦林南山所题，石刻称“望日”称“吉旦”者此亦仅见。

熙宁辛亥六月晦，蒋之奇颖叔、张徽伯常登乌石绝顶。楷书，径八寸，镌邻霄台侧。

尚书右司郎中张汝贤按察福建，元丰乙丑孟冬二十一日，与朝议大夫转运副使陈紘，朝议大夫知福州谢卿材，承议郎转运判官蒋续，宣义郎按察司管勾文字王玆，会议长乐台。楷书，径五寸，镌山麓。

弟子王胜与室中陈六娘同发心，各为所生父母舍财入南涧寺，架庐一造，兼栽松竹，永为林样，所冀微勋，愿延景福。宋元丰乙丑岁季，冬十四日谨题。行书，径二寸，镌石夹庙西。

江炜仲文、上官敦复存中、郑督侨、子政、毛勉德懋、关景山彦瞻同游神光寺，登道山亭，元祐己巳三月晦。楷书径五寸，镌天香台西。

元祐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府帅温陵柯公率东阳陈恺、朱崧、胡章、莆阳郑令卿、陈觉民、许国、括苍叶之表、会稽高彖、关景山、建安熊浚明、桐川沈凭、温陵许穀、杨璞、王裕民，同游神光寺，会于道山亭。楷书，径八寸，镌天香台。

柯仲常、祖夷仲、王若愚、曹子方、邓仲告、陈济翁、潘及之，元祐庚午十二月初四日游神光寺。楷书，径七寸，镌望潮峰西。

或问社奚铭，予谓祭主敬，不敬如不祭。社稷岁再祭，所以为民祈报，而政莫先焉。予守兹土，视其坛地汙且隘，不足以行礼，乃广而新之，坛壝器宇

，靡不周备，敢不以告于后之人。于是勒铭于坛之东南乌石山之顶，前为亭，曰：“致养”，以其当州之坤焉。柯述仲常。楷书，径五寸，镌邻霄台后。

大宋福州社坛铭：后牧民，天乃食。维社稷，作稼穡。风雨雷，赞生殖。协时日，祭有秩。岁庚午，夏率职。即坤维，胝坛域。地汙隘，制匪式。爰广新，古是则。辛未春，工告毕。斋有厅，器有室。旻若雨，事咸飭。后之人，敬毋歎。元祐六年三月，温陵柯述撰，王裕民书。楷书，径五寸，镌邻霄台后。

王若愚、陈彦圣、文安国，绍圣甲戌季夏望日游。篆书，径一尺六寸，镌桃石。

黄思道、温禹弼，绍圣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游神光寺，登邻霄台。楷书，径一尺，镌李石。

桐庐江公著晦叔、池阳檀宗旦之美、三衢吴亮君采、鄱阳程遵彦之邵，同游神光寺，登道山亭，元符三年十月十七日。楷书，径五寸，镌冲天台旁。

之进被召，远仲约会仁王寺之横山楼，食罢，登致养亭，观薛老峰，啜茶于道山亭，过南涧寺祖师阁，少休以归。时崇宁乙酉仲夏十有四日。行书，径四寸，镌清尘岩。

智叔时甫□□□游□□游侍行，崇宁四年九月七日。行书，径三寸，镌天王岭。

崇宁五年二月癸酉，提点刑狱乔世材、提举学事朱英、知郡事叶棣，同游乌石山诸寺，会食横山阁，晚归。行书径二寸，镌清尘岩。

宣和甲辰季秋晦日，延平黄据处中邀叶唐文彦质、云间柳绰宽夫、邵武黄沂原敷、郡人郑昂尚明、弟畋武、子仝游。楷书，径七寸，镌天香台。

建炎庚戌正月二日，因礼神光宝塔，遍游乌石精蓝，乘兴造西禅，历览胜概而归。男士街、士术、士衍、士程，侄士，婿廖虞弼侍行，皇叔祖少傅、开府嗣王仲湜，巨源书。楷书，径四寸，镌蟠桃坞左。

参知政事孟庾宣抚闽部，按视城守回，邀嗣濮王仲湜资政殿大学士李纲，龙图阁直学士许份，显谟阁待制王仲薳，监察御史福建抚谕胡世将，集英殿修撰知福州事程迈，前右正言邓肃，参议官尚书屯田员外郎李易，机宜朝散郎胡纺，干办公事直秘阁马咸，承议郎郑士彦，会于乌石山之长乐台瑞云庵。绍兴壬子正月二十一日。楷书，径三寸镌霹雳岩下。

靖康之间，金人犯阙，二圣北迁。逮建炎中兴，天子受命吴国长公主始至睢阳。明年寇淮甸，遂浮江而南避于钱塘。车驾，幸建康还，复入觐，继适江表，会胡骑奄至，循赣水走湘湖、濒南海而达闽川，馆于福唐之神光，因登乌石山，观李阳冰篆，乃得古人之遗意。越五日而赴行在所，男长卿、粹卿、端

卿、温卿侍。绍兴二年仲春十三日，河南潘正夫题。楷书，径四寸，镌霹雳岩。

绍兴壬子仲秋，新安程迈晋道、东莱徐宇持志、东武侯懋仲勉、吴兴刘峤仲高，同登乌石山，遍游诸刹，主僧摩岩以待，时贪过九仙访三十三奇，未暇留字。晋道还朝，既迫季秋，七日，约复来道山亭。是日，天气澄爽，置酒高会，以极登览之胜，怅念艰虞以来，盍簪之乐，曾不易得，盖重于此作别云。楷书，径三寸，镌桃石。

建安叶宋、张播文，延平罗宗礼，绍兴乙丑岁长至后一日同游。篆书，径四寸，镌石夹庙西，文左读。

向彦绩、薛国老深、仲士龙、王嗣廉、石伯元来游神光，登乌石山，访三十三奇，由致养亭以归，绍兴乙丑冬中之闰十八日觉师同志。楷书，径二寸，镌霹雳岩下。

乌石山□□巨灵搜怪石，撑突倚山巅，□□群羊伏，昂昂万马联，何年现蓬岛，终古镇桑田，拱揖闽王宅，东隅有九仙。绍兴丁丑中秋前五日，州治中昭武黄□□□□□捧砚。楷书，径二寸，镌霹雳岩。

陈休斋曾来，隶书，径六寸，镌天章台侧。淳熙丙申秋。隶书，径三寸。

清源梁叔子会同年于道山亭，长乐黄云翼、林季谦、商元质、林行父、高子云、阮梦得、杨似之、鲍明之、高平叔、林正父、永嘉陈清伯、李致尧、浚水赵希尹，淳熙庚子中春六日。楷书，径四寸，镌霹雳岩下。

“箇里灵灵处处通，本无来往与西东。临行一句如何会，乌石山头撞晓钟。”行书，径三寸，镌霹雳岩下。嗣老禅师乃宗人，德庄道契，謁来三山，与之定交，硬竖脊梁，真衲子中铁汉也，将别，书于石简，壬寅淳熙九祀八月一日，忍庵赵公翼。行书，二寸。

赵子直、朱仲晦，淳熙癸卯仲冬丙子同登，楷书，径一尺，镌桃石。

盱川邓汉卿、须城张孝则、古鄆丰象之，绍熙改元上巳后三日来游。楷书，径三寸，镌桃石。

嘉定改元，上既更化，郑自诚、孙德舆、黄桂联冠进士第，于是同年陈道卿、曾梦传、林少从、邓复、叶棠、赵汝诚、郑斯立、黄顺卿、徐范、赵汝宠、周霖、陈子是、陈有声、许应龙、黄燮、陈时举、赵必兴、杨公衍、陈震、赵繇夫、高子升、赵彦仞、郑闾珍、朱伯旻、赵缜夫、茅縉夫、赵崇萃、任一震、陈元震、赵彦偁、以中冬戊戌会之于道山，刻石邻霄以志吾闽之盛，开封郑损以乡进士预焉，楷书，径三寸，镌石天东。合沙刻石陈全。楷书，寸许。

庚戌同年，仕三山者，金华沈如愚元发、招武黄静夫体仁、四明林惟孝叔全、玉牒赵崇恬安伯、崇复仁翁，偕是邦陈子坚子正、李熹晋老、曾准正叔、

黄匀钧可，高惟月明之，潘景伯仰之，序拜于道山，举酒相属，从容欢洽，自期集迨今，岁月飘忽如许，各天一涯，无繇合并，兹会凡十有一人，是可识也。时嘉定五年壬申正月五日。楷书，径三寸镌天章台侧。

颍川韩元豹德文、浚仪赵崇复仁翁、延平余谈原中、庐陵周必贤君举、上饶周肆德辅，暇日把酒道山，小憩竹石之下，坐待月华，一笑而去，僧妙观同游。时嘉定壬申阳复前七日。楷书，径三寸，镌杏台里石壁。

“垒石嵯峨接斗魁，登临疑是小蓬莱。它时稳步丹青去，也道云游到此来。”时嘉定癸酉灯口后十有一日，庐陵自然居士李图南来游是山，登眺既毕，小憩于斯轩口，上人瀹茗聚话，谈论风生，亦足以洗尘襟而慰牢落也，因成廿八字。是时小儿如圭，以帅属口使长于富沙未返，从游不及，惟旂、克二孙侍行。楷书，径一寸，镌杏台里石壁。

东嘉蔡荃、简策、沈因、谢有大、郡人林能千，嘉定甲戌十月望前一日来游。楷书，径二寸，镌道山亭右。

钱唐刘辅之、姑苏李明仲、浚仪赵德颖、金华叶明中、富沙丘敬之、钱唐岳之茂、温陵苏元中、永嘉林道甫，以嘉定丁丑重阳前一日来游。楷书，径三寸，镌道山亭侧。

嘉定甲申夏四月，郡丞桐江詹又民敬叔以上浣之暇，登平远台，陟石樽山，访九仙遗迹，出通仙门，得支径至楔游堂，观南湖，入宁越门，上乌石山，憩于道山亭，于时积雨初霁，气象清明，四山环抱，如列屏嶂，而是亭左右大石特立，巨木交荫，悠然远览，南台江中风帆浪舶历历可数。前则田畴广衍，后则屋室参差，登临之胜，景物之繁，轩豁呈露，不待搜剔而尽见之已。而夕阳西坠，云烟杳霭，恍觉身在蓬瀛间，充然若有得也。然视事已八阅月，始克来此，汨没吏尘，寸步千里，未知再游复在何日？薄暮而归，徘徊甚久，摩挲石下，刻以志之。兄子容、子好敏侍行。楷书，径三寸，镌霹雳岩下。

王简卿、赵履节、徐清伯、宝庆丁亥仲秋下浣同游乌石山寺。楷书，径一尺二寸，镌霹雳岩下。

卢山胡伯量、番阳夏季起、李增卿，绍定辛卯重九日登邻霄台。楷书，径六寸，镌桃石。

四明汪彦领客浚仪赵崇宾、四明夏兴邦、范炳、金华赵希猷、永嘉朱景彝、豫章黄伯菱、莆田顾孺杰同游道山，儿之道侍行，时绍定辛卯仲冬朔日。楷书，径三寸，镌道山亭右。

端平二年四月五日，延津项顒、邗城张蕴、静海姚琪、天台赵汝孖、永嘉范昌世、建安游孝严、四明夏兴邦、金华赵希猷、会稽唐庆远、怡山郑逢年，同登乌石山。楷书，径八寸，镌邻霄台东。

周自介、赵崇、詹攀鳞、陈淳祖、黄镇祖、黄镇周、淳祐改元九日登道山。楷书，径六寸，镌天章台侧。

赵成已、克一、唯伯、颖叔、淳祐甲辰日南至之九日，同来。楷书，径寸许，镌霹雳岩旁小石侧。石中题岁月，聊纪此时游，寄语岩头老，能令不朽不，呈和尚禅师，汴赵希道唯伯书。行书，一寸。

淳祐丁未良月望后九日，止泓赵希袞偕客杨焕、郑杲之、陈士挺、赵孟信来游，子与谏、与革侍，住山绍潏。隶书，径六寸，镌天章台北。

淳祐十年秋先重阳十日，眉山史季温与建、张毅然莆、赵时愿会于道山亭，杯茶清话，不减登高之乐隶书径五寸，镌霹雳岩下。

淳祐十年九月，柯山赵希净、邵莆赵时愿、林丛、桂衢徐士廉督浚河之役，凡八百三十丈，旬日竣事，会两司属僚观焉。是日，风高气清，太守宴而众宾欢，因识道山亭之石，八分书，径三寸镌道山亭畔。□事黄循父敬书。八分二寸。

景定癸亥仲秋望天台陈传□、陈□□、郡人林元、王刚中、陈□、郑履正、王安□、住山师譚同来。楷书，径四寸，镌天章台北。

王镕、赵希、陈仁玉癸亥九日游道山。楷书，径一尺五寸，镌桃石。

咸淳天子亲郊之岁，九江吴公实帅闽江，东西之仕于闽者赵若遂、范宜损、赵必岳、缪君宝、章魁、孙邵斗、陈松，以正月癸卯会拜于道山堂，序列以齿。楷书，径五寸，镌霹雳岩下。

咸淳丙寅孟陬六日，浙之东游宦于闽者会拜道山，谨履端也，笾豆有楚，威仪孔时，宗藩主人扬觶语曰：“官无崇庠，各有职业，岁既更始，益懋尔图，能无愧明德，新民之□，则岂但粉里重，将为天下重，盍留氏名以观厥后，可乎？”众唯唯，遂以齿书。天台赵希孟能、吕必延寿道、四明赵若惠君锡、金华唐烁潜父、杜潜叔起，永嘉黄禹锡元功、三衢徐汝乙伯东、天台张□□□、永嘉林镗夫声远、天台徐柏悦之、永嘉□□□□括苍鲍志及时中，永嘉蔡申显伯、□□卿恕斋，吴公闻而致馈，以光斯集。楷书，径四寸，镌霹雳岩下。

咸淳三年春正月十有二日，绣衣使者永嘉陈淳祖唯道会浙东之仕于福唐者，序拜道山。永嘉陈懋钦尧俞、金华唐烁潜父、四明赵若惠君锡、永嘉黄禹锡元功、三衢徐汝乙伯东、留梦发彦和、金华吕守之悦善、永嘉林镗夫声远、方樵良材、天台徐柏悦之、永嘉丁一凤景阳、朱士可起予、陈子崇居广、张公辅良弼、林潭叔源、括苍刘梦龙夔友、会稽董回孙景渊、永嘉蔡申显伯、连帅九江吴公以馈至。楷书，径四寸，镌道山亭北。

咸淳戊辰正月六日，闽之同官池师曾、廖时修、林拱辰、赵崇鏞、吕大奎

、舒文举、赵时錡、庄弥高、方景传、夙师靖、陈举龙、杨思谦、陈松、翁燧、真同祖、游义远序拜于道山亭。时阳岩洪公帅乡部以馈至。约而不至者，黄裳、赵若□、林应龙、郑文龙、谢举。楷书，径四寸镌霹雳岩下。

咸淳己巳正月七日，三山郑文龙、建安舒文举，廖时修、清源连端懋、三山赵崇鎔、延平廖邦杰、清源刘缜、莆阳刘强甫、建安赵崇世、□阳方景传、建安夙师靖、三山□□、清源曾于善、莆阳赵若琮、清漳杨思谦序拜于道山堂，时阳岩先生洪公帅乡部以馈来。期不至者，清源赵崇郭、建安翁燧。楷书，径二寸镌霹雳岩下。

宿猿洞程师孟篆，径二尺，镌豹头山。以下皆宋刻，年月无考。

长乐台程师孟楷书，镌千福院，今亡。

冲天台程师孟篆书，径二尺四寸，镌东峰岩前。

道山亭程师孟篆书，径二尺，镌蟠桃坞西。

以上四刻并不署书人姓氏。旧志皆称为程师孟书。按：宿猿洞、冲天台、道山亭、闽山、详下疑刻。光禄吟台篆法尺寸皆同。“闽山”二字似亦程公辟所书，若系唐天宝八载敕改乌石山为闽山时所刻，则“闽山”之上应加“敕”字，山上嗣圣中“敕华严院”四字其明证也。

郑尚明同羽人佳妙□□□□试茶于三笑岩。草书，径四寸，镌清尘岩。按：尚明、穆孙，郑昂字。

石室清隐，楷书，径一尺，镌今先贤石室池畔石上。晦翁。行书，一寸。

光风霁月，草书，径八寸，嵌天王岭道山祠。晦翁。草书，寸余。

以上二刻当是淳熙间避伪学禁时所书。

福俗传朱子书，楷书，高丈余，镌观音岩旁，有“开禧丁卯正月郡人张元简”十一字，楷书，径四寸。

修三礼处。黄榦书，在山西麓，今亡。

客至不点茶，相看淡如水。白云深谷中，稳坐浮生里。此即安文头陀磨崖诗，在南涧寺，今亡。

四明赵崇熙志道与天台于大任、仁叔杨景清、明叔□□、秦安道偕行，二子必□、必□、侍后，长子□□冠就，成口号□□□霹雳破岩□□□向道山□之上。楷书，径二寸，镌霹雳岩下。

元

岁元默敦牂中秋后之二日，闽省参政易阳焦公宽甫自清源归覲，道福唐，又三日，宣慰秀岩石祥甫戴酒会于乌石之道山亭，申隐信、云甫、省郎镇阳毛汉卿、提举东平古纯甫、寓客南洲卞仲元、住山释绍玉与焉。时秋雨霁，金飈荐凉，秀壁苍岩，云烟晦霭，如助献酬者，而衍波长陆、平畴远水皆隐现吐

吞于履舄之下，真奇观也。盖自开辟，即有此山，阅几千年而有今日，其可无以纪岁月，笔之者申隐云甫，摹之石者释绍玉也。楷书，径二寸，镌道山亭左。

“都会东南未可夷，衣冠文物见多仪。儒风兴盛犹唐馆，霸气沉雄入钓池。海近重城朝日早，江围平野暮潮迟。道山亭迴斜阳晚，一片瑶镌晤语时。”至元庚寅夏仲重午登道山亭，秋涧老人题，男公孺侍行，并士人刘三益。楷书，径三寸，镌蟠桃坞左。

雪岩总统沙罗巴、海岩总统苑吉祥、雪庵宗师李溥光，大德二年四月望同登绝顶。楷书，径五寸，镌石天上。

“城绕青山市绕河，市声南北际山阿。云来云去三晡雨，霜后霜前两熟禾。东郭农人报丰稔，西皋老子亦婆娑。肩舆到处皆名刹，时与高人醉踏歌。”大德二年立，秋日同雪岩总统饮乌石之道山亭，济南赵文昌题，住山口乌石也口摹刻。行书，径三寸，镌石天上。

天历己巳仲冬八日，括苍林君则，偕建安张伯阳游道山，子似祖侍书。楷书，径三寸，镌霹雳岩下。

至元后庚辰人日，建安张伯阳偕大名路仲口重游，释觉山。楷书，径六寸，镌霹雳岩下，余字蚀入树根。

至正三年癸未重九，福唐刘顺老偕子德生、懋生、愿生、恩生、志生，为大祖拂尘。莆田郑构、永阳梁说同拜。隶书，径三寸，镌华严岩东。

赵州孟诚伯真、京口蒋天则、元用来游闽中之乌石山，莆田郑构子经书石，广信章容元度勒字。隶书，径六寸，镌石天北。

章容元度、郑焯宗晦、郑洗子释、姜柏子贞、郑畊子山，来观“薛老峰”字隼尾法。隶书，径一尺五寸，镌金刚迹石。

中书省断事官八都儿丁，令史王敬先，江南行台监察御史安止善，书吏曹能之，福建闽海道廉访副使马合、麻德卿、索士岩，知事张允中，照磨王正己，同登道山，实至正丁亥冬季月乙酉日也。楷书，径三寸，镌道山亭右。

“追陪偶上道山亭，垒嶂层峦绕郡青。子迪。万井人家铺地锦，九衢楼阁画帟屏。元卿。波摇海月添诗兴，座引天风吹酒醒。本初。久立危栏频北望，无边秋色杳冥冥。”文卿。右宪使崑山僧家奴元卿公、佾宪奥鲁赤文卿公、申屠嗣子迪公、赫德尔本初公、暇日燕集联句也。谭忝备宪幕，重惟诸公皆文章名士，南北隔数千里，同仕于闽，以道义相处，文字为娱，诚一时之佳会，因勒岩石以纪我元文物之盛云。至正九年八月望日，经历赵谭识。知事任允书、宪副朵儿只班善卿公继登斯亭，览山川之胜概，睹群公之赋咏，曰：“此盛事也。”遂题于后。隶书，径四寸，镌道山亭右。

至正十二年龙集壬辰九月九日，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许从宣、金宪普颜帖穆儿、郭兴祖、乃马歹，经历王钦、知事彰口、照磨禾颜帖穆儿同登兹山，是日也，天宇沉霜风劲厉，感万物之说口，思鹰隼之口击，仰瞻宸极，对越甚迹，不徒升高望远以为乐也。遂命从事者题名勒石，以纪胜游云。八分书，径二寸，镌蟠桃坞西。

至正壬辰冬，余以柏府之命如广海，经三山，止神光寺。明年正月朔，寇逼郡城。是日，与廉使许希文共守南门，董督备御，越二十六日，建、邵分宪金事郭继先率援兵南下，贼遂败溃宵遁。迄秋，余自广回，复假禅榻之寓者弥月，凡山川之形胜，民物之殷庶，无不在心目间也。噫，人生等浮沤，世事如转蓬，是以登兹山而增慨，抚故实而兴嗟。后之纪斯游者，亦必览是而有感焉。至正十三年良月九日，前大兴府尹、海道都漕运万户燕山李世安识，时侍行吏吴人葛思让也。楷书，径二寸，镌天章台侧。

至正庚子夏，南台群公会于道山亭，历览山川，兴怀今古，刻石以纪岁月，都事王伯颜不花彦芳、监察御史易普刺金、仲达锁飞鹏、举观童用宾、通事卜颜帖木儿仲贤、宣使孙士敏汝学、察史武征、文献高仲彦实、王宜叔、宜杨、志希、尹幕史达兰不花、元善。四月二十又五日，监察御史孔纳世川谨志。楷书，径四寸，镌道山亭右。

至正甲辰春二月乙未朔，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雪庭公游道山，仲子岳山、季子完泽铁牧尔侍行。公名燕赤不华，字子实，散口口氏尸滦阳，天台郑守仁谨题，时住山释宗广刻石。八分书，径四寸，镌天香台西。

忠孝文武燕赤不华摹勒，镌天秀岩。

天秀岩楷书，径一尺，双峰梦下至正甲辰四月题。楷书，五寸。

清泠台楷书，径一尺，镌霹雳岩下。

《东壁亭记》，福城之三山，闽山其一，即乌石山也。至正二十四年，平章政事燕赤不华摹勒皇太子所赐“忠孝文武”于石，亭是山之阳而建焉，名其亭曰“东壁”亭之西有岩，名曰“天秀”，又亭其椒曰“望海”。“望海”之西又亭焉，曰“东升”。“东升”之西台焉，曰“清泠”。门其南曰“春明”、曰“天秀”者，状其景之胜也。曰“清泠”者，即其气之肃也。曰东、曰海、曰春，皆因储皇之恩锡而起也，于是，山巅海隅焕焉若重光之照临，莫不敬叹钦羨于仰瞻之下，不惟平章公忠孝文武之名可垂永远。凡宅于兹者，皆将以是自勉也，不可以不记。朝散大夫、江西等处左右司郎中揭泂记并书。楷书，径二寸，镌天秀岩后。

至正二十四年，岁在甲辰，十一月，户部员外郎张闾以董盐筴至三山，翰林口国史院编修。官口贤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至十二月七日登道山亭，读曾文定

公记，饮霹雳岩畔，转□□□，又饮焉。又自观音岩下，迳仁王寺东登东壁亭，伏观福建行省平章燕赤不华公摹勒皇太子所赐“文武忠孝”四字，□□□□“望海”、“东升”二亭又饮焉。日暮，乃□□□□□之会，可为千载之故□也。从行者，户部掾□□瑞□□□伯□□□□□德山；记之者，□□行省□□□□□□。楷书，径寸许，镌天秀岩下。

至正甲辰冬，奉使闽省，丁丑月霁日，礼部员外郎傅好礼之纲、春官主事赵子希颜、都水少监杨有庆、自叔部史刘严彦、瞻宣使蒋仲皋、奏差郭义夫同登乌石山巅，遥望北阙于白云之表，希颜书。楷书，径四寸，镌邻霄台旁。

至正二十五年正月三日，户部侍郎王叔璵、员外郎张闾伯、高留守、司经历曹德辅、闽省检校董公著同登，唐观、李习从行。隶书，径五寸，镌天秀岩后。

□□□□□□毕，臣礼□□门，元□之仁，邦人德之□□纪绩，□□□□难□此人，至元□□侯官率陈□□□石道。楷书，径四寸，镌幞头石。明嘉靖初磨镌“乌石在，黎公在”六大字。按：元有两至元。以下皆元刻，年月无考。

字，六寸，镌天秀岩下。副使侧□书。

明

洪武己未孟冬既望，龙虎将军、福建都指挥使、滁阳赵奉，资政大夫、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括苍陈铭，通奉大夫、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参政太原张机，安远将军、同知福建都指挥使司事祈阳王诚，同游乌石山，登般若台，观李阳冰篆，历览古迹苾蒨，释德洽谨识，住山释道启刻石。楷书，径四寸，镌清冷台右。

洪武庚申中秋日，江右蓝仲晦、黄尚父、冶城陈则诚、林子羽、林子山、临川黄公远、山之僧圆极、玩月于此。八分书，径三寸，镌李石。

洪武甲子秋九月九日，福建卫指挥使、昭勇将军武昌吴迈，同昭勇将军、福建都卫指挥使潇湘赵祥游南山乌石，坐清冷台，时天门揭晓，海宇澄秋，望阙怀忠，后天下乐，悠然之趣得焉。于是乎登。偕行福州府都僧纲释善旭识，台西讲经论沙门德洽勒石。楷书，径六寸，镌清冷台上。

鳞次台，篆书，径一尺，镌天王岭。建文元年，沈沂为黄济书。篆书，四寸。

贵州佥宪陈辉伯炜，云南参议王善师舜，水部主事郑文季友，南康太守刘麒伯祯，监察御史罗泽宗本、林文秩礼亨、弟审理文秸嘉亨，选部主事洪英实夫，金部主事陈复鼎初，张衍理文，光禄署丞林生子仪，翰林修撰陈枏叔刚，刑科给事中姚铤孟声、弟鏊孟文，本府学教授陈从景著，福州中卫百户朱成

宜相题。隶书，四寸。

乌石峥嵘，祥地设天成位我客戾止，鹏，朝阳凤鸣，显。行书，径四寸，镌鸦浴池西。嘉靖戊子仲春朔日，顺天府尹、前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荷峰陈公祥，右参政北湖侯公位、左参议、松涧谢公显，按察使佥事白湖曾公鹏，偕都闽苗公俊、康公英、徐公丙中并游，勒石。行书，二寸。

乌石钱东洲公联句：瑶草真吾好，东洲□侨。烟霞此地偏。西□□乾。日移千嶂动，东□□□。城抱五云连。荔子丹成锦，□□□□。莲花白满川。那堪共□□，西□□□。忽漫赋离筵。嘉靖丙申夏五月廿有四日题。草书，径四寸，镌李石。

大明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季冬十二月十又五日，监察御史缙云樊献科，邀吏科左给事中宛丰郭汝霖来饮。越三十九年庚申孟春正月初五日，汝霖又邀献科来饮。时汝霖以航海待渡，献科按闽历四载，冬将别去，山川不改，光景如梭，献科因舒啸记之。草书，径五寸，镌石天北。

隆庆六年长至后，桂林殷从俭，偕郡人罗一鹭、陈全之、张邦彦到此，行书，径一尺，镌李石，督工官黄朝产刻石。行书，三寸。

超游九霄，行书，径二尺，镌金刚迹东。万历丁丑夏，三山张炜书。行书，四寸。

万历甲午九月九日，中丞德清许孚远，直指陈留刘芳誉，邀检讨耀州王图职、方华亭、方应选，同登乌石邻霄台。楷书，径一尺二寸，镌桃石。

万历丙申四月念六日，经历陈德言、照磨陈世芬、检校张希载邀游，睹先大夫遗迹，有感，遂成二律：“首夏移尊傍石台，万家烟井望中开。江分九曲通遥岛，地拥三山接上台。取醉便成河朔饮，裁诗谁负大夫才。不堪苔藓埋遗迹，读罢令人思转哀。”“乌石山头一振衣，万峰茜削映斜晖。平崖吊古人何在，华表寻仙鹤未归。按节有声传父老，承家无计愧轻肥。空余此日思亲泪，泣断寒云湿不飞。”不肖男问辨百拜书。楷书，径三寸，镌石天北。

大明万历己亥清和既望，闽三司公宴于乌石山清虚亭，蟾魄当空，万里乙色，渔灯数点，隐约在望，前此胤此，多不得月，则兹宵信胜游也。时在馆滇国朱运昌、宪长诸暨陈信学、大参丰城徐即登、宪副皖城汪道亨、南海金节、武林高从礼、都闽章贡陈大器，而勒石纪岁月者，则学使吴兴沈傲价也。越六月，建南守道四明杨德政、巡道严陵邓美政，入会城再宴于此。楷书，径三寸，镌金刚迹东。

清尘岩行书，径一尺四寸，镌山上。赐进士大夫龙国祿书，万历庚子三山晋安□□□□。草书，三寸。

云关幽键行书，径一尺三寸，镌山麓。万历庚子本省都司许国威为云南鸦

足山旭上人书。行书，四寸。

大明万历二十有九载，岁在辛丑，同官于闽者休邑吴继臣、太和杨寅贤、长洲徐淳友、盱江范炼、广昌李可贤、琴川汤来召、保昌李洁、会稽叶灵祯、古歙汪道行、上幕卢邦俊、浚昌刘应魁十一人焉，于季秋九日相率效龙山故事，金野服游曲径，逶迤入平林，斗折而西上数百武，登邻霄台之巔。斯时也，气佳景清，见群山迭翠，万壑争流，风帆烟艇，云霞掩映，真使人应接不暇，咸忻然会心，浮大白而憩石上，恍不知其在人境也。已而，苍茫暮霭，起自四山，乃相为叹咏，荷月而归，乃命工镌石以纪一时之胜云。楷书，径四寸，镌放生地顶。

秋日登乌石山，宿绝尘禅房，与海澄诸子言别。“半壁清虚证果因，白云深锁自无尘。尤怜聚散孤峰外。鹤影黄花处处新。”万历辛丑九月望日，西粤龙国禄题。楷书，径五寸，镌望耕台石。

“壁立岩岩一片峰，银钩倒挂玉芙蓉。居人何处穷遗墨。薛老当年此寄踪。啸咏祇留明月在，摩挲应被古苔封。却同姓氏缘非偶，异代风流得再逢。”山居之暇，寻倒书“薛老峰”感赋。时万历丁未秋，福唐薛梦雷。楷书，径五寸，镌天秀岩下。

薛君和招同林谨任、陈泰始、洪汝臣诸公集薛老庄分得东字：名园开宴集群公，河朔风流此日同。槛外林光连百雉，天边江影落双虹。峰传薛老人何在，尊入平原酒不空。莫向邻霄台上望，烟尘今正起□东。万历己未夏叶向高。草书，径四寸，镌天秀岩下。

元亭东壁俯江流，山郭周遭四望收。蜃气雾浮蛟室暝，涛声风送海门秋。尊前促膝倾千古，醉后遥心寄十洲。久矣投簪今白发，欣逢明圣□优游。集薛老村分得秋字，林材。楷书，径三寸，镌天秀岩左。按：林材，字谨任。

天地一声钟按：此为吴县进士杜庠诗，今亡。以下皆明刻，年月无考。

草树迷濛谢豹啼，江山依旧世人非。野翁识破尘寰事，一度来时一醉归。林廷玉书。楷书，径五寸，镌霹雳岩。按：廷玉，侯官人，官都御史。

冰壶楷书，径四尺，镌望潮峰侧。烟霞病叟书楷书，三寸。按：烟霞病叟即林廷玉。

乌石在黎公在楷书，阳文，径四尺，镌幞头石，今呼黎公崖。按：此为嘉靖初镌，详《古迹》。

龚用卿曾游楷书，径四寸，镌天香台旁。按：用卿，侯官人，嘉靖丙戌状元，官祭酒。

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渚与登鸟□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哀，劳余

神裡，郁塞昏徙，南渎衍口，衣制食备，万国其奠，甯舞蒸奔。右岫嶙碑，嘉靖中御史李元阳摹刻山南。

钟山萃灵马森，楷书，径一尺，镌钟邱园。

大明孙子长读书处楷书，径二尺，镌冲天台后。

双峰梦楷书，一尺三寸，镌石天前。邵嘉民谓宾书行书，一寸。

岩居川观篆书，径一尺镌福字坪西。闽中邵嘉民题篆书，二寸。

石 团楷书，径一尺，镌石。居人谓宾志楷书，一寸。

松 岭行书，径一尺，镌石林。许豸书行书，五寸。

荒畦随意构，爽顿开颜。缺径凭花补，回窗倩竹关。烟容凝石浅，山色到门闲。徙倚危阑畔，潮来浦几湾。许豸书。草书，径四寸，镌清冷台西南。

国 朝

百字碑，邻霄亭圯垂百年，客夏震合力经营道山废迹，以次修举。维时靖南王□殿下督抚。二刘公奉皇帝命，休息吾民，比岁大稔，山海无事。亭成，闽人乐之，爰纪厥事，磨文于岩，颂皇帝德，传之后人，其永无斲。康熙十有一年壬子春，内升前侍御史郡人萧震题。八分书，径九寸，镌石天顶。

三山成鼎峙，乌石最其巅。海屿千峰外，江涛半岭前。晓晴观日涌，晚翠傍云眠。膏沐桑麻遍，春城万缕烟。康熙十一年壬子春日，蠡城王业衡题并书。草书，径五寸，镌金刚迹东。

登邻霄亭联句：“海色平于掌，天风浩浩来。崇冈舒眺日，疑是望京台。”其一。“胜踞群峰上，磨岩纪瑇煌。不须铜作柱，海国有金汤。”其二。康熙壬子夏上谷刘斗□□□书草书，径八寸，镌金刚迹石侧。

补 石行书，径一尺二寸，镌鸦浴池旁。秀水沈溥，字补石，同婺州傅愿之侗游此，遂以“补石”二字书石记胜。康熙甲寅上巳。行书，二寸。

钦命参赞军机等事、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级介山，兵部左侍郎加四级吴努春同游人根德、登德、阿兰太巴士，康熙丁巳岁孟春，至此游览，罗密书。楷书，径上寸，镌李石。

钦差赉御书三言至闽，内阁撰文中书德其内游此，康熙壬戌年中秋日题。楷书，径五寸，镌李石。

辰韩金镇定一、凤凰山安尔玺琮侯，奉天子命，从大将军克平闽海，功成班师，行有日矣。重九登邻霄台，联吟纪胜。“六年建旆驻炎方，定一。九日登高泛菊觞。雁羽不惊秋色淡，琮侯。鱼书初静阵云黄。台邻霄汉瞻天近，定一。望倚粉榆感路长。铜柱昔贤嘉绩在，琮侯。龙山何独擅词场。”定一。康熙壬戌秋勒石。楷书，径三寸，镌邻霄台侧。

快 哉行书，径一尺六寸，镌清冷台东。康熙甲戌仲□□□高□□书。草

书，二寸。

“磴道斜分始及巅，台高凭眺拟飞仙。烟生万户环山郭，翠插千峰接海天。归路爱穿松迳里，胜游须醉菊篱边。三秋好景惟重九，喜共群黎乐有年。

”丙申重九同人游道山登冲天台之作，石沙木合。楷书，径寸许，镌冲天台后。

“是为登高始造巅，更闻此地可寻仙。花迷曲径疑无路，云锁飞梁别有天。放眼直穷沧海外，置身如在碧霄边。时逢令节须行乐，肯把豪情让少年。

”奉和原韵，东吴顾正阳。楷书，径二寸镌冲天台后。

“春风寻口碧山巅，高阁凭栏望九仙。江雨欲晴云口树，海潮初至水连天。石桥鹤去轻烟外，木末鸦归返照边。登眺浑忘身是客，韶光仿佛永和年。

”关中西山韩书。楷书，径二寸镌天台后。

“兴酣曳杖翠微巅，快趁轻风似羽仙。望眼横令穷碧海，吟怀直欲逼青天。山围粉堞炊烟里，锦缀丹枫落日边。无那黄花能笑客，萧疏旅鬓又经年。

”奉和原韵，古吴广成。行书，径二寸，镌冲天台后。

“登高深喜蹶崇巅，杖履叨陪说法仙。应节菊花开满地，及时雁字写长天。山峰屈突穿城里，海水纡回到郭边。遥望四围香稻稔，仓箱饱获乐丰年。

”奉和原韵，鸳水徐清。草书，径二寸，镌冲天台后。

“石径纡回更上巅，放怀凭眺恍如仙。松涛淅沥联秋浦，雁影横斜落远天。道到精微言岂尽，交逢知遇乐无边。茱萸醉把成嘉会，今日登高胜昔年。

”南昌刘宏璧奉和。楷书，径二寸，镌冲天台后，共两处。

“屏除驺从陟峰巅，身立高台意欲仙。五色糕供桑落酒，三神山接海门天。无诸画堞人烟外，召伯甘棠井里边。政暇风流佳句在，摸岩吟诵自年年。

”南昌刘思迁恭和。楷书，径寸许，镌冲天台后。

丁酉春日游道山，见壁间石大方伯原韵，“层楼高架道山巅，登眺恍逢姑射仙。紫气东来连海树，白云西望接江天。松风细响鹤亭外，蔓草春深猿洞边。廿载飘零成底事，无如此处度流年。”楷书，径二寸，镌冲天台后。

“力疾来登百尺巅，手添檀炷礼真仙。风摇曲槛疑无地，洞驾飞桥别有天。烟景爱看三月候，羽程催赴五云边。何时重踏榕城路，肃侍乔椿祝大年。

”壬寅季春游道山，恭次家大人原韵，长口石洙。楷书，径三寸，镌天台桥下。

瞻彼乌石，峨峨耸峙。翠列诸峰，带濛远水。凤翥龙蟠，祥钟百雉。有阁在麓，春秋享祀。作作有芒，奎光南指。蹶根探窟，蝉联鹊起。蚌鹕屡易，崇极而圯。穀旦于差，仍厥旧址。丹雘梓材，各奏尔技。匪云壮观，爰踵前美。山灵呵护，自今以始。星斗文章，林琼榜蕊。于万斯年，中天横紫。楷书，径

五寸，镌山北。时乾隆己巳孟冬望日，王朝屏识。楷书四寸。

山环水带行书，径二尺，镌邻霄台旁。乾隆辛巳，郡守李拔题行书，七寸。

道山真境楷书，径一尺，镌山上。乾隆壬午重阳，三韩马负图行书，二寸。

望耕台行书，径一尺八寸，镌山上。乾隆壬午，郡守李拔题行书，二寸。

凤城西南，乌石巖崿，仙踪杰节，千载凌空，从我上游，钱方伯。广外台。陈鹺使。公，退食之余，振衣高峰，俯视一气，豁目荡胸，群山拔浪，遁藏蛟龙，治薄大荒。时征金川屡捷。万国攸同，题名纪事，天海交风。乾隆甲午九月，楷书，径四寸，镌桃石。知福州府事方体泰、知兴化府事郭世勋、理事同知永全、粮捕通判谢维祺、同知知闽县张朝缙、知侯官县事张润、知福宁府事徐元题石。楷书，二寸。

乾隆四十有五年秋九月九日，提督、福建学政、翰林院编修、大兴朱筠竹君，来登乌石山巅，观李阳冰般若台题字及宋元诸刻石，武进陈宋赋秋士侍行，其冬十一月朔书磨勒崖上。楷书，径六寸，镌桃石。

余北行有日矣，及门闽林君其晏以十一月二十八日邀余为乌山之游，置酒薛氏园亭，自其屋左竹径折行上山，凿石跌，颇僻隘，跬步盘蹒而上，寻石大士亭，偈于木栏。久之，东行，循崖而往，径上俯临石天，李阳冰般若台望望在其下，折登至桃石，观九日题石刻成矣。西上鸦浴池，一步险绝，池凹数寸，大旱不涸，灵山之脑，往往有之。再西登邻霄台，为斯山之巅，然望桃石更高，以桃石不可登，斯为巅矣。自此东下，抵许氏涛园，长松古榕覆盖奇石，宋元题刻自巅至此为最富，又东过天章台至道山亭，曾子固刻记已不可见，斯山所著名也。观蟠桃坞、冲天台、雀舌桥诸题。南折下至道山观啜茶，于金鱼池上题池上壁而去，饮于薛氏之榭，及门武进陈宋赋侍行，同游者闽何应举、林开琼、侯官林乔荫、闽龚景瀚、长乐梁上国、闽林其英、周世德，乾隆四十有五年岁次庚子冬十有一月二十有八日，大兴朱筠题记。楷书，径寸，镌金鱼池石壁。

第一山房篆书，径一尺三寸，镌鳞次台林材书。隶书，径三寸。按：林材，嘉庆间，鳞次台居人，人多误为明都御史林谨任。

坐卧游行书，径五寸，镌山南。道光元年建，己月结，夏日晓峰居士吴湛恩作行书，一寸。

道光纪元岁次辛巳重九，唐仲冕、陶山吴荣光、伯荣同登。楷书，径三寸，镌邻霄台。

德泉楷书，镌山上。道光甲申僧□□□。

彭 石篆书，径一尺，镌霹雳岩北。筠川为蒹秋题行书，四寸，道光十三年镌。详《古迹》。

灇 井篆书，径一尺，镌山南麓井上。筠川书行书，二寸，道光二十一年镌。详《古迹》。

道光壬寅秋朔，山志成，邑人郭柏苍同刘永松、黄宗彝、弟柏芑会觞于此，永松书石。篆书，径一尺四寸，镌金刚迹东。

世事浑如一局棋，我来况是白头时。千年丘壑聊伴客，自笑还题石上诗。光绪辛巳，蒹秋题《沁泉山馆》诗，书镌光禄吟台石侧。光绪七年，邑人郭柏苍隶书，径五寸，镌闽山光禄吟台石南。

沁 泉篆书，径五寸，镌闽山光禄吟台大潭下。光绪辛巳但寤轩老人得泉于此。隶书，二寸，光绪七年，邑人郭柏苍镌，详《古迹》，互见《志余》。

古丰井篆书，径七寸，镌闽山漾月池旁古方井上。

清 郎隶书，二寸，光绪七年，邑人郭柏苍镌，详《古迹》。

石 泉篆书，径六寸，镌闽山南眺雨楼下井上。

苍 作隶书，二寸，光绪七年邑人郭柏苍镌，详《古迹》。

隐 泉行书，径五寸，镌闽山西秋翠院古井上。辛巳苍书篆书，二寸，光绪七年，邑人郭柏苍镌。

泽香古井行书，径五寸，镌闽山光禄吟台南古井上。光绪年柏苍书篆书，二寸，光绪八年镌。

壬午蒹秋得法祥院石隶书，径二寸，镌法祥院发食台石上，石置闽山西南秋翠院隐泉旁。

闽山保福寺石盆隶书，径四寸，镌闽山西南光禄坊保福寺大饮盆上。光绪八年，青郎记于日夕佳楼隶书，二寸，邑人郭柏苍镌。

宋法祥院浙米盆篆书，径三寸，镌闽山后方井营日夕佳楼前，法祥院石盆上。土中得法祥院四石盆，光绪壬午郭蒹秋镌石。隶书，二寸，光绪八年，邑人郭柏苍镌。其一即宣和六年石盆，详《古迹》。

宋法祥院衲盆隶书，径三寸，镌闽山南眺雨楼前，法祥院石盆上。光绪癸未人日，梦鸯藤馆主人蒹秋书。行书，二寸，光绪九年邑人郭柏苍镌。

闽县叶大泳、陈懋侯、陈建侯、侯官刘大受于沁泉山馆煎茶坐月澈晓，时光绪癸未初秋壬辰。篆书，径七寸，镌闽山光禄吟台前，沁泉大潭侧。

癸未十一月丙戌夕，淡月疏星，与菴泉丈话别于闽山鹤磴荔阴中，可庄王仁堪题。行书，径六寸，镌光禄吟台前，大潭上。

绕闽山梅花十五树，光绪甲申人日，闽县郭媿宜，妹问琴、拾珠、问琴媳陈闺瑛，拾珠女陈闺瑜、闺琬、闺琛，犹女王珪如，侯官郭凤楣、妹凤楹，沁

园主人叶叔艳，冒冻历览，围炉谈诗于柳湄小榭，夜分而罢。拾珠识之。篆书，径八寸，镌闽山光禄吟台前大潭上。郭媵宜，长泰教谕，闽县陈为舟妻。郭问琴，龙溪训导，闽县叶大泳妻。郭拾珠，翰林院编修，四川学政，闽县陈懋侯妻。陈闰瑛，湖北武昌府，闽县陈建侯女。陈闰瑜、闰琬、闰琛、陈懋侯女。王珪如，举人王修文女。郭凤楣，侯官举人刘大受妻。凤楹，河北道侯官郭溶女。叶叔艳，翰林院侍读、广东学政、闽县叶大焯女。

白海南浮青嶂外，乌山西望碧云重。草书，径四寸，镌鸦浴池下。按：二句见杨贞《邻霄台》诗，以下皆国朝刻，年月无考。

贝子以三十六，身在乎□，千方重刻石，□□下山去，□□天地□□□□士□□□。楷书，径二寸，镌石天东。

德 泉萧震书，镌山南麓。震，侯官人，官御史。

胎 英萧震，楷书，镌石天南。

饮 岚隶书，径一尺五寸，镌清泠台西。

广陵禹之鼎行书，二寸。按：之鼎，字上吉，江都人，康熙中授鸿胪寺序班。

汲 云行书，径六寸，镌华严岩南。有介书。行书三寸。

吞 江行书，径六寸，镌华严岩南，亦许友书。

半 泉隶书，径一尺，镌清泠台西。

竹 垞，行书，径一寸。按：朱彝尊，字竹垞，秀水人。

二隐峰楷书，径五寸，镌山北麓。按：此系康熙间陈学孔书。

开封赵胜非奉使闽浙，癸巳季春二十九日登邻霄，由冲天回，憩于道山，会稽石安素同来。楷书，径四寸，镌道山亭右。

赵榜眼读书处隶书，径一尺二寸，镌山北麓。按：赵榜眼名晋，字柱国，闽县人，康熙癸未及第。

“节当系颈肘桁杨，昼夜微吟欲断肠。蒙难以身尝百苦，先生在岳作《百苦吟》。诸艰历试佐三纲。肯教河朔遭涂炭，愿共鸱夷入海洋。乌石山前增怅望，几回洒泪代椒浆。血染闽疆遍毒痛，孤臣失陷笑捐躯。悔将心腹轻输贼，为贼臣刘秉政所卖。恨泄机关反被俘。结义五人同毕命，幕客稽留山、林能任、王幼誉、沈天成等。系囚三载少完肤。可怜稿葬空陈迹，日夕山头听鹧鸪。白马陈师欲乞灵，相逢挥涕饮新亭。见危致命无旋踵，视死如归乐就刑。自信素丝曾未染，终令臣节有余馨。零丁大义谁知己，昨夜三山看落星。威名草木已先知，其奈残疆一木支。身后褒忠原有录，生前堕泪想遗碑。钟情不少勾留处，公抚浙时，题“勾留处”三字，于湖心亭。绝命今成男子奇。于岳坟头添石友，归求大道有余师。”戊子仲夏登道山亭，瞻礼少保忠贞范公遗像，浙

西后学顾永年拜稿。草书，镌范公祠后，碑嵌壁。

春日游道山联句：“春社年年此日新，董馥斋。高山仰止快同人。舒理臣。离奇景物岩前出，张子仁。浓淡烟霞树里陈。□□□。绿酒樽中浮紫气，碧仙阁上远红尘。韩西山。城南城北连江水，云去云来护翠茵。董馥斋。花满平原飞锦绣，莺呼垂柳动丝纶。□□□。下帷拥座论文静，拔茹穿松坐啸频。舒理臣。最是泛游饶胜□，并观偕乐足芳辰。张子仁。舞雩归咏和风暖，我辈何如点也真。”董馥斋，楷书，径寸许，镌冲天台后石壁，按：韩西山名书。

疑刻

霸石楷书，径五寸，镌石。

闽山篆书，径二尺，镌今玉尺山旁，篆书，四寸，署“雪楼程师孟书”。《榕阴新检》载“此为林南山伪刻”。详《志余》。

邻霄台楷书，径三尺，镌石。

金刚迹楷书，径三寸，镌邻霄台东。

鸦浴池楷书，径三寸，镌山上。

霹雳岩楷书，径一尺五寸，镌山半，相传宋程师孟书。

蟠桃坞楷书，径二尺，镌道山亭右。

天章台篆书，径二尺三寸，镌道山亭左。

望潮峰楷书，径一尺四寸，镌天香台南。

天香台楷书，径一尺五寸，镌望潮峰西。

降魔石楷书，径五寸。镌东峰岩。

舒啸岩隶书，径六寸。镌小洞天左。

避俗岩篆书，径一尺，镌小洞天右。野舟为东泉题行书，二寸。

第一山摹米芾行书，字径二尺，镌天王岭。米芾书行书，三寸。

蒙泉楷书，径□寸，镌山北麓。

沁冽泉隶书，径六寸，镌山北。用岩行书，寸余。

浣尘泉楷书，径五寸，镌福字坪右。

塘泉井楷书，径五寸，镌山西麓井上。

仙床隶书，径五寸，镌小洞天下。

环翠石隶书，径一尺，镌山北。

秩山书隶书，二寸。

圆天石楷书，径一尺，镌邻霄台后。

醉薰台行书，径一尺，镌山南麓。□□四十三年甲□。行书，三寸。

住提僧惠摄楷书，径五寸，镌华严岩左，李阳冰《般若台记》下，盖当时重修李篆时所勒，今拓《般若台记》者亦兼及之。周明辨辛酉重修篆书，径四

寸，想亦重修李篆时所勒。

丁亥仲冬子西□□梦锡同来。□书，径□□，镌山上。

祖居山下自唐迁，故老相传八百年。但使儿孙能守分，不令沧海变桑田。
楷书，径四寸，镌鳞次台侧。

“蓬壶分得片云奇，影出遥天海色移。绕麓烟霞扶□□，当空日月落鸦池。
。尘藏孤迳含幽邃，水抱诸峰入望微。我欲登临凭作赋，越王台古正凄其。

”西蜀内江王三锡。草书，径五寸，镌石天北。

“一别林泉十七秋，归来剩得雪盈头。眼中看尽升沉事，总备青藤日醉游。
。”癸卯中秋。行书，径四寸，镌二隐堂后。

“一勺清泉一撮山，疏□草树自回环。梦中时化□□鹤，飞入长松不肯还。
。”行书，径三寸，镌二隐堂后。

“卜宅山隈六世余，儒风世守旧门闾。开成三径蒔花木，待与儿孙好读书。
。”行书，径二寸，镌二隐堂后。

“迢递乌山景，巍峨自古今。登临一玩久，清趣满胸襟。”富峪李赞题。
楷书，径二寸半，镌石天北。

傲首今依孤嶂伴，野心已被白云留。楷书，径八寸，镌二隐堂后。

海阔天空楷书，径一丈二尺，镌邻霄台下。

禅关西景楷书，径一尺二寸，镌邻霄台后。

云雷万壑篆书，径一尺四寸，镌二隐堂后。

风月吟台行书，径二寸，镌二隐峰旁。

山水之间隶书，径四寸，镌二隐堂后。

心月孤圆行书，径五寸，镌清尘岩旁。

孤禅静室行书，径五寸，镌清尘岩旁。

第一奇峰楷书，径一尺二寸，镌山麓。

山水清音楷书，径一尺二寸，镌邻霄台后。

介景亭楷书，径一尺二寸，镌观音岩西。

一局台篆书，径二寸，镌天秀岩侧。

罗浮岭楷书，径八寸，镌山上。

上池泉楷书，径四寸，镌山麓。

虎符楷书，径九寸，镌霸石。

列岫楷书，径一尺，镌冲天台后。

石丈隶书，径八寸，镌榕树坪。

辋川楷书，径一尺，镌金鱼池石壁。

石麟行书，径八寸，镌桃石。叶圭书。行书，三寸。

豹 雾行书，径一尺四寸，镌二隐峰旁。
片 石楷书，径八寸，镌冲天台北。
玄 岩楷书，径四寸，镌蟠桃坞。
云 禅行书，径四寸，镌清尘岩旁。
苍 岩行书，径二尺，镌山麓。
豹 园楷书，径一尺五寸，镌山麓。
净 岩行书，径七寸，镌山麓。
染 月楷书，径一尺一寸，镌山麓。
云 岫楷书。径一尺，镌山上。
云 窝草书，径五寸，镌二隐峰旁。
岩 春楷书，径一尺六寸，镌山上。
真 境楷书，径一尺五寸，镌山北，余字蚀入土中。
《乌石山志》卷之六终 于麓古天开园画楼，开镌匠吴大擗

《乌石山志》卷之七

人 物

昔之志方輿者，必传人物，一丘虽小，詎独不然？是山为灵秀所钟，代出伟人，时栖侨客，若周见素之忠义，朱元晦之理学、吴朝宗之高隐，匪特争光日月，亦足生色林峦，后之人飞鞚来游，岂无如登岷首而吊叔子，过酒垆而思黄公者乎！志人物。

唐

周 朴 字太朴，一字见素，吴兴人。唐季避地居福州乌石山之神光寺，与寺僧灵观、侯官令薛逢友善，双峰寺法主李中丞瓚、大洑寺僧懒安亦与朴为禅悦之交。性喜吟诗，尤尚苦涩。黄巢入闽，求得朴，曰：“能从我乎？”朴曰：“我不臣天子，安能从贼？”巢怒，杀之，涌白膏尺余。郡人义其节，立祠乌石山邻露台侧，祀朴及神光寺僧灵观、侯官令薛逢，名曰“三贤祠”。宋绍兴初，张浚帅闽，疏于朝，赐庙号“刚显”。明万历年，闽县徐山人辑其诗一卷，为《周太朴集》。道光间，侯官郭柏苍增修重梓。朴诗多见诗话，兹不载。详卷四“刚显庙”条下。

薛 逢 字陶臣，会昌中进士，咸通中为侯官令，与吴兴处士周朴、神光寺僧灵观友善，逢与灵观，创亭乌石山向阳峰侧，人题其峰曰“薛老峰”。详卷二“薛老峰”条下。周朴《薛老峰》诗曰：“薛老峰头三个字，须知此与石

齐生。直教截断苍苔色，浮世人侪眼始明。”相传“向阳峰”三字乃苔纹自然成字，故朴诗云云。《闽书》云，逢有《元日田家》诗：“南村晴雪北村梅，树里茅帘晚尽开。蛮榼出门儿妇去，乌飞迎路女郎来。”想闽中诗也。后人立祠乌石山邻霄台侧，祀逢及周朴、灵观，名曰“三贤祠”。

宋

卓祐之 字长吉，闽县人，居闽山巷。景祐元年进士，历秀州判官，生而正直，自谓死当为神，及卒，里人即其宅祀之。建炎三年，建寇猖獗；端平中，邵武山寇发；重庆中，汀寇发，祐之皆示灵异歼贼。朝廷立庙，赐侯爵。乾隆二十四年，卓道异立碑闽山庙，称神为秀州推官，挈眷回闽，举家没于溪滩，乡人即其宅祀之。苍按：闽山庙左右塑滩神十像，没于溪滩之说出自卓氏子孙，自非讹传。详卷四“闽山庙”条下。

湛 俞 字仲谟，闽县人。宝元元年进士，知安邱县。治平中召以为屯田郎中，后为本路转运判官。年五十休致，居于闽之馆前乡，《三山志》：“馆前乡在城内，闽王时五诸侯馆所。”人因名其地为“旌隐坊”，寻复迁于城南宿猿洞，三召不起，刘康夫为撰《山居记》。参《三山志》、《八闽通志·隐逸传》。按：俞隐乌石山宿猿洞，与郡人陈襄登山题咏为乐，刘康夫为撰《山居记》。俞于洞之前后辟二十五景，著为《二十五咏》。罗源林迥《留题宿猿洞》诗所谓“荔枝影里安吟榻，菡萏香中系钓舟”即其地也。熙宁初，三召不起，郡守程师孟高其节，勒诗于洞曰：“永感无心恋搢绅，十年不起卧龙身。一朝黄纸除书下，八郡衣冠尽望尘。”师孟又与运使张徽、运判沈绅唱和，题于洞石。后俞卒，人辑其稿一卷，为《湛郎中集》。按：俞侄庸，字伯遇，皇祐五年进士，官惠州司理。俞孙存，字公中，元祐三年进士，官建州司理。《闽书·英旧志》：“湛俞，传孙存，建州司理。”《选举志》湛存，又误载俞子。《八闽通志》：“绍兴十二年，特奏名湛峒，存子。淳熙五年湛循，峒孙。”

朱 熹 字元晦，又字仲晦，生于延平之尤溪。其先婺源人也，父松，以政和中进士为尤溪尉而生熹，后乃家于建州，著藉焉。熹登绍兴十八年进士，官终华文阁待制，谥曰“文”，赠太师，追封徽国公。赵汝愚为郡守时，熹避伪学禁，入福州，尝与汝愚登乌石山，题石曰：“赵子直、朱仲晦淳熙癸卯仲冬同登。”鼓山、方山、凤丘诸处皆有题刻。遂讲学于山麓石室中。乾隆间进士廖炳，祖宅在东街厂巷北。相传为朱子讲堂，火到门辄灭。弟子以百计，郡人如黄榦、陈孔硕、陈枅、蒋康国、潘植、潘柄、刘砥、刘砺、林用中、余偶、林夔孙、林学蒙辈皆从之游。熹手书“石室清隐”四字镌池畔潭上，后人署其地为“先贤石室”。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十四日

，踪迹在闽日居多，事详《宋史》。据万历《府志·东越文苑》。

黄 榦 字直卿，一字勉斋，闽县人。榦宅在九仙山麓，至正间，即其宅建“勉斋书院”。父瑀以转运使改知漳州。瑀卒，详《闽书·英旧志》。榦从朱文公游，尝读书乌石山麓石室中。文公语人曰：“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遂妻以女。及编《礼书》，独以《丧》、《祭》二编属榦，手书与诀曰：“吾道之托在此矣。”榦仕至安庆知府，未几召至行在所奏事，除大理寺丞，不拜，归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士皆来，悉借邻寺处之，修《三礼》于乌石山之西麓，手书“修三礼处”四字。卒，谥文肃。明初，移于麓勉斋书院于乌麓祀之。所著有《系辞传解》一卷、《尚书说》十二卷、《续仪礼经传通解》二十九卷、《礼记集传集注》十四卷、《论语意原》一卷、《论语通释》十卷、《孝经本旨》一卷、《六经讲义》三十卷、《勉斋集》二十卷。

黄 朴 字诚父，侯官人。绍定二年进士第一人。《韦居听舆》载：“福州旧有讖云：‘狮儿走，狗儿吼，状元在门首。’人皆莫晓。至朴赐第之年元日，其家相对屋上瓦狮坠地，郡犬从而吠之。已而黄魁天下。朴居乌石山麓，即今第一山。”《八闽通志》：“朴历官馆阁，迁吏部郎，终广东漕。”

游 汶 字鲁望，德清人，咸淳中为福建提点刑狱，贾似道窃柄，遂罢官，籍闽结宅，居乌石山南。元世祖时，或以遗逸奏为福州总管，汶坚辞不起，自题其户，曰“遗民浮宅”，衣一布袍，书其背曰：“遗民破衲”，寒暑阴晴不脱。常登山汲泉刈草吟咏为乐。著有《遗民浮宅集》二卷。《闽书》：“汶为提点刑狱，有能声。贾似道当国，时事大非，汶与商论，忠诚恳恻流涕，遂罢官家居，泯迹草野。入元，参政蒲大年，以遗老奏召为福州总管，坚辞不就，书其布袍之背曰‘前宋遗民，大元百姓’，不问燕居叙会。”晴雨寒暑未尝脱解。”

元

吴 海 字朝宗，闽县人，自号鲁客。先世为元臣，明兴，海立志不仕，部使者尽荐其贤，召赴史局，海称疾笃辞归，隐乌石山麓，今“鳞次山房”即其地也。又尝颜所居曰“闻过斋”。学者因称为“闻过先生”。会太祖强起元潮州路总管王翰，海与翰为知交，闻命下，即白衣冠往永福山中吊之，至舍，翰已刃死，海遂抚其长孤孺，使知名焉。所著有《闻过斋文集》八卷，及《命本》、《书祸》等书。《八闽通志·隐逸传》：“吴海，字朝宗，闽县人。在元季，以学行著称，顾时方绎骚，遂无仕进意，一时名人如贡师泰、林泉生、蓝光、王翰，皆重其为人，深敬畏之。国初，部使者欲荐于朝，海力辞，家居采摭古今孝子顺孙、节妇烈女，及兄弟之相友、娣姒之相宜者，附以感应祸福各为一卷，以贻闾巷小人妇女童稚，使诵而习之，名曰《命本录》。又

著书论杨、墨、佛、老为六经之贼，管、商、申、韩为治道之贼，遗事外传为史氏之贼，芜词蔓说为文章之贼。欲上之人悉取其书而禁绝之，使天下晓然知正道之当趋，名曰《书祸》。平居喜闻过，因匾其接宾客之所曰‘闻过斋’。尝慕邹鲁土风之厚，欲徙居之，而不克，因以“鲁客”自号。为文严整雅奥，悉归诸理，有《闻过斋集》行于世。”

明

陈元珂 字仲声，闽清人，嘉靖乙未进士，以户部郎谪判德庆州，迁南雄府同知，视郡篆，擒妖贼陈永富、杨天庆等，擢金华知府。政尚严明，重风教，一郡称治，升宁绍兵备道，建狼牙营，筑余姚城，佐督府胡宗宪讨倭贼于海上，余党攻舟山，督府檄元珂监军，大破之，晋湖广参政，寻罢。元珂少壮居闽山下，退居时于乌石山别墅筑一笑亭，盖取刘随州“见山始一笑”语也。家居时，适福州三卫卒变，元珂偕侍郎怀安马森出谕之，卫卒随定。元珂因自少至老居闽山乌石山，因自号其集为《双山集》，著有《三山诗选》，及《居婺文录》四卷。据《分省人物考》、《金华府志》，陈元珂所撰《闽山庙碑记》。按：晋安风雅，元珂著《有陈参藩集》六卷。

马 森 字孔养，初姓裴，后复姓马，森乡榜载裴森，其祖父墓在康山。《神道碑》亦载初姓裴。怀安人，嘉靖乙未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官至刑部右侍郎，左迁大理卿，屡驳疑狱，与刑部尚书郑晓都、御史周延称为“三平”。病归，起南京工部右侍郎。隆庆初，为北京户部尚书，以母老乞终养，赐驰驿归，筑别业于钟山，名曰“钟丘园”。藏书数万卷，讲明理学，以程朱为宗，屡召不起。值卫卒倡乱，森谕定之。年七十五卒，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恭敏。先时正德间，都御史林廷玉以平卫卒功，乡人立祠于麓祀之，森卒，乡人亦于山立祠祀焉。所著有《书经敷言》八卷、《周易说义》十二卷、《春秋伸义辩疑》二十九卷、《经笔》二卷、《学庸口义》、《五经质疑》、《地理正宗》及文集奏议若干卷。子熒、欵，居钟丘园。熒字用昭，官南京左府经历，善古文辞，与袁表、张炜结诗社于乌石山。欵字季声，王世懋为督学时所取第一人，万历中乡贡，任潮州判官，博览群书，爱人下士，长声诗，精八分，著有《漱六斋集》、《广陵游草》。按《明诗综》：恭敏著有《钟阳集》。《晋安风雅》：恭敏著有《马恭敏公集》。

王应钟 字懋复，侯官人，褒来孙、肇元孙。苍按：闽中书皆作“褒”，他书多作“褒”。应钟父勤庵，墓在北门溪头山，牌载。“男应镜、应钟”。嘉靖辛丑进士，授庶吉士，改御史，巡盐长芦，疏论太监马广贪虐，为时所重。严嵩柄国，锦衣诬杀农民，钟白其冤。及河套事起，应钟以前与议，逮诏狱，锦衣衔之，杖几毙。后督学河南，宗室有凌辱诸生者，必绳以法。转山

东参政，竟为嵩所中，罢归，筑道山精舍于山南麓，讲明正学。按察使邹善、提学副使宋仪望为建道山书院，使学者师事之。应钟居官以严见惮，乡党则谦恭乐易，引掖后进若不及。卒年九十。著有《春秋释例》四卷、《缶音集》六卷、《三幻集》行世。

魏文焮 字德章，号南台，侯官人，福清籍。嘉靖甲辰进士。初为兵部郎，历官广西按察使。先时任蜀龙州，土官为变，提兵擒之。《明诗综》作“侯官人，历官四川参政，备兵松潘。”所至俱有政声。以母老乞终养归。杜门屏迹，耑意著述、读书于乌石山之鳞次台。后移居先贤石室，因述朱文公石室清隐志，著《石室私钞》行世。卒年八十有奇。

王应时 字懋行，侯官人，褒来孙、肇元孙。《晋安风雅》作侯官人。嘉靖庚戌进士，历兵部员外郎，江西佥事参政、云南按察使。晚年退居乌石山西南麓之中使园，名曰“西园”，营池馆，与族人应山、应种，郡人曹学佺、徐，为文酒之会。墓在高盖山。

陈 洙 字伯训，长乐人。父锭，字用赏，任教谕，征补南安同知，平居谨礼，莅民迪士，诚恳蔼然。洙登嘉靖辛酉乡榜，壬戌成进士，以部郎出守襄阳，有惠政，寻督学滇中，遴选公明，赈恤寒士，改掇臬篆。时滇抚某以滇民多乱犯，刑以重典，坐死五百人。洙察其冤，以官力争，乃得释。与时不合，罢归，得乌石山南灵鹫庵地筑室居焉。旋起，仕至光禄卿。洙廉静寡欲，久宦而贫，家食常不给，性尤孝友，乡党重之。

薛梦雷 字汝奋，福清人，隆庆辛未进士，知江山县。明兴，江山有三贤令，梦雷其一也。擢御史，视盔甲厂，奏劾巨珰冒破状，为政府所忌，出为广东佥事。《闽书》：“失江陵相意，出为广东佥事。”历官云南按察使、左布政。时武定守某，失诸酋心，酋长蛮阿克为乱，守逃入省城，委其印于藩司。克追至求予印梦雷，不许，镇臣与中丞陈用宾卒予之以纾祸。事闻，用宾坐逮，以梦雷巡抚其地，无何言者以予印事连及梦雷，比勘得白，寻卒。天启中遣官谕祭，赠工部侍郎。梦雷性耿介，具经世才，尝从薛港移居乌石山之西园，即永福王宪长宅，筑别墅以养志，所著有《彩云编》二卷。

屠 隆 字纬真，一字长乡，鄞县人。万历丁丑进士，除颖上知县，调青浦，延接吴越名士，青簾白舫，纵浪泖浦间，以仙令自许。后升礼部主事，历郎中，益放情诗酒。中白简罢官，纵览关塞，寻由吴越入闽馆，于乌石山南麓之半岭园与诸名士为诗文之会，著有《由拳鸿苞》、《白榆采真南游》诸集。

卢一诚 字诚之，福清人。万历己卯乡榜，癸未成进士，授行人。居官重风节，闭户诵读，不趋要津。十年晋南京户部郎中，寻出知潮州。潮故饶郡，一诚毫不苟且，以私浼者，辄叱之。晚年归隐，结屋乌石山麓，读书于先贤

石室，手著《四书讲述》十二卷。学者宗之。子柏审，万历壬子举人，传详《闽书》。

屠本峻 字田叔，鄞人，以任子为郎，出贰福建鹺司。先是施海之引，大府以时给发，率贵势家请之，转而售之商人，每数锶易一纸。商人病之，会有东夷警，金中丞学曾属本峻开引佐军兴，本峻亟下令，商以次受引，引输三锶，不旬日而输毕，赢可万金。万历二十六年，与郡人徐燧于乌石山创祠，祀吾闽自唐迄万历间，词人之有声者凡六十余人，勒碑各载姓氏，名曰“高贤祠”。立社水口关，教弟子之习诗体者，咸捐俸入为之。居三年，擢守辰州。据《闽书》增。

董应举 字崇相，一字见龙，闽县龙塘乡人，今称亭头。万历戊戌进士，除广州教授，迁南京国子博士，历考功郎中，予告归，起南京大理丞。万历末，辽东抚顺已失，应举条上方略，帝置不省。天启改元，再迁太常少卿。二年春，广宁告警，京师悚惧，朝士有托故移家者，应举请斩之，且陈急务数事。寻以工部右侍郎兼户部侍郎并理盐政，疏请厘正盐规，为魏阉所中，落职归，“壶江帮始于嘉靖四十三年，李邦宁作俑，其后六帮因以起，非商故也，非故而毒民，且不益国，不革何待。”此数语见《崇相集》“议革壶江等帮”条下。于连江馆头辟百洞山，筑室其中，即今青芝寺也。又于乌石山之阴太虚庵旧址建太虚亭，授徒讲学，公记瑯变云：“万历四十二年，太监高宥，毒虐民变，时予在乌石山太虚庵读书。”是公建太虚亭在万历中叶。郡贤士多出其门。崇祯初，复官。应举好学善文，居官慷慨任事，在乡里好兴利捍患。《闽诗传初集》云：“崇相所历之任，执法廉平，考礼正乐，兴废举坠，而北屯南插钱盐，无不飭弊更新，尽关国计，因立纲取铸，势不并全，乞罢归里，家居海上，贫素自甘，正理学，而疏海禁、策倭患为闽望所依。操履端洁，始终无瑕，而学问经济，自明兴三百余年鲜其比者。卒，郡人于郡学射圃祠祀之，入祀乡贤，著有《崇相诗文集》十八卷行世。按：公曾居武夷八曲之涵翠洞，与生徒讲学，老而不倦，邑人为建祠于四曲御茶园通仙井左，今祠废为茶屋。

陈一元 字泰始，侯官人，万历辛丑进士，知四会县，擢御史，巡按江右，以忤时宰移疾去。天启初，起应天府丞，御史余文缙劾叶向高及一元，遂落职归。崇祯初，复官，不出，于乌石山南营漱石山房习静终其身。衣锦坊所称陈大花宅即泰始屋，墓在北门外铜盘山。一元好施僧，尝与曹学佺、徐倡修神光寺之絳月兰若，至今木主犹在神光功德院。后移瓣香堂。著有《漱石山房集》。

孙昌裔 字子长，侯官人。父承谟，字显卿，万历癸未进士，藉怀安县万历八年，省怀安入侯官，癸未乃万历十一年，仍称怀安县者，士子入学在前

，榜文仍其旧县。知崇德县，卒，邑人祠祀之。昌裔登万历庚戌进士，掌吴兴教授，擢户部郎中，出守杭州，拜水利使者，寻改浙江提学副使，得人为盛，有求不获者从中中之，昌裔即治装归。昌裔初于乌石山天台桥侧结石梁书屋，题石曰：“大明孙子长读书处。”后又得闽山光禄吟台地，子学稼、学圃读书其中。学稼，字君实，幼能诗，垂髫补县诸生。谢青让撰《学稼传》云：“偕弟学圃读书乌石山中。”时明已阽危，闽中尚安堵，孙氏故衣冠家，居宅别墅，林泉清美，过从濡染皆名彦，故学稼虽少承世禄，刻厉过寒素。唐王入闽越，开储贤馆以待士，宦族强半登进，学稼从父昌祖、举天启甲子举人，以闾策刺太监魏忠贤，罚停会试三产，与艾南英、谢于道、程科会三人，诏颁名天下，以禁闾中之讥讪朝政者。后昌祖崇祯庚辰成进士，任嘉兴推官，以仁明称。当时磨勘媚阉至此，无怪其有监生陆万龄之请也。昌全，皆居清要，父执多九列，学稼独漠然自守。唐王败，先几避迹长乐之三溪，及鲁王下福州，傍近郡县或劝之仕，不应。顺治五年乱定，返故山，田园尽失，乃出游吴、楚、齐、鲁、燕、赵、秦、晋，耽杭州西湖之胜，自号“圣湖渔者”，历三十年，每间岁归一省母而已。逆藩耿精忠之未叛也，学稼适归里，知有变，托其家于友，复跳出。及难作，知名士多迫污伪命，众始服其远识。学稼行方而气和，自处在谢翱、杨维桢之间，既消落自废，则举天下山川徼塞、井宿祠墓，旧闻之忠佞，人事之得失，四方耆旧之显晦生死、慷慨激楚，一发之于诗，怆然有麦秀、黍离之遗音，当明之亡，逸民遗老，往往抱三闾之哀怨，禽啾虫咽于空山穷巷之中，风雨江湖之上。论世者悲其志而不能废其辞，故乾隆中，编四库书，以张仁熙、徐振芳、韩纯玉诸人之作并摭而录之。在闽越，若福清林茂之，侯官许友、莆田余怀，建宁丁之贤、朱国汉，闽县徐延寿，长乐谢杲，与学稼，皆其伦也，不幸遗文零落，存者什一，故罕得进于石渠兰台之府焉。学稼晚焚其少作，断自顺治丁酉始为《兰雪轩集》三十卷，同里黄晋良、高兆序之，然世无知者。康熙二十年重九，歿于怀庆僧舍，子起宗走数千里，奉丧及遗书归。久之，集为其裔稚女误毁。嘉庆六年，县进士陈种濂得其稿于京师，皆顾炎武、纪映钟、陈日浴等论定者，进士从父庚焕复得其所缺逸诗数十篇，乃合录以传于世。又有《十六国年表并论》四卷备遗，《日录群言汇钞》君实，康熙六年自叙《群言汇钞》云：“为类四十有八，凡十余万言。”

苍按：是书皆就子史中每事各摘数字，体例如子史精华，而又未注，今既有精华，此编为长物矣。四卷并亡。起宗，字蔚若，诗亦伟丽。《孙学稼传》乃据《东越文苑后传》增。光绪辛巳，苍校刻唐常观察《制诏集》、明崇安《三蓝集》、侯官《傅木虚集》，借书于杨雪沧观察，雪沧出陈太史寿祺所藏顾亭林《评点兰雪轩》钞本诗，雪沧又续得君实所撰《闽会小纪》百韵，嘱为刊布

。苍按：《闽会小纪》诗乃孙蔚若为其父笺注，引用淹博，雪沧题曰：“此本乃高明经云遨游乌石山，得于字纸簏中，将付一炬，亟夺归相示，霉烂已极，陈毅友茂才又为重钞。”

韩 锡 一名廷锡，字晋之，侯官人，万历末诸生，家贫，菽水不给，而临财不苟得；膏火不具，而开卷必衣冠。治经研究，终始条理通贯而后置之。性至孝，执亲之丧，苦块粥，三年未尝见齿。善古篆、隶书，终身不作行草。李员外作梅所藏《榕庵图》，乃晋之死后，林孟采以晋之诗卷，嘱林正则作水墨画并图韩像于后，其像白暂而微胡，精神耿耿，有陈磬生题跋曰：“韩晋之与林孟采为至交，韩纯懿，林□□皆学为圣贤者也，晋之不禄，天下叹之，岂徒吾辈抱疼哉。孟采收其小篆，所与往还诗篇并楚词，一纸成卷。林正则端图其读书榕庵以足之，孟采又继以晋之小像，缱眷悲恋，无有穷已，死后交情，于斯可见，予得交晋之最早，其能嘿嘿乎，为作像赞，赞曰：”吾行天下，至孝笃学独有韩生，生今往矣，而吾且老，使天下之士有如生者，安从见之，使天下之士无如生者，吾道衰矣。呜呼，崇祯丙子大呆陈衍。”筑室乌石山北三榕树中，名曰“榕庵”。诸书皆作二榕树，林孟采《望榕庵》诗：“半世儒冠头已白，三株榕树叶犹青。”与邑诸生林蕙读书其间二十年，足迹不入城市。董侍郎应举在太虚亭读书时，时与往来，应举出山，锡犹以书札笃责行艺。尝与闽县李时成、邓景卿、邓寿朋、侯官齐庄辈结社邻霄，皆一时名宿，陈兆藩、林蕙其殿也、钟惺入闽，独慕锡与齐庄。锡手自编其集曰《榕庵集》，余旬为之传。崇祯末卒，林孟采，顺治己亥《哭晋之子覲侯》诗云：“六岁丧所天。”又云：“而翁吾师友，诀别卅余年。”是晋之之卒当在崇祯中，惜苍所藏《榕庵集》久遗，无所稽考。子覲侯，字中子，能诗，早卒。林孟采《哭韩覲侯》诗：“豪气薄云霄，风雅何翩翩。公卿视卮酒，肝胆如珠悬。坛坵树中原，一叱旄头拳。雄才忌露颖，促赋玉楼笺。”其人品可知。按：晋之卒，孟采作诗忆之，诗曰：“耿介矢平生，皜洁若处子。结庵乌石隈，百丈榕阴里。读书鄙章句，经史领粤旨。述作陶谢风，元音追正给。游心及篆文，妙得六书理。笑口虽日开，严峻流能砥。羞顾锄下金，厌曳侯门履。当涂求识面，掉头掩双耳。白眼傲风尘，闭户乾坤迹。钟公江汉来，相士独与尔。空博身后名，磊落青衫死。予也奉教深，并载连床几。知音既邈然，挥铉难下指。回首畴昔欢，拔剑中霄起。”语语皆实录。

许 豸 字玉史，《明诗综》作“字玉斧”。侯官人，崇祯辛未进士，历户部郎，榷许墅关，筑塘卫水，民德之。后擢宁绍道，歼海寇陈奇老等。转浙江按察僉事，以参议改督本省学政，时有权珰镇浙，士有迎珰者，豸立捽之。著有《春及堂诗》及《仓储汇核肤筹》诸集。乌石山南石林为豸别业，豸子宰

、宾孙遇，曾孙鼎，均，玄孙良臣、苾臣，读书其中，宰邑诸生后改名友，字瓿香，师事会稽倪元璐，善书画。秀水朱彝尊称其诗不蹈袭前人，如俊鹳生驹，未可施以鞴，著有《许有介集》。按：《许有介集》刊本初署许宰名字，诸书所称著有《米友堂集》，苍未之见。林正青《瓣香堂诗话》云：“瓿香以贵公子负重名，虞山钱牧斋最赏之，收入《吾炙集》，然予未见是集也。乾隆丙寅秋，在广陵梅花书屋纂修《盐法志》，得与吴门何子未同事。篋中有抄本，因借观。虞山赠诗云：“世乱才难尽，吾衰论自公。”又云：“数篇重咀嚼，不愧老夫知。”其奖借者至矣。子未又云：“此集未曾刻，殊可贵重，内收录共二十六人，人各数首，独有介采百余篇焉。”宾岁贡生，官御史。友子遇，字不弃，一字真意，顺治间，岁贡生，受诗于王士正，尤工绝句，知陈留县，调长洲。许墅石塘为遇祖豸所筑，遇醵金修至和塘，开马踏荒地，夹马筑栏马冈，以济行旅，年七十，以劳卒于官，著有《紫藤花庵诗钞》。皆七言绝句。遇子鼎、均，皆能诗，鼎字伯调，又字梅崖，雍正癸卯举人，上虞遂昌知县。有《梅崖集》、《少少集》、《刺桐城纪游》，又与长乐陈学良遇外甥，著有《刺桐城纪游诗》。合著《石林倡和》。鼎长子良臣，字思夔，雍正癸卯与鼎同乡举，知增城，民为立去思碑，升崖州知州。次子苾臣，字思进，康熙庚子举人，上虞知县。均字叔调，一字雪村，康熙戊戌进士，以庶吉士改吏部考功司，冰心铁面，人不敢干以私，前官余甸亦慷慨任事，人有“闽中二考功”之称，擢礼部郎中，以荐，出清查江南亏空钱粮，均分查扬州，不苛不纵，方以上绩奏。俄卒于署，扬州守陈公宏谋为殡焉，复捐俸归其丧。子王臣，字陶瓶，以孝友称，乾隆五十七年，以七世同居，奏赐“海国醇风”额旌其闾。王臣子作屏，字画山，乾隆癸丑进士，曲阜、广宁知县。均在官严正有重望，与人交，久要不忘，著有《雪村集》。国朝《全闽诗录》、《东越文苑后传》皆称其著有《玉琴书屋诗钞》。

国朝

林 蕙 字孟采，一字直哉，侯官诸生，《闽诗传》：“侯官庠生”，他书作布衣，误。早岁与邑诸生韩锡交厚，同读书于乌石山阴之榕庵，锡笃行君子，与蕙终始无间言，锡与郡人李时同等结社邻霄，蕙年少，特与焉，林先春兵部称其诗温厚和平，有陶韦之致。蕙终身佩服锡之人品学问，盖师事锡，而锡不敢以弟子礼之。锡没后四十余年，蕙自订其集曰《让竹亭》，乃取菖蒲拜竹之意。孟采怀晋之诗云：“执志虽云友，传经实我师。”崇祯末，锡卒，顺治中，锡子覲侯亦夭，榕庵地属他姓，蕙遂宅黄巷，其地与黄楼隔街，南北相向，中为让竹亭廊介亭，半阁、玉磬斋，与张利民、齐庄、王子彪、陈兆藩、高兆辈岁时往来，唱和为乐。又素喜静，释子过从者二十余，独与城北二十里

石林僧青林、即如鉴，蕙赠青林诗有“吾师八十三，庞眉雪满颠。坐抚十丈松，手植不记年。净土课实收，永彻三昧禅。”之句，俗侯官芋源人，塔在舍利壑。莆阳南山僧二胜、蕙诗《二胜和尚遍游名山小憩云门赠诗》云：“高风千载峻，大道是谁肩。”俗吴门人。福清灵石僧曹源曹源俗福清人，重兴灵石，蕙赠诗云：“广长舌里老婆心，竖义谈宗彻古今。九叠峰前留雪霁，不教钟磬藓纹侵。”为禅悦之交，尝自题“半僧图小影”。康熙戊午，年七十六卒。蕙风骨姍姍，修眉玉貌，交友亲挚，一往情深，莺花烟雨，非在至交，别馆即在野寺衲床，其于世事盖漠如也。尝于初度题诗曰：“闭户不知逢世术，出门强半过僧家。开襟桐下收寒影，种石阶前度落花。”其闲逸如此。韩锡卒后，榕庵凡五易主，至蕙子宾嘉、字松心。皦字竹筠。复得而修葺之。查慎行、朱彝尊、毛际可及四方名宿结轼入闽者多主焉，皦因缉众作为《榕庵唱和编》，亦自名其集为《榕庵集》。皦子奇英、文英，皆读书榕庵。奇英字玉山，诗见《榕庵唱和编》。文英字碧山，拔贡生，康熙丁卯，以五经钦赐顺天举人，五经中式例自文英始。戊辰成进士，选庶吉士，累迁礼部郎，出守保定，以艰归。服阙，补琼州，俗多媼婢，及停柩不葬者，文英重惩之，风遂革。海南士子艰于应试，岁当宾兴，辄捐金买舟济之。后卒于琼，琼人祀之名宦。文英生平崇尚正学，有孝行，丁内外艰，苦块丧次，三年茹素，动止一禀家礼。在部郎时，乡人客京师，贫不能葬，死不能殓，皆倾囊助之，竭力归其丧。著有《碧山杂录》、《所重录》。文英孙守鹿，乾隆壬申进士。

何 傅 字东山，福清人，精技勇，初受知福建部院某，时海氛未靖，大师出洋被围，傅驾赶罟船救护，斩获无算，部院上其功，授汉东副将，擢大同总兵。会山东巨憨刘天成倡乱杀登州镇臣，与吴三桂遥为声势，全齐震动。傅陛见，调补登州镇总兵，上密谕以急则激变叵测，缓则养祸益深。傅恪遵谕旨，不动声色，整顿营伍，佯为无意用兵者，贼稍懈，不为备。一夕漏三下，傅遣亲丁十余人缒城出，抵贼麾下，擒天成，斩之，余党悉平，献馘于朝，擢山东提督，调四川，疏请武职丁忧，朝论韪之，武职丁忧自傅始。致仕归，以闽山光禄吟台为别墅，后卒于家，赐祭葬，闽山之地，扃钥废坏。郭雍诗：“飞将老投戈，芳园拥绮罗。葳蕤银锁合，叠遍雪儿歌。客散高门暮，花愁野鸟过。萧条空大树，烟雨蔓藤萝。叹息曾经地，依稀薜荔门。荒榛埋虎豹，残榭走鸡豚。倚槛层云幻，吟诗野日昏。孤情谁可问，空倒绿荷尊。”盖叹其地之盛衰也。后何总兵勉继傅入居闽山。

林 逊 字敏子，一字立轩，侯官人，康熙间，知达州，有惠政，晚归于乌石山之西园构荔水庄。按：逊卒于康熙四十一年。二子侗、佶读书其中。侗，字同人，博涉经史，弱冠食饩于庠，随逊宦三秦，纵观三辅，历游边徼，走

庄浪凉州间，金石碑刻考订无遗，沿牒署尤溪教谕。以二亲垂老，绝意功名，居荔水庄，老屋荒池，以著述自娱，所著有《来斋选·古井野识涂·昭陵石迹考》一卷、《来斋金石考》三卷、《李忠定公年谱》、《久中楼集》、《荔水庄诗草》，卒年八十九，子在华，字渭云，工诗律，分修省志，多所考订。著有《隋农遗稿》。佶，字吉人，受业于长洲汪琬，以拔贡入成均，受诗于新城王士正，时华亭王鸿绪总裁明史，延佶与鄞县万斯同商订。康熙己卯举于乡，以楷法精工，康熙三十八年。特旨入直武英殿抄写御集五十一年，钦赐进士，佶名在第一，官内阁中书，分纂《诗经》及《子史精华》。家多藏书，徐尚书刻《通志堂经解》、朱检讨选《明诗综》，皆就传钞。著有《朴学斋诗》十卷、《朴学斋文》一卷，潘耒为之序，《朴学斋小记》一卷，其所著《焦山古鼎》、《甘泉宫瓦》诗各一卷，刻入《昭代丛书》。子正青，字洙云，侯官贡生，亦读书荔水庄，后考职州，判刑部山西司，出理小海场盐务，与许考功均、谢阁学道承、陈府尹治滋友善。古梅、德泉皆吉人外甥，洙云《瓣香堂诗话》：“康熙辛丑，自都将南回，谢子古梅到寓饯送，余曰：‘丈夫非无泪，不洒别离筵。’古梅遂以诗四首书箴送行。今检《古梅集》，只存首章，曰：‘君有两亲在帝畿，望云我亦梦慈闱。与君同是未归客，君即言归不当归。’情文俱挚。又记其次篇曰：‘安得中山千日酒，醒来恰好话相思。’启行日，古梅来送，自辰至午，不发一言。及余车行，归余寓，阖门大恸，至晚始归。”又云：“雪村居士，余石交也。己酉春，在祠部，以余名应举，嗣清查于江南，荐墨未干，玉楼赋召。余过扬州，有‘望云我觉仙霞近，遗爱人思吏者贤。’思亲怀友不胜感慨之矣。”著有《榕海旧闻》、《瓣香堂诗话》、《盐法志》。曾在广陵梅花书院纂修《盐法志》。在衡、在峨字涪云、《府志》称其“博雅好古文词，精书翰，弱冠与纂修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例叙知县。乾隆初元，再游京师，大学士赵国麟目为国士，将特荐之，未上，国麟罢，遂归寓胥江之板桥，有小楼曰‘环翠’，日与编修邵泰、布衣李果文酒过从，或写意作竹、石、花卉，尺楮寸缣，人争宝之。著有《砚史》、《陶舫集》。按：林洙云题《砚史》，涪云三弟少好弄笔砚，临摹行楷数十行，兴酣复作山水花鸟之状，又时运刀如棉，宛然铁画。予戏之曰：“子不力田矜泼墨，几见策勋钟鼎勒。祇愁能事来相迫，费尽平生稽古力。”今观此册，始信余言不谬。玉衡。按：义井马园山乃明太监养马之地，吉人父子墓在道旁，上下七世族葬于此，即所谓北阡草庐也。吉人有《北阡》、《草庐》二记。又山后有藤涧，幽僻清奇，吉人有《藤涧泉石记》。

陈学孔 字集斯，一字紫山，康熙庚午举人，官监察御史，世居乌石山之舍人楼下。宦归，于屋后依山筑二隐堂，镌“二隐峰”三字于石。素善病，闭

户罕出，日以茶炉药臼为事，与林豫吉、平远社辈往来。国初，名宿入闽者，如查慎行、朱彝尊辈皆与结纳。志称其“才干裕如，丰裁丕著，逍遥林泉，年七十余卒。”志载字集师，误。按：林松址集有《人日陈集斯山楼观梅》诗：“花裹山楼对眼亲，欹危行步转怜春。老多酒债空酬日，病少生涯早谢人。仰石亚枝经雪压，背泉古干入年新。漫将急管催吾醉，倚仗虚檐爱数巡。”

张远字超然，侯官人，父泰元，邑布衣，远生三阅月而孤，生于顺治戊子年闰四月。母洪塘陈氏，授章句。泰元所居乌石山即韩晋之先生之榕庵也。远筑榕亭，读书其中，按：超然于流寓怀古堂后成亭，亦名“榕亭”。序曰：“吾家榕庵，在乌石山之麓，有亭曰‘榕亭’，榕阴覆之。怀古堂后新亭成，而吾读书其中，名之曰‘榕亭’，思故园也。‘天涯故国一浮萍，莽莽乾坤两草亭。吾道岂真长避地，青山偏喜客居停。晴霄风雨松当面，午夜龙蛇月在庭。寄语榕庵休见笑，一般苍翠覆疏棂。”年二十余，以海氛未靖，逆藩变乱，御史周世科、张秉孝等率以箕敛科派为虐，户有逋亡则瓜蔓及亲党。远母促远作亡命计，走吴楚百粤，入赘于钱塘何氏。间至西江，题诗滕王阁。诗曰：“高阁东南此大观，西山对面卧龙蟠。岂无词赋惊阎帅，已把文章让子安。人世百年风浩浩，长天终古水漫漫。南州高士今谁是，有客斜阳独倚栏。”公三上滕王阁，皆有诗。侍郎曹溶持节过而叹赏，招入芙蓉幕，所至为延誉，诗名遂振。王士正、宋荦深器之，时与朱彝尊、查慎行、屈大均、魏禧、潘耒唱和。耿变平，返里，已越七年，母适歿。公五古有人生一篇，述之甚详。既慕琴川虞山之胜，乃卜宅焉。康熙己卯科，年五十二，以上舍生领乡试第一。八月二十七日揭晓，远宿洪塘妙峰寺，晓起题诗曰：“寺古僧逾老，寒涛自撞春。人皆蜗角竞，吾在最高峰。屋后松杉绕，门前涧壑重。下方精舍近，忽送一声钟。”果发解，晚得云南禄丰知县，卒于官。远尝言：“闽自林子羽以平澹之诗鸣，宋严沧浪、明高廷礼又先后倡为盛中晚之说，习以成风。至徐氏晋安风雅出，而闽诗衰矣。后之作者，袭其肤浅浮泛之词，如出一律，自束其性情，以步趋唐人之余飨，其不振也宜哉。”远诗顿挫淋漓，不染闽派，有《无闷堂诗集》四十卷，文集一卷。沈归愚云：“超然久困举场，发解时，其年老，以老名士终，贤于方干身后成名矣。诗格大段疏朗，异于局束如辕下驹者。”

谢道承字又绍，一字古梅，又曰种芋山人，闽县人。幼孤力学，康熙庚子科，以上舍生举乡试第一，辛丑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母林氏，州守逊女，侗、佶姐也。雍正四年，道承以母老乞假侍养，郑昌英云：“古梅自翰林移疾归里，温清之余，肆力于古名帖、金石，研磨不倦，工书法。”筑“一枝山房”于乌石山神光寺侧，梅花数十株，率子弟读书其中。购屋于官贤坊

，为其母筑堂，曰“三知”。于屋后穿池，手种二梅于池上，题曰“二梅亭”，制循陔图以奉母。与林正青、林在莪、许均、陈治滋、陈治溥、黄任往来唱和，家居十三年，母年八十四卒。陈翰林懋侯家藏谢学士《循陔图》，太夫人面如重枣，学士侍侧，林洙云题云：“公寓梁家园，报至，哭不止，曰：‘母在，可以许人乎？’亟劝，乃试。”大廷吴剑虹云：“学士身长，左颊有三毫。”服阙召见，授中允，晋侍读，转国子监祭酒，即移居监院，与生徒昕夕讲习，崇正学，斥浮器，太学风气为之一变。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仍领祭酒。乾隆六年七月，以劳卒于官。道承善隶书，所作大字肖黄山谷，古文词轶出流辈。性耿介，不鹜声誉，时漳浦蔡世远、长洲徐葆元以文学有盛名，先后造谒，皆不报。家居时，大学士赵国麟为福建巡抚，延修《通志》。国麟入相，累荐其贤，是以再官翰林，即被峻擢。道承未尝执门下士礼，国麟益重之。著有《汉魏碑刻纪存》，郡人冯缙梓以行世，有《二梅亭集》、《小兰陔集》。弟道亮，字又秉，雍正己酉举人。子璈，字征云，乾隆戊辰进士，官户部主事；璟，字征宋，乾隆戊午举人，皆有父风。

林枝春 字继仁，号青圃，闽县濂浦入，明季迁省城。高祖香粟公，始居乌石山北麓，名为磴园；祖湛，顺治丁酉副贡生，耿逆之乱，开幕延才士，湛以疾辞，著《水晶宫赋》以刺耿，康熙丁卯举于乡。枝春皙面方颐，十岁丧父，性孝友，母命依舅氏郑宫谕开极，受其教养，几及十年，登雍正癸卯科考，授中书，选直军机处。乾隆丁巳成进士，以第二人及第，授编修，再与顺天乡试分校官。乞假归。复得磴园祖居，修为支祠，营就轩、东轩，与诸壻子侄载酒题咏。枝春督学河南偃师、商城、武陟及各州县，凡有三教堂者，五百九十余处，皆以孔子与道释杂祀，枝春奏禁，旨允行。后督学江西，悬楹帖曰：“不看文章双眼瞎，若贪名利两儿亡。”朱竹君称其与诸生为条画指授，出之以诚；而士化之。官至通政司副使，年五十余移疾归，掌教鳌峰书院，于鉴亭方池南建振衣亭，告谕生童，作迹言四则，曰“认真”，曰“崇实”，曰“心得”，曰“安分”，语皆精切。居乡不与当轴晋接。义开沙合河，当轴从之，其《禁巫鬼议》、《论三山风气书》、《议速葬书》，皆有关于人心风俗。年六十四，卒于家，生于康熙己卯，卒于乾隆壬午。入祀鳌峰书院名师祠。子仪凤，乾隆癸酉举人，令浙江；一彪，乾隆丙子举人，繁昌令，刻其所著《青圃文钞》四卷、《青圃诗钞》四卷。

何 勉 字尚敏，侯官人，少倜傥有大志，学书不得意，改就行伍。康熙五十八年，侯官土寇薛彦文啸聚后洋，勉计擒之，授把总。是冬，浦城山寇窃发，总督令勉剿之，勉以单骑伪为行旅，直至贼巢，得其实，檄附近营将一鼓平之，擒贼首江一清等，授千总。六十年，台湾匪寇朱一贵作乱，勉在行间。

台湾平，余孽窜入山谷，大军不能深入，勉奉檄往，出奇制胜，搜擒余党。制府上其功，奉旨褒嘉，赏给拖沙喇哈番，准袭两代，以守备用，寻升台湾北路参将。时水沙营等社恃险不纳饷，奉檄讨之，军从竹脚寮正路抵水里湖，勉率奇兵二百，由北投社冒险潜师袭其后，擒首恶骨宗父子及麻著等，其二十五社尽服，输社饷，计归顺四千四十五名。班师回，与水里湖师会，全台以安，升湖广洞庭协副将。贵州逆苗不法，勉乘雾而进，用火攻法，苗大溃，战功第一，升云南鹤庆总兵，调广东左翼，又调台湾镇挂印总兵，历镇十年，清操自持。以目疾乞休，居闽山之光禄吟台，卒葬北门竹柄山。

叶观国 字家光，一字毅庵，高祖起襄，明季由福清海头徙居闽县。观国以乾隆辛酉拔贡生，举丁卯乡试，辛未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癸酉科典河南乡试，丙子科典湖北乡试使，旋至真定府，即奉命督学云南，庚辰科典湖南乡试，壬午科充顺天乡试分校，是年十月又奉命督学广西。任满，丁外艰归里，服阙入都补官教习、庶吉士，充日讲起居注官。辛卯科典云南乡试，壬辰科充会试分校。四十年假归，主讲泉州清源书院者四年。四十四年冬，入都供职，四十五年，擢翰林院侍读学士，迁詹事府少詹事、辛丑科武会试总裁，癸卯科典四川乡试，即于闾中奉命督学安徽。五十三年秋，扈蹕木兰。观国所至，操守清严，鉴别精审，上以品学兼优，命入直尚书房，以勤慎叠叨赏赉，并蒙召入重华宫赐宴和诗。年七十以足疾乞归，其七十初度诗曰：“纱厨秉鉴三千士，绣宸依光四十春。”乃实录也。构第一山鳞次台别墅，葺为双榕书屋。按：宫詹初居通津街，后移芙蓉园，宋儒刘砥、刘砺故宅，晚居文儒坊北，即绿筠书屋也，有《绿筠书屋诗钞》。卒年七十三。生于康熙五十九年，卒于乾隆五十七年。子申蕃，乾隆丙子优贡生；申棻，嘉庆壬戌进士，知连山县；申蔚，嘉庆甲子优贡生，泉州府学训导；申藹，乾隆乙卯举人，知无锡县，入祀乡贤；申苞，嘉庆戊午举人，知广东西宁等县；申万，嘉庆乙丑进士，翰林院检讨，癸酉科典湖南乡试，京畿道监察御史、高廉兵备道；申芾，嘉庆己巳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河南府知府，任河陕汝道。申万子敬昌，字芸卿，嘉庆己卯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吏部文选司郎中，湖北盐法武昌道，任湖北按察使司、布政使司，道光间入居玉尺山。子云滋，字惠宇，道光甲辰举人，于屋后筑颐园。云滋子大同、同治乙丑进士，知番禺县。大湜、由拔贡生中式，同治庚午科举人，内阁中书。大泳、光绪丙子科举人，永安、龙溪等学训导。大培、由拔贡生中式，同治壬戌恩科举人。大焯、同治戊辰科进士，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读学士，同治甲戌科充会试分校，光绪丙子科典湖北乡试，壬午科典湖南乡试，即于闾中奉命督学广东。大涵，光绪丙戌科进士，工部都水司主事。读书其中。观国七子科甲，曾孙云滋又六子科甲，里党咸谓观国历官清廉之

报。

陈登龙 字寿朋，一字秋坪，其先金陵人也，明季始迁闽中，籍闽县。高祖丹赤，顺治辛卯举人也，历温处道，耿变殉难，谥忠毅。曾祖一夔，以难荫授夔州知府。登龙七岁而孤，母黄氏剪彩为生，抚登龙以立。登龙勤苦力学，涉躐典籍，能古文词，旁及琴棋书画，乾隆甲午举于乡，大挑一等，署天全州。天全州即大金川，地归化新，未立学，登龙捐廉俸，请于大府，奏准设学，创文庙，建和州书院，以勘断明确，人呼陈青天，立祠祀之。调青神县，署里塘同知，调雅安州，部推迁安陆府同知，以赴任稽迟，诣京师候选，授建昌捕盗同知，丁内艰归，囊橐萧然，主讲泉州清源书院者三年，以疾归于乌石山麓李园里旧宅，筑云凹水曲山房，授徒自给，诸生学画者多游其门，年七十四卒。生于乾隆壬戌正月初八，卒于嘉庆乙亥三月初四。著《出塞录》一卷、《里塘志略》二卷、《蜀水考》二卷、《天全闻见记》四卷、《读礼余篇》二卷、《秋坪诗存》十四卷。事迹详《东越文苑后传》。《东粤文苑后传》载“杂著四卷。”

林春溥 号鉴塘，父兆泰，乾隆己亥举人，春溥，其三子也。长春海，乾隆乙卯举人；次春溶，道光乙未进士，知黟县。嘉庆壬戌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乞假归，于乌石山麓居宅中作竹柏山房，闭户著书，不闻外事，当轴延主鳌峰书院讲席，非院士不晋接，诲诸生本经史，一字之讹必求根据。咸丰壬戌重宴琼林，旨赏四品衔，卒年八十七，入祀鳌峰书院名师祠。子懋勋，道光丙申恩科进士，礼部精膳司主事；懋烈，道光甲午举人，国子监助教，懋杰，名诸生，皆读书竹柏山房。春溥著有《开辟传疑》二卷、《古史纪年》十四卷、《古史考年异同表》二卷、《武王克殷日记》一卷、《灭国五十考》一卷、《春秋经传比事》二十二卷、《战国纪年》六卷、《竹书纪年补证》四卷、《孔孟年表》二卷、《孔子世家补订》一卷、《孟子列传纂》一卷、《孟子外书补证》一卷、《四书拾遗》五卷、《古书拾遗》四卷、《开卷偶得》十卷、《论世约编》七卷、《闲居杂录》二卷。

李彦章 字兰卿，侯官人，世居乌石山洋尾园，其地即王应时之西园、林逊之荔水庄也。彦章，嘉庆戊辰年十五举于乡，辛未登进士，授内阁中书，入军机，由内阁侍读典江西乡试，出任广西思恩府，创阳明书院，辟西邕书院，设义学，兴水利，凡营建书舍，勘丈院田，皆旦夕躬亲，权庆远，治如思恩，修庆远府学、宜山县学，复宋黄文节公龙溪书堂，署广西盐法道，任江西吉安府，升江苏常镇通海河务道兼督扬榷，升山东盐运司，未莅任，卒于扬州官廨，粤西请以名宦入祀。卒年四十四岁。彦章历官，务为实效，不求虚名，所至访求名贤祠宇、古迹名胜，遇有碑刻，靡不周览考证。唐《廖州智城洞碑》

乃韦敬一称颂韦敬辨之文，《广西志》误指为韦厥碑。《輿地碑记》、《名胜志》又指为韦敬辨所撰。彦章亲至碑下，椎榻全文，跋入文集。宋张南轩《宜州新学碑记》裂为九段，掩入土中，彦章为嵌立大成门下。著有《榕园文钞》六卷、《诗钞》十六卷。兄彦彬，道光癸未进士，官刑部郎，博雅多文。彦彬兄弟以所居有六塘之胜，乃于春晖草庐傍结石画园，近水看山楼，广收书史、名墨、佳画，与家人名辈岁时品评，觞咏为乐。

《乌石山志》卷之七终 于麓古天开图画楼，开鑄匠吴大擗

《乌石山志》卷之八

仙 释

昔程光禄以此山比道家蓬莱、方丈、瀛洲，而金刚表迹、神光见梦，则尤异矣。固宜羽人过此停旌，开士于焉卓锡。客有求九还丹、参三乘禅者，其必访茅君于故宅，结惠远之新社也已，志仙释。

汉

何氏兄弟九人 武帝时父为淮南王客，九人知王必败，遂窜入闽，居于山，凿井炼丹，人称九仙。又尝九日射乌山上，射乌山所由名也。九仙初生，目俱盲，独长者一眼，朗然如日，为诸仙前导。及游莆，遇胡道人，饮龙津庙井水，眼尽开，嗣从福清石竺山、莆九漈湖各乘一鲤仙去，人称九鲤仙，四方乞灵多奇验。

梁

王 霸 自齐时父增渡江入闽，善黄老术，霸幼习之，每至怡山，经宿乃返。尝登乌石，趺坐大石上，年三十游武彝，积十六年始还。旧居山南，凿井有白龟吐泉，炼药既成，点瓦砾为金。是年，闽中斗米千钱，乃鬻金运米食贫者，后以余药服之，旬日如醉，于所居皂荚树下蝉蜕而去。

唐

任 放 天宝中修真于大鹏山，又尝于乌石凿井炼丹，后上升，人遂呼大鹏山为升山，称西峰仙人云。

灵观 咸通中神光寺僧也。住山扃户罕接，惟一信士，每至食时送供方开。时与侯官令薛逢及吴兴处士周朴游。

五 代

明慧瀛禅师 永隆院僧也。禅师上堂曰：“出卯用处，不须生善，巧便下座。”

彦端 亦永隆院僧也。尝上堂，大众云集，师从座起作舞，谓众曰“会么”？对曰：“不会”。师曰：“山僧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有底不会？”

宋

神解 宋时乌石山僧，乌石山始记于神解，不分名胜、古迹，但记其名目，落落数字，不载寺观、祠庙，以后始有三十六奇之目，《郡志》与他书又互有同异。互见《名胜》乌石山条下。是山志之始，始于神解也。《神解记》止于道山亭，则为熙宁以后乌石山僧矣。《神解记》始于唐，终于宋熙宁，记中有高僧行道处，所云高僧，首应列入《仙释》，惜年代无考。按：《郡志》所载“文炬，唐末僧，亦尝住持乌石。”

安文头陀 不知何寺僧，尝游南涧寺，于榛莽中得岩石，侧足以入，摩岩云：“客至不点茶，相看淡如水。白云深谷中，稳坐浮生里。”遂宴坐其间。

仁王寺僧 忘其名，喜唱《望江南》，一日忽题壁曰：“不嫌夫婿丑，亦勿厌深村。但得一回嫁，全胜不出门。”或曰：“此僧欲出世矣。”言于当路，延主一刹。未久，若有不乐者，又题云：“当初只欲转头衔，转得头衔转不堪。何似仁王高阁上，倚栏闲唱《望江南》。”

明

洽上人 即德洽，洪武时神光寺僧，精通内典，戒行高峻，蓝光、林鸿时与为方外之游。其时山僧尚有圆极，亦与光、鸿辈往来，尝同玩月纪游于李石之上。

太虚上人 嘉靖初自北来，顶大笠跌坐于邻霄台下，偈云：“不澡不垢亦非青，行道圆明见性通。行至水穷山尽处，那时方见本来真。”作庵号“太虚庵”，郡人王应钟、陈椿、徐燧、陈价夫辈时往访焉。归寂，寿几九十。

明秀 钟山寺诗僧，周栎园《书影》：“弘正间诗僧明秀，号雪江，与郑少谷、孙太初、沈石田诸人善，族出海盐王姓，寓钱塘胜果寺。如：“雨灯夜着虚堂影，秋磬寒随落木声。”“江岸鹧鸪悲暮雨，柴门燕子惜春泥。”“今日挺之真有子，当年赵括岂无书。”“著书独惜虞卿老，怀古犹含庾信悲。”“荆门落日巴陵迥，衡岳秋风郢树低。”皆有深思。《过县山人故居》云：“溪边野竹映寒沙，茅屋青山处士家。燕子归来寒食雨，春风开遍野棠花。”殊有唐响，与少谷、太初、石田调微异，亦沙门中之铮铮者也。《哭郑善夫》诗：“少谷高人无日起，百年清泪几时收。呜呼沧海谈诗夜，翻作延陵挂剑秋。”又《山房秋夜》诗：“寒蛩鸣彻夜萧萧，一点禅灯伴寂寥。枫落吴江吟不就，那堪凉雨滴芭蕉。”《题西禅兰若》诗：“寻幽西到古禅关，楼阁高低紫翠间。山鸟不鸣人境寂，炉烟轻霭白云间。”又《夏日书怀》诗：“绿遍庭前雨乍晴，南风一枕篆烟轻。起来散步槐阴下，闲听幽禽三两声。”《梦长兄凄然有作》诗：“独夜残灯一雁鸣，凄凉梦里似平生。相看无奈幽明隔，枕畔萧萧风雨声。”

国朝

定侍者 顺治中神光寺僧，每侍师，立皆有定处，低眉下视，曾无偏倚，念佛之外，穿衣吃饭，扫地焚香，人未尝闻其一言。周栎园尝语人曰：“闽中只有此半个和尚。”

凤超 即竹岩，罗源叶氏子，祖大观，官翰林，父梦桂，名孝廉。凤超少好梵呗，日在罗川圣水寺啐经，家人促其应试，遂于福州落发。先时住持乌石净慈寺，尝与庐山游僧德明、姬岩羽人、吉永、非衣子林灏、刘子永松游，能诗，工行草。后主讲鼓山，有《竹岩诗草》。

《乌石山志》卷之八终 于麓古天开图画楼，开镌匠吴大擗

《乌石山志》卷之九

志余

史之有稗，备见闻也，志亦昉此，石夹二妃，稽神箸录，山前九姓，援讖成文。矧夫乌塔燃灯，则萧维摩之月，令虎符叠鼎，则扬子云之方言。诵“徐郎城里”之句，不殊记列伽蓝；访湛公洞中之名，何异经披种树。虽曰词枝，悉资谈柄，录志余。

《名贤清话》云：“乌石荔枝，珍绝天下，今山荔枝独范公祠最多。”

山产人面竹，一俯一仰，形如人面，又有草实曰鲤鱼橄榄，缘生树上，形如荚豆，中有鲤鱼，鳞甲俱备。

闽山庙，每年上元十三至十五夜，驾鳌山，玲珑飞动，人物、花果、禽鱼皆裁缯剪彩，为之箫鼓喧腾，煎沸道路。明谢肇淛《五夜元宵》诗：“更说闽山香火胜，鱼龙百戏列齐筵。”又邓原岳《闽中元夕曲》：“街头宝炬夜初开，一曲新词怨落梅。怪底佳人好妆束，闽山庙里看灯来。”徐与邓道协简云：“三山元宵最盛，而神庙中各出珍奇，生荔留至春时，往往目击之。家兄元夕词有云：‘闽山庙里赛灵神，水陆珍馐满案陈。最爱鲜红盘上果，荔枝如锦色犹新。’观此，则庙中鳌山之盛，前代已然矣。参《小草斋集》、《西楼集》、《徐氏笔精》。

谚云“闽山庙斗宝”，国朝叶观国诗：“闽山庙里看灯回，火齐冰纨满案堆。”指元宵也。又谚云“三月三斗宝”，明陈元珂《闽山庙记》：“每岁三月三日，则聚富室奇玩竞为杂剧，道神出游，是闽山庙斗宝，不独元宵矣。”

上元有灯球，燃灯弛门禁，自唐先天始，本州准假例三日。旧例官府及在城，乾元万岁、大中、庆城、神光、仁王诸大刹皆挂灯球、莲花灯、琉璃屏

，及列置盆，惟左右二院灯各三或五，并径丈余，簇百花其上，灯腊烛十余炬，对结彩楼，争靡斗艳。又为纸偶人作缘竿履索，飞龙舞狮之像，纵士民观赏。淳熙《三山志》。

中秋士女登乌石山进香，夜燃神光塔灯，是夕，妇女连臂出游，谓之“走百病”。明陈荐夫《乌石进香词》：“凉飈吹商蟾兔清，明绳曳玉低斜横。七香油壁税南陌，莲花蹴月参差行。邻霄台高祠帝女，金兽含烟喷秋雨。玻璃钿合开古香，九节瑞龙然不死。憨痴白皙冶游郎，骄行躡入调红妆。秋波盈盈澄碧光，回环射裂千柔肠。熊祥乞归碧霞馆，□雨浓云生梦感。元虚不种真麒麟，十二琼楼怅秋晚。”国朝叶观国《榕城杂咏》：“邻霄秋夜乞熊祥，金兽凝烟爇异香。满路参差云髻影，大航桥上月如霜。”《府志》、《参水明楼集》、《绿筠书屋诗钞》。

《三山志》：“神光寺旧有佛涅槃像，旁列十弟子，有扞心、按趾、哭泣、蹶踊、出涕、失声之状。每岁中元日供盂兰盆会，因怪像以招游人，寺中遂成墟市，相传谓之“看死佛”。旧记闽王鱗于薛老峰西作百道阶，每岁中元，郡人盛游于此，王祠部逵有《中元宴百丈小楼》诗云：“薛老峰南更近西，小楼高阁与云齐。中山酒熟中元节，归去从他醉似泥。”近三十年来，人亦厌之，此游遂息。

三山之俗，立春前一日出牛于鼓门之前，若晴明则自晡及旦，倾城出观，巨室或乘轿旋绕，相传云“看牛”。则一岁利市，三日游元沙，四日游天宁，六日乌山之神光寺、西湖之水晶宫，逮暮始散。《游宦纪闻》。

闽俗风筝恒在秋月九日，登高尤尚此戏，城中三山唯乌石为盛，有所谓九连环者，形如蜈蚣，剪彩为头具百四十四甲，亘四五十丈，以大绳系于山石，乘风则数十人挽之，设钉馐于僧寺，谓之“纸鹞会”。

衍极载元人陈旅《题署书记略》中一段云：“闽中风俗以正月六日游乌石山寺，其外大父赵大蓬指寺额曰‘是古题署法书也’。古时人人知有是法，王公贵人有所建立，不能书不书，必求能书者，虽微贱必书也。绍兴后，无论能否，官大即书，一时迎合，争乞新题易旧榜，于今存者什之一耳。米南宫、黄太史非不爽峭可喜，直可施之亭榭宴游处。唐以来惟颜太师雄秀，而题署李北海为最云。”《徐氏笔精》。

谚云：“乌石青，动刀兵”，明正德间，卫卒两度乱，林南涧请于当道，毁祠伐树，寻为乡人所咎，南涧遂刻石曰：“乌石分明是虎头，虎头昂耸岂良谋。凭君莫究从前事，我为生灵独隐忧。”石在山南犀塘庄氏祠。

霸石旁镌“虎符”二字，俗称为虎符潭。相传有讖云：“虎符潭下鼎叠鼎，不知送与谁家冢。”父老以为潭下有黄金数十釜，闽人谓“釜”为“鼎

”，谓“子”为“囿”。

福州城中有九山，谚云：“三山藏，三山现，三山不可见。”九仙、乌石、越王其现者也；罗山、冶山、闽山，其藏者也。又有隐隐磅礴于闾闾间者，曰灵、曰芝、曰钟，故云不可见也。《闽书》。

嘉靖十八年闰四月，飓风大作，乌石山有亭飞竖田中。《万历府志》。

嘉靖三十一年二月，乌石山产珠，人取之，著手辄碎。旧《福建通志》。

万历三十七年六月十二日，乌石山崩，山南有新立阮公祠，近仁王寺，是日，雨暴山崩，祠尽毁。《榕海旧闻》，参《阮氏家谱》。

乌石山下瞰学道公署，数年前邻近居民常见巨蟒长数百丈，或蹲山麓，或蟠官署觚稜之上，双目如炬。至己酉秋八月，一夜大风雨，乌石山崩，自后，蟒不复见云。先是阮中丞鸚以退倭，全城庙食山巅，舆论未愜也，是日山崩，政当其处，祠宇尽为洪水漂流，片瓦只椽，杳不可见，时以为异云。”《五杂俎》按《阮氏家谱》载：“晋安郡太守阮弥之祠，万历三十七年坏于水，”此又指为中丞阮鸚祠，大抵当时以鸚主祔弥之祠中，故所记异同如此。

《三山志》三贤堂注：“侯官令薛逢、四明诗人周朴、僧鉴空，或以为灵观。”详《刚显庙》。

《三山志》：“光禄坊旧曰闽山，光禄卿程公师孟游法祥寺，置光禄吟台，因以名之。”《三山志》称之曰置，其为程公辟自建可知。“野僧题石作吟台”言，僧欲我题石作吟台也。后人疑僧为公辟作台，千古之僧有倾囊为人作台者乎？

大中寺有八百罗汉像，题曰“天台雁宕”，佛书云：“诺矩那与其徒八百众居震旦国”，今五百居天台，三百居雁宕，是堂八百，故合而题，有观音像。政和间，清凉院僧宗彦刻木为之，像大而色故，将饰之，忽梦谓：“我当城居”。俄大中寺僧数百人亦以梦来致，遂设是像。《闽书》。

《乌石山石佛像记》，唐欧阳詹撰，记天宝八载，雷震石成佛像事。石像遗迹至今尚存，观其形体大约初具人影，而好事因铲凿之，遂创是说，以神其事，而巫师者又假之以惑人，后世不察，以詹文而信之，过矣。碑石今亦不存，仅见《四门集》中。《闽中录》。

李阳冰般若台篆书二十四字，与处州《新驿记》、缙云县《城隍庙记》、丽水《忘归台铭》，世称四绝。台在乌石山。《闽中摭闻》。

闽中绝少古刻，鼓山题刻如麻，无一唐迹，惟李阳冰般若台铭在三山为最古。又闻石塔寺有唐贞元中碑，余未之见。《金石文字记》。

天下尤异之物，若触手便得，亦大不韵。福州李阳冰《般若台记》凿乌石山巅，岁久石面倾覆，势又最高，必架木数十丈，仰而榻之始可得。节录《书

影》。按《般若台记》：“石面未尝倾覆，架木丈余即可就榻。栢园曾游乌石，何以所记如此。”

贞元无垢净光塔碑云：“贞元己卯岁孟夏四月旬又九日，圣君降诞之辰。”《唐书·本纪》：“德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崩，年六十四。”推其生在天宝元年，至贞元己卯，年五十八，寺僧为皇帝诞辰，建造浮图，仅见此碑。当时佛教流行，天下建塔寓祝釐之意，当不止一处，而福州距京师远数千里，僻处海隅，此碑独流传至今，撰文者庾承宣无传；书者柳冕，《唐书传》：“冕，字敬叔，博学富文辞，贞元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观察使。”此碑正在福州时也。冕，官福州，置万安监，索部内马驴，牛羊畜牧之，民间怨苦。坐政无状，代还。然则碑称其“以仁德镇抚海隅底安”者亦过誉矣。《金名萃编》。

唐贞元十五年，德宗诞节，观察使柳冕以石造塔，赐名“贞元无垢净光塔”，庾承宣为记。今寺废已久，而碑犹存闾闾间，文字古雅，下半折已剥蚀。予尝偕陈伯孺、曹能始往读，犹可以意会之。第撰者，存其官爵缺其名姓，不无恨恨，偶阅《三山志》，知为承宣笔也，亦是一快。《竹窗杂录》。

闽《迁新社记》。唐濮阳宁撰，其辞云：“大中十年夏六月，关西公迁社于州坤，凡筑有四坛，坛社稷，其广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坛风师，广丈有五尺，高尺有五寸；坛雨师，广丈而高尺云云。文字古雅，甚可爱也。”呜呼，唐之礼乐盛矣，其遗文有足采焉，州县社稷有主见于此记，盖大中时其礼犹在也。按《唐书》：杨发自苏州刺史为福建观察使，至大中十二年，迁岭南节度使，以岁月推之，关西公者，杨发也。《集古录》。

唐濮阳宁撰《新社记》，即社稷坛也，其文甚古雅。欧阳作《集古录》时，此碑尚在，而今亡矣。福州乌石有李阳冰篆书今犹存，其墨本欧公又未之见。《徐氏笔精》。

闽城内外古人石刻尚存者，唐李阳冰“华严岩篆”、庾承宣“石塔寺碑”、林同颖“坚牢塔碑”、王侁书王审知“德政碑”、宋钱昱“忠懿王庙碑”、蔡襄书“刘蒙伯墓碑”、“南台沙合桥碑”、“东台庙碑”、“造潘渡桥碑”，皆书法端正，犹可榻印。至于鼓山、乌石山，唐宋名迹尤多，不能悉载。《续笔精》。

周朴，唐末诗人，寓于闽中僧寺，假丈室以居，不饮酒茹荤，块然独处，诸僧晨粥卯食，朴亦携巾盂，厕诸僧下，毕饭而退，率以为常。郡中豪贵设供，率施僧钱，朴即巡行拱手，各丐一钱，有以三数钱与者，朴止受其一耳。得千钱以备茶药之费，将尽复然。僧徒亦未尝厌也。性喜吟诗，尤尚苦涩，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一联一句，则忻然自快。尝野逢一负薪者

，忽持之，且厉声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惊骇，掣臂弃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为偷儿，执而讯之。朴徐往告卒曰：“适见负薪，因得句耳”。卒乃释之。其句云：“子孙何处闲为客，松柏被人伐作薪。”彼有一士人以朴僻于诗句，欲戏之。一日跨驴于路，遇朴在旁，士人乃敲帽掩头吟朴诗云：“禹力不到处，河声流向东。”朴闻之匆遽随其后且行。士但促驴而去，略不回首。行数里，追及，朴告之曰：“仆诗‘河声流向西’，何得言‘流向东’？”士人颔之而已。闽中传以为笑，或曰：“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古陵寒雨绝，高鸟夕阳明。高情千里外，长啸一声初。”亦朴诗也。黄巢至福州，求得朴，问曰：“能从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从贼？”巢怒，杀之。《全唐诗话》。

周朴尝咏蝶云：“可怜黄雀衔将去，从此庄周梦不成。”至是为黄巢所杀，人以为诗讖。后人于邻霄台祀之。张浚帅闽，奏请庙额，曰“刚显”。《闽大纪》。

薛老峰山顶突起“向阳峰”三字，周朴诗：“薛老峰头三个字，须知此与石齐生。直教截断苍苔色，浮世人侪眼始明。”薛老，薛逢也，咸通中，为侯官令，与僧灵观游，创亭其侧，人书其峰曰“薛老”云。按：逢，字陶臣，蒲州人，会昌进士，有《元日田家》诗：“南村晴雪北村梅，树里茅帘晚尽开。蛮榼出门儿妇去，鸟飞迎路女郎来。”想闽中诗也，但《唐书·本传》未见逢令侯官尔。《闽书》。

涅槃，唐末人，名文炬，福州黄氏子，生时火里开莲。既长，出家，口吐异光，发言成讖，历历如券，尝曰：“乌石山前，官职绵绵。”后人解其语，曰：“乌石山前，官职绵绵者，九大姓居山下也。”节录《闽书》。

闽之浮图，始于萧梁，高者三百尺，至有倍之者，峻拔相望。乾符五年，巢寇焚殄无遗。开平中，闽王审知复其二，大中定慧及神光塔是也。是时，复创万岁、定光、安福、崇庆及太平、开元塔。延曦又造石塔。谢郎中泌诗：“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按：谢泌，《闽书》作徐经。经，宋末安抚使也。参《府志》。

崇妙保圣坚牢塔碑，在侯官县南涧寺东石塔寺，今寺没于民居，塔犹存也。《福建通志》云：“唐贞元十四年，德宗诞节，观察使柳冕以石为塔，启祝赐名‘无垢净光塔’。晋天福二年，闽王曦重修，刻石题曰‘崇妙保圣坚牢塔记’，嵌于塔上。时闽已僭号，记中有‘诏敕年号’等字，俱为后人削去，未尚有‘永隆年月’及‘王曦’等字。”《通志》之言如此，今据碑文中间有谥号一行，泐三字，证以《十国春秋》，乃王曦之谥，曰“睿文广武明圣元德隆道大孝皇帝也。”下有“三年岁次辛丑”，而泐其上两字，以《十国春秋》纪

元表考之，正永隆三年也。文云：“王曰‘毗沙槃应不动台，称垒土比则非牢’，此即命名坚牢之义也。”文又云：“南面城中，西来山左，可安之宰堵，镇此高冈。是月八日，峻址环开，贞姿片合。”玩此文义，当由新建，不似修旧，且并无一语述及旧塔，与《通志》所谓。“即无垢净光塔”者未合。末行题“大孝皇口王曦之”，“大孝”上泐三字，似即王曦之谥号。“皇”下泐“帝”字，“王曦之”下不知泐几字。据欧《五代史》，曦乃王审知之少子，初名延羲，既立，更名曦。《薛史》云更名羲。《十国春秋》名同《薛史》，而以为太祖即审知。第二十八子，其立碑之年在晋为天福六年，《通志》作二年者亦误。文既用谥号，又斥曦名，似系后人追记者。《金石萃编》。

罗源县徐公里，石氏二女月华、云英，蚤失父母。五季未处州青巾贼犯境，被执同投河，死后显灵于乌石山，人为立庙祀之。二女能诗，事见《罗源志》。

闽山庙在闽山巷，神姓卓，名祐之，宋景祐元年进士，秀州判官，及卒，乡人即所居庙祀之，号应公大夫。建炎三年，建寇猖獗；端平中，邵武山寇发，重庆中，汀寇发，神屡著灵异，现于云端，贼众惊溃。守臣朱良骥、运判诸葛有声，先后以事闻，初封广利侯，寻加威显，赐额“灵应”。明正统间，有司重修。万历三十一年，福建左布政使王恩民，移檄本府，春秋致祭。

古灵先生陈述古，书法在蔡君谟之右，学柳诚悬酷肖也。乌石山平远台、鼓山卧龙，俱有题名镌之石壁，皆径五寸，鲜有知其妙者。《徐氏笔精》。

盱江李觏，一日与处士陈烈，同赴蔡君谟饮道山亭，时正春，营妓皆在后圃卖酒，君谟因命以佐饮，烈已不乐。酒行，众妓方歌，烈逾墙而遁，觏座上赋诗曰：“七闽山水掌中窥，乘兴登临看落晖。谁在画楼沽酒处，几多鸣榔趁潮归。晴来海色依稀见，醉后乡心积渐微。山鸟不知红粉乐，一声檀板便惊飞。”烈闻之，遂投牒云：“李觏本无士行，辄造宾筵。诋释氏为妖狐，指孟轲为非圣。”按吾圣经云“非圣人者无法”。合依名教，肆诸市朝。君谟览牒，笑谓来者云：“传语先生，今后不复使弟子也。”《道山清话》。

《徐氏续笔精》成于前明万历，其时湛公旧迹废为丛冢者已云不知何代。国朝至今复更百余年，棺骸所积新旧相仍，恶少死者，弃尸堆叠，乌衔狸食，风日所暴，腥秽闻数里，行者不敢近。乾隆癸丑，乡人陈道谱克淮偕其属，鸠金尽徙髑髅，埋于宿猿洞西半里许雉堞之下，为大墓一丘，冢分五部，曰旧确冢，曰男确冢，曰女确冢、曰棺柩冢，曰散骸冢，瘞尸不可数计。而湛公旧迹划辟芟治，奇石秀出，诸题刻显然在目，乃于洞左崇建殿宇祀紫阳朱子，并为湛公祠。山南一望，江峰明秀，五六月中，芰塘十里，菡萏香清，红白相间，令人想像曩时，特洞中荔子无存耳。呜呼，昔之大陵积尸，雨昏鬼哭

，今复清风朗月，如见古人，盖丘壑之小，盛衰兴废亦有数存焉。克准辈所筑五冢，各有榜联，旧礅冢云：“荒原萦旧恨，净土结新缘。”男礅冢云：“好男儿同归一穴，真汉子统结三生。”女礅冢云：“磷火宵灯碧，春花晓梦残。”棺枢冢云：“姓氏沉千古，蓬蒿共一丘。”散骸冢云：“类聚何分新旧鬼，飘零同入后先天。”语皆新警可录也。节录《闽中录》。

乌石山宿猿洞前，旧有荔枝树极佳，名曰“洞中红”，古灵陈襄赠湛俞诗云：“此去蓬莱峰顶月，梦魂应到荔科技园。”《广群芳谱》。

城中有闽山，在闾闾间，向属林员外，有台居室后，今展转数主矣。辛丑之夏，余与曹能始借之主人，始得一至。内有一小阜，阜上有盘石，可三丈余，树木幽倩，亦城中古迹也。石上篆“光禄吟台”四字，字径二尺，古色苍然。右小字题曰：“宋嘉定十二年仲秋，提刑知州事程师孟书。”愚按：师孟字公辟，吴郡人，宋熙宁元年，以光禄卿知福州，至三年移知广州，夫熙宁至嘉定历八十余载，年号讹舛，一不合也；程只郡守，未尝提刑，官爵倒置，二不合也，闽山旧为法祥院，程为郡守，尝至兹山吟眺，寺僧推尊之，刻“光禄吟台”，非师孟自书。师孟有诗云：“永日清阴喜独来，野僧题石作吟台。无诗可比颜光禄，每忆登临却自回。”其诗载在《三山志》可考，三不合也，其下更有一石，方平如砥，又书“雪楼，程师孟书”。雪楼乃元人程钜夫之号，今又并师孟为一人，四不合也。盖林员外影响闻其说，遂添刻小字耳。《榕阴新检》。

光禄坊旧曰闽山，因法祥院内有程师孟“光禄吟台”，更今名。国朝万历坊圯，里人方氏称宋光禄大人方寘居此，建坊署名，妄诞甚矣。《闽都记》。

曾子固《道山亭记》见于集中，盖为程师孟作也。《府志》亦载其文，而不详何人所书，岂当时实未立石，抑久而湮没不彰耶？前辈诗云：“城中楚楚银袍子，能读曾碑有几人？”盖深有慨也，子固文得贾董之遗，而此篇摹写溪山峻险，绝似韩柳笔墨。《闽中录》。

南丰曾子固守福州，有惠政，而山川胜迹多有题咏。仁王寺云：“杂花飞尽绿阴成，处处黄鹂百啭声。随分笙歌与樽酒，且偷闲日试闲行。”清逸有致，谁谓子固不能诗也。节《竹窗杂录》。

曾逢震，字诚叟，从朱文公学，胸中焕然，洞见道体，经史百家无不窥究，隐居道山，家事有无，不问也。尝自编录其诗文，名《林丑镜》。《闽书》按：《东越文苑》云“逢震录所著诗文，名曰《月林丑镜》。

长汀县南三里，南山之隈有霹雳岩。宋元祐间，白昼迅雷一声，划开岩洞，中有丹灶、丹井。明嘉靖中，汀守徐中行、臬帅宗臣饮酒赋诗于此。王世懋诗所谓。“千秋霹雳开丹灶，四面芙蓉出化城。”即指其地。按：《闽都记》

引是诗入乌石山霹雳岩，《闽书》仍载是诗于长汀县霹雳岩，合参《汀州志》及《仁恕堂笔记》，知为《闽都记》之误。

山麓有二石记刻，一云头陀颂，“物外闲居冷似冰，冰冷如霜雪冻凝。苦淡水深分白日，回头谁看此中人。”一云普眼庵头陀云：山居久隐道身贫，日月同时百草春。闲叫一声三世佛，叫来无佛亦无人。”二刻皆指宋安文头陀，但不知何所取义耳。

三山陈景著，弱冠时元宵观灯，道逢女环执绛纱灯迎于道左，景著惑之，随以往，至城外乌石山顶神女庙，有盛饰女郎候于庙门，见而叱环曰：“此陈探花也，何乃挈至此”，灯遂灭，女亦不见。陈惊眩仆地，至晓始苏。永乐乙未，果探花及第。《坚瓠集》。

邻霄台左右，多明太监纪游及陪咏诸刻，独海宁查布政约陪太监尚春登乌石山诗曰：“公暇陟嶙峋，居然小八闽。眼前都是幻，惟有此山真。”其立言极为有体。

怀悯祠，旧有侯官令黎文会像，后人以狱变祸本实起于会，不宜与四公并祀，黜之，移像于仁王寺。见《闽都记》。

陈勋，字元凯，闽县人，魁庚子辛丑乡会榜，历文学博士、户部郎。谢病归，终日扃户却扫。尝一至乌石山，闻客声，惊走，谈佳山水，心辄动，畏客，辄不往。其友董见龙嘲曰：“世皆如子直，须以环堵为天地。即日月山川皆为空设矣。”大笑，不为意，指庭间花石瓦水盆曰：“此非吾之五岳江湖耶？”其意趣如此。《涌幢小品》。

明万历时，屠纬真隆入闽，馆于道山之半岭园，集诸名士为诗文，甚盛，但多骈体。余不录，世非无好俳偶者，立矣其另集，不必不传也。先数年，宗子相臣备兵长汀，以倭变，调守福州之西门内，难民数万，令载薪谷以入，有议拆城上之串屋者，为力止不毁，以故寇至有储粟，登陴得不困，所全活甚多。闽人德之，死，为立祠于道山。《道山纪略》。

王应山，字懋宣，喜读书，以春秋教授乌石、武彝间，从者如云，诗宗大历，婉而多致，监司守令常式其庐，老益苦心编摩，著作甚富，有《闽大记》，以识闽中文献之盛。《闽书》。

诗中贵有画，画中尤贵有诗。明泉州布衣黄克晦，少善画，或谓曰：“君工画不能使画重，而工诗则画重。”乃发愤学诗，遂以诗名与沈嘉则、王百谷相上下，没祀乌石山高贤祠。《闽画记》谓其山水宗沈石田，笔力苍健，著有《吾野诗集》六卷。《闽游诗话》。

乌石山，一名道山，在福州南门内，曾南丰谓登览之胜可比道家所称蓬莱、方丈、瀛洲，故名。上有道山亭，宋程师孟建，今废。姜秋岛先生诗云

：“碧林瑶草郁崔嵬，图画楼台屈曲回。移出海门三万里，更无人与辨蓬莱。”《闽游诗话》。

邻霄石，在乌石山顶，环视群峰，岸然耸立。蔡君谟诗：“子夜看先日，阴岩得后春。三山空琐碎，万落自烟尘。”即其地也。旁有亭，即名邻霄。康熙初，郡人萧侍御蛰庵，倡议修复古迹并建仰止亭、观海亭诸胜，镌崖勒铭，名百字碑，在亭左。侍御名震，死耿逆之乱，著有《道山纪略》。谢阁学《古梅登邻霄台吊蛰庵》诗云：“秋风秋草越王城，缓步登高吊古情。天为斯文留后死，山分片石待先生。西台鸂鶒存遗草，南土鲸鲵累盛名。魂倘归来天水黑，乱山风木助悲鸣。”《闽游诗话》。

启祯间，有人游乌石山，忽见剑佩而黄冠，呼曰：“吕洞宾也”。忽不见，以手指而目之，仙怒，口噀净水，目眯忽不见。其人归得癩疾，不知仙何以不仁若此也。《竹窗笔纪》。

明季时，闽山庙丁夜梦神告之曰：“大疫将起”。丁曰：“将如之何？”神曰：“明日有丐者入庙，乃仙也，汝求丸丹一朵入井，可以救疫。”明日，丐果至，丁告之，丐不与，丁强之，乃与一丹，投诸井。后果大疫，乡人求水煮药，井为之竭，而丁因买水得利，遽至大富，俗称“闽山妙药”云。

周之夔《弃草》云：“乌石山邻霄台旁有一洞，奇僻，未经人得，作诗以纪云。“谔为宿猿洞，傍此鸦浴池。仄转容身入，高穿赖膝支。石从鬼斧劈，天作电光窥。”今鸦浴池旁荒草迷离，搜剔不见矣。

假弁锤石，始顺治十八年，凡六载。闻土人言，燔以火醋，虽巨石立断。今山之墙址地坪皆是物也，且以供馈遗并筑别园屋之用，其椽盖准提坛者。予初阅时色尽赤，今少变，尤幸朱子字一在粪壤中，一居山顶香炉峰之下，不然不免也。其他诸诗文与石俱歼者，不可胜数，果道山之一劫也。《道山纪略》。

绝尘岩，假弁张国威初到于此，得故明石刻，姓氏与其名同，为一僧所诳，谓是前生夙缘，乃重建望荷亭、准提台，新造斋堂，于是诸石乃大受劫。后与郡人讼，亭坛、斋堂、门窗、板壁之类尽折毁，废为平地。《道山纪略》。

闽藩之变，总督范承谟被系于灵鹫庵，无毫楮。烧桴存炭题诗壁上，世传“画壁遗橐”是也。公在系时，有泰宁人许鼎者，义其所为，恒阴左右之，凡所存片纸只字，悉为收藏。精忠既害承谟，令贼党焚尸弃之山野，鼎预往伏匿，夜分行乱石宿莽中，觅得烬体，藏于家。明年负骸潜行，纡折万里，竟达京师。事闻，圣祖震悼，遣内大臣佟国维等三人、御前侍卫二十人赍大官茶酒，哭临其丧。十九年，精忠伏诛，当赴市曹时，承谟子时崇，亲执刃寸磔其肉，取其心以祭父。参《八旗通志》。

广积营兴福庵有观音甚灵。道光十八年，有司废尼庵，乡人移像入弥陀寺，先一夕，僧心修梦神来栖止，次早，果舁至将军山兴福庵。见《三山志》。

道光十八年，漳州人有航海者遇飓风，舟几溺，忽见空中有金甲神执鞭护之，旗帜皆书“道山”、“道山观”。舟得无恙，后舍金重建。

淳熙《三山志》记社稷坛云：“古社稷坛，州西南七里并城以西，地汙湿，遇祭报，趣戒闽候官县吏办治。唐大中十年，观察使杨发始迁于州西南，今南涧寺之东，为社稷坛及风雨师坛四，广狭高下，有制度，斋庐皆具，周回三十有九丈七尺，缭以崇墉，为门东乡，其外辟二室，南立双表，既成，命巡官濮阳宁为之记，以防改易。伪闽时，以其地为佛祠，而迁坛于乌石山之阴。注：今道深寺之侧。皇朝元祐六年，柯龙图述辟而新之，建斋厅中门外，之西为祭器库。政和元年，诏立州县社稷风雨雷师坛之式，颁图于天下，于是移风师坛西门外龙山寺之西，为雨师、雷师坛北门外法云寺之东，惟社稷仍旧。”

《三山志》：《迁新社记》，摄驿馆巡官乡贡进士濮阳宁撰，隶书，淳熙间，碑犹存。按：《新社记》见《集古录》。

按：《三山志》载：“初阳顶，贞元末，阎济美自婺州刺史为观察使，酷爱此峰太阳先升，因题石上云。”据此，“初阳顶”三字乃石刻。

陈郟显应王庙碑，《三山志》载：“彭城徐文遇又于堂东北隅为寝室，属检校太傅陈郟撰碑铭，犹存。”

《三山志》记延祥水军。绍兴六年，安抚使招到郑众、郑庆等人船，存留强壮一百七十人充荻芦寨水军，一百二十人充本州禁军，阙额于延祥寺置寨。

《三山志》怀安大中寺定慧塔注：“旧九层，朱梁开平四年，伪闽建，天圣中燬之，累数年闽人复创，陆軫为赞。后复灾。”按：旧志载：“定慧七级，殆重建时削去二级耳。”

《三山志》南涧寺有王昫诗云：“冰清居士涧，景好天王刹。”按：王昫，元丰八年官宣义郎按察司，管勾文字。

《三山志》秩官郡守表载：“贞元十三年，柳冕自婺州刺史移福建观察使。”又于十五年表下载《无垢净光塔铭》，是年，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朝请大夫、使持节福州诸军事、守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柳冕，监军使朝议郎、行内侍省、内府局丞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绯鱼袋鱼献。按：碑

“柳冕”前一行“贞元十五年岁次”下缺六字，碑首行“皇帝降诞日为国建无垢净光塔铭并序”十六字，碑次行“摄观察推官、宣义郎、前行秘书省校书郎庾承宣撰”二十字，碑文云“异夫！经营之始，垦凿之初，始周其基址，下现盘石五色”云云。道光初年，崇妙保圣坚牢塔微有倾欹，官绅饬南匠蒋某入视塔基。据云“盘石翘出，致全塔倾欹，若在乎土之上，于强处灌注，可使复旧

，遂不果修。”据此，则崇妙保圣坚牢塔即建于无垢净光塔旧基石盘之上无疑。

《三山志》薛老峰注：“乌石山顶突起三字，曰‘向阳峰’，咸通中，侯官令薛逢与神光僧灵观游，创亭其侧，仍倒书‘薛老峰’字。周朴诗云：‘薛老峰头山简字，须知此与石齐生。直教截断苍苔色，浮世人侪眼始明’。见《闽中实录》。《三山志》引《闽中实录》，是“薛老峰”三字当时即是倒书：“伪闽癸卯岁倒立”之说又不可信。所云“乌石山顶突起三字曰‘向阳峰’。合以周朴诗“直教截断苍苔色”，则“向阳峰”三字为苔纹自然成字可知。

《三山志》记登高注云：“程大卿师孟游道山亭，宴蕃宣楼，有诗。”道山亭即公辟所创，其《九日登道山亭》诗，《三山志》不载，惜哉。按《三山志》：“熙宁二年，程大卿筑子城，改创城上凡九楼，蕃宣楼城西北隅，旧碧峰亭也。”

闽山境，宋进士卓祐之宅。乡人祀之，子孙即其地为家庙。旧本二十四社，通贤、衣锦各社皆由闽山分立。庙有祭田，在小箸上犁，载租四千余斤。康熙五十三年，奉旨免完粮银色米。乾隆己卯进士、延平府学教授卓道翼勒石庙中。后碑石被庙祝窃鬻。咸丰十一年，郡人吴庆禄得之，于于麓作记，仍嵌庙壁。

乌石山，蔡端明题“幽幽境”三字于石。嘉靖辛酉秋，建州杨应诏游记云：“落落埋没荒榛中，虽欲控之而无所考。”今历五十余载，愈不可问矣。《别纪补遗》引《竹窗杂录》。

《八闽通志》：“乌石山在府城西南隅，唐天宝中敕改为闽山，与九仙山东西对峙，眉目海上。”唐黄滔万岁寺碑有云：“公府雄雄，坐龙之腹。九仙乌石，耸龙之角。”宋蔡襄诗：“低回倾北斗，突兀起东闽。”国朝杨景衡诗：“邻霄台北道山西，长啸凭高起远思。纵目莫穷登览兴，梵宫烟草晚离离。”

唐贞元《无垢净光塔记》近在城内，乾隆《郡志》未收，而所载《崇妙保圣坚牢塔记》又舛讹不堪。升山任仙公台迹在北郊，程师孟、陈襄、刘奕等五石刻，新收《通志》亦不载。忆纂志时，经籍石刻经苍将原本原拓呈入，不知何以又复疏漏。

议复高贤祠于乌石山之阳，用徐惟和集中《高贤祠成呈屠使君》韵四首：“历历闽川传，都嗟貉一邱。名山崇俎豆，前辈仰风流。独目荒祠圯，关心坠绪休。低徊寻旧迹，清暇屡来游。”“六十余家在，唐音世共尊。曾披前志录，自注云：“余藏正德郡志残本，为徐兴公家藏，所题手迹于入祀高贤者

，多有标记。”敢并土风论。巷议传耆旧，楹书失子孙。每浇赵州酒，弥欲绣平原。”“廊庑终难问，徐惟和与屠田叔书有“高贤祠又忝廊庑”语。山椒喜未遥。数椽须早筑，一瓣不轻。善井资洞酌，自注：“卜地近善井，井可览绕郭湖山之胜。”骚音起大招。他时蕉荔熟，水木更清寥。”自注：“此地树木果林甚盛，不十年将蔚然矣。”“群贤经品汇，先后有辉光。好事屠田叔，自注：“祠作于万历戊戌，议自屠田叔发之。”多闻郑荔乡。起衰才有待，修废礼可妨。仰止高山近，谁添数仞墙。”以上四诗，见侯官李彦章《出山小草》。按注中所云，“善井”即“塘泉井”，都转家居时，有兴复高贤祠之议，曾于塘泉井商酌购地起盖，后因出山未果。

乌石山天后宫后旧有奎光阁，并奉文昌恒宿，不知建于何年。乾隆初，阁圯。至十四年，乡人王朝屏等重建，朝屏勒铭于石。嘉庆间又圯，西路盐商捐资起盖，阁遂拦入天后宫。

袁表，字景从，万历初授中书舍人，转户部郎，终黎平知府，善声诗，与里人赵世显、王湛、吴万全、林世吉结社嵩山、乌石间，有《逋客集》八卷。子敬德，未冠登科，绰有成人之度；敬烈，有能诗声。《闽书·英旧志》。

宋曾逢震从朱文公学，《闽书》载其隐居道山；明王应山诸书载其在乌石山授徒，惜不知第宅园亭名号，无从编记。

邻霄台刚头庙，乾隆间废，乡人移其像于南门城上。《通志》称南城礼唐时人周武，苍因作诗辩之。《南城周公祠》，予在乌石读书十年，寻唐周朴刚显庙故址于邻霄台下，父老皆云乾隆间庙圯，将公泥像舁置南门城上。同治丙寅丁卯，予有筑城开濠之役，欲为公祠立碑，检阅《重修通志》，则载周将军祠在省南门城上，祀周武，闽人，唐时平寇徇节，民思其德，立祠城上，道光六年，城楼火，祠亦被焚，寻重建。考诸书，唐时并无周武其人，巢贼至吴兴，周朴流寓在闽，不屈死，所云周武乃周朴之误。近歙人某署公为明周侯德兴。按《明史》：德兴曾入闽，与驸马都尉王恭共有各郡县筑城之功，后因其子谋逆被戮，且并无守城徇节之事，若谓筑城有功，岂有不祀王驸马而专祀周侯之理？朴不屈贼，其节义与守城徇节相同，当时舁置城上，良有以也。南城累火，重新时，误以侯服被之，予恐日久指其为周武，则公之节义自在，署公为周侯、将军则大妄矣，作诗辩之。“布衣而风节，何事称王侯。不尽兴亡感，应多江海愁。千年诗卷在，戊戌，予在红雨山房得明徐兴公所刻公诗，增以诗话，重梓焉。诸刹客魂游。公生时常居僧舍，不饮酒茹荤。杯酒重来者，予梓公诗成，与戴芷农、黄肖岩设茶果，各为文于山南祭之，后得明郑世美天开图画楼地，遂祀公于前堂，以郑世美、徐兴公配焉。兵戈已白头。”

相传玉尺山有二老松，乾隆二十余年，被鹺商林日新所伐。古田郭植，乾

隆七年进士，其所著《月坡诗集》有“玉尺山双松歌”，可知乾隆初年双松犹存。诗曰：“山不能高万仞，松不能高百尺。兹山兹松云胡奇，奇在山松镇兹宅。峰峦突起螺髻青，藓苔半入虬枝碧。余石罗列似儿孙，鬼斧神工妙刻画，我来登山兼抚松，两株老苍存古格。夭矫之势神龙飞，忽卷怒涛落翠壁。火云敲蒸炎威炽，赤脚科头体流液。繁阴亏蔽遁羲轮，顿变三伏坐寒雪。去年冰雹大于掌，万树摧残万山白，此叟崛强战天风，鳞鬣离披翠叶叶。外人解道玉山奇，山若无松一顽石。我不羡山羡兹松，独出心裁任我癖。君不见处士清衙七松勒，胸次疏豪节挺特。石丈奇情将无同，点缀云屏亭亭立。”

道山霹雳岩古榕门，相传榕须拂地，纠结成门，根盘岩石，作虬龙腾跃之态，不知枯于何时。据郑际熙《浩波遗集》“道山古榕门歌”，则乾隆初年榕门犹存。歌曰：“古榕亘山高峨峨，巨灵挽髻堆青螺。层峦叠翠解飞动，翳目但觉翻沧波。我闻榕城古海国，海气蒸山山海色。三山便是蓬莱宫，变灭空濛转深黑。蒸凝郁律盘榕根。老根纠结通山门。崎岖仄径苔藓滑，门外门前割晓错。飞泉冒树崩腾下，跨山穿谷如走马。山巅遥瞩海门通，涛声一气向天泻。”

光绪辛巳，邑人郭柏苍入居闽山，土中得保福寺大饮盆，形差扁，隶书镌“闽山保福寺石盆光绪八年青郎记于日夕佳楼”，又得法祥院大衲盆，形方而长，上广下杀，隶书镌“宋法祥院衲盆”，行书镌“光绪癸未人日梦鸯藤馆主人兼秋书”，又得法祥院浙米盆，篆书镌“宋法祥院浙米盆”，隶书镌“土中得法祥院四石盆光绪壬午郭兼秋镌石”，又得法祥院发食台，隶书镌“壬午兼秋得法祥院石”。

乌石山天后宫左武圣庙，光绪八九年，邑人郭柏苍造青石灼台，文曰：“光绪壬午十月甲寅，郭柏苍造乌石山武圣庙灼台，百有五日成，陈建侯篆书”。又造青石石鼎，文曰：“光绪癸未，邑人郭柏苍造乌石山武圣庙石鼎，郡人陈建侯篆石”。

十子王偁《集》已不传，其题薛老峰有：“远树绿波孤鸟外，乱山黄叶白云中”之句。

查初白《瓣香堂诗》误以“道山亭”三大字为林希书。

道山天后宫《公业碑记》：同治四年四月间，建瓯阳崇南帮总商李玉成将手置：南门外大九仙洗马铺郑吴氏，坐西朝东店屋一间，契载银一百四十两。又南门外小九仙板桥头游玉瑞，坐西朝东店屋一间，契载银二百五十两。又西门街定远铺尤振旺，坐北朝南店屋一间，契载钱一百二十千文，又银二十两。又西门街亮功铺黄怀澄，坐南朝北店屋一间，契载银一百二十两。又王府口通津直铺吴尹卿，坐西朝东店屋二间，契载银一百八十两。统计店屋六间，捐在

道山天后宫，年收租钱，以备三月二十日预祝神诞之用。如有盈余，公同酌议添置。其契据各总商递年轮流掌管，按月收租。由公帮馆经理所收租钱，仍交值年总商收贮。每年正月，通省商伴夜之日值年者，算明数目，验明契据，拨字当众交代新值收掌。如有风水不虞，各总商公同垫款起盖，将余租抵还。所有预祝应用物件、钱文另行刊单，著为成例。同治五年，通省商郑安远等公同立石。同治十年，又添置南门外霞浦铺笋乾衙陈常铎厝屋一间，契载银四十两。同治十一年，又添置高节里米店衙张本性厝屋一间，契载银四十两。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八年，所剩租银捐为修理天后宫”。李君，闽县人，名翼禧。

乌石山天后宫左，乾隆间，闽商立报功祠，祀已故盐法道达明。道光间，增祀盐法道王耀辰。王公字平华，以福州府久任盐法道，恤商爱民。道光初年，福州白米每斗重十四斤，一百六七十文。二十年六月，铺户屯积，每斗骤涨至二百九十文。平民以总督金匱孙文靖公枢未回籍，蜂拥抚署，木匠藉众将头门大堂拆毁。文武入援者皆拒于辕外，独王盐道至，众呼曰：“此好官也”。伏地避之，抚军乃得登堂限价。次日，七城皆闭，诛积案施六害、杨三三，流徒十八人。

雪峰僧卓岩明，受李仁达伪封，其封效节护君侯告，不特载于石刻之前。

林蕙，侯官庠生，卒于康熙初年。其艺文前刻载明朝，增修者载国朝。

道光十八年五月，雷震石塔，塔石下坠。至光绪九年六月，震处又复圯坏，砖石零落，望之飒然。福州自郭璞迁城，定以南门为正面。《八闽通志》引唐黄滔《于山万岁寺碑》云：“公府雄雄，坐龙之腹。九仙乌石，耸龙之角。”定光、坚牢二塔有关形势，此时尚可架木修理，久之七层塌陷，多一拆卸之工，并多一堆帐、拆帐之费。按《黄御史集》《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碑记》：“我公以宏才妙略之有藩维，以仁智神鉴之谋远大，谓闽越之江山奇秀，土风深厚，而府城坐龙之腹，乌石、九仙二山耸龙之角，屹屹岩岩，孱孱颜颜，两排地面，双立空际。其时，坚牢塔未建，所云“双立空际”指净光及定光二塔也。怪石如墉，回岗若揖，东衔沧海以镜豁，西走建溪而带萦，气色蒙茸，风云蓬勃，非仙宫佛寺不可以乘龙之角、大龙之腹”，文与《八闽通志》稍异。

曹学佺、洪汝含《招集半岭园看梅女郎长君乔兰小双同游》诗：“度岭复窥园，初晴游思繁。残流皆赴壑，一树独当樽。寒意遍城市，幽香凝昼昏。美人偏解事，携手上高园”。

《三山志》载上生院：“大中六年，刺史李贻孙为记”。《通志》载《新造上生院记》注云：“《复斋碑录》云唐李贻孙撰，正书无名，大中六年四月十三日立有神光寺”。

侯官许氏诸集近已罕购，重录数篇，以备续修山志之用。明许彞《冬日同友人登道山访印上人》诗：“空山寂历竹房寒，共踏疏林入戒坛。声满白云孤磬冷，烟浮青霭野香残。半龕霜叶缝僧衲，一迳寒花点客冠。除却虎溪三笑侣，何人来借法华看”。国朝许友《秋日登道山凌霄台有感》诗：“三山城里千万家，三山城上群峰矗。群峰妩媚不足奇，兹山幽厚须眉朴。我来到此魂魄安，曾割此山筑茅屋。忽遭兵火蹂躪余，斩藤伐树青苍秃。颓残口瓦三四家，间或更闻山下哭。仅完崇相先生祠，门外松声常谡谡。我今放眼一狂歌，且信青青过眉竹。遥看红柏半江边，叶里轻移布帆独。潮生涨满水横行，港曲浦湾见伸缩。客多攀跻能好奇，偏寻险处为麝鹿。牵萝缚帚扫石苔，搜剔岩肩文字读。残篇断句以意为，数字拟成画不足。吁嗟前辈重风流，读罢犹令我心肃。寒鸢零露野烟中，回首夕阳下山速。开眉长啸天地空，梦同飞鸟相追逐。”

又《九日集石林同陈振狂》诗：“萸节过三日，登临喜与君。阁虚全得月，林瘦懒栖云。万壑心无尽。千峰意不群。隔山秋寺晚，钟磬落斜曛。”

又《春日过道山禅院望余园有感》诗：“乞食城南寺，山门在夕晖。闲花供佛面，粉蝶绕僧衣。岩壑无能改，林园似已非。但多余暇日，愿托此身微。十年游此地，以我在邻家。藤藓牵墙弱，阶苔傍砌斜。僧清闲索画，童静习烹茶。一自经兵燹，无从认落花。”

又《仲春神光寺看残月》诗：“春心惊过半，林大尽芳菲，泉眼新茶薄，窗头旧竹肥。鸟迟花上梦，山似月中归。足愧浮生里，何因事事非。”

又《过道山院因忆前年读书此山》诗：“去年初夏热，休暑与公同。药灶云烟里，书声钟磬中。晚凉池岸水，晓梦柳条风。念此佳晨夕，相期已不穷。”

又《仁王寺即事》诗：“犹是山腰立，居然得远情。两边潮入寺，一半雨过城。客静僧忘倦，林疏红亦轻。夜来清梦浅，四面有涛声。”

又《史苍航司理招饮西园待月》诗：“虚堂前后水，荡漾在孤舟。雅集皆朋好，相期尽道流。均匀千树月，安顿一楼秋。为备沽名酒，从君竟夜游。”

又《游道山中口占》诗：“老树萧森枫叶干，满天霜气正轻寒。拚将两只芒鞋去，海上诸峰次第看。渡涧度林足力勤，搜奇似欲与天分。半肩行李诗囊裹，又过他山宿白云。”

又《吞江亭》诗：“细涧泉花扑纸椽，薄眠人上吸江亭。清明寒雨添三日，才露秧针一寸青。”

许遇《石林》诗：“道山巖壑俯层岑，曲涧回廊绕石林。松岭吞江遗迹在，扫开苍藓白云深。数椽聊遂先人志，万壑真留隐者心。且种梅花还索笑，月高更上碧山岑。慧业风流忆昔贤，风帆沙鸟故依然。重将林壑开生面，长傍名山古寺边。泉开半月澄空翠，突响闲堂振暮烟。霹雳层岩还似昨，居人莫漫笑平泉。”

许均《读书涛园步陶渊明移居韵》诗：“昔我居南山，皇祖有遗宅。沧桑非一朝，惘然秋复夕。嗟我父与兄，堂构劳形役。疏泉煮清茗，展卷布越席。时有高贤至，匡坐陈夙昔

悠悠何足云，精微义共晰。小子日无事，但事书与诗。诗书本世业，我宠惟受之。日月会常度，草木寄遐思。斯迈复斯征，龟勉无废时。斯文今未坠，眷言将在兹。皇祖有遗训，力学无自欺。” 又《石林山斋即事》诗：“幽栖避人喧，长啸石林间。晓看飞鸟去，暮共白云还。山僧候明月，容与款柴关。但坐啜清茗，泉声自潺潺。” 又《松岭》诗：“拨云见松岭，拳石如拱璧。下有老松苓，上有前人泽。” 又《竹路》诗：“谷口负薪归，樵歌出翠微。旁午不见日，凉露湿人衣。” 又《云巢》诗：“云住罩山容，云飞露山骨。去去暮还归，巢云锁明月。” 又《石床》诗：“顽石似鱼床，四时偏宜夏。日晚一声蝉，高枕疏林下。” 又《清冷台》诗：“俯瞰积空翠，悠然生远心。石屏浮竹叶，听我无弦琴。” 又《独树坡》诗：“婆娑何代树，独立而不倚。霜雪不敢辞，清风脱然至。” 又《霹雳岩》诗：“霹雳最高峰，众峰失其萃。山脚走雷霆，岩头先得月。” 又《灵岩》诗：“矫翮掠平林，回响白云外。明月掩禅关，孤钟接天籁。” 又《流霞坞》诗：“芊芊春草生，灿灿山花笑。流霞隐幽坞，前溪落残照。” 又《天门》诗：“片石屹千年，一线分双阙。谁排阊阖云，去掇天心月。” 又《天光云影亭》诗：“小亭高接日，自觉天光早。千峰晓色开，云影入怀抱。” 又《吞江石》诗：“潮来石吞江，月落江吞石。潮与月俱生，万里涵空碧。” 又《汲云石》诗：“危石能汲云，云从石边起。作雨响空山，鸣泉幽涧里。” 又《梅坡》诗：“吹我月中笛，枝枝见清绝。半夜起松涛，香积一坡雪。” 又《松冈》诗：“乔柯惊老龙，硕果坠山鼠。四时皆岁寒，六月不知暑。” 又《真意斋》诗：“采采东篱菊，于兹宜结庐。时对古人居，开窗面面虚。” 又《鹤涧》诗：“仙羽黑白分，顶上丹砂色。归来浴清泉，惊起双鸂鶒。” 又《落珠岩》诗：“竹里泻山泉，日日看新涨。悬岩万斛珠，倾倒荷钱上。” 又《梦鹤寮》诗：“密室复明，窗外生烟雾。时有缟衣人，晤言聆清素。” 又《涛园探花》诗：“买酒携蔬过草堂，梅花狼籍带残妆。一声玉笛风前弄，片片飞来不断香。矮矮茅亭花底斜，冬寒犹忆在山家。酒香染袖衣蓝缕，啼鸟山堂扫落花。” 内数首已选入诸胜，仍录于此。

《通志》载：天皇岭朱子祠，宋儒真德秀有记文。文曰：“晦翁先生朱公，比岁以来，先生之祠遍于宇内，某麾符所至，必敬谒焉。假守三山，实忝师帅之责，方将推崇先生之道，以兴土风而采众言，以为勉斋黄公续承师训以淑其徒，当侑食焉。涓辰奉安，不敢不告。” 据此，则道山祠之奉勉斋，由西山先生始也。增祀陈肤仲七子，则不知始于何时。

曹学佺《名胜志》载：“明初僧德洽建庵于清冷台。” 按：洪武己未，滁阳赵奉题清冷台石，末有“苾葛释德洽谨志”。 “甲子吴迈题清冷台石，末有

台西讲经论，沙门德洽勒石。”诸书称其精通内典，信哉。按《名胜志》所载，德洽建庵即寒翠轩，王公大阜有《题玄峰上人寒翠轩》诗：“三山海上开，万木霜中悴，化城亘古长如春。宝树千章郁寒翠，当轩曙气新，蒲团竹几无纤尘。日迎雪竹影在地，风起雨花香袭人。玄峰上人抱高节，见性明心坐超忽。几结三生石上缘，十年独饭山中蕨”。“霹雳岩前旧径深，霜天朗月挂珠林。窗前卧虎依禅静，钵里降龙听梵音。东房兀坐山中静，西竺傍通尘外境。九陌春尘礼磬声，半空海色摇幡影。”“天香满室定初回，遥指江南雪放梅。鸦浴石池延拄锡，鹤归瀛海影浮杯。野夫曾共西楼宿，竹外素烟茶已熟。清风两腋共谈禅，愿作双松在深谷。”又《游乌石山清冷台》诗：“半夜金乌池上浴，千年巨迹延芳躅。俯视崇墉接远郊，下临幽谷通天竺。霜落楼前一径开，珠林迢递绕苍崖。老衲远迎天上使，小台旋埽石边苔。九重使节青冥上，千里四方皆一望。螺女不烦江上流，龙台罢钓人何往。东望石鼓西偃旗，雁湖文笔同逶迤。法雨忽从松际落，庆云常傍日边飞。纂修大典心常赤，东阁英髦有清适。牙签锦轴灿珠玑，千军笔阵蛟龙迹。老禅与我最相知，携酒登临会有期。旛幢影里成三口，钟磬声中礼六时。划然长啸山人去，紫阁丹台隔烟雾。寒翠轩中语别时，相思寄在梅花树。”罗泰《觉非集》有《重过清冷台访玄峰上人次秦师舜韵》诗：“上方石径隐岩扉，东阁休文欲暮时。散步漫随黄叶度，频来应愧白云知。空中花落看远寂，竹外茶香坐莫辞。吟对清冷台下夕，西风扶醉独归迟。”按：玄峰上人，即德洽。

明林廷玉《南涧集》有《次廖师贤进士十日再登乌石山韵》诗：“乌山还命酒，兀坐对奇峰。遇节须行乐，寻幽莫厌重。寺深竹林护，碑古藓苔封。自把犁锄足，清时学老农。”李廷美《侗庵集·乌石山》诗：“乌石蜿蜒势若龙，中峰叠出玉芙蓉。四围绿绕城边水，几点青来江上峰。宋主蒙尘留断碣，唐儒骂贼有遗踪。酒阑未尽登临兴，僧在翠微敲暮钟。”“赏春联骑到南山，纳纳乾坤指顾间。古碣有文挥藓看，仙岩无路倚萝攀。钓龙台下千艘集，演武场中万马闲。自是圣朝多雨露，白头饶许挂冠还。”三诗俱欠风韵。《十二代诗选》亦曾收入，存其人也。

明初闽县赵迪游神光寺，登道山亭，读曾南丰先生撰碑诗，见《十二代诗选》：“不见神光解吐虹，满亭苔藓旧游空。职方诸贡归王会，贤守遗碑见土风。城郭尚存人物异，江山如故古今同。欲将往事增惆怅，望断烟波没去鸿。”据此，则曾南丰道山亭碑”明初犹存。

许氏石林之涛园，年来被居人占为果圃，闲检《遂初堂集·涛园记》附于志余，使涛园虽废而记犹存。国朝潘耒《涛园记》：“福州城中凡三山，乌石山最大。环山而为寺观、园亭者数十，许氏涛园最胜。园之门径在山足，若堂

、若亭、若廊、若榭、错布乎山之肩腹，极于绝颠而止。山有峰，园因以为奇石；山有泉，园因以为清池；山有岩洞，园因以为宴休之所；山有高阜，园因以为临眺之区；山有题名石刻，园因以为碑版；山有长松美□□□□□，园因以为林苑，经营布置，悉出自然。而穿凿雕饰者，不能逮□下之。善为园者，莫许氏若也。园之主人月溪，倜傥□□工诗文，善书画，甚爱宾客，四方之士至，必与周旋。其家去园仅里许，花晨月夕，无客亦欣然独往，婆娑忘归；有客则载酒同游，据石而坐，选树而吟，留连竟日，不知家之为园欤，园之为家欤；不知山之在园中欤，园之在山中欤。善得园居之乐者，又莫月溪若也。月溪之王父学宪公，少尝读书于是，乐其地之幽胜。既贵，割俸买之，规以为园，歿于官，未暇居也。伯子瓿香先生，复拓而广之，增置亭台，疏泉剔石而园之胜始具。先生尝自为文记之。又标诸名胜，大书刻于石壁。当明末年，园之胜甲一郡。已而，沧海扬尘，乌石山为驻军之所，乔松合抱皆樵以为薪，屋宇毁拆殆尽，兵厮隶卒分占其地，仲子于王，虽贵为侍御，不能复也。年来兵氛稍息，月溪念祖父故业，不可以久属他人，于是罄竭心力，日恢月复，其二子曰鼎，曰鼐，亦能仰体此意，龟勉从事。久之，而其地始归，又久之，而屋舍粗具，虽未能顿还旧观，而规模次第可睹矣。大都物之成乎人者易移，而因乎天者难坏。吾见豪家之园，累石为山，凿土为池，高高下下，穷人力为之，一时非不烂然也。浸假而化为兔葵燕麦，有求其踪影不可得者，岂若兹园之依山凭壑，有大力者不能负之而趋，虽荐经兵火，一整顿间，水石依然，烟峦无恙，为之不劳而传之可久，不亦善夫？虽然，奇山秀水，就而为园池者何限？不旋踵而易主，则可久之道又不惟其地，惟其人。许氏既世有令名，而月溪修复兹园之意，曰：‘某泉，吾先人之所导，某石，吾先人之所刻。’一一本之孝思。二子复能纘承其志，诗书孝友之泽未艾，庶其长有兹园也乎？请书之以为券。”

光绪丙戌，得侯官郑昌英家藏《洪永十才子诗》，补录《乌石山志》未脩者三首，王偁《登宿云台》诗：“一迳缘萝到上方，宿云台阁树苍苍。凭虚目送秋鸿远，向夕窗涵海雨凉。童子见人能下拜，老僧出定自焚香。近来性癖耽禅悦，长向空门礼法王。”又《与夏少府迪话别登薛老峰》诗：“新秋客里喜相逢，绝顶高临兴不穷。远屿绿波孤鸟外，乱山黄叶白云中。明朝霄汉应谁共，别墅琴樽此会同。去后重来相忆处，短筇吟倚候归鸿。”林鸿《秋日同韩玄登宿云台》诗：“野客沧洲至，乘闲上古台。江分平野断，树尽远天开。散策寻芳草，班荆坐石苔。秋阴将日去，雁影带寒来。香积雕胡饭，筵芳竹叶杯。相逢成暂醉，何必问蓬莱。”

榕城内外，凡近水依寺之处多祀疫神，称之为“润”，呼之为“殿”，名

曰“五帝”，与之以姓，曰“张、关、刘、史、赵”。以干例禁，奉武圣于前殿，榜曰“武圣庙”，城外水部门曰“水涧”，井楼门曰“井涧”，汤门曰“汤涧”，东门曰“东涧”，西门曰“西涧”。城内有“南涧”即古南涧寺，详卷三“南涧寺”条下。今称上殿，北涧在华林寺旁；中涧即冶山太岁殿；嵩山涧在柏姬庙前；穿山涧在穿山境；芝涧在今开元寺右；所云玉山涧即以玉尺山得名也。玉尺山，唐为闽山保福寺，宋改法祥院，亘光禄坊皆寺也。故涧殿建于寺旁，殿中祀老佛、五帝之外，别祀二神，一曰“黑爷”，传为元时人，溺于玉尺山壑中之古井，乡人以为得道，至今祀之。

《通志》载：神光寺有万福楼、歇青亭、又叶节愍祠，明季建，乾隆二十七年修。

苍，续修《乌石山志》时，据国初魏宪钞本入祀高贤者钞录增入。后阅《惠安县志》，黄克晦与周朴同祀高贤，可知当时亦附流寓，则韩渥、陈陶诸人定必与焉。陈荐夫集有祭陈汝大、闽县陈椿。徐惟和、闽县徐燧。陈子卿、莆田陈翰臣。林初文、福清林章，初名春元。王懋宣侯官王应山。入高贤祠文，是徐燧死后又复增祀多人。按怀安袁表入祀高贤，在六十余人之内。魏宪所载多显宦，非屠使君、徐惟和意也。《乌石山志》已续刻，不及更正，附记于此。

光禄坊道南祠，有巨碑仆地，传为二金公祠碑。按：嘉靖八年，提学金贲亨修理道南书院。嘉靖四十一年，其子立敬亦督闽学，继父志重修贤祠。详“道南祠”条下。后人建二金公祠于道南祠中，旋圯，碑亦磨灭。光绪十三年，闽浙总督杨昌浚捐廉为倡，杨氏族人集贖成之，邑人杨浚董其成，规制一新。十四年，祠成。杨昌浚《重修道南祠碑记》：“有宋理学名儒辈出，推其绪必曰‘濂、洛、关、闽’，顾洛本于濂，闽本于洛，自龟山杨氏师事程门，载道南来，然后开闽学一派，一传罗豫章，再传李延平，三传而至朱子，遂集其大成。溯厥渊源，龟山先生之功不綦远且大欤。福州有道南祠，自宋宝祐六年始，厥后屡有兴废。至我朝康熙年间，奉特旨发帑兴建，御赐“程氏正宗”匾音，于是先生之道益光，先生之祠益重，历今百八十余年矣，祠宇日渐朽败，春秋祀典亦几成具文。予莅任后，即思举而新之，值海防方亟，未暇及也。丁亥夏，诣祠瞻拜，慨事不容缓，费无所出，乃捐廉为倡。余属杨氏子姓量力相助，而以其裔孙雪沧内翰董其事，经始于上年十月，越今年三月，飡堂及门楼、牌坊、西偏厅事、报功祠以次告竣，尚有遵道祠、立雪堂，亦责雪沧续成之。是役也，本应取给公家，杨氏族人独能集贖成事，足见君子之泽留遗为无尽耳。莫春吉日，率文武各官敬谨致祭，并落成焉。嗟乎，闽为滨海奥区，近年来殷富倍于往昔，而异端纷起；教学之际，风气亦稍稍变矣，尚愿士生其间

者，闻先生之风，贞志守道，毋惑歧趋，庶几经正民兴，邪慝不害，海邦邹鲁之遗矩久而弗坠。予西行有日矣，将重寻关学之源，尤冀闽学继起有人也，特书此以谗来者。”杨浚《重修福州道南祠碑记》：“谷梁子云：‘宫室不设，不可以祭，次及服器，有司备职，无或阙’，谓荐其敬也。福州道南祠，祀先文靖公，昉于宋，尤隆于国朝，薄海昭敬，不独闽也。矧生同里、系同源，经纪之责无旁贷。光绪丁亥夏，湘乡督部杨石泉尚书诣祠展谒，初稽彝章，继倡缮葺，命浚主其事，庀工重整，盖推敬事之一念于先圣贤，道统所系，进修齐而治平，将以典学辅吾君，文教导吾民，一祠谨矣，凡百毋不敬焉。爰襄一姓，筹巨款，先建大堂，妥神灵也；次创厅事，俾祭日省牲有所，更衣有所。且复报功祠，不忘历代之董厥成者，为率作兴事劝，后，有立雪堂、遵道祠，旁有龟山书院、讲堂，集资续修。是役也，隘者宏之，洼者平之，朽者易之，黝者新之，既巩其基，更存其礼，立新规，洗旧习，于神居以敬，于祭临以敬，用副我大府之所维持救弊补偏，苦心振刷，由后视今，当敬而无失，斯千百年如一日，愈以见圣朝孝治天下，笃亲敬贤，远迩向化。而左海馨香，名教乐地，实自吾道南矣始。”

明吉水毛伯温，嘉靖间曾按福建，《郡志》失载，有《邻霄台和丁近斋》诗：“殊方久客情能遣，高阁同登意忽开。遏日高帆过西峡，霾云古树压南台。沙村近带农田出，海岸遥看贾舶来。醉下虚亭寻古迹，断碑危碣半莓苔。”

予在红雨山房近十年，凡山石之有文字者，皆先椎拓而后钞录。间有漫灭疑似，则俟日出或雨后，与刘子永松注目谛审，自以为详尽矣。乃书成三十余年，仁和魏稼孙，鹾尹锡曾来闽，为言石刻一类，尚有讹脱。据拓本校示十条，皆精凿不移，因急改正。魏君著有《金石萃编校误》及《绩语堂碑录》两书，为自来著录家订讹补阙，非目验者不收其录，兹山石刻约十之四，方以未见全拓为憾。惜刘子蚤卒，石墨散亡，予自中岁以后，尘事牵率，欲求蹶履振衣，扪剔崖字如曩时冒雪登山情景，邈不可追。愧得魏君之助，顾无以助魏君，且无以乞魏君校定石刻全卷，泚笔书尾，怆往感今，敬语山灵，庶践后约云尔，同治癸酉十二月，郭柏苍识于文儒中社之云闲堂。

《乌石山志》卷之九终 于麓古天开图画楼，开铸匠吴大擗